

道藏津梁三集之一
太山天主教主著

李家忠著

道藏津梁三集

道藏精華第三集之一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道文
德始
經真
義講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三集之一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文始真經

天隱子·玄眞子附刊

自由出版社印行

文始眞經再版增訂本前序

文始眞經，舊題周、關尹子著，爲道門文始派傳道之開祖。本書所選共三卷九篇，爲明寫刊九行本。版極名貴，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庋藏善本書目中所載者同。本書原本爲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由上海涵芬樓影印，列入四部叢刊三編子部。卷首有抱朴子葛稚川真人序一篇，並引錄劉向敍錄，卷末有張元濟跋文一篇及其校勘記一篇，將各種版本字句異同，均予標出，考證詳盡，尤爲難得。本書與道藏中所收之三種，及未入道藏之南谷子杜道堅著「關尹子闡玄」一本，內容略有出入，惟與明萬曆所刊子彙本最相近，章次井然不紊。

道藏中所收本書凡三種，一爲無上妙道文始眞經一卷、慕字號。赤文，無註，凡九篇，篇目與本書同，見洞神部本文類。二爲文始眞經注，九卷、維字號至賢字號。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三爲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九卷、賢字號。抱一子陳顯微述。上二種見洞神部玉訣類。此外道藏所未收者，尚有玄了子杜一字之關尹子闡幽

，與玄元子之文始真經無上妙義，及了一子之關尹子通玄等三種。其次刊本之最著者，除道藏本外，尚有明萬曆刊本之子彙本，湖北之崇文本，與成都之守經堂刻本。至若宋陳顯微撰之文始真經言外經旨，爲讀本書者之必參本，本社選入於「道藏精華」第八集，有元至元十八年道士朱象先之「文始真經出世記」，繫於卷首抱一子與希微子之序後。斯書現中央圖書館尚存有：明正德間劉希古刊本，萬曆間蔣時鴻刊本，及明朱蔚然之校刊本，可互爲參證。

關尹子名喜，曾爲關令與老子同時，其年代已不可考。說者謂：「尹喜，字公度，周人，爲函谷關吏。老子西遊，善望見其氣，知真人當道，物色而迹之，果見老子。史記老子傳中亦曾紀其事。列仙傳中劉向云：『喜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漢書藝文志道家著錄關尹子九篇，舊題周尹喜撰。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蓋已早佚。南宋時徐藏始得之永嘉孫定家。卷首亦有劉向敍錄。其著是書，在老子西遊爲著道德經五千言後。其道重本貴神，主澹然無爲，清靜自守。獨任虛無，隨物因應。尤重先天，而入於無極。故在丹家又稱其派爲先天無極道派！訣法直得老子神髓而無餘蘊。

道門丹道派中，以重陽派最大，而以文始派最高，衡之曲高和寡之理，歷代修

文始派者自當寥若星星，其不盛也亦宜。數千年來述尹子之道其最精要者，莫過於莊子，並極稱其爲博大真人，莊子天下篇有云：「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又引關尹之言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與老子之旨深相吻合。綜觀文始經全文，其道要不外以虛無爲本，以養性爲宗。虛則無相，無則無執。無相無執，故能極博大而又極高明。養性貴神，養形貴氣，養命貴精，而養心則莫過清靜虛無。精氣合一，心性合一，形神合一，則自能頓超聖域矣。惟修文始派之虛無大道，下手最難，看來似無邊際，又無落腳處。實則祇要將工夫做將去，自能體會到虛中有一實，無中有眞。卽古眞所謂：「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者是。

余於近著「道海玄微」一書中，列有天玄子之道家丹鼎派源流簡表，表中列文始法派以關尹子爲開祖，下傳麻衣李和，李傳陳祖希夷，陳一傳邵康節，一傳天龍真人，開無極道派。道祖老子，并傳無極真人，爲先天法派。欲得其詳者，可參該書。

本書初版刊於民國第一庚子十一月元日，今適再版之際，自由出版社發行人屬
爲邊輯，故特選道書二種合刊之。其書名如左：

一曰天隱子：不著撰人，著書凡八篇。主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
以養氣爲先，而一以煉養陰陽，齋和心性爲基。以易簡爲則，以存想爲功，以坐忘
爲務，以神解爲極。唐司馬承楨序其書爲：「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
久視，無出是書。」誠不虛也！司馬於後序，并傳有口訣，尤爲修道入門之下手要
法，不可忽也。本書係採子彙本，故卷末夷門廣牘本多一胡璉「書天隱子後」文。

二曰玄眞子：玄眞子爲唐志和真人撰，共三卷；卷上曰碧虛，卷中曰鶴簷，卷
下曰濤之靈。除道藏本外，子彙及知不足齋叢書，與金華叢書均載錄。本書係採知
不足齋本，以其卷末多顏眞卿所撰志和之碑銘，及清乾隆癸卯盧召弓據藏本校，識
文一行，亦彌足珍也。按張真人，字子同，金華人，唐肅宗錫名志和。自退隱江湖
後，復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眞子一書後，又用以爲號焉。其答陸羽問：「孰爲往來？」
云：「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答白鶴
山人問長生自然之道有云：「无生而生，長生之道。无死而死，不死之方。自然而然，
自然之元。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化化不已，生生無息，長生之妙。」未證道

者，曷能語此。一日顏真卿見其舟敝，不堪續用，請更之；意在使其就館，志和却之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李德裕以嚴光比之，其志行之高，可知也矣！其著述除本書外，又述天易十有五卷云。茲適影印之始，特先書此於卷首，是以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三日文山遜叟於石屋草堂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
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
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
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
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
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
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
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

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洪體存嵩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

鬼魄也鑑者心也七者食也金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
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
溟茫茫乎若履橫校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
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鬪
虎兕清若浴碧慄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
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
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
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
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

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文始真經上卷

一字萬

凡二十八章

字者道也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闢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

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
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
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
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
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
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

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

波流波皆水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
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
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
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
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

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
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平心儻儻而無羈
平物迷迷而無非平電之逸平沙之飛乎
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
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關尹子曰以益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
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
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

不窮

關尹子曰無憂道憂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
也無遂道遂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
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
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
望波明食動韋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饑
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關尹子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

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
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
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
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
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

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

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
頬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
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揅之易也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
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
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
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爻得道彼未死

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
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
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捨
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
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于
一息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

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鯈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

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
為道

關尹子曰吾道如鯀以刀割物即利以手握
刃即傷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荅籩不問石石
不荅毛道亦不失問歟荅歟一氣徃來道
何在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躋皆知道之事
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歟不恃

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篇

柱者達天地也

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枕若盃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達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錯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

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孰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微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

為鬼為人金為鬼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
色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
有示之者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
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
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
天地非有思者乎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
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

離純純各歸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
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
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
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
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神不
照欲去水天地者蓋不汲彼之有無在此

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箇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

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
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毛石之類置之
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
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毛石實無去來
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
去來

關尹子曰木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
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

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
心生猶如內想大火火之覺熱內想火水
火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
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
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
認而已之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寓我寓道寓尚離于
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

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
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和天下可
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
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
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
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
任功于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
下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苻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

見聖人

關尹子曰聖人師峰立君臣師鈇株立網罟
師拱鼠制禮師戰犧置兵衆人師賢人賢
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
無我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
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憂道不棄
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
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

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
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已

關尹子曰聖人之于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
室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
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
然乎其不然乎

關尹子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扇欲
異羣扇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
物不能拘爾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關尹子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關尹子曰餬粗食蛇蛇食哇哇食餬粗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

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
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關尹子曰若龍若較若蛇若龜若魚若蛤
皆能之較較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
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較之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

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
時淵物端平權平狂平愚平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
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怒心則心回回然
有慕心則聲裝裝然所以悲思怒慕者非
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苻之手得之手
苻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
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

人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奸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禪之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鮮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拘謹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詬而合道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庸變事則驚行道雖絲紝事則綦布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字字爾胡

然徹徹爾胡然唐唐爾胡然滅滅爾惟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文始真經中卷

四符篇

符者精神嵬鬼也

九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折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我故米

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尔吾之神一歟無起滅尔惟無我無人無首尾所以與天地冥

關尹子曰精者水龜者金祌者火龜者木精主水龜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龜藏之祌主

火菟主木木生火故祌者菟藏之惟火之
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燶木而燒之所以
冥鬼鬼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
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鬼在
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鬼鬼在天為風
在地為木在人為鬼惟以我之精合天地
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
祌合天地萬物之祌譬如萬火可合為一
火以我之鬼合天地萬物之鬼譬如金之

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嵬
合天地萬物之嵬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
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
神吾嵬吾嵬何者死何者生

關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嵬因嵬有神因
神有意因意有嵬因嵬有精五行圓環不
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
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
雖大不能容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

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
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

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關尹子曰衆人以鬼攝鬼者金有餘則木不
足也聖人以鬼運鬼者木有餘則金不足
也蓋鬼之藏鬼俱之鬼之游鬼因之鬼晝
寓目鬼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
鬼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鬼
狃習也夢者鬼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

曰彼我者鬼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鬼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鬼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鬼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鬼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鬼凡造化所妙皆吾鬼凡造化所有皆吾鬼

則無有一物可殺我者

關尹子曰鬼云為嵬鬼白為嵬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嵬從嵬升重濁者嵬從嵬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

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
沉者土賊之嵬嵬卑之則在人間升嵬為
貴降嵬為賤靈嵬為賢厲嵬為愚輕嵬為
明重鬼為暗惕鬼為羽鈍鬼為毛明鬼為
神幽鬼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
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
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
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北龜數著
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

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
對

關尹子曰五者具有菟菟者識目者精色者
神見之者為菟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
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
本憂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
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
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
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

識不窮吾生何有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轂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轂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轂如我之神其餘轂者猶之嵬嵬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關尹子曰夫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

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于其中橫
見有事猶如術呪者能于至無中見多有
事

關尹子曰菟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于夏
火故人之菟藏于夜精而見于晝棟合乎
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棟故
所見人同蓋棟未嘗有我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棟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

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
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火生能忘精神而
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
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
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
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
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關尹子曰輶輶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悞
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憚彼輶不思彼悞

奚白

關尹子曰庖人羨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羨而
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尔不生不
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關尹子曰人勤于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
人勤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
而明可以輕冕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鬼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
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

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關尹子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趣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

無譬喻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
溺之

--	--	--	--	--	--	--	--	--	--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

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後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

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
于一息無有一物可後吾之明徹敵一息
于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
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
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
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
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

原不古不今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
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
不驚微妙之言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
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
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尔所謂利
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

不識不知而況于尔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于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

渾渾爾猶存譬猶背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鬼心慄鬼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于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

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
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于土終變于土事生于意終
變于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
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
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數起滅
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關尹子曰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
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

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關尹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擊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者之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于識識尚非真何況于情而彼安人子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

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
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
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
造化後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
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
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
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于一炁中變
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
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

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
復之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
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
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
心能于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于有中示
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廢識既昏孰
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
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

往獨來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
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壁^口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
光一時不見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
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
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

以交人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上篇

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
思今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
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
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今人我者殊不
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
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
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

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
獨見于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于
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母之
人以暫見者為夢父見者為覺殊不知之
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
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
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
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

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
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仰
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
可拘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
形禽翼者汝勿恠此恠不及夢夢恠不及
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脚恠尤矣大言不能
言大智不能思

關尹子曰有人問于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

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儼何琴何書何古何
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
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
所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
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
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
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繖可
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含萬物猶破呑可補

所以合形以神性存焉以神性存形所以延形
合形于神性合神性于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
乎汝欲為之乎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
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
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
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
氣天地萬物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強獵夫習虎則勇漁

夫習水則汎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
我之一身內變既細外蒸蟲蟻廢則龜魚
瘞則鼠鎧我可為萬物

關尹子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礮砂
之金破礮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
金者

關尹子曰一鋒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鰶
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

其質土其懷土人哉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
自嚼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遂于外
賢人執于內聖人皆偽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
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
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
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
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關尹子曰鍼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下我無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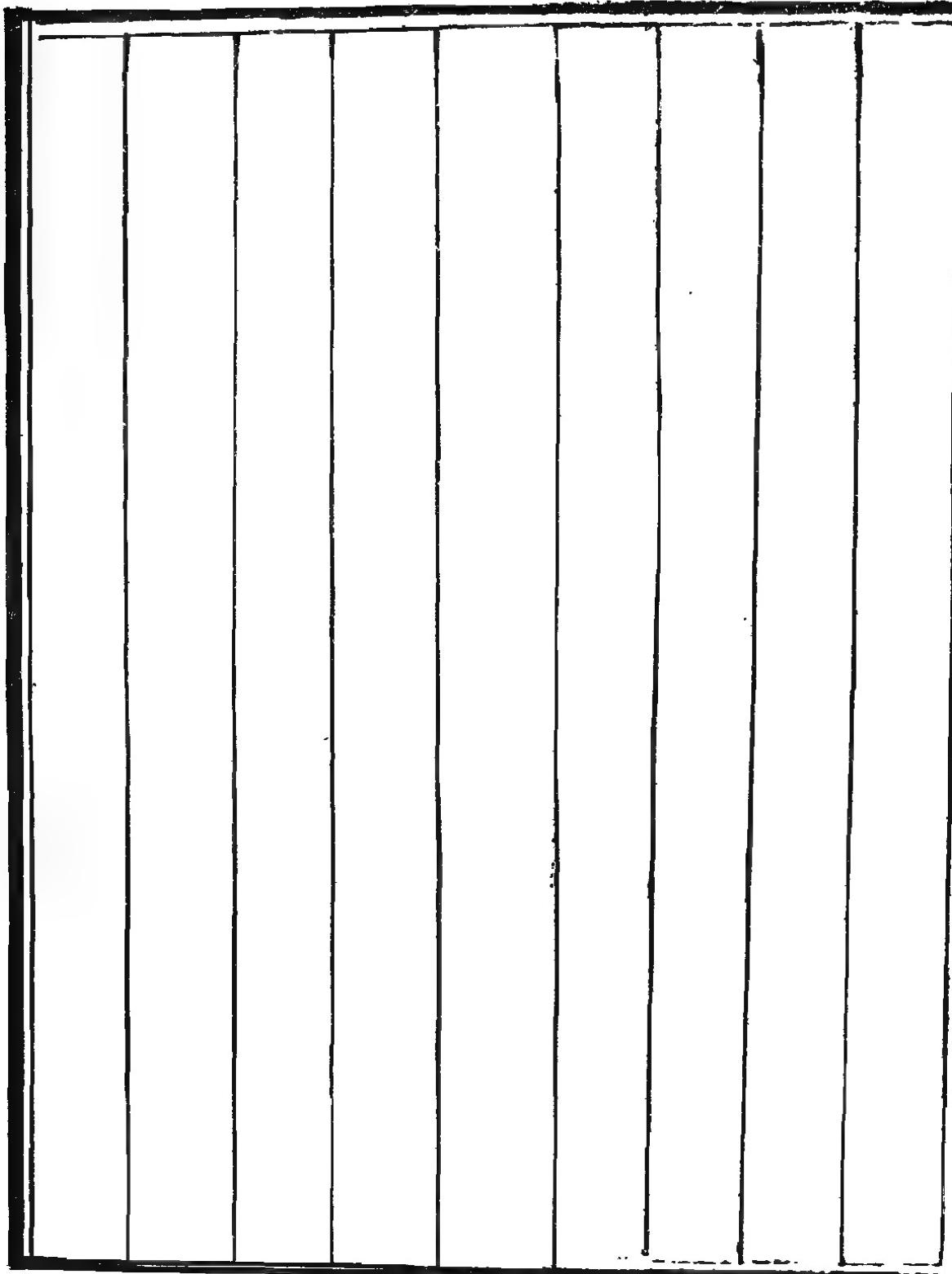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怒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

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
藏于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
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
停未嘗有我

文始真經中

九



文始真經下卷

七金篇

金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
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
尊者可以輔母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
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
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
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

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
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
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
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
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
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
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
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
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

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席知象由心變
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
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席豹可伏以
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
能能之而不為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物者如
冬起雷夏起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
攝鬼杯中釣魚晝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
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

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
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
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
去來郵晉自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棟者有墨字者有
變指者皆可以終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
誠之人難于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
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關尹子曰人之一呼一吸自行四十萬里化

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位
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
無所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然一而已惟
聖人知一而不化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
止衆人皆見之于著不能見之于微聖人
任化所沒不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嘗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
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
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
動止有戒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
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
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
是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

常慮變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之風雲湊使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蓋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

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鵠鴈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于今中示
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
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
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
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
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

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沒為道

關尹子曰水燭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
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穀土
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
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
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
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以形以
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尔物不知我我

不知物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
則愛從之愛後之則精後之蓋心有所結
先凝為水心慕物誕出心悲物淡出心愧
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
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鷀
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關尹子曰鳥獸俄喫喫俄旬旬俄迷迷草木

俄茲茲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
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
此鼓不梓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梓
不手則不擊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
道賢人折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
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
之則物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

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
實

文始真經下

七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以者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繫簡可當戒忍可當勤隋可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者

者不聞雷霆之轂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通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通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轂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

本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庸能捕庸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關尹子曰画堅則物必毀之剝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

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
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
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
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
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
一豫格後母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

忿塞慾簡物怒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
合榦不測契道無方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
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賢愚之外故道德
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食或離事交
者合則離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
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
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

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
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
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
鄙猥才已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
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
時地不能洛橘汝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

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
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
獨於己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
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
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關尹子曰人不明于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
務奇務者窮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
在不可捨此就彼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竟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芥苔用之當桔梗芥苔用之不當金玉斃之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

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
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
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
執至言為梗為翳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
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
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
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解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瘠惟靜則不聞穀惟盲則不見色惟瘠則不音言不聞穀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
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
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
惟善聽者不泥不諱

關尹子曰圓尔道方尔德平尔行锐尔事

跋

陳振孫書錄解題言漢志關尹子九篇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
錄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
後序按洪序言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箋瓊笥之書屬以尹真
人文始經九篇道書亦言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
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
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又言老子授經後
西出大散關復會於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所著書後爲
文始真經云云是本篇數凡九與各本同惟析爲上中下三卷
則各本多不合明萬曆所刊子彙本與此最相近每篇下各記
章數章首冠以關尹子曰子彙本亦各有一曰字故章次井然
不紊崇文書局刊本一無界別致有併二三章爲一章者道藏

所收凡三種一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僅有經文無注一文始真經注卽神峯逍遙子牛道淳之直解一文始真經言外旨卽抱一子陳顯微所述又有爲道藏所未收者則南谷子杜道堅之關尹子闡玄以上諸本一一對勘知不同出一源然是本訛誤足資訂正其他各本有前後錯亂者有全章脫漏者有增益數句者亦有文字互異而不能定其孰是孰非者今錄爲校勘記附列於後庶讀者參觀互鑑得一書不啻兼得數書也民國紀元二十三年元月海鹽張元濟

校勘記

記中曰子彙者明萬曆刊子彙本之關尹子曰崇本者湖北崇文書局刊本之關尹子曰本文者道藏洞神部本文類之無上妙道文始真經曰直解者洞神部玉訣類牛道淳之文始真經注曰外旨者洞神部玉訣類陳顯微之文始真經言外旨曰闡玄者道藏未收本杜道堅之關尹子闡玄

卷次 葉次 行次 本書 各本異同

上	一	前二	一字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三	字者道也	崇本本文外旨作小注 直解注字者喻真空之道也
			子彙闡玄無此四字	
		凡二十八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五字	

文始校記

一

直解外旨作小注

後一 關尹子曰 子彙僅一曰字 本文無此

句 每章均同以下不複舉

後四 人皆可致命通玄 崇本本文通作造

二 前六 高之存金存玉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高

之下有者曰二字

前七 中之存角存羽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中

之下有者曰二字

卑之存瓦存石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卑

之下有者曰二字

後三 道茫茫而無知乎 崇本本文接上章

後八 不知其幾千萬里 崇本本文無其字也作乎

而不窮也
闡玄無其字

三 前七 漁釣斃焉

崇本漁作魚

前九 方術之在天下

外旨術下注一作方士

四 前三 一情善惡

闡玄惡下有者字

一情冥者
本文直解外旨無者字

前五 勿以聖人力行不

闡玄此章爲道無作以道應

怠
世者是事非道章

後三 以事建物則難

崇本接上章

後四 天下之物

闡玄物作事

無不成之難而壞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無
之易也

而字也字子彙無也字

後五 一灼之火

闡玄灼作星

文始校記

二

五 前五 捨本就末

崇本外旨直解闡玄就作求

前六 習射習御

崇本接上章

習琴習奕

外旨闡玄奕作樂 外旨注

一作習奕

前七 故可得之于一息 崇本直解外旨無于字

六 前三 以刀割物

六本刀作刃

七 前六 亦不失間與

外旨失字下注一作識

八 前一 二柱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九 前二 柱者建天地也

崇本本文外旨作小注 直

解注柱者建立天地陰陽之妙用也 子彙闡玄無此六

字

凡十二章

子彙崇木本文無此四字

直解外旨作注 直解凡下

有一字

前五 是知天地萬物成 直解無萬物二字

理

前七 兩精相搏 崇本本文搏作博 外旨闡

玄作薄

一牡一牝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一牝一

牡

後三 則象存焉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焉

作矣

後五 無有降而不升 崇本升下有者字

八 前二 有示之者

崇本本文示作去

後六 又不傷人

崇本本文外旨人作手

後八 欲去鑑天地者神

子彙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神

不照

作形

九 前九 卽名爲氣

闡玄卽作則

後二 卽名爲形

闡玄卽作則

後三 寒暑溫涼之變

崇本接上章

後四 呵之卽溫吸之卽

外旨二卽字作則 子彙直

涼

解闡玄吸作吹

後五 實無去來

崇本本文直解無去無來

後八 呵物得水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呵

作噓

十 前二 內想火水

六本火作大

前三 皆可同之

直解之作也

前八 天地萬物寓我 直解無我寓二字

寓道寓

苟離于寓

外旨于作於餘五本作于

十一 前一 三極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二 極者尊聖人也

崇本本文外旨作小注 直

解注極者超凡越聖了道之

極致也 子彙闡玄無此六

字

凡二十七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五字

直解外旨作小注

前七 無得以累之

直解無得字

前八 故本之以謙

直解無之字

十二 前一 而日無厚薄

此句下闡玄有聖人之治天

下亦然聖人之道如天聖人

之德如地聖人之用如日二

十六字

後四 勿以行觀聖人

崇本接上章

後七 言雖至公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公作工

後九 天下冥

崇本冥作宜

十三 前三 師戰蟻置兵

崇本本文闡玄置作制 外

旨注一作制兵

前五 所以無我

外旨闡玄下接聖人之於衆

人章次爲聖人曰道章

前六 觀天地人物

直解人作萬

前七 不愛道

直解愛作受

前九 短之長之

崇本本文長之短之

後一 是爲物易也

崇本本文外旨闡玄易下有

者字 直解是爲物役者也

後三 聖人之于衆人

崇本接上章

十四 前一 道無作以道應世 闡玄此章爲勿以聖人力行

者是事非道 不息章

前四 如鐘鐘然如鐘鼓

直解外旨鐘均作鍾 闡玄

然 第三鐘字作鼓

前五 如車舟然

闡玄如舟舟然

文始校記

五

前八 蛇食哇哇食螂蛆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二

哇字作鼉 子彙作蛙

前九 言有無之弊 此句下闡玄有言无有之弊

五字下二句作言非有非无
之弊言非无非有之弊

後四 亦不能爲蛇爲龜 直解無亦字

後九 混乎洋乎 崇本接上章

十五 前五 則聲裴裴然 外旨注一作奔奔

前八 聖人以有言有爲 外旨闡玄無以字

前九 未嘗言未嘗爲 此句上子彙崇本本文直解

有以字

後五 世之愚拙者 崇本本文世作心 外旨之

作人

十六 前三 別有聖人哉

子彙外旨闡玄人下有也字

後一 胡然唐唐爾

本文無此五字 子彙直解

唐唐作堂堂 外旨注一作

堂堂

胡然藏藏爾 外旨注一作藏藏

後二 惟其能偏偶萬物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偏作徧

中 一 前二 四符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三 符者精神魂魄也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作小注

子彙闡玄無此七字

凡十七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四字

直解外旨作小注 直解凡

下有一字

前九 以精無我 六本我作人

後一 故米去殼 直解殼作穀 外旨作穀

後五 無存亡爾 直解無作不

一一 前一 魂藏之

此句下直解有惟水之爲物
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

之所以析魂魄二十二字注

云希元子賈本有此四句

子彙本章末注云一本有此

二十二字更完

前六 惟以我之精 闡玄我作吾

前七 以我之神 闡玄我作吾

後六 五行回環不已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行

作者

後八 不知其幾萬株 直解闡玄無其字 闡玄幾

下有億字

三 前一 不知其幾萬禽 闡玄幾下有億字

前二 惟其來于我者 子彙崇本于作于

後一 魄狃習也

此句下子彙崇本本文直解
有火生土故神生意七字

直解注云郭子謙本有此七

字

後三 知物無物 直解知物無我

四 前一 則無有一物可役 直解無有字

我者

後三 厲魂爲愚

六本魂作魄

後四 鈍魄爲毛

崇本本文鈍作銳

後五 其識其好

外旨好字注一本作名

後六 惟五行之數

直解無五字

五 前三 五者具有魂

崇本接上章 崇本本文直

解外旨五作三

前四 耳目口鼻心之類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無目字

前六 愛觀雖異識生

雖異下崇本本文有皆因二

字 子彙直解作皆同

後三 餘聲尚在

子彙崇本本文直解在作存

後四 終亦不存而已矣

崇本無已字

後六 我何有焉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焉作哉

後九 夫精水神火意土 本文直解外旨無夫字

六 前二 猶如術呪者 子彙呪作祝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無者字

能于至無中見多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無中字
有事

前四 魂者木也 崇本本文直解木作水

後六 若夫忘精神而超 直解無神字

生者

後七 吾嘗言之矣 六本下均接人勤于禮者章

次爲蟻螻轉丸章

後八 丸成而精思之 崇本直解外旨無而字

後九 而有蠟白者存丸 直解無者字

中

七 後二 超生死者

崇本本文無者字

後三 皆是大患也

崇本本文直解無也字

後六 或曰死已不有不 崇本本文直解無此八字

無

後七 或曰當幸者

子彙本文幸作喜

九 前一 五鑑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二 鑑者心也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作小注

子彙闡玄無此四字

凡二十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四字

直解外旨作小注

前三 心蔽吉凶者 外旨蔽作弊注一作蔽 下

同

前五 心蔽放逸者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逐放者

闡玄放逐者

前六 心蔽藥餌者物鬼 崇本本文無此九字

攝之

後一 則神應之 直解則作而

後二 或解異事 崇本本文無此四字 闡玄

無或解二字

十一 前一 則實滿之 子彙滿作備

前八 惟不知所以然而 崇本本文闡玄無此八字
然

文始校記

九

後五 物我交心生

崇本本文物字上有故字並

接上章

後九 爾所謂利害是非

崇本本文無者字

者

十一 前三 旣而之宋之魏

六本魏作楚

前四 之晉之

第二之字下六本有梁字

後二 善去識者

崇本本文去作吾

後四 認玉爲石者

崇本本文者作皆 外旨闡

玄無者字

後八 譬犀望月

子彙直解譬如犀牛望月

十二 前一 胸中之天地

直解無之字

前九 來于我者

六本于作干

後四 擊我之讖

六本擊作繫

後五 故雖真者亦僞之 崇本本文之作矣

後八 何況于情 崇本本文于作非

十三 前四 固無休息

直解固作因

前七 猶如太虛

此句下本文直解有於至無

中變成一氣八字

于一炁中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炁

作氣 下同 直解炁下有

之字

前八 而彼一炁 崇本本文彼下有之字

前九 能變爲形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無

能變二字

文始校記

十

後五 皆心有所歎

崇本本文有作中

後九 而不怖畏

崇本本文外旨闡玄不作無

十四 後三 大不制而至于不

直解無而字

可制

十五 前一 六七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二 七者食也食者形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作小注

也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八字

凡十六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四字

直解外旨作小注 直解凡

下有一字

前六 彼痛異我痛

本文無此五字

後一 殊不知精之所結

崇本精作情

後四 以暫見者爲夢久 崇本本文暫作所無二者字

見者爲覺 直解外旨闡玄無二者字

後五 陰陽之炁 崇本本文直解闡玄炁作氣

下同

十六 前一 未有不然者然夢 直解無不字無第二然字

中或聞某事

前二 聖人仰物以心 六本仰作御

前五 汝見蛇首人身者 本文接上章

前九 有人問于我曰 本文接上章

爾族何氏 直解子彙爾下有何字

後三 我不得已而應之 本文直解外旨無而字

後八 人不見我 直解無不見二字

以一炁生萬物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炁

作氣 下同

十七

前九 耕夫習牛

崇本接上章

後六 無得金者

崇本本文著作也

後九 土偶之成也

崇本接上章

十八

前一 其懷土人哉

六本懷作壞 外旨闡玄土

下有者字

前五 五行之炁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炁

作氣 下同

後六

枯龜無我章蜮射

外旨闡玄全脫 外旨闡玄以朱

影章

筆補

後三

有行有音

子彙直解有音有行

後七 心憶者猶忘飢

崇本接上章

後八 苟吸炁以養其和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炁

作氣

十九 前二 孰則痛之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則作能

下 一 前二 七釜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三 釜者化也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作小注

子彙闡玄無此四字

凡十三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四字

直解外旨作小注

後二 可以易鳥獸

崇本本文鳥作禽 直解獸

下有也字

後九 可以窺他人之肺 直解肝肺

肝

二 前二 知炁由心生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炁

作氣

前六 人之力

崇本接上章

前七 夏起冰

六本起作造

前九 皆純炁所爲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炁

作氣 下同

後一 而炁之爲物

直解無之字

後四 邮嘗自若

崇本本文嘗作亭 子彙直

解外旨闡玄作常

後六 皆可以役神御炁

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炁作氣

後七 惟不誠之人

崇本誠作成

難于自信而易於外旨于作以直解無而字信物

後八 苟知惟誠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惟作爲

後九 人之一呼一吸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無之字

三 前五 悄一而已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悉

作氣

前八 不能見之于微

此句下子彙崇本本文直解

有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

化十一字 直解注云郭子

謙本有此十一字

前九 所以不化

子彙直解外旨不作無

後五 譬如大海

本文接上章 此句下子彙

文始校記

十三

本文直解外旨有能字

後八 天下之理

崇本接上章

四 前六 須吏變滅

六本吏作史

前七 殆有蓋嘗化者存

六本蓋作未

後二 如雀鵠雁鳩之化

六本鵠雁作蛤鷺

五 前一 八籌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二 筈者物也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作小注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二字

凡六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二字

直解外旨作小注

前八 其小無內

此句下崇本本文直解有其

本無一其末無多八字

後一 所以爲道

本文爲作惟

後六 不可執謂之一

闡玄無此句

後七 不可執謂之非萬

闡玄萬作五

不可執謂之非五

闡玄五作萬

後八七 不可執謂之非一

闡玄無此句

六 前二 卽吾心中

闡玄吾作我

後三 不桴則不鳴

崇本鳴作明

後五 均一物也

崇本接上章

後九 譬如見土牛木馬

直解無見字

七 前二 而心忘牛馬之實

崇本實作名

八 前一 九藥篇

崇本本文無篇字

前二 藥者雜治也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作小注

子彙闡玄無此五字

凡三十一章

子彙崇本本文無此五字

直解外旨作小注

前七 人無能必者事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人

下有又字

前八 當繫簡可

六本當繫簡可

當勤隋可

外旨注勤隋一作動靜 崇

本本文隋作墮

後四 無一物是吾之物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闡玄無

下有有字

後九 諦毫末者

崇本接上章

九 前五 目之所見

崇本接上章

前七 是執一聲爲耳也 本文聲作身

後九 以水實之倒瀉 外旨無以字 崇本本文之

下有則字

十 前五 惟其無我 崇本本文外旨自然無我

前九 吾豈執一豫格後 崇本豫作像

世哉

後四 出於是非賢愚之 六本道作久

外故道

十一 前一 當樂急要 子彙外旨要急 本文要急

前四 不可以輕忽道已 崇本本文無以字

不可以訕謗德已 崇本本文無以字

不可以鄙猥才已 崇本本文無以字

前七 不在辨而在訥 此句下子彙崇本本文直解
有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十二字

前八 天不能冬蓮春菊 崇本本文冬春二字互易
前九 是以聖人不違時 本文時下有也字

後二 聖人不能使魚飛 崇本本文直解外旨鳥作禽
鳥馳

十二 前六 若執之則腹心之 子彙崇本本文直解外旨則
疾 作者 闡玄第一之字下有
者字

後二 久則害生 直解生害

後七

小言桔梗芣苢

闡玄苜下有者字

十三 前五 爲梗爲翳

本文直解翳作醫 本文注

疑當作翳

文始校記

十六

文始校記

十六

司馬承禎撰

天

隱

子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唐司馬承禎謹序

天隱子

神仙一

道家六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
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
人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汚遂我自然勿爲
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
上足之下開目盡見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

神仙之謂也

經曰至道不繁至人无爲

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

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

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

世人學仙反爲仙所迷者有矣學氣

病者有矣反爲氣所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湏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

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潔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炁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

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死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裯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元陽之攻肌淫

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闔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暗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

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
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
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
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
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
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
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
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无所照

神解八

齊戒謂之信解

言无信心則不能解

安處謂之閑解

言无閑心則不能解

想謂之慧解

言无慧心則不能解

坐忘謂之定解

言无定心則不能解

信定

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

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

繫辭云易窮則

變變則通則久

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

老子道經德經是也

本一性而

言謂之真如

釋氏法華楞伽涅槃皆一性

入於真如歸於无爲

圓覺經云

佛身有爲至於无爲佛化身不墮諸數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

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天隱子 終

後序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間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即行於內寤寐内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

至中午時先平臥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攬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無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爲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膂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下伸兩足端足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胯骨

傍乃左右聳兩肩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行七遍氣從脊膂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纔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倘三百六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矣况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唐司馬承禎撰

後序口訣

終

書天隱子後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徃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張志和撰

玄

真

子

玄真子卷上

唐 張 志 和 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衢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天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

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
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
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
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
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
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
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
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
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

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轍
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
脈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
紛往還願帝之下而游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
形高資始化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幙
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
絕霧祲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
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
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

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
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湫盤奚物
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
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
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无不通无内无外
无西无東曠闊漭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
雷霆之聲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
之臥而泅之泛然飄颻嗜可停豁乎包乎母廓
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

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
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
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
泰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
其體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
於是碧虛子沈然有閒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
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
之元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闔

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儻
遨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
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
謂元然无造而化是謂真化之元也之真也无
元而元是謂真元无真而真是謂元真馳言曰
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
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元乎其元一乎元
然後觀乎真元无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乎元
真逸言曰真真乎元元乎真元乎无真乎真

眞眞乎无元乎元元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
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
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
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
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
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
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
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
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

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斡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往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明之衣戴朱光之冠服賴游之履束赤聯之

帶驂火虬之蜿蜒鼓紫鸞之綺紵轉渥丹之雙

轂執染絳之六轡諷日卜時戒途祖道

道藏本云紅霞

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陽
朋之間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僕風應門燭月
繼夜而寂談不輟味俗享貴者聞之造焉覩其
閑空巷荒廬色不勝憂心爲之恥謂之曰我躬不
遑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爲造化知已罔有弗
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无慚於造化
君之恥於是駕紅陽之駒乘碧寥語明水之霽
之輿拂衣東轍○以下與此本同

虹與貫天之緋霓曰造而化者非眞化化而造
者非元造元元眞眞爲造化根造化何勲於碧

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彼貪功爲己卽此假僞爲眞吾將詬之虛冥以觀其名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述冥於是東轍經諸无之界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子何爲者而屆於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同空問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无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

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爲何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璧吾將爲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碧乘之資

尚弗詣諸造化無假道於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詣諸造化願假道於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寘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詣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元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元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

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浮空之倦何
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
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爲味俗之
恥吾將詎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
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
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
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
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
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

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於元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亾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躡躇而遷延因浴乎元原且吾之有道憂尚敢見造化柰何夫子以俗恥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念茲元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汎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還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汎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之

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
於是超然浮光沈影泝瀨沿波二童乘元濤之
騰澹泛六合之外儻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
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化之城紅霞子
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
化真顧而俛於寰中慚俗之榮恥皆妄觀乎
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詎也於是聽造化問
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无亾无不亾道不離乎
皇之鄉造化欣然曰无有其有者无亾其亾无

不有其不有者无不亾其不亾放乎元原之郊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捐造化與二童子睂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然荒廬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无有也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邪容之爲

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
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無窮異萬
心之無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
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
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
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
之一馳不想而屆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
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玄真子 卷上

一八

玄真子卷上

玄真子卷中

唐張志和撰

鸞鷟

鸞鷟氏自東方來後魔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鷟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歛苦壞反厥乎加切喟喘乎氣噬者啜者啐者歎者辛酸甜淡吮乎味脾者睨者辨者眄者睢盱呼元切賊作戾呼聿切察乎瞳襄者控者乾者擬者鏗錚鑿力宗切

切鑿謹乎聰斯極已於是後魔氏趨竹交竹然

而唬

呼交古二切

曰吾聞日者月者華者李者昭晰

粲朗幹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嶺翠疊

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湃潭漫蕩平水僞

者魃者魑者魅者僊羣魘

灰乎

魄歎乎鬼斯極

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然

鶯鶯氏摩距厲吻以觜戲聞後魔氏奮毛掉尾

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鶯鶯氏

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魔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

默場勞於聲戰雖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
鶩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无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
小大有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
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
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
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
子之所謂者何也无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
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必然者

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
判微塵至无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
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
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
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颺颺子貴切然曰飄飄
四周切乎之颺颺香幽切乎而颺颺乎之颺颺乎而
扇鴻濛而幺颺力幺切吁於交切嘵古苞切鼓緯呼勞切
辟力刀切而悲咤呼出切颺呼交切蹶石拔木蹙浪

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
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滙扶_邕_切淳蒲忽因於鄰

燭之翕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譊_譊譊_譊譊_譊

於_甘於_於黷_救咸_都之靈_徒_感霧_徒_對乎者翳海

敢_二切_黑甚_二切_之靈_徒_感

霧_徒_對乎者翳海

吞山遏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

聲填然曰謔轟轟乎轢轢忽犖犖乎號號礮_衣

謹_謹切_輪奔乎轂乎些歛電燧烈缺_呼_覺霆驚劈

歷乎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唬怒彼碌

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

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
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頽鯢相來切具翼之聲邪乎

相來切

也

且翻鼈盪鯨崩壘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
且火之熾然烈然曰烘乎熒也乎之煥爛乎

冬

焉翕乎煜乎之煥炫乎焉翫煖烏來切灼爍烜熝

烏來切

矯愈律切燭涸澤燋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
之大乎焉日之燿照然曰煌煌乎之陽陽乎歟

晶晶乎之熒熒乎歟杲杲瞳瞳炎炎赫赫光天
照地流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

震殷然曰坤平崙乎之坱圠磅礴之乎之崔乎
嵬乎之坳堯確礧音剝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
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
之鳴竚胡萌切然曰乾乎圓乎之慤乎只穹乎崇
乎之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元元包
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
之寥豁六宗切然曰豁乎汎乎之曠宕乎哉虛乎
无乎之漭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
康苦郎切寘苦蕩切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

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
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
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
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燼
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逆入道之
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
大觀之各慚而還遂相讓爲无爲之色相與成
无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歛道之
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

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慈博元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慈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元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

則大寥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蜩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牆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葉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晒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垢晒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

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
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
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負垢曰子之自謂
養生之固者也蒸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
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
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
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
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
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冰土於外而不

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駁離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警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物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儻見乎造化其

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
吾之道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
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
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
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
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
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
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
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

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鶠鶠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火幺荼切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鶠之飛於是乎彀以射焉一發而中鶠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壑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荼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鶠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

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
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
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
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鶉毛之舶防風棄神其
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
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
者於是乎在也

玄真子卷中

二五

玄真子卷中

玄眞子卷下

唐 張 志 和 撰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於眞原之野
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
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
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
寫天河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
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

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
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
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
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无他道
之微曰至元在乎眞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
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
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
代不亦近歟夫逃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
之有柰何受逃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

爲功不慚逃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
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
而能應訏吾之妄俾吾之慚君亦有夫心哉吾
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眞原之野號曰至元得
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
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元謂曰吾將
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
寥乎螢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
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

者觀乎脈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耶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无形而不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无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疣見託吾之无憑若之有强日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元之微僞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似神而无者六海波汎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

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
心智藏境而爲道其必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
靈无吾之元然吾之无也不无在若之有乎何
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慚故友
願陪无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
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逃者
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
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於睽脩元好也中談而
二侯競道之有无連關解竝竟日不決觀之君

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无而見有忘之后
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无通眞之
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无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
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
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
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
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入日自爾夫以
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
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

袞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无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无以道爲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无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无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鉤舌而退達元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无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

之贅使觀君節竝而忘后弭關者眞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
其足或見其手旣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
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
其妙而不能盡元眞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
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予
非圖工之徒歟奚其間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
揖元眞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揖元眞子甌而
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元眞子宿而話之

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
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
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翛然恢然匪素匪畫詭
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
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
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
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覩
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
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間吾不能无造

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予告於代元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汎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无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
燼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速也
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
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
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
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之憂

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无也无之非未有也且未无之有而不有未有之无而不无斯有无之至也故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異乎時也若夫无彼无有速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將來有无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影之間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

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
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无恆俾吾之令无常
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无在實而有在翼
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
燭出于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
自无互豈吾之獨无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
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
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
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

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无一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真无矣夫能游乎真无之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无之

域謁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
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
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謐焉吾强
爲之謐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
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
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謐矣未見其
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謐邪寂之覺曰適吾與
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
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乾隆癸卯六月之望以藏本校 翼冠外有此書

老來方一閱之弓父



玄真子卷下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唐 順真卿 撰

士有牢籠太虛殲掖元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
軋無閒而理窟肌分其惟元真乎元真子姓張
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
南華象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
莫知之母畱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
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
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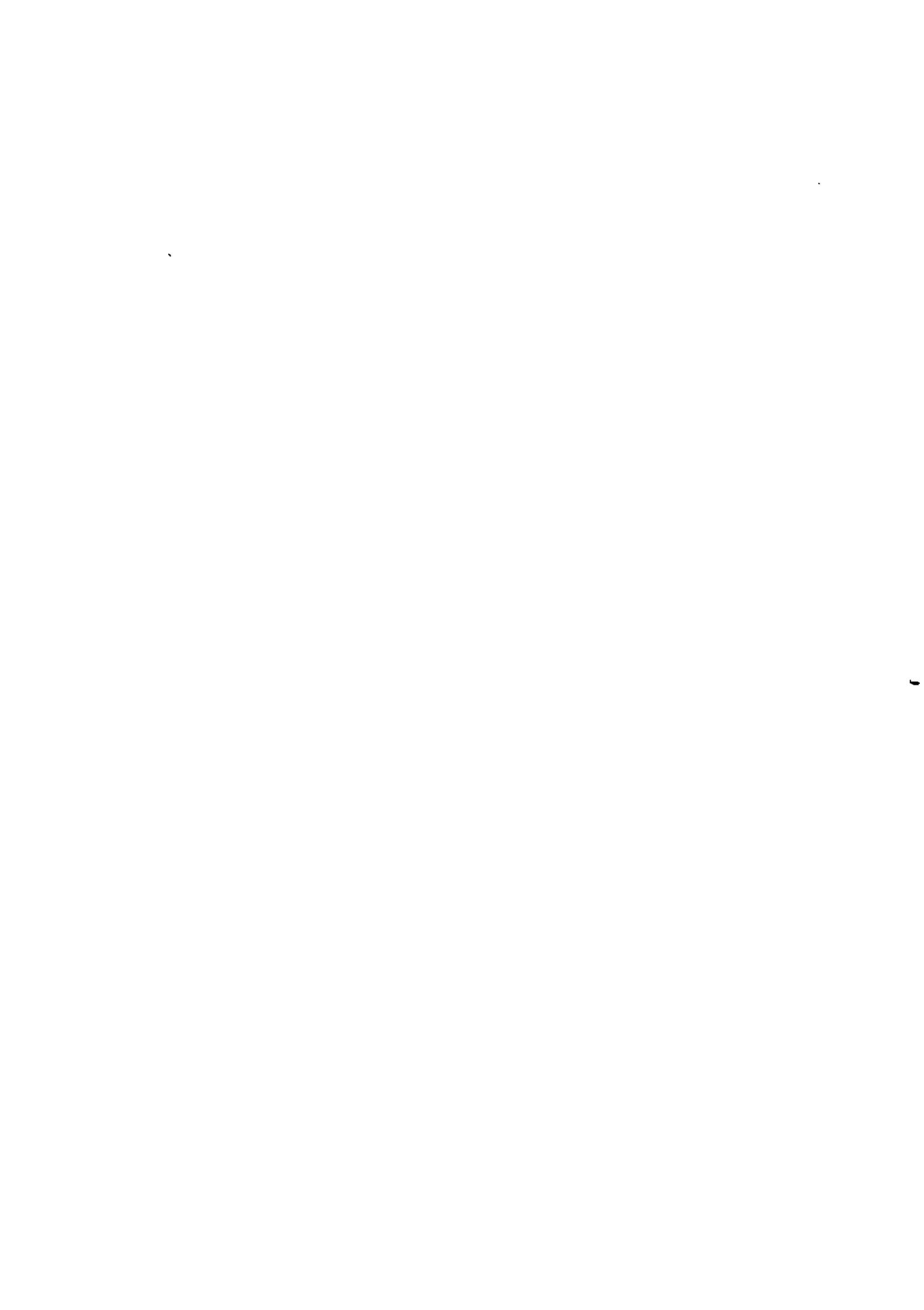
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
貫旣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
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元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
造化鼓吹京兆韋訥爲作內解元真又述大易
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亾爲宗觀以
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元真
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郡買地結茅齋以居之
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拘河夫執畚就

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元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閨閣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永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駿皮爲

屬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擎枝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元真配爲夫婦夫曰漁童婦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七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

艸舡旣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
家汎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若雪之閒埶夫之
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
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
踪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
思德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元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
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淪此身





道藏精華第三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道德經講義

自由出版社印行

重刊道德經講義例言

一、老子道德經，自韓非、王弼、河上公以來，解者數十百家；執偏者多，得全者寡；蔽用者多，明體者寡；泥文滯象，不失之於彼，求其圓通無礙，放而皆準者，百難一二。羣相以我解老，而非以老解老，此亦一老子，彼亦一老子，千百解者，便成千百老子，老子不復出，其誰定之？

二、本書爲龍淵子宋常星所著，宋子少業儒，長佐治，終而隱，修道數十年如一日，內功圓滿，學貫天人。故能解前人之所未解，發前人之所未發；揭五千言之真諦，隨方設教；語語皆聖賢血脈，字字盡苦口婆心。與吾儒表裏發明，與大易尤多融合，與佛典亦復圓融條貫；會三家之上乘了義，幽者顯之，微者闡之，滯者通之，歧者貫之；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一言散而爲五千言，五千言會而爲一言；悟一了萬，簡易直捷，由斯鍥入，一超卽登聖域矣。

三、本書字有字解，句有句解，節有節解，章有章解。由淺入深，由易入難；故淺者能識其淺，深者能識其深。體用兼備，鉅細匪遺；故大者能用其大，小者能用其小。理事併舉，言言徵實，其本以玄祕虛無爲旨者，讀此全無玄祕虛無處矣。且其道爲

易悟之道，德爲易立之德，理爲易明之理，事爲易行之事。蓋以其所言，竟是一不離日用常行內，全在身心性命中一也。

四、綜觀全部講義，無或有逾老子原旨，總在教人如何修身養性？如何返樸全真？如何明體達用？如何守要執本？復廣「謙冲自牧，卑弱自持，清靜自正，無爲自化」之一心傳，而以常理明之，常事證之，昭昭然若揭日月，使衆人皆仰之。皇言百出，一以超凡入聖，超聖入神，超神入化爲本。故一編在乎，可以養生，可以全生，可以盡年；可以窮理，可盡性，可以至命；外而用之，亦可以御政治國平天下。惟爲治之道，則乃其上苴也。康節有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事之美，位之至尊者猶如是，若等而下之，又曷足爭，曷足爲，曷足用心哉！

五、老子一書，自古卽有君人南面術之稱，故本講義亦處處教人以作聖人作聖君之道。惟不及術，無一而非修己治人內聖外王之大經大法。清康熙帝得覽斯編，朝夕不釋，深許其爲歷朝以來數十百家註本中最能折衷衆說者，而特命刊行，復降旨「凡宗室皇胄，暨文武臣工，均皆敕讀」。乾嘉之世，遺風不衰，其重視爲何如也？非以其可爲帝王師、萬民法、百世式乎！

六、龍淵子爲金蓮正宗龍門法派，而其解老，則全無丹家習染，又能處處顯聖真氣象。

不若歷代丹道派中之解老子然，一字一句，全不離自家衣鉢，不脫鉛汞氣味；此則尤爲難得者矣！夫老子道大，不可以方，不可以名；用舍行藏，均能得自在，始於身心性命之微，終於家國天下之大，無在而不治，無措而不宜，豈可徒以丹書方乎哉！

七、道家宗旨，總以不爲人知，不爲世用，自隱無名爲務。爲用則小，不爲用則大；無論其爲人用，爲世用，爲國用，爲天下用，其小則一；以用則有限也。吾人須知：「帝王如糞土，天地一窯窿」，「人生若朝露，宇宙一鴻毛」；有何可爲可戀可用哉！苟必不得已而用之，亦須以出世之心懷處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可爲則爲，可退則退；不蔽不執不有，無人無我無物；雖處世間，猶出世間；心無染著，隨時可撒手空山，泛舟江海。夫如是，方能悠閒自得，卷舒自如；如閒雲野鶴，如江上清風，如山間明月，均得自在，其氣象又爲何如也。

八、余弱年治老，雅愛其言，積年庋藏，達五十餘種之多；流覽所及，深嘆立言固難，知言亦復不易。今獲睹斯編，深覺其爲「得全者多，失眞者少」之上乘解本，故亟表而出之，俾世之人藉能爲存養省察修煉之本，羣能造於聖眞之域，用藏駕隱，均能有猶龍之象，則庶幾其能有小補於斯世，而無負斯文也！

四

戊戌孟夏文山遜叟蕭天石於台中軒廬

庚寅年仲春

金蓮正宗龍門法派
龍淵子宋常星註解

道德經講義

清靜經附後

道祖寶誥 志心皈命禮

隨方設教。歷劫度人。為皇者師。帝者
師。王者師。假名易號。立天之道。地
之道。人之道。隱聖顯凡。總千二百之
官君。包萬億重之梵炁。化行今古。著
道德凡五千言。主握陰陽。命雷霆用九
五數。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御製道德經講義序

伏惟大道。玄理幽深。神妙感通。覺世度人。超萬有而獨尊。歷曠劫而不壞。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終。夫道由心得。經以印證。朕

皇考順治元年。奠定神州。偃武修文。六年開科選賢。殿試三甲。山西舉人宋龍淵。欽選探花。該員在京供職三十餘年。勦贊中樞。公正體國。康熙十八年。致仕還鄉。專修清靜無為之道。又歷二十多載。內功圓滿。特註道德經

講義一書。茲由其子宋家廉

現供職太常寺少卿
進呈

御覽。朕久欲效黃帝故事。訪道崆峒。今得此項講義。崆峒之言。悉在是矣。爰道德經。自歷朝以來。註釋是經者

。無慮數十百家。雖衆說悉加於剖析。而羣言莫克於折衷。
。朕素欽前國史館總裁。都察院都御史。兼經筵講官。侍
讀學士元老故臣宋龍淵所註道德經講義。其言洞徹祕義昭
融。見之者如仰日月於中天。悟之者如探寶珠於滄海。因
此特命鋟梓。用廣流傳。凡宗室皇胄。暨文武臣工。均皆勅
讀。果能勤誠修習。獲最勝福田。永臻快樂。勅書為序。以
示將來。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題於御書房

考證經註序

太上道德經。豈易言哉。雖玄門之精奧。其實修齊治平之理悉備焉。與吾儒之成己成物相表裏者也。道本無言。非言莫喻。理炳日星。世人罔覺。所以老氏不得已。而闡發五千言。言言見諦。使人開卷有益。因言識心。不致偏奇邪見。流於異端。但言曲而理微。人性有頓漸。未易盡識其妙。山西名士宋龍淵先生。沈潛於道。念有餘年。專心致志。開示後學。分章逐句。無不詮解。可謂致詳且盡。此經八十一章之內。間有與五經四子之書相發明者。於大易之旨。尤多暗合。嘗讀功成名遂身退一語。竊歎古今來賢士大夫。往往建不世之勳。迨其後卒鮮令終。緣知進而不

知退也。唯西漢留侯。願謝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差堪語此。余既善誦老子之言。而喜讀宋子之註。實獲我心也。不揣固陋。而為之序。時

康熙四十二年冬十一月

九門軍都楊桐題于介山草堂

太上道德經講義

金蓮正宗龍門法派

第七代龍淵子宋常星註解
第二十三代玄齋清霞子陳宗振校印

觀妙章第一

【註】恭聞無極而太極。自然無爲之實理。謂之道。造道而實有得于己。謂之德。經者真常不易謂之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出生了死之真詮。治國修身之總要。自古聖賢。莫不從此而觀微觀妙。但世俗之人。智見梗塞。心識蒙昧。不能造道以求實德。所以經龐入妙者鮮矣。

凡看經之法。須當正心誠意。不可輕忽放過一字。將自己之言行。體認聖賢之言行。或有不能行者。必須奮志勉力。或有不能明者。必須拜問明師。久久行之。自然心地開明。若或草草看過。心地不明。大道未徹。與不看者何異乎。

道。可道。非常道。

【註】道之一字。先天先地之先不爲先。在後天後地之後不爲後。最極最大。最細最微。無方圓。無形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極大。尚有可量。極細。尚有可指。惟道極大不可量。極細不可指。乃是至妙至玄。無極太極之大道也。可道二字。凡落於言句。便是可道。真靜悠久。謂之常。可道之道。即非真常之道也。口既能言。有所形容。有所指示。亦必有所變換。既有變換。豈能常久乎。故曰。可道非常道一句。

名。可名。非常名。

註名之一字。卽是無名之真名也。凡有名象。皆可名。謂之名。此爲有變有易之名也。無變無易不可名。有變有易。所以謂之非常名。天壤之間。形形色色。品彙何窮。其間安名。立字者無窮。但萬物之名。可以安名立字。大道之真名。雖以道字名之。總是强名。畢竟無名。人能悟可名之名。又悟無名之名。則種種之法。種種皆空矣。

無名天地之始。

註太極未分。陰陽未判。本無極也。其間無不有太極。無不有陰陽。不可指太極。不可指陰陽。卽是無極。天地本無名。因形象而有名。天地尚在道之後。所以無名乃天地之始。在人心乃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寂然不動之地。此謂人心中無名天地之始也。修道之人。果能知此無名之始。便知天地之始。一切有名者。皆屬後起。可知是變滅不常。而非常名矣。

有名萬物之母。

註大道既無名。又言有名者何也。有此道。卽有此理。有此理。卽有此天地萬物。以無而生有。以一而化萬。皆從無極所發。此無極之名。爲有名萬物之母。皆是自然之妙。所以天地從道而生。萬物自道而成。道爲天地萬物之母者。信可知矣。修道之人。若能知此有名之母。便知萬物雖各具一性。實同于一性。雖各具一名。實本

於無名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註常無者。無聲無臭。自古及今。無有改易。是以謂之常無。此是太上欲世人在常無之中。要觀其至道生生化化之妙。真常之妙却在無中而生有。其有不盡。所以爲妙。人果能觀常無。而會心于其妙。則知常無者。卽無名天地之始。經中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卽是此義。

常有。欲以觀其微。

註常有者。有形有象。自古及今。在在皆然。是以謂之常有。此是太上欲世人在常有之中。要觀其至道的確之微。實在之寘。却在無中而有據。隱微獨知。所以爲寘。人果能觀常有。而洞見其微。則知常有者。卽是有名萬物之母。經中言常有欲以觀其微。卽是此義。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註此兩者。謂常無常有也。有無之名雖異。其實皆在無極中而所出。故曰同出。名不得不異者。無可以無名。斷不可以言有。萬物之朕兆未形也。有可以有名。斷不可以言無。萬物之形色已著也。玄者。不可執捉。不可端倪。無形象。無言說。至靜至明。至圓至活。至顯至晦。至真至常。渾化無端。妙用無方。是以謂之玄。經中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蓋是此義。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一〇

【註】無朕兆。無端倪。可謂玄矣。乃至極之又極。微之又微。真之更真。確之更確。非玄之又玄乎。是以觀于無而識玄之妙。觀于有而識玄之真。觀于有無之司出。而愈識玄之變化無窮。在太虛爲太虛之妙。在天地爲天地之妙。在萬物爲萬物之妙。一切有形無形。有色無色。莫不出入于此門。是以謂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若卽吾身識衆妙之門。朱子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知此可以言道。雖天地至大。萬物至繁。不出吾人性分之中。人果能勘透玄之又玄。則識寰識妙。有名無名。可道不可道。皆不須遠求。何用創爲無稽邪說。以蠱惑愚迷。自取罪于聖人乎。

觀微章第二

【註】恭聞大道之妙。不無不有。不色不空。物物全彰。人人本具。乃天地未始之大象。乾坤未立之祖根也。不屬思求。非從言會。學道之人。果能離分別。絕名相。歸道德於身。以無爲而應物。不起美惡之想。不生有無之見。不設難易之謀。不有長短之爭。不行高下相傾之事。不作音聲逆順之爲。或治國。或齊家。或修身。絕無支離牽繞之弊。除却牽強傲忤之心。此等所爲。則萬有之實理。未嘗不空。萬事之幻境。未嘗不真也。到此天地。雖不以道德自居。自有道德之功力。終身不去矣。此章是太上伐妄歸真之旨。教天下之人。觀微而入妙之義。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註只此皆知二字。其惡其不善。便從此處有之矣。大道之妙。美者貴乎藏。善者貴乎隱。譬如天地之化工。造物之神機。循環無端。無始無終。人不能知也。皆知之美。皆知之善。是已顯著於形迹。人人欲得。事事安排。不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惟獨自然。惟獨無爲。以皆知之美而爲美。則暴于外而未必有公物之實。以皆知之善而爲善。則衒于迹而未必有真誠之念。焉得不謂之惡乎。焉得不謂之不善乎。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四句。

故有無相生。

註故之一字。一切事之因。承上文而言之者。謂之故。有一一字。譬如天地。有人物有形器。有名象者。皆謂之有。無之一字。譬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希夷微妙。可以神會。不可名言者。謂之無。相生二字。即是生生不已。變化不窮之義。當時太上恐後人見有就有。認無無。所以發明有無相生之旨。人皆知有之爲有無之爲無。不知有而不有者。乃是以有入無也。無而不無者。又是以無入有也。是故有無不顛倒。則陰陽不返覆。陰陽不返覆。則相生之道不立矣。此所以有無相生之妙。隱顯莫測。變化無窮者。此也。文中言有無相生六字。蓋是此義。

難易相成。

註難之一字。譬如心忌不能到。人力不能勝。或天時。或人事。背亂乖違。不能成就。是以謂之易。不知難者。易之一字。譬如不有造作。不用心機。自然而然。無爲而爲。是以謂之難。不知難者。不可徒畏其難。妄生穿鑿。多作安排。因物處物。隨其自然。則難者自變而爲易。易者不可徒忽爲易。任意悠游。怠荒忽略。物來不順應。事至

不能通。則易者亦變而爲難。難之成易。易之成難。難易之相成。皆是用心于見解知覺。迷執於有欲有爲。若能以道識妙。順德識窪。雖至難之事。未嘗不容易而成也。故曰難易之相成一句。

長短相形。

天下之事。有長必有短。有短必有長。譬如人以人爲長。而我有長于人者。則我爲長。而人短矣。我以我爲長。而人有長于我者。則人爲長。而我又短矣。相與比並。眼見之長短。無所不見矣。修道之人。果能明長短之理。不起是非人我之情。不生太過不及之念。何有長短之分。長短之事。故曰長短之相形一句。

高下相傾。

註高者不可爲下。下者不可爲高。各安其本分。循其自然。安有相傾之理。惟高者自恃其高。而有凌物傲世之氣。是高者傾于下。下者不自安其下。而有欺上滅長之心。是下者傾于高。高下相傾。皆是捨道之希夷。貪身外之間氣。若肯曲己全人。不生忌妒。其高其下。不得勉強。自有一定之實理。而不易矣。故曰高下之相傾一句。

音聲相和。

註凡天地之間。五行成物。而水火木金土。無不有音聲焉。金空則響。響則有聲而器有聲而音和。木被風搖。搖之有聲而音和。水激有聲而音和。火烈有聲而音和。土爲缶。因虛而空應。陰陽互合。生於自然。所以爲音聲相和一句。

前後相隨。

註 前後二字。無名之始謂之前。有名之後謂之後。天地之始終。人事之循遷。皆有氣候之相隨。由此而推。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陰陽之相隨。一寒一暑。造成四時者。故曰前後之相隨。蓋是此義。以上六句。是太上破天下之人。當知美惡之事。不可惑於有爲之意。大道之實理。本不分美惡。不辨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前後。莫不渾融一貫者。但因天下之人。以有爲爲美。以有爲爲善。種種對待之微機。雖欲止之。豈可得乎。人能去此六種之妄見。真妄兩忘。觀妙之門。自此而入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註 是以二字。乃是承上起下之辭。無爲者。自然之大道。本無所爲。故以無爲言之。不言者。因自然之大道。本無所爲。又且無所言也。故以不言明之。細想天地司其覆載。聖人司其教化。聖人之道德。便是天地之元氣。天地以無心而運化。聖人以無爲而教民。天地以不言而善應。聖人以寂靜而感通。所以處無爲者。蓋因不待爲而事始成。行不言者。亦因不須言而教始明。感而遂通。過而即化。即是無爲而爲。感而遂通。即是不言而言也。經中教人。皆是性分中本然之妙理。不過欲人自悟其本性而已。性外何曾多言一字。故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二句。

萬物作焉而不辭。

【註】此句言天地生成萬物。千變萬化。自然而然。當作而作。未嘗辭而不作也。可比聖人教化萬民。亦千變萬化。自然而然。當行而行。亦未嘗辭而不行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一句。

生而不有。

【註】此句言天地以無心爲心。生育萬物。皆自然而然。未嘗容于有心也。聖人亦是以無心爲心。教化萬民。亦皆自然而然。未嘗容於有心也。故曰生而不有一句。

為而不恃

【註】此句言天地雖然無爲。無爲之中。自有不爲而爲之妙用。不求人知。不求人見。即是化工之巧。未嘗自恃其能也。不但天地之巧。有如此之妙。想聖人之教民。無爲之中。亦有不爲而爲之妙用。亦不求人知。亦不求人見。亦未嘗自恃其能也。故曰爲而不恃一句。

功成而弗居。

【註】此句言天地生萬物之形。成萬物之性。其功雖然莫大。何嘗以功自居乎。可比聖人養育萬民之生。成就萬民之性。令一切天理完全。無餘無欠。其功亦莫大焉。若以此功求之於聖人。聖人忘己無私。亦不自居其功矣。故曰功成不居一句。

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註夫者是指生文之辭。惟者獨也。居者處也。因聖人不肯自處自任其事。以虛心應物。忘名忘相。無我無人。不見有爲之迹。不立教化之名。故曰不居。細詳道德自聖人而立。教化隨聖人而出。聖人之心。雖然不居。其功終亦不可得而去者。蓋以道德高於天下。天下後世未嘗不歸功於聖人者也。譬如大海之水。萬派千流。不求歸而自歸矣。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二句。

安民章第三

註恭聞聖人者。秉天地之元氣而生也。所以萬善皆備。萬德周身。無私無我。無餘德。與天地並行而不悖。萬民雖多。聖人之心。與萬民同心而不異。是故不以聰明才智用於世。不以能所非常惑於人也。倘若少有能所之心。便是聰明才智。尚賢之用。少有異常之爲。便是有欲有爲。不善之爲。此等所爲。功高天下者。未之有也。德貴古今者。未之有也。覺斯民於萬代者。又未之有也。聞經者請試思之。

此章經旨。詳究民之爭者。因可欲而爭。民之盜者。因可欲而盜。民心亂者。亦因見欲而亂。爭也。盜也。亂也。所爲者雖然不一。其失德失性之害。未嘗不一矣。是故未嘗以無爲而無不治。總歸於無妄之實理者然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註賢之一字。不可作聖賢是自賢之賢。尚之一字。以尊大自處謂之尚。人我之情未絕。分別之念未却。此皆是爭先之禍胎。不平之肇端也。是故在上者。以聰明才

智施之於天下。天下之民。未嘗不以聰明才智奉之於上者。此是上下相爭也。上下相爭。其國未有不亂者。聖君惟知以才智內養。不以才智施之於民。不求無爭。而自然無爭。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二句。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註 難得之貨。不但金玉珠寶而已。凡世間一切所貴重者。皆為難得之貨。為上者若註 有貴愛之心。為下者必起貪得之妄。貪之不得。未有不為盜者也。譬如人有財物者。居之則高其墻垣。行之則盛其僕從。或弓矢隨身。或利刃在側。日夜隄防。未嘗暫息。本來無賊。自生恐怖之心。此皆因貴此難得之貨。所以有此懼寇之心也。以此觀之。難得之貨。即是盜賊之禍根。招盜之媒媿矣。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二句。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註 世俗之幻境。可欲雖多。若能洞觀無礙。此心空空洞洞。不見於物。惟見於道。
既無一物之可見。豈有一物之可欲乎。既無一物之可欲。心若自然泰定。幻緣豈能搖動。學道之人。果能空其可欲之念。此心不求靜而自靜。心既清靜。心從何處亂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二句。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註 虛心者。譬如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便是虛心之義。蓋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所以聖人之心。虛靈明妙。蕩蕩空

空。不曾有一物所繫。少有纖毫塵垢。即爲魔境。便不是虛心之妙矣。故曰虛其心一句。

實其腹。

註 實腹二字。譬如神清氣足。理備道全。便是實腹之義。聖人之腹中。包藏天地。涵養萬物。其道也。養之極深。其德也。積之極厚。少有一毫欠缺。便不是實腹之人也。故曰實其腹一句。

弱其志。

註 弱志者。譬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便是弱志之義。如赤子之無心。無知無識。神定氣和。作止語默。一言一行。皆不敢有自恃自矜之念。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不敢爲天下先。道在於柔。德在於順。能弱其志。道德自歸於我矣。故曰弱其志一句。

強其骨。

註 強骨者。譬如任道任德。以道德求勝于己。不以道德求勝于人。此便是強骨之義。是故求勝於己者。謂之強骨。求勝於人者。謂之強力。強骨者。有自強不息之妙。有勇猛精進之心。如此行之。進道必果。達德必銳。其剛烈之志。如骨角之可比。故曰強其骨一句。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註 上文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皆是無爲之道也。聖人欲天下之民。返朴還淳。無知無欲。必以無爲之道治民。天下自歸於無知無欲之道。民無知而民自樸。民無知無欲。返朴還淳。復其固有。同入無爲之化。共樂熙皞之風。所以爲無爲。而天下無不治。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四句。

不盈章第四

註 恭聞大道之本體實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蕩蕩無邊。無聲臭之間可聞。空空無際。無朕兆之可見。雖無影響。有理有氣。無時不圓轉於天地之間也。文中所講。正是大道冲用之妙義。人能悟得此冲用之機。則一身之中。無時而不流通。無往而不順適。無處而不生春。陰陽在吾手。造化在吾身。我之身。未嘗不與象帝之先。身同此身也。必如此體認。冲用之經旨。可得矣。

道冲而用之者。即是自然而然之妙也。聖人之德。和光同塵。亦是虛心自然之妙。虛心即是冲用。冲用即是不盈。冲用不盈。即是無極太極。二五妙合之本根也。人能會此義。則萬物之宗得矣。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註 冲者。虛也。和也。不盈者。不自滿之義。大道之體。以虛爲體。大道之用。以和爲用。以虛爲體者。體之於靜也。以和爲用者。用之於冲也。是故冲而用之者。天地雖大。天地亦不知。萬物雖多。萬物亦不覺。不知不覺。冲用之妙。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虛而不虛。實而不實。取之而不可得。捨之而不可去。莫探其

冲。莫測其用。文中或不盈三子。亦是强名之言也。詳夫本然之妙。實未嘗不盈。但就其虛中而言之。是以謂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二句。

淵兮似萬物之宗。

註 淵者。深廣莫測之義。宗者。根宗也。細詳萬物非道而不生。非道而不成。非道而不有。非道而不立。大道之本體。涵養萬物而不匱。大道之妙用。冲和萬物而不遺。其理幽深。不可以心思而得。其道隱妙。不能以言議而知。是故物物全彰。頭頭是道。究其冲用之機。求其深玄之理。似乎非一非二。無窮無盡。萬物以道爲根宗者此也。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一句。

挫其銳。

註 上文太上既示大道冲用之旨。銳者。鋒芒之利刃也。挫者。磨礲揣治之義。譬如人之見聞知覺。聰明才智。即如利刃之鋒芒一般。若不磨治。必有自盈自滿之失。故急當斂神以靜。去識忘機。使鋒芒不露。圭角無存。雖有利智而不用。雖有才能而不施。純一不雜。抱素養拙。挫銳之功既盡。其道自可冲而用之矣。故曰。挫其銳一句。

解其紛。

註 挫銳之法。在乎解其紛。不解其紛。其銳不能挫矣。天下事物之理。有縹縈而不能解者。有凝結而不能散者。大道冲用之人處之。識心見性。不溺於是。非爭訟之

場。毫分縷析。不陷於忿懥利欲之私。事物之來。迎刃而解。雖萬變酬酢之多。此心惟寂然不動。太上以解其紛言之者。蓋是此義。

和其光。

註不有和光之妙。又難施解紛之能。和光者。和其心德之光也。一切有情無情。種種形色。雖名像不一。皆有此光也。我能和之。則我心德之光。可以通徹天地。可以交感萬物。和光之妙。譬如以水投水。其水無二。以火投火。其火皆明。又如以百千萬燈共一室。其光無欠無餘。不分彼此。和光之妙處如此。故曰。和其光一句。同其塵。

註既能和其光。必能同其塵也。同塵之妙。在物我兩忘。心清意定。所以不棄於人。不棄於物。能化惡而取善。不自愛而愛人。觀三界。猶如琉璃淨界。一體同然。視萬物。猶如燈燈相照。無有異色。心無起滅。意無憎愛。則同塵之妙入矣。

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註修道之人。既得大道冲用之妙。則性海虛靈。心淵湛寂。可以融一真而入妙。可以混萬理以歸元。天外無極之眼睛。無不豁然通透。世間有限之凡情。無不了然觀破。自然湛湛清清。虛靈圓妙。渾渾淪淪。獨立不移。雖劫數昇沉。天地改易。我之真體如然。不變不壞也。故曰。湛兮似或存一句。

我之真體。既然常存。其無體之體。既與無極同其真空之體。其無相之相。既與太極同其妙相之相。我之妙性。未嘗不是天地之始。我之真心。未嘗不是萬物之母。天地

之造化。萬物之生成。不由乎我。更由乎誰。造化既由於我。造化即我。我即造化。更有何者我可與之爲子乎。吾不知之者此也。既不知爲誰之子。則未分天地之先。先有真我。未立太極之始。我已在先。我之真我。便是象帝之先也。文中言吾不知爲誰之子。象帝之先二句。蓋是此義。象者。如日月星辰。張掛於天。便是象。帝者。主宰萬物。運御乾坤。此便是帝。大道冲用之妙。果能修到此等妙處。方是與道合真之義也。

守中章第五

註

卷聞天地有天地之中炁。人身有人身之中炁。天地之中炁爲萬物之母。人身之中炁爲性命之元。天地之中炁。出之於玄。而入之於青。人身之中炁。出之於玄。而入於牝。天地若不有中炁之運御。或水旱相伐。或風雨不節。或隆冬不寒。或盛夏隕霜。山崩地裂。江河枯竭。種種乖變之異。皆是天地之中炁不及故也。人身若或不有中氣調暢。雖在常人。必定血氣凝滯。百病來侵。若修道之士。身中之剛柔失配。陰陽不和。五行不能會入中宮。四象不能歸戊己。火候難調。龍虎難伏。更又陰凌火盛。災害相繼而生矣。此章經旨。先以天地引喻。次又以橐籥引喻。至於末句。方露出守中二字。守中之道。可以治國。可以齊家。可以修身也。聖人教人中道而立者。譬如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亦曰允執厥中。可知不但修道宜如此。凡一切裁剪含齒。守中之道。皆不可不知矣。

此章經旨。凡有氣者。莫大於天。凡有形者。莫大於地。天地本無心也。無心之心。即是天地不仁之仁。人能知此不仁之仁。修此不仁之仁。我身中之河車。暫時不停。性命之圓機。無所不到。其間之橐籥。與天地通一無二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註】芻狗之草。本是祭祀所用。燎帛之具也。祭祀則用。祭已則棄。天地之化育。及於萬物。未嘗不及於狗芻者。狗芻雖是至賤。亦是萬物中之一物。天地觀芻狗。未嘗不與萬物同。觀萬物未嘗不與芻狗一樣。一體同觀。一般化育。天地以無心爲心。不自有其仁。正是仁之至處。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二句。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註】芻狗雖是至賤之草。天地與萬物同施化育。是天地之至仁。無足此而遺彼。聖人心同天地。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觀萬身。以一物觀萬物。博愛周徧。貴賤無分。體萬物而無心。順萬物而無情。亦無足此而遺彼。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二句。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註】天地無私。不自有其仁者。蓋以虛中而無心。觀間之一字。可知天地合德。萬物合德。人心合理。不有不無。妙無妙有。造化從此而出入。物理自此而成就。故取橐籥之物而喻之。無底之橐籥曰。有孔之橐籥曰。取其動蕩鼓風之義。有虛中之妙。動則風生。靜則風止。愈動愈有。愈有愈出。所以四時行。百物生。皆是天地之橐籥所出也。人能處中。則身中之橐籥卽天地之橐籥。天地與我。又何異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註虛者。虛其中也。不屈者。言氣之往來出入。未嘗屈而不伸也。此言虛中之妙。一來一往。一消一息。動靜不已。出入無間。流通于上下。貫徹於始終。其妙用之機軸。未嘗屈而不伸。其機軸之運動。未嘗動而不出。是故不虛中。則不能不屈。不妙動。則不能愈出。得此虛中之妙。陰陽故能動靜。五行故能變化。天地故能定位。萬物故能生成。所以生生不已。化化無窮。觀此而知聖人之動靜。修道之功能。愈可見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註此二句。太上又以多言取喻者。正是示人守中之義。人之言語。妙在中節。不責於多。一言可以大悟。半句可以通玄。倘若頻繁太甚。未有不理窮而辭拙者也。總不如守中。無太過。無不及。時然而後言。則言無瑕謫。語無口過。知此守中之妙。心自清而神自靜。形不勞而氣不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是守中之妙也。以此觀之。言語尚且以守中爲妙。何況修性命之道。豈可不守中乎。眼若不多視。其魂在肝。鼻若不多聞。其魄在肺。口若不多言。其神在心。耳若不多聽。其精在腎。身若不多動。其意在脾。五神既能守中。五氣自然朝元。其精自然化氣。其氣自然化神。其神自然還虛矣。道書全集有云。神不外遊。精不泄。氣不耗散。別無訣。若能四象入中宮。不怕靈丹不自結。是知修行。以守中爲妙。天地以虛中爲妙。其理一矣。細想中之一字。在天地乃是廓然大公。至誠無息之實理也。在人即是虛中靜一。谷神不死之神炁也。此炁本無方所。無始無終。無間無斷。未有天地萬物之先。中炁之妙。本是如此。既有天地萬物之後。中炁之妙。亦復如是。所以爲乾坤之樞紐。元化之本根。萬物之總持。性命之機要。人果能知此中炁之理。則天道必知。果能行此中炁之炁。則性命交圓可不勉乎。

谷神章第六

註 恭聞空而無物。虛而有神。無象之實象。不神之元神。是以謂之谷神。只因谷神出入之妙理。是故爲玄牝之門。此門之妙。悟之者萬法並出。迷之者千般梗塞。修道之人。果能處虛靜之明堂。方可會元初之面目。果能造不神之神府。方可知天地之元根。雖往古之聖人。所詮者。詮之於此也。雖大羅之神仙。所得者。得之于此也。天下之學人。所悟者。悟之於此也。以此而修。則有無可以俱入。以此而修。則聖凡可以同體。有無俱入者。則無名之道得矣。聖凡同體者。則玄牝之門入矣。是故太上發明谷神不死之極旨。指出玄牝之門。度聖度凡。立道德大總之真傳者此也。

此章經旨。太上指出天地之根。即是虛中之妙。學道之人。若能虛中。則天地之根在我矣。

谷神不死。

註 谷之一字。如山之空虛有窟。而高絕者。經中言谷神。言不死。何也。蓋以虛中而無象。不神而神。即是不死之元神也。是以謂谷神不死。天地萬物。各具谷神之妙。千變萬化。皆從無中生有。便是谷神不死之密義。天地若無谷神。三景不能發光。四時不能順序。人身若無谷神。性不能長存。命不能堅固。是故天地能長且久者。谷神不死之謂也。人能長生久視者。亦是谷神不死之謂也。不死者。即是虛靈不昧之義。視之不見。感而遂通。生成品業。造化萬物。皆是不死之神也。故曰谷神不死一句。

是謂玄牝。

【註】上句指出谷神不死。欲人識虛中之妙。又從谷神指出玄牝之義。玄即是無極。太
玄生炁之本。無朕無兆。非思憶之所及也。牝即是太極有名萬物之母。生生化化
無不從此出也。在天地通陰陽之升降。在人身合神炁之虛靈。天地闡闢之機。惟在
於此。人心闡闢之妙。亦未嘗不在於此也。是謂玄牝四字。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註】此又從玄牝中。指出門之一字。門本無門。只因玄牝具神化出入之機。故以門字
言之。細想天地有交泰之門。日月有含明之門。陰陽有出入之門。造化有變遷之
門。妙無妙有。神機不測。其渾融而無間者。是以謂之玄牝之門。指出天地之根四字
。切思天地之有根。所以生生天地之所從出也。天地若無根。天地且無由而生。况萬
物乎。非玄牝之至幽至顯。至無至有。又安足爲天地之根乎。故曰。玄牝之門。是爲
天地根二句。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註】此二句是總收上文之義。谷神也。玄牝也。天根也。無爲而爲。莫探三一之圓機
。自然而然。不測玄蘊之密義。不見其存而存。故曰若存。存非有時而不存。故
曰綿綿若存。由是不生而生。無所不生。生之至矣。不化而化。無所不化。化之極矣
。生生化化。在天地天地不知。在萬物萬物不知。用之際不可窺。用之真實無已。天
地之根所以立。玄牝所以爲出入之門。谷神所以不死也。人能會此義。天地人物。本
同一理。我身之谷神。未嘗不與天地之谷神同其神。我身之玄牝。未嘗不與天地之玄
牝同門而出入。真呼真吸。綿綿若存。真陰真陽。用之不勤。三一之實理。自悠然而
深有得也。

無私章第七

註恭聞天地者。大道顯迹之用也。至誠無妄。體萬物而不遺。於穆不已。生萬物而不匱。天地無私。聖人與天地同其無私。道之行不有親疎。不分貴賤。德之化。不擇賢愚。無論高下。天地成萬物之私而無私。聖人成萬物之私。克肖乎天地之無私。是則聖人者。又天地顯迹之用也。聞經者請試思之。

無私者。普物無我之道也。非至誠無妄不能有。非人我一體不能行。聖人無私。能成天下之私者此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註此章經旨。本是引喻大道長久之義。蓋以天地有時而混沌。此是天地之一靜也。混沌之後。天地再判。仍舊高明。仍舊博厚。所以能長且久。不問可知。切思天爲大父。地爲大母。父之道。能生育萬物。母之道能長養萬物。生育者施之而不匱。長養者化之而不勞。施而不匱者。天道之無私也。化而不勞者。地道之無私也。以其無私。所以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註細詳天地人。本同一理。何故不如天地之長且久也。天地無私。所以能長且久。人生在世。自有之心常存。人我之見不去。所以不能長且久。聖人體天地之道。得空生之理。先人而後己。不以爭先於天下。是以謂之後其身。天下亦莫不推崇而仰望。既已推崇而仰望。其身未有不先於人者。以道德爲本。以幻身爲末。不求榮顯於

一身。是以謂之外其身。天下亦莫不尊親而永保。既以尊親而永保此身。未有不常存者。所以處天下之先而不爲。先存一己之身而不爲毒。文中所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二句。蓋是此義。柰何人以業緣生起滅之色相。以人我用有無之分別。不識空生之理。不契久長之道。既不肯自復其身。其身豈能先乎。既不肯自外其身。其身又豈能存乎。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註】聖人之德性。本是一誠而已。誠則無私。所以無人無我。無先無後。惟知後其身。外其身。一如天地之不自生光明正大。普澤無遺。所以能隨方施德。成就家國天下人物萬有之私。故曰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二句。無私成私。聖人與天地有同揆。觀天地則知聖人。觀聖人則知天地。聖人天地一而已。

若水章第八

【註】恭聞水之爲德。不與物爭者。得天地自然之道也。不捨晝夜者。運大道不息之機也。大潤乾坤天地萬物。生生化化。而不窮者此也。聖人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致。因時制宜。體用該備。亦如水之上善無爭之妙義耳。

此章經旨。如淮南子云。循勢而下。乘衰而流。有去高就下之功能。總是以水德。取喻聖人德性之妙義。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註 水之爲物。居五行之始。稟太極之初。生於一而成於六。氣屬五而數在一。水之性。得太陽之精。水之質。妙萬物之形。所以爲上善。隨物施功。隨時善應。未嘗擇物而用其能。未嘗逆物而施其利。去高就下。行止如然。皆不假作爲。有自然而然之妙也。故言善利萬物而不爭。聖人以道德教民。以仁義勸善。不自矜其能。不自伐其善。捨己從人。公而無私。水德同然。故無所爭也。太上取喻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蓋是此義。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註 衆人所惡者卑污下賤者也。水之爲德。不處衆物之上。不逆衆物之情。去高就下。行止無心。雖是卑污下賤之地。亦不擇地而流。所以水性之德。幾於道矣。人奈何貪高愛貴。爭勢爭名。利害成敗之機。無所不生。長短高下之情。無所不有。種種妄心。相循不已。聖人以謙退自處。以卑下自安。寧曲己以全人。不好高而自大。所以水性之善。與聖人之道相近者此也。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二句。

居善地。

註 善地者。安靜無事之地也。若是險峻之地。則非善地矣。所以水性之善。去上就下。險峻不居。以貞靜自守。以柔順自安。行止如然。妙用無方。終無傾喪之患。豈不是善地乎。人之貪高望貴。不知持盈之失。豈善地乎。本經以功成名遂身退戒之者。正是此意。

心善淵。

註 深妙不可測度。謂之淵。水雖無心。光明涵之于內。沉靜表之於外。能和萬物之性。能鑑萬物之形。生物之機不可知。化物之妙不可見。皆是水性中無心之心德也。淵乎深哉。真理至微。其道至深。故曰。心善淵一句。聖人之心。靜以涵萬物之理。而幽深莫測。動以妙萬物之用。而時措無窮。淵淵乎亦如水之善淵也。

與善仁。

註 水之德。施萬物而不伐其功。利萬物而不求其報。散之爲雨露。萬物佩其德澤。流之爲江河。舟航獲其濟渡。天下之飲之而樂渴。用之而成物。百姓日用而不可須臾離也。其仁至矣。故曰。與善仁一句。

言善信。

註 水本無言。觀之江海。有揚波鼓浪之聲。聞之溪澗。有瀑布滴瀝之聽。此卽是水之言也。晦前三日。不期而潮於滄海。朔後三日。不約而退其水勢。潮不失時。聲不私聽。水信如此。以觀聖人。時然後發。有物有則。故言可徧天下而不疑。信可傳萬世而不惑。所以水之善信。與聖人同。故曰。水善信一句。

政善治。

註 水以生萬物爲政。昇之則化爲雨露。降之則流爲江河。派分徧及。有生生不息之機。德潤萬物。有化化無窮之妙。故曰。政善治一句。以水之政。觀聖人之參天地。贊化育。安百姓。和萬物。使天下各盡其道。各遂其生。皆是聖人之政善治也。

事善能。

註 水之善能不一矣。澤潤乾坤。滋生萬物。行舟渡筏。去垢煮羹。隨宜妙用。應事適當。此皆是水德善事之能也。故曰。事善能一句。人能德性完全。心神活潑。應事接物之間。隨方就圓。處己待人之際。不泥不執。此便是事善能之義。

動善時。

註 水之爲物。因圓器成圓。因方器成方。盈科而後進。氤氲而後雨。不逆人事。不違天時。皆是善時之妙動。人能不違天時。不逆人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事不妄爲。言不妄發。亦如水動善時之妙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註 上文水有七善之妙。皆是不爭之道也。水既不與萬物相爭。所以萬物亦不爭於水。兩不相爭。是水之上善。善于和萬物。萬物皆得其和。又安有怨尤于水者。文中言夫惟不爭。故無尤。蓋是此義。人能心如止水。避高就下。此便是居善地。人能虛心養志。含光內照。此便是心善淵。人能愛物不遺。教人不倦。此便是與善仁。人能言語真誠。心口如一。此便是言善信。人能因物付物。盡己盡人。此便是政善治。人能曲直方圓。隨宜適用。此便是事善能。人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此便是動善時。七善既立。萬善皆立。未有不近於道。而自處不爭者。又安有致天下怨尤者乎。

持盈章第九

【註】恭聞堯帝。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之於舜。舜亦不以得天下爲樂。故授於禹。天下尚有何物。足累吾心乎。今之人認虛幻之名位爲久。取不實之財勢爲常。得之爲樂。失之爲憂。此正是持盈。而不知身退之義。聖人不以名位勢祿之得爲得。不以金寶貨財之失爲失。無欲無爲。全人全己。皆是合天道之自然。守道德於終身也。此章經旨。是教人以虛己爲體。以守雌爲用。進退不失其時。上合天道之義。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註】天道貴虛。而不貴盈。虛者有容物之妙。盈者有傾失之患。持盈者。取喻盈滿之器。恐有傾失之患。故持之於盈。不如已之。而不持可也。已之而不持。則持盈之勞不用。傾失之患不生。身心得其安逸。其不善乎。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二句。持盈之事。不止一端。如官極高品。富比陶朱。聲色惟恐其不足。利祿惟恐其不長。終日防危慮險。小心之狀。與持盈者何異。何如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貪戀于已得。不逆億于未失。持盈之禍辱。終身不至矣。

揣而銳之。不可常保。

【註】人之聰明才智。貴乎收斂。不可炫露。譬如治利刃者。始則加工著力。用心磨礪而揣治之。鋒芒鋩利銳而益求其銳。至於吹毛斷髮。不可復加。不知此等利刃雖有斷物之能。終有傷折之害。揣銳太過。所以不可長保。人之聰明才智。炫露太過。與此一樣。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二句。古之聖人。欲天下之智爲智。欲天下之

善爲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藏其用而不衒於外。所以無敗專之害矣。

二二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註】金玉乃身外之物也。真知道德爲重。自不肯被外物所移。人之不顧身命之重。妄貪金玉之多。總然金玉積至滿堂。臨命終時。守之不得。故以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警之。修道之人。若能取身中之金玉。養性命之真常。身外之金玉。視若塵囂。此心自然清淨。知止知足。不貪不妄。用之不窮。守之不去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註】富貴之榮。不足爲樂。惟以謙退持身。卑以自牧。不因富貴而生驕傲之心。我不以驕傲加於人。人必以謙讓歸於我。人已無爭。物我皆和。又安有遺其疚。至生愆過之責乎。故言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蓋是此義。切思我性分中。自有真富真貴。精氣神。吾身之三寶。人能保而全之。則是天地之生意。歸之於我。我身之造化。用之不窮。壽命延長。生死可脫。是爲真貴富也。倘若貪戀假富貴。精耗神散。以致百病來侵。大數一至。雖有萬貫家財。誰能買得不死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註】此三句。是總結上文之義。細詳四時之消長。日月之虧盈。天之道。尚且損有餘而補不足。何況人乎。若功既成矣。當善終其功。名既遂矣。當善全其名。善終善全者。非身退不可。盈者當戒之於滿。銳者當守之不用。金玉當戒之於貪。富貴當戒之於驕。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此便是天之道也。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三句。

玄德章第十

註 恭聞人之有身。卽如身之有國也。身之有氣。卽如國之有民也。此國之中。君臣寧。父子。夫婦。陰陽。無所不具。但修道之人。若能身安氣順。而身中之國土自滌除玄覽之句。卽是清靜國土之義。無爲之句。卽是不以私欲亂民之義。無知之句。卽是含光厚德。與萬民渾同不異之義。此中之密旨。用之於身。可以修身。用之於家。可以齊家。用之於國。可以治國。倘若不然。少有利欲憤忿之私。少有妄動妄爲之病。則身不能修。家不能齊。國不能治矣。故丹從不煉。煉中煉。道向無爲處爲。譬如三茅真君云。靈臺湛湛似冰壺。只許元神裏面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虛清。如此行之。則身中之國土。自然清靜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註 身受魂魄。如車載物。物必隨之而行也。營魄者。身中之魂魄也。人有三魂七魄。若能致養安靜。則魄在於肝。魄在於肺。生身之道立矣。我身中有真土。能培之於木。藏之於金。息之於火。止之於水。攢五行。合四象。皆是真土之妙用也。若能神不外遊。意不散亂。精神魂魄。自然會合一處。不相離判矣。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真土者。我之意也。意屬於土。故曰真土。此真土之妙。是謂五行之祖。太丹之基。人能以神合氣。以氣合精。真息綿綿。四象五行。不致散亂。不求抱一。

而魂魄自然抱一矣。

三四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註】未歲之赤子。元氣未散。乾體未破。百無一知。正是氣專之妙。百無一能。正是致和之妙。因專氣致柔。所以無欲無知。無思無慮。神氣故能抱一。魂魄故能相隨。吾見今之內煉者。雖斂藏神氣。不過除其妄想。調其呼吸而已。神不能入氣。氣不能歸神。真息不相依。故不能抱一。專氣致柔。如嬰兒有自然之妙。是故太上發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二句。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註】滌者。灑滌也。除者。除去也。玄覽者。多見多聞。博古通今。疵者。病也。吾見今之學者。亦有博古今。通事物。廣搜往事。射獵簡編。要不過耳目見識之學。非真知真見。此等修行。欲至無疵之地。不亦難乎。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二句。細想真知真見者。出於形器之外。不在見聞之中。故所見者至廣。所知者極大。一切玄覽之經書。雖是聖人之心印。未得道時。不過借此爲渡水之舟筏而已。既得道後。玄覽之法塵。若不滌除而去。則心迹不忘。亦不能入於寂然不動地位。所以人不可認蹄作兔。執筌爲魚。當了一切法塵。當去一切玄覽。譬如病愈藥止。更無瑕疵之病。有害於我者。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註此二句乃是以無爲之道。明愛民治國之義。當順其自然。因其固有。不必有所作。爲也。若以有爲愛民。其愛必不能周徧。以有爲治國。其治必不能均平。惟聖人。以不言之教。行於天下。以無爲之道。化於百姓。是故天下百姓。日受其愛而不知。日安其治而不覺。不知不覺者。蓋以聖人之道德。天下本不可知之。本不可見之也。所以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朴。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蓋是此義。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註天門二字。指人心也。人心爲一身總持之主。是以謂之天門。開闔二字。即是陰陽動靜。雌之一字。即是安靜柔弱。人之心竅。果能出入動靜。以安靜柔弱之道。應酬於一切事務。時候當動。無心以自動。時候當靜。無心以自靜。是以知天門之開闔。皆是自然之妙。所以聖人內照圓明。事物之來。順理而應。不使陰勝于陽。不致情害于性。不令物欲蒙蔽。不隨物欲遷移。所以性全而心不亂。氣役而志不迷。此是聖人天門開闔。爲雌之妙也。但人心出入無時。動靜不一。事物交接。私欲即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之妄。隨感而發。修道之人。全在此處。分的明白。不使私欲之陰情。勝之於我。方可謂之天門開闔。能爲雌乎。二句之義。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註明者。心之內光慧照。謂之明。白者。心之本體素存。謂之白。蓋以虛能生明。是能生白。虛靜明白者。方可謂明白四達也。四達者。通達無礙之義。無知。即是不有情識。湛然純一之妙。人心之本體。原自虛明。本來潔白。只因物欲閉塞。有所窒礙。不能明白。惟聖人虛靜圓明。不以聰明爲用。無見無聞。無爲無欲。自有一

段空明境界。感之則通。叩之則應。雖所知無窮。則又終日如愚。無知而無不知。無不知却是無知。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二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註 生者。育也。畜者。養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聖人以道德五常。慈養萬民。天地之雕刻衆形。長養萬物。本未會有心而施化。私物而施仁。萬物賴之以生以育。皆是天地之有而不有也。聖人體天地父母之心。而教養百姓。興利以遂民生。未嘗以興利之功自有。立教以復民性。未嘗以復性之功自有。因物付物。隨所施無不出於自然。亦如天地之無心而施化。無爲而布德。故曰生之育之。生而不有。蓋是此義。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註 聖人心同天地。物我兩忘。與天下之民。相忘於道德之中。共入於無爲之化。以人治人。又安有爲而自恃者。聖人儀表萬民。首出庶物。可謂天下之長矣。然道同天地。恩如父母。與天下相忘於自然。相處於無事。無彼此之分。無上下之異。有何主宰之心乎。故曰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蓋是此義。

是謂玄德。

註 玄德者。天德也。天之德玄玄莫測。故曰玄德。細想聖人道同于天。德齊化育。恩霑萬象。其幽深而不可測者。萬民不能見。其廣被而不可窮盡。萬民莫能名。故其德玄玄。與天無二。是謂玄德。蓋是此義。

此章經旨。首句言抱一者。即是抱元守一之道也。人能抱元守一。則營魄自然。載而

不離矣。既載而不離。我之真元。必專於一。既專於一。其氣必致於柔和。氣既柔和。故與嬰兒可比也。既與嬰兒可比。則德性渾全。至淳至善。無欲無爲。則與道無二矣。

虛中章第十一

註恭聞天地之道。虛其中。故有陰陽之妙。聖人之德。虛其心。故有運用之妙。天地不虛中。則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鬼神不能變化。是以知虛中者。乃是造物之本也。聖人不虛其心。不能明天理之微。不能立人心之正。不能範俗垂世。爲法于天下。是以知虛心者。又是道德之本也。以此觀造車。制器。鑿室。正是太上教人借物達本。知其有者爲利。而無者爲用也。道本於無。器本於有。有者爲利。無者爲用。人能知此利中之用。悟此無中之有。則近道矣。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教人就物明本。無者以有爲利之體。有者以無爲器之用。人之幻身。以無形之性命作主。其理得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註輻者。輪之股也。轂者。受輻之空竅也。造車者。以輪而輶其輻。以輻而輶其轂。因轂之竅空。所以有車之用。人皆知用。車不知車之用妙。在虛中也。虛中之竅。其竅雖小。其理則大。無心之心。其心雖無。其道則有。是以車之用。雖用於有。而所以用者。實用於無。故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三句。不但車之虛中。有合天地太虛。卽如我一身中。我心是御車之人。性卽是車中妙無妙有之用。周行而不殆。往來而不息。卽是元氣運行之妙。人可不卽車而悟乎。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註 培者。土也。以法制泥。使之精細。曰埏埴。此是陶冶造器之法。器之形。外實而內虛。外有而內無。工雖施于人。妙實合于道。妙在以空爲用。以無爲中也。故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三句。以此觀之。可知乾坤造物之道。即陶冶造器之道也。乾坤即是太極之大爐也。其中五行運化。即是埏埴之法也。春溫夏熱。即是冶鍊之工能。太虛無體。便是器空之妙處。天地有象。即如有器之形。四時百物。即如大器之用。人能體此用。陶冶之功於身心。施陶冶之能於性命。何患大道不成。而道器不就乎。道器既就。是爲天下之神器。道器不就。即是天下之敗器。故君子謂之神器。小人謂之敗器。正是取喻於此。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註 窔者。開也。單開者曰戶。雙開者曰門。牖即是窗櫺。開其戶者。以通往來出入之用。開其牖者。以透天地日月之明。有戶有牖。所以謂之室。室因虛其中。故有室之用。有巢氏析木爲室。以代巢穴之居。人知穴之可以安身。不知室之非虛其中。馬可以容物。是以造物者。即太虛之妙用也。兩儀者。即是天地之門戶也。妙合萬物於一室之中。並行並育。即萬象之窗牖也。人之有口鼻。即是人身之門戶。人之有耳目。即是人身之窗牖。性命之主人公。即是虛中之妙體。庇物之費用也。故太上取喻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三句。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有。是上言車器室三者。實有之物。利。有善成委順之妙。故曰利。無。即是三者中間空虛無物。用。即是三者之妙用。細想三者。具而不同者。具其有也。同而不具者。同其無也。有其利而無其用。則虛中之理不見。有其用而無其利。則妙用之用不彰。必須有無皆具。利用兩得。車。器。室。利天下萬世而不可窮。太上以此喻道。總結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二句。蓋是此義。詳觀車器室。皆用之於無。無者虛也。虛能容物。虛能生物。天地萬物。俱從虛無中生將出來。所以爲大道之本元。天地萬物之根本。人之有此形骸。便有此心。心之本體。清淨光明。原無一物。亦與太虛同其體用。只因忘緣。填塞虛靈之竅。遮障妙明之光。所以靈明之體不現。體用不能全彰。即如車器室之中。以物塞之。焉有三者之用乎。

為腹章第十二

註 明。能燭三界。能通八表。此又是個大眼目一般。天地雖大。日月雖明。若不得無極之真。不具太極之理。則亦不能有此許大之包含。不能有此許大之光明也。此等妙義。人人有肚腹。與天地之肚腹一樣。性命陰陽含之於內。五臟六腑具之於內。二目卽人之日月。通神之妙竅。人雖有肚腹。雖有眼目。若不得性真之妙。五臟之氣。亦不能攝養。二目之神。亦不能通光。倘若見物生心。正性不空。必至隨緣而逐妄。所以目盲者。耳聾者。口瘞者。發狂行妨者有之。五者之害。害之於此矣。今日文中所講者。正是此義。

此章經旨。總是教人斂華就實。反妄歸真。不可徇俗苟安。溺於私欲之境。

五色令人目盲。

註 五色者，青黃赤白黑。是五行之正氣。流注於物者。人之能視謂之目。目乃六根中第一之根也。人之分別五色。正是眼之識。當其未視也。雖無色之形。而能別五色之視。自皎然明白。若識被塵轉。惟見於色。則洞視之真體。不能照了。物之來也。目隨物而去。心亦隨物而去。心中之真見已忘。目中之所見必亂。雖五色當前。幾不別色之爲色。雖有見亦如無見矣。與瞽者何異乎。文中言五色令人目盲。蓋是此義。修道之人。若能見一切美好之色像。如見一切不有之相。不起貪愛之心。不興眷戀之意。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存其神。則慧照十方。目盲者。未之有也。

五音令人耳聾。

註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是也。聽此音者。謂之耳根。人之分別五音。正是耳之識。當其未聰也。雖無音接耳。而能察五音之正。有條而不紊。若聽被音惑。惟逐于音。則靜聽之神機。不能徧滿大千法界。內聽之真空。不能通徹大音希聲。音之發也。耳隨音而去。心亦隨音而去。雖五音當前。幾不別音之爲音。雖有聽。亦如無聽矣。文言五音令人耳聾。蓋是此義。人能了悟肉耳非耳。虛音非音。則清靜之妙音。自然不聰而自聰。聾耳之音。又安得聲我耳哉。

五味令人口爽。

註 五味者。酸鹹甘苦辛是也。凡有可飲可食者。皆有五味。舌以得味爲塵。人能分別滋味者。乃是舌識也。人之知其滋味者。人之正性也。在舌爲識。舌識非性。

不能有知味之體。識性非味。不能有舌識之用。因性被一切滋味所攝。性迷於味。味亂其性。所以貪於滋味者。口中之正味必失。雖有餚饌珍奇。幾不能辨其美惡。文中言五味令人口爽。蓋是此義。孔子曰。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可知孔子深得不味中之真味耳。常聞修道之人有云。咬菜根。淡中有味。此正是百味皆空之義也。百味皆空。自然諸病不作。可不戒哉。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註走馬以疾謂之馳。馳馬直走謂之騁。春田。夏苗。秋獵。冬獵。總名曰田獵。因上古禽獸最多。行獵原爲保苗除害。故此句寓戒止之意。或圍之於田野。或圍之於山川。應犬施能。努機亂用。東奔西走。逐物移心。一往一來。如病者之失心發狂。故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二句。蓋是此義。切思萬物。皆本天地一氣而生。但清濁偏正之不同耳。人之與物。均有此形。均有此氣。均有此性。均有此命。人能以性命觀之。自然不作田獵之事矣。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註難得之貨。即是貨之奇者也。妨者。傷害也。傷於己者謂之妨。害於人者。亦謂之妨。細想世間一切珍寶奇物。皆是難得之貨。倘若貪之不義。得之不善。禍尋之端。由此而生。誨盜之由。因此而作。或致害於國家。或致傷於性命。太上戒之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蓋是此義。君子知此難得之貨。皆是身外禍胎。故去貪欲。而重道德。不義之富貴。且可以浮雲視之。難得之貨。何至使有行妨之害哉。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註 此是教人效聖人而行之之義。故以爲腹不爲目。總結上文。陰符經云。心於物生之忘於目。死於物。其機俱在於目。人之見物而生染着。死之於物者。其機正在於此。人中之本體。真空妙有。是以聖人爲腹者。養性中之本體。不爲目者。忘物引之見機。不貪不染。皆知爲幻也。既知目識爲幻。一切塵緣。皆宜去之。故曰去彼。既知腹中性體。一切存養。皆宜取之。故曰取此。但去非有心而去。取非有心而取。爲腹不爲目。其去其取。皆是自然之道也。人有六根。經只言眼耳口三者何也。六根之中。以此三者爲要。又言爲腹不爲目何也。眼根是六根中第一之根。六根之先機。皆在於此。故此單言不爲目。人果能眼根一返。六根自靜。了盡一切塵緣。聖人爲腹不爲目。一言以備矣。

寵辱章第十三

註 恭聞聖人進退順自然之理。得失守當然之道。事至而不礙。事過而無迹。以大同之道。同於上下。以無私之德。及於朝野。不以夷險而少變。不以好惡而生心。惟在道德之行於天下。不在功名富貴之得失寵辱矣。聞經者果能知聖人之心。此章之經旨自得矣。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警醒世人。凡得失寵辱之間。當處之泰然。不可馳心于外物。而自累其身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註 知遇人君。得其恩惠。謂之寵。失位失祿。放逐降罰。謂之辱。惶懼恐怖。謂之驚。心中憂慮。謂之患。細詳君臣兩得。有知遇之寵。其得寵者。且喜且懼。喜者喜其祿位崇高。功名顯達。懼者懼其得失之不常。毀譽之不一。或纔得其寵。即愛其辱。其辱未至。私心先萌。自生驚疑之念。自起未來之想。故言寵辱若驚。若受其寵。不以得之為喜。加其辱。不以失之為憂。常人視榮貴為極美。我視之若大患。不但視榮貴為大患。又且視四大假合之身。亦為大患也。身且為大患。以患加患。是貴大患若身患。所以不患其得。不患其失。順應自然。去來無心。又何得失之足憂。寵辱之足慮乎。故曰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是謂寵辱若驚。

註 此是重解上文之義。欲喚醒世人。知此寵辱兩途。乃是顛險之禍胎。上所謂寵辱若驚者。寵而為上者。人人之所好。辱而為下者。人人之所惡。故莫不趨高而避下。求寵而遠辱。不知寵之來也。亦適然而來。原非我之固有。我亦安必其終得。故得之若驚。辱之至也。亦適然而至。原非我之能禁。我亦安必其不失。故失之若驚。道高德重之人。於其寵辱也。得之不敢自安。失之不為滋戚。處之無心而已。所以設此問答之言曰。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

註此亦是重伸上文。世人不知患從貴起。禍自福生。上言貴大患若身者。蓋謂人生在世。有此身。便有此患。以身觀患。身是患之形。以患觀身。患又是身之影。是以知患即是身。身即是患。患身之形影。暫不相離矣。故吾有大患者。爲吾有此患身故也。及吾無此患身。吾之大患于何有乎。文中所謂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是此義。細詳人生在世。形器固之。故有饑渴之切。寒暑之迫。生老病死之苦。是以謂之患身。以裘葛禦寒暑。以飲食止饑渴。皆是愛其身故也。却不知有生必有老。有病必有死。不能違陰陽消長之道。不能脫造化逆順之理。至於命終身壞。必竟歸於大患矣。惟聖人無好惡之私欲。識寵辱之微機。觀身爲患。視患卽身。知此患身。非爲長久。不起一切貪高愛貴之心。不生一切人我寵辱之念。以清靜自然之身。爲我之身。以無得無失之貴。爲我之貴。所以性分中。淨裸裸。赤灑灑。一物全無。如太虛一般。何寵。何辱。何貴。何賤。何得。何失。何驚。何患。物我兩忘。性與天地。一自然而然而已。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註聖人處世。身且不以貴愛視之。何況爲天下乎。所以不以自貴之心。爲之於天下。不以自愛之心。爲之於天下。不自貴不自愛者。忘其身也。卽是無爲之道也。亦以無爲之道爲天下。天下未有不治者。若是以貴身之心。爲之於天下。雖有天下。亦不過暫寄而已。以愛身之心。爲之於天下。雖有天下。亦只是權託而已。如人以物寄託於我。我不過暫且看守其物。終非我所有。文中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蓋是此義。細想人生在世。如過隙之白駒。倏有倏無。縱使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都不是長久而不去者。能悟得此理。以虛靜恬淡自牧。忘乎貴愛。此身之心。其累身大患之事。安肯爲之也哉。

道紀章第十四

註 恭聞大道之妙。昭明而在上。皦而不皦。潛密而在下。昧而不昧。圓機廣大。散其終。莫終莫始。而通今貫古有機。有信而立地成天。果能體天地之奧。窮造化之源。備事物之理。盡性情之妙。不須遠求。自然道眼圓睂。而洞見道體。不勞勉力。自然心光發現。而照破婆娑。到此天地。喚的出寒潭之月。拿的住峻嶺之雲。其道紀之玄微。我能視而人不能視。我能聽而人不能聽。我能搏而人不能搏。希夷微妙。一而三。三而一。總是我身中之變化。執之有。歸之無。無不是性中之道紀。聞經上士。訣試詳之。

此章經旨。獨重混而爲一。大道若不混而爲一。聖人亦不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

註 道無形象。視之而不可見者。曰夷。夷者。易也。即是大易之悞象。人之可見者色相。不可見者。道也。惟不可見。所以爲造化之樞紐。爲品藻之根柢。若或可見。必有色相。豈能爲天地之始乎。豈能爲萬物之母乎。故曰視之不見。名曰夷。雖然道無形象。人不可見。若能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物我兩忘。內外皆空。其道則見矣。

聽之不聞。名曰希。

註道本無聲。聽之者。聽之所施。聞之者。聞無所入。故曰。希。希者。希聲。寂造化萬物乎。故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道之妙。雖不可聞。人能得性命之真聞。無聞而聞。可以聞之於三界。無聽而聽。可以聽之於十方。此便是深入大道希夷之妙處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註大道無形。莫可執持。故曰微。微者。太無虛妙之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充周而不可窮。微妙而不可見。若使可以手執者。皆是有象之物。既有形象。豈能御役陰陽。出入造化乎。故曰搏之不得。名曰微。雖然大道微妙。搏執不得。人能一塵不染。一法不立。小中自然見大。無中自然生有。何嘗不是微而又微之深旨。何嘗不是搏弄太極之人乎。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三者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夷而希。希而微。共爲三者。不可致詰。致者。極盡之義。詰者。問也。即是不能窮其極。而問其旨妙之義。混而爲一者。謂三者理可分。而道不可分。就其理而分之。雖有三者之名。按其道之實際。本無彼此。亦無分合。可知夷即是希。希即是微。微又即是夷。三者即一。一者即三。三一之妙。

。無始無終。混然一體。故曰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細想鴻濛未判之始。道之本體。無方所。無形狀。耳目不可久。言問不能到。如雲出岫。拿捉不住。似月印潭。摸索不得。是故放之則彌滿六合。歛之又全無朕兆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註 不皦不昧者。似明非明也。似暗非暗也。仰觀其上。其上不皦。俯察其下。其下不昧。譬如滿虛空。徧法界。無分別。無間斷。渾渾溟溟。包羅萬法。無所不是。無處不有。總皆是大道真一不二之妙理。一以貫之者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蓋是此義。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註 繩繩者。接續不斷之義也。天地未形。萬物未兆。空空洞洞。無往而非真一之實理。無往而非真一之大道。是以繩繩兮。無間無斷。此正是冲漠無朕。元神不已之妙處。此等景象。指其名。無處可名。指其物。無物可見。言其有。則又無物可歸。言其無。則又繩繩兮無間。是故莫知其所以爲有。莫知其所以爲無。不可言有。不可言無。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文中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蓋是此義。觀繩繩之字義。既繩繩而不絕。似乎有物。實無一物。蓋以大道汎兮極於無際。而無不通。入於無倫。而無不貫。散之無窮。歛之則一。雖無繩繩之形。則有繩繩之理。看經者。請細詳之。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

註 上句既已歸之於無。下文又何以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言之者。何也。却不知無狀之狀。卽是非狀。而狀之之妙狀也。無象之象。又是非象。而象之之妙象也。是故無盈之元精。非狀非不狀。太極之實理。非象非不象。此所以恍恍惚惚。不能以智而知之也。其本然之妙。無頭無尾。無前無後。迎之於前。則又不見其首。隨之於後。則又不見其尾。無處尋頭。無處尋尾。無所求前。無所求後。此守至真無妄之實理。譬如顏子有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雖欲從之。莫由也矣。大道之本然。蓋如此矣。故曰。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細詳大道之妙。廣而無邊。大而無外。本無前後。亦無首尾。雖欲迎之無可迎之處。雖欲隨之。無可隨之所。真所謂無端無緒。無朕無兆。元神無間。於穆不已之妙也。人能悟到這個天地。這便是我。我便這個。這個與我原無兩個模樣。是謂無體之體。是謂無相之相。是謂非色非空。是謂不動不靜。宗教門頭。若要行棒。棒打不着。若有行喝。喝他不動。喫。醒的這個。眼前便是。已。土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又至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等句。皆是太上剖判一元。指極道妙。教一切修道之人。從此處悟。鴻濛未判之理。達父母未生之旨。混而爲一之深義。既得此理。萬法歸一。吾不知爲惟之子也。是以莫知其有。莫知其無。是謂天門。天門者無也。萬物出入於無有。是以知聖人深藏於無有之中者。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註 執者。執持也。古之道。卽是先天先地。萬象未立。混而爲一之道也。御者。治也。有者。世間一切有作有爲之事物也。古始者。指大道森象帝之先。故云古始。

。道紀者。謂道爲天地萬物之綱紀也。此四句是總結上文。以萬法總歸於大道之義。細想大道之妙。曰夷。曰希。曰微。又曰不皦不昧。又曰無象無狀。似乎無處摸索。無處下手。難於體認。却不知道在目前。至簡至易。人能返觀自性。不着聲色。不執有無。前念不起。後念不續。念念不有。離一切色相。則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自然萬法混而爲一。可知一切巨細精粗。無窮色象。莫不出於道。豈非道紀乎。執道而行。御今之有。則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矣。此正是以其有而體其無。體其無而用有之妙處也。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保道章第十五

【註】恭聞古之善爲士者。立身持己之間。應事接物之際。總是以道德躬行實踐。正己處人。道德之外。不敢立一毫巧偽。用一切機智。如春風之過化。如時雨之均霑。雖欲求其大道之形影。不可得也。雖欲知其德化之朕兆。不可見也。古之善爲士者。善之於此也。能會于此。其不盈之深旨。不待言而自明矣。

此章經旨。共二十句。總是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動靜體用。人不能識其行藏之義。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註】修德入道之謂士。善爲士者。上盡天道。能知陰陽消長之妙。下盡地理。能知剛柔。夷險之理。中盡人事。能知巨細品物。利害成敗之機。其心中之體用。至微至妙。至玄至通。至道之隱奧曰微。至道之不測曰妙。至道之幽深曰玄。至道之無礙曰通。體至道之隱奧。用至道之不測。得至道之幽深。達至道之無礙。所以微妙玄通。

一切世人。不能識其行藏。不能窺其體用。無方無所。無象無狀。亦不可得而窺見其妙。故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註夫唯。是承上轉下語。細想世人之可識者。行藏之迹也。若體用不見。心迹全無。世人本不可識。惟不可識。不得不強爲形容。如下文一十五句。俱是勉強形容。微妙玄通之大略而已。故曰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

註此句是就其處事接物之間。強爲形容。不敢急迫而進。謂之豫。卽是猶豫之義。古之善爲士者。韜光晦迹。不露才能。遇事接物。加意敬謹。不敢妄進。如冬月涉川之難行一般。不惟懼其水有微骨之寒。亦且防其陷溺不測之患。故猶豫而不敢躁進。有如不得已之形象也。故曰豫兮若冬涉川。

猶兮若畏四鄰。

註此句是就其燕居獨處之際。強爲形容。猶者。疑而不行。不敢妄動之義。與前豫字。其義頗同。古之善爲士者。心德純全。一言一行。一動一靜。不敢少有自欺之處。倘若一毫不謹。其戒慎恐懼之意。如怕四鄰見之一般。如怕四鄰知之一般。雖不睹不聞之際。全然都是天理流行之妙。非大聖大賢。不能有如此慎獨之功用矣。故曰猶兮若畏四鄰。

儼兮其若容。

【註】此句是就其立身行己之處。強爲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外恭內敬。正心誠意。敦敬謹。無處不是賓主也。故儼若容。

渙兮若冰之將釋。

【註】此句是就其心迹泮然之處。強爲形容。渙者。散也。即是不留滯。不貪染之義。古之善爲士者。本來之天性。未敢鑿喪。持己之真心。未敢銷亡。視聽言動。無非真誠。去智去能。步步向平實處下腳。無是無非。頭頭從天理處安身。所以敦厚之德。如木之未散。樸然而有渾全之體也。故曰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

【註】此句是就其空濶有容之處。強爲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心之德虛而不有。性之體

空而無物。因虛而不有。故應事不窮。因空而無物。故涵容無量。譬如空谷一般。

。氣之入也。不盈。氣之出也不竭。萬法皆空。如太虛之無體。貫古通今。合萬物而無形。不曠而曠。不谷而谷。不知其曠。忘其若谷。是以謂之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註此句是就其和光同塵之處。強爲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心地虛明。性天洞徹。本不渾濁。但處世不得不然也。所以隱聖顯凡。韜光晦迹。處於人。無親疎之間。處於事。無違從之異。民憂亦憂。民喜亦喜。渾渾然似乎與民同其濁。而不有分別之迹也。故曰渾兮其若濁。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註此四句是重明上句之義。渾兮其若濁者。乃是古士之心。以清以靜爲體。以濁以動爲用。人情莫不喜清而忌濁。不知清非可驟然而清。靜之久。其濁自清。人情莫不難安而易動。不知動不可驟然而動。安之久。其動自生。善爲士者。不必求清。能濁以久。與人同處。不自見其異。與世周旋。不自顯其長。我惟靜以待之。自然徐徐而生清。不必妄動。能安以久。不自見其異。所以能守其常。不自顯其長。所以能全其拙。我惟安以自養。自然徐徐而生動。是知濁之生清。安之生動。卽陰陽猶還之機。人心體用之變。處之自然。自無失矣。故曰孰能空以之。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註此道二字。乃是總結一章之大義。非專指上句而言之也。蓋謂古士有此微妙。有此玄通者。只因能虛心而達用。故能保此微妙玄通之道耳。虛其心而涉川。虛其

心而最斯。虛其心而儼容。虛其心而釋冰若樸。若谷。若濁。此皆是虛心遠用。不自滿。不自盈之妙處也。夫惟不敢自盈。所以或進或退。守其弊敗之理。斷不敢爲新成之事。弊者。敗也。棄也。即是守其遺棄弊敗之道。韜光隱跡。虛心自斂之義。是以謂之弊不新成。譬如未來之功名。未來之榮貴。皆是新成之事。文中言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蓋是此義。切思好新而惡弊者。人之常情。却不知新者易起人之爭進。易生人之貪愛。實非常久之道。惟弊敗之理。不令人美觀。不使人喜好。歛華就實。去奢去泰。深得大道微妙之理。深有大道玄通之用也。

復命章第十六

【註】恭聞歸根復命四字。便是造道之津梁。修行之正路。此等妙義。天地運行。天地不知。鬼神變化。鬼神莫測。無古無今。無生無滅。總是這個。證聖成真。總是這個。在天地。這個便是天地之性命。在萬物。這個便是萬物之性命。在鬼神。這個便是鬼神之性命。衆妙之門。都是這個。這個茶飯。都是自己受用之妙。修道之人。果能意淨心空。了悟循還之妙。自然默契經中之秘旨矣。

此章經旨。重在歸根復命四字。天地陰陽。三才萬物。莫不本之於太極。太極者。造化之樞紐也。品彙之根基也。道之大原。惟在於此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註】造其極曰致。真空無象曰虛。虛而至虛曰極。專一不二曰守。寂然不動曰靜。虛一渾厚。靜而至靜曰篤。致虛者。天之道也。守靜者。地之道也。天之道若不致

虛。至於至極之際。則萬物之氣質不實。地之道若不守靜。至於至篤之妙。則萬物之生機不有。是故虛者乃造物之樞紐。靜者乃品棄之根柢也。天地有此虛靜。故日月星辰。成象于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故萬物生焉。體交於下。故萬物成焉。所以虛靜之妙。無物不稟。無物不受。出入陰陽。升降造化。與萬物並作者。皆是此虛靜之妙。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有而不有。未嘗不在陰陽之中。無而不無。未嘗出於萬物之外。欲知其無。欲見其有。必須觀其復。復之一字。即是復命歸根之義。萬物之始終。陰陽之消長。冬至之月。乃是一歲之復。夜靜之子。乃是一日之復。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是人心之復。知此復者。則虛靜之理得矣。文中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蓋是此義。修道之人。果能致其虛之極。守其靜之篤。以天地爲一體。以萬物爲一身。我之神。可與天地並立。我之氣。可與萬物並作。陰陽消長。在我掌握之中。大道流行。是我胸中之妙。其返本復靜之理。於此而入妙矣。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註此四句。言天地尚且復還虛靜之妙。何況萬物乎。萬物形殊質異。芸芸而不齊者。衆多。雖是生之無已。要必各歸其根。根卽是生物之源。立物之本。歸根者。卽是歸之於虛靜。歸之於虛靜。萬物同復于命。命卽是太極流行于萬物者也。萬物之歸根者。萬物之靜也。萬物不靜。不能復命。卽是一陽來復之義。是以謂之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細想歸根復命之旨。本是萬物培養太極之全體也。培養者。氣之聚也。氣聚而後靜。靜而後能動。動之則形交。形交而後氣感。氣感而後人物生焉。以此觀之。可知萬物由靜而之乎動。由動而反乎靜。循環不已。皆是虛靜之妙。所以歸根卽是復命。受形於太極之根本也。復命卽是歸根。完具於太極之本初也。萬物生生之理。

正在於此。學道者果能歸根復命。則大道德矣。觀夫杏林真人云。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些真微妙。料得少人知。即是此義。

復命曰常。

【註】上聞所謂完具天命。便是復之之義。上文又云太極流行。便是命之之義。萬物若不復命。則不能完具太極之理。太極之理既不能完具。必定命根不固。天喪死亡。失其真常之命根。不能得其常久矣。譬如兩人接樹。一人折棠梨之生枝。接之於杜梨樹上。其樹則活。蓋因二樹同類。所以易施工故也。又有一人亦取棠梨之生枝。接之於棗樹之上。其樹則死。死之者何也。蓋以梨棗各屬一種。違天背元。非類難爲巧也。觀於此。歸根復命之道明矣。

知常曰明。

【註】真常之道。即天地之心。造化之本。人能知此復命真常之妙。可通天地之微。可了生死之事。可謂明白人也。不然。一切衆生。雖有此真常之性。迷而不自知。所以入於幻化六趣之中。無休無歇。豈得謂之明乎。文中言知常曰明者。蓋如是也。

不知常。妄作凶。

【註】此句又是反說上句之義。倘若不悟真常。不窮歸根之理。不究復命之要。縱欲敗度。不當動而妄動。失正求邪。不可作而妄作。禍之來也。應乎我之所感。災之至也。因乎我之所招。此便是不知常。妄作凶也。

知常容。

註 常者。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乃是不變不易。不壞不滅之道。人果能知之。天地雖大。未嘗不在我性分之中。鬼神雖幽。未嘗不通我感應之機。萬物雖多。未嘗不同我運化之中。到此地位。與太虛一般。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言知常容。

容乃公。

註 性既同於天地。德既貫於鬼神。心既備於萬物。我性之本體。無欲無爲。湛然清淨。視天下如一己。視萬物如一身。不見可愛。不見可憎。因物。附物。不偏不倚。廓然無一毫私仁小智之爲。豈非大公乎。故言容乃公。

公乃王。

註 細想公之一字。我無私己之心。則萬物皆可納于性分之中。我有同物之量。則品位自足出乎萬物之上。所以古之聖君。以至公之道。公於天下。天下亦以至公之道。公於聖君。上下同公。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王道可立矣。故言公乃王。

王乃天。

註 首出庶物。德冠羣倫者。王也。王者上順乎天。下應乎人。體天道而立王道。禮樂制度。雖有王道之爲。因時順理。皆是天道之妙。以此觀之。王之德。未嘗不

是天之德。王之道。未嘗不是天之道。到此地位。王即天也。天即王也。王乃天。即是此義。

天乃道。

註 王之德。既與天之德不異。王之道。即與天之道同然。可知王一天也。天雖高而不能出乎道之外。天雖大而亦在乎道之中。天地皆由道而生。萬物皆由道而成。知常之妙。能至於此。則天地人物。無處不是道也。天乃道。即是此義。

道乃久。

註 細想亘古常存。攸久無窮者。道也。所以真常之道。得之於天地。天地可以常久。得之於人物。人物可以常久。知常是人。果能至此。可與大道同體。可與造物同遊矣。道乃久。即是此義。

沒身不殆。

註 亘古常存。謂真常之道。我不能本道以爲體。我不能合道以爲用。則進退存亡有所不識。吉凶消長有所未明。人事中之顛險。取舍中之乖亂。勢所必有。若我之身與道爲一。則我一道也。道一我也。道之中本無可危。又安有危于我乎。沒身不殆。不亦宜乎。

此章經旨。天有天之根。地有地之根。物有物之根。致虛極。卽天之根。守靜篤。卽地之根。虛靜相生。而谷神不死者。卽人之根也。虛而神交。靜而氣感者。卽物之根也。

。是故不歸根。則不能復命。不復命。則不能得虛靜之妙也。不得虛靜之妙。而常久者。未之有也。不得虛靜之妙。而公明者。未之有也。不得虛靜之妙。而順天體道者。未之有也。不得虛靜之妙能容而不殆者。未之有也。是故虛靜。乃天地之本。萬物之宗。雖是修身。治國平天下。皆不能違於虛靜之道。

知有章第十七

【註】恭聞天地與萬物同乎一道。聖人與百姓同乎一心。不施異政之能。不作有爲之事。不妨民。不聚貨。其貴也不自知。其尊也不自有。如星日之在天。相忘於太虛之表。在下之百姓。亦無有親譽之情。畏侮之意。風俗同然。不識不知。如遊魚之在水。相忘於河海。皆因上以無爲用于下。下亦以無爲歸之於上。家不殊俗。國不異政。大同淳古之風。咸樂熙皞之治。治天下之道。於此而盡矣。
此章經旨。深見古之聖君。能順上下之情。能致自然之化。惟以一信足於天下之義。

太上下知有之。

【註】太上。謂上古之聖君。下者。在下之百姓也。太古盛時。天下百姓。但知有在上之君。不知有親譽之情。非是下民輕慢于上也。蓋因以道化之。所以相忘于道化之中。天下一體。萬民一心。故經言太上。下知有之。蓋是此義。即如羲農以前。雖鳥獸同羣。彝倫未敍。人心淳樸。亦不自知其淳樸。風俗淳厚。亦不自知其淳厚。惟知順其則。而安于不識不知。觀此可知經意。

其次親之譽之。

【註】次後五帝之時。制禮樂。敍尊卑。造衣冠。分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構橋梁。以濟不通。造舟車。以行水陸。造書契。以代結繩。人心漸漸開明。世道漸漸趨文。渾朴難行。不得不以仁義教化於民。被其仁者故親之。懷其義者故譽之。與太古之風。大不相比矣。故曰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註】五帝之時。雖然漸漸開明。還是太古之風。君臣聖智。刑獄不立。天下之民。雖知有君。不知有所畏也。迨至三王。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兜暴者有之。橫惡者有之。不得不以刑罰禦兜暴。刑罰既立。未有不懼畏者。民既畏之。則侮慢之情。於此而又生矣。侮慢之情既生。刑政日煩。欺凌日盛。人心世道與五帝之時。又不可比矣。故曰其次畏之侮之。細想上古之民。太朴未散。所以無知無識。不知親譽也。中古之民。雖有親譽。仍是至誠所感之妙。至於下古太朴已喪。狡詐日生。以至不忠不孝。害仁害義。無所不爲。刑罰之立。不得不然也。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註】切思民之親譽畏侮。非民之過也。蓋因在上者。信不足於天下。民不能以信歸之。所以有親譽。乃畏侮。我之信既不足。民之信亦不足矣。上下不足。即是上下相欺。天下未有不亂者。試觀五霸之世。假仁義之虛名。以變詐爲能。以凌奪爲事。不能取信於天下。經言信不足。有不信。蓋是此義。

猶兮其貴言。

註 有天下國家者。欲求上古之風。欲得上古之朴。而徒以言教施於天下。民必不能化。天下不能治。故當貴其言。行不言之教。天下之民。無爲而自化。不期而自信。百姓自然不生觀譽。不生畏悔。故曰猶其貴言。蓋是此義。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註 功成者。成於無爲之德也。事遂者。遂於不言之教也。此無爲之德。若養之不深。積之不厚。其功不成。此不言之教。若守之不謹。貴之不慎。其事不遂。是以知非無爲。不能立。不言之教。不能守。無爲之德。此所以不言之自然處。便是無爲之實踐處。無爲之實踐處。便是不言之自然處。大化無爲。大言不言。我能自信。而民亦自信。我之信。未嘗不是民之信。民能自信。亦未嘗不是我能自信也。此皆不期然而自然。不期信而自信。人人無不自然。人人無不自信。是故有此自然感發之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正是百姓鼓舞踴躍。不自覺之言也。細詳上古之時。耕而食。鑿而飲。無往而不自得。所以至治之澤。民不能見。不言之教。民不能知。宜乎有此無知之樂。宜乎百姓以自然自稱之。宜乎百姓出我等自然之言也。觀此可知太上有傷今思古之意。此章雖言治世。即是修身。用於國。可以安民。體於身。可以養性。果能放下塵緣。向無爲無欲處。養我之心德。雖有七情。無所用其能。雖有六識。無所施其智。此便是我性分中盛世之時也。倘若不能歸根復命。不能抱朴還淳。情識不能忘。智巧不能去。此卽如民有觀譽之心一樣。不修五常百行。忘作非禮之事。不忠不信。專以弄巧爲能。此又如下古。民有畏悔之心一樣。學道之人。若能反此。便是無爲無修。便是不言之信。便是功成名遂。而底于自然者也。

四有章第十八

【註】恭聞大道之用。用之於無爲而治。用之於有爲。則不治也。無爲而治者。各循自然。行其當行。而不自知也。是爲至誠之實理。故己私不立。天理純然。上下相安於無事之中。朝野共樂於雍熙之化。不見其爲之之迹也。若使治出于有爲。必因時勢有變遷。人情不古處。豈得安于自然。上下無事乎。無爲而治。有爲而不治者。蓋謂此矣。

此章經旨。至誠無妄者。天之德也。大公無私者。天之道也。以無爲之事順之於天。以自然之理。齊之於物。聖人至治之德。未有出於此者。倘若不然。因時補救。大有作爲。雖或有斡旋之處。終非無爲之上治矣。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註】太古盛世。三皇在位。萬民一體。以道治天下。雖無仁義智慧忠孝之名。實然之德。人人自盡。有其實而無其名。其名不必立。天下之百姓。仁義同然。智慧同然。忠孝同然。人人各行其當然而已。此正是上下相忘於道化之中。日用而不自覺之妙處。次後爲君者。不能以道治天下。不修無爲之德化。所以大道隱矣。此非大道對於人。而隱之也。乃是人自去之耳。不得不立仁義之名而用之。仁義之名既彰。故曰大道廢。有仁義。仁義之名既立。倘若不以智慧而濟之。其仁不周。其義不大。所以三王之世。又以仁義治天下。不得不出以智慧。智慧既出。天下之民。拘於智慧。離淳喪樸。就偽失真。敗亡之機。國家之亂。自此而生矣。迨至春秋之亂。有五霸之危。聰明之士蜂舉。奇智之人並出。假仁假義。多行詭詐之謀。尚利尚名。皆爲自私之事。此皆是智慧所出之害也。故曰智慧出。有大偽。蓋是此義。

六親不和有孝慈。

註 六親者。父母伯叔兄弟。六親和。則孝而皆孝。慈而皆慈。雖有孝慈之人。不必於天下。故孝慈之名。惟六親不和。孝慈難盡。從此難盡之處盡之。其孝慈之事。不能掩穎。舜之六親必和。孝道易盡。大舜孝子之名。不必有矣。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別本將慈字作子字看者。其義亦可。

國家昏亂有忠臣。

註 盡其心而無私謂之忠。上下不明。謂之昏。國家失政。謂之亂。細想聖君在位。同樂承平。國易治而民易安。人人可爲忠。不顯其爲忠。又何用求有忠。惟國家昏亂之際。臣節難立。忠義難盡。果能從此難盡之時。捨身報國。力扶大義。鎮安社稷。雖不有心立名。忠臣之名。無不顯矣。譬如商紂無道。囚箕子。殺比干。所以忠臣之名。萬古不朽。假使紂王有道。君聖臣賢。箕子無囚。比干無死。忠義之名。亦不必有於今日。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章是明上古日本是無爲而爲。自然之治也。因氣數有興衰。故人心生大偽。愈趨愈下。時事使然。修道之人。若能不顯于用仁義。不顯于出智慧。盡其當然。行所無事。亦如孝不必立孝之名。忠不必立忠之名。何患道之不成。命之不立乎。

〔註〕恭聞修飾美觀者謂之文。歛華就實者謂之質。文與質本不可偏勝。上好文。下必文勝質。以虛文粉飾。誤天下之無知者。其害則大。文中所講。正是此義。此章經旨。是教誠天下後世。歛華就實。輕文重質之義。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註〕客通淵微曰。聖。知周萬物曰智。聖與智。任天下者必不可少矣。既不可少。豈可絕之棄之乎。設使聖智可絕。道亦不能行於天下。德亦不能被於古今。經中言絕聖棄智者。意欲天下後世。以聖智自修。不以聖智施之於民。不以聖智用之於國。在上者無爲。在下者無事。無爲而民自富。無事而國自安。細詳聖人在上。原爲行道於天下。非欲沽聖智之名也。所以夫子不以聖自居。堯之稽衆舍己。舜之與人爲善。禹之聞善則拜。皆是絕聖棄智之妙處。但聖人之心。常在寂然不動之中。故絕其聖智之用。不立聖智之名。不自知其聖。聖之名故久。不自有其智。智之用故大。所以聖人在位。上下無爲。上下無事。民無不足。國無不利者此也。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註〕愛養爲仁。斷制爲義。善事父母曰孝。利澤及物曰慈。仁與義。無一事不全該。無一物不適用。經言絕之棄之者何也。絕者。絕其私恩小惠之仁。棄者。棄其賞罰不正之義。譬如私恩用之於家。或偏愛其妻子。不顧父母者。或恩及外人。不顧妻子者。親疏倒置。家必不和。又如賞之不稱其善。不可謂仁。罰之不如其惡。不可謂義。若施於國。好惡必偏。情愛失宜。遠邇多猜。國必不治。是故聖君在上。絕仁之名。而不必顯六仁。棄義之名。而不必顯其義。天下百姓亦知全乎孝慈之實行。不必

顧其孝慈。孝者。不自知其孝。慈者不自知其慈。相忘於孝慈之中。終身而已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是此義。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註】以權變治民者曰巧。以貨財足民者曰利。權變之巧。非大巧也。大巧天下不可見。棄利者。百姓不可知。貨財之利。非大利也。大利可以利天下。可以利古今。經言絕巧易于生盜。不如絕之棄之。細想修行分上。加不得半個巧字。用不得半個利字。巧與利。雖然人人喜愛。實乃奪身之禍端。害性之毒種。盜賊不但穿窬劫掠。凡有不義。便是盜。凡有害理。便是賊。若果意中之巧利能去。心中之盜賊自然不生。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註】三者卽是上文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詳此三者。皆是文不足之事。文既不足。則質必有餘。淳古之風必興。樸素之俗必存。以此齊家治國平天下。自然民利百倍。父慈子孝。盜賊無有。此文不足之明驗。故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蓋是此義。

故令有所屬。

【註】有所教誡者謂之令。屬。託也。信任也。教誡之令言。乃是治世之樞紐。教民之準則。故屬託之。欲其信任履行而不疑也。故曰故令有所屬。

素見抱樸。少私寡欲。

【註】素樸二字。正是總結此章之意。見素者。非眼見之見。乃是心目內觀之見也。內觀者妙見無窮。虛靜光明。能見天地之原始。能知本來之面目。抱樸者上古尚質。不尚文。雖然文不足。其返樸還淳之意。時見于內存外用際。得性分中真誠之實理。少私寡欲者。如內而身心。外而事物。隨緣循理。歸於性命。克去己私。不生自有自利之意。遇境忘境。不着戀慕沉溺之情。斂華就實之意。全在于此。以此修之於身。身無不修。齊之於家。家無不齊。治之於國。國無不治。平之於天下。天下無不平。修道者。果能領會。即當少私而絕其巧。寡欲而棄其利。自然棄盜賊之爲。行孝慈之實。仁義可以內含。聖智可以不顯也。清靜真一。無欲無爲。又何性命之不可全。道德之不可致乎。

食母章第二十

【註】恭聞萬物無本則不生。萬水無源則不流。因萬物有本。所以生化無窮。自古至今。去高就下。與天地同運不息之機也。因萬水有源。所以不舍晝夜。自古至今。大道之母氣。雖然無聲無臭。不色不空。無形影之可指。無端倪之可見。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所以生萬物而不遺。養萬物而不匱。彌綸天地。貫徹古今。無往而非造化之巧者。未嘗無往而非母氣之妙也。以此觀之。天地萬物。舍此母氣而生者。未之有也。今日文中所講者。正是此義。修道之人。果能肖天地。而食母氣。不見不聞。自然性命一貫。無人無我。自然心德周全。上則可以識天時。下則可以達地理。

。中則可以盡人物。道既全于我。雖然。若遺若昏。似頑似鄙。斷非昭昭察察之人。所能及也。可知食母之旨要。是爲修行之急務也。此章經旨。深重食母二字。下文自見。

絕學無憂。

註一自古希聖希賢者。只盡此學之一字。豈可絕之乎哉。經言絕學無憂。乃是絕其見聞之泛。機智之妄。無益有損。或有近於聲色利欲等事。非謂絕而全不學哉。若使學而能悟性命精微之理。能明陰陽消長之道。以學而修之於身。可以去人欲之私。可以全天理之正。以學而推之於用。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致國運之隆平。一切真儒仙聖。皆從學而得之。若是無益之學。反不如絕之。或至流入異端邪辟之門。必然穿鑿妄見。迷失正途。以學求益。反增其害。此皆學之大憂也。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於阿。相去幾何。善之於惡。相去何若。

註一唯者。彼呼此應。敬謹順承之聲也。阿者。忿然逆應之聲也。細想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同應於人。聽其音。而音之相去。亦不過少異幾何而已。故曰唯之於阿。相去幾何。雖然相去不遠。唯者是取善之本。阿者致惡之根。善之根在于唯。惡之根在於阿。應之於唯。必得其善。應之於阿。必得其惡。善惡相去。比之於唯阿其關係又大矣。故曰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世人果肯于應答之間。清濁輕重之處。稍抑其逆。反之於幾何。其阿之應。悉化爲唯之應。致惡之根。可化爲取善之根也。所以善惡之關係。不可不慎。於唯阿幾何而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註 上聞所謂善之與惡。相去若何。此善惡兩端之間。天下之人。亦皆知畏。人既畏之。我若不畏。則是可畏者。亦不畏矣。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是以知幾何者。善惡之關要也。唯阿之應。未出於口。本無善無惡。所以無畏。既出於口。善惡之端已著。倘若不畏。則禍辱之事。是非之害。不能止矣。

荒兮其未央哉。

註 荒是指世人不修心德。如田之荒。央卽是無所歸止之義。上句所謂唯阿相應之聲。幾何善惡之辨。唯是取善之本。阿是致惡之根。若不力行此取善之本。若不斬斷此致惡之根。則私意橫生。人欲滋盛。剛強暴惡。無所不爲。從此而日荒日遠。從此而流蕩身心。終無止歸之所。終不能復還天理之正。終不能去其人欲之私矣。觀此荒兮未央一句。深知太上救世之心切矣。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註 此三句言上文荒兮未央者。皆是貪世味。樂世情。不知於此幾何之微機而然也。所以熙熙然。其鼓舞交爭之心。如饗太牢。如登春臺一樣。心目曠然。極覽無際。貪無已。故以饗太牢春登臺喻之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註 沽者。甘於淡泊。未兆者。念頭未起。嬰兒。赤子也。未孩。即是未至稍長之時。無有定體。如不有止歸之所也。此三句言世間衆人。貪之於未兆。我獨止之於未兆。貪之於未兆者。乃是衆人以世味交爭故也。止之於未兆。即是太上以道味自足故也。道味之美。無往而不見其足。世味交爭。隨遇而形其戚戚。切思止世味於未兆之先。其無欲無爲之妙。如嬰兒之未孩一般。不知不識。無思無慮。惟食母乳。不知世味。太上以道味自足。不入世味之中。與嬰兒之義同然。故曰如嬰兒之未孩。所以乘乘兮。未兆之先。似爲不爲。不爲若爲。心德之妙。不着于迹。不泥于形。無有定體。若無止歸之狀也。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人果從念頭未萌處。思其道味。此便是沽兮。未兆之義。無欲無爲。無念無慮。便是如嬰兒未孩。言語不有邊傍。作事不留痕迹。便是乘乘兮。若無所歸。則唯阿之機。無不了當。而幾何之妙。無不分明。不但世人不知。雖鬼神亦不測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註 衆人之心。常懷不足。終日營營于功名富貴。逐逐于榮華得失。即已無不遂意。而貪之不已。惟求有餘。我獨若遺。遺者遺棄其求餘之心。守其知足之念也。功名不能亂其志。利祿不能惑其心。惟知道之可求。道外更無所求也。空空洞洞。常清常靜。真如自在。故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註 人欲有餘而我獨若遺。我之心可謂一無智巧。而類乎愚矣。然我去其有餘之心。守其知足之念。惟願全其固有之性。不入機智之中。不因遇世味而有變于中。求

遺味而或怠于後。一意前往。斯無間斷。乃是純純之妙義。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

註 昭昭者。聰明外露。謀慮多端之謂也。若昏者。收斂視聽。有若不明之貌也。察察者。私智泛用。窺探細微之謂也。悶悶者。見德忘物。純一不雜之貌也。上句以純純兮。愚人之心言之者。因見世間一切俗人。常以功名富貴之心。妄生忿懥私欲之見。或許較人我之長短。或辨論是非之小大。用心于幻妄之境。馳神于名利之場。所以俗人昭昭。太上若昏。俗人察察。太上悶悶。此非太上有心與人不同也。但因人心乖變。不得不以此言警之。

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註 世俗之人。以昭昭察察之私智。妄動妄爲。其流蕩不止之情。忽如海水。漂流無涯。愈趨愈下。無有底止。故曰忽如海。漂若無所止。切思人在塵世。妻子牽連。名利鉤引。無暫時之休息。即如隨波逐浪。此岸不能離。彼岸不能到。只得在苦海中。任其流蕩而已。若能了悟。回頭便有所止。豈用遠求哉。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註 以者。爲也。頑者。愚頑也。鄙者。鄙陋也。上句言忽若海。漂若無所止者。蓋因世間一切衆人。皆以有所爲者爲之也。所以如海水漂流。止之不能。流之不已。捨真逐妄。無所不至。甚至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顛倒錯亂。皆是有以之所至。頑似鄙者。乃是無爲之道。復還固有之性。修無爲之身。

。以無爲之身。齊無爲之家。以無爲之家。治無爲之國。平無爲之天下。因事治事。隨物付物。渾然全無作爲之可觀。故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註 異者。不同也。道爲萬物之母。故言母。細想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豈有異於人哉。乃自謂我獨異於人者何也。人由道而生。物由道而成。道不異人。人自異之耳。我之異於人者。非我異也。亦是人自異之耳。人自異者。異其不食母氣故也。人能體之于道。君臣父子。日用細微。無往而非道。此便是食母。如嬰兒食母乳一般。得其乳。則性命可全。不得其乳。則性命難保。知此食母之道。百姓與我同然。萬物與我同體。我之所貴。人亦貴之。我之所食。人亦食之。天地人物。渾如一母之子。善惡同心。唯阿不二。昭昭者亦無所用。察察者亦無所施。雖異者亦未嘗不同矣。此章經旨。深重食母二字。悟之者。俯仰周旋。無往而不樂。無事而不通。奈何人日由于其中。自謂可放逸于外。卽不食母。而母亦可離乎。

太上道德經講義

從道章第二十一

註 悉聞有是道。便有是理。有是理。便有是氣。理氣具而造化生。造化生而萬物有動不妄動。但造化所生。有動靜之機。有陰陽之妙。二氣之交感有時。萬物之變化有序。時合其序。萬物之有。有之於此。太極之全體。全之於此也。是爲生死之關鍵。本始之總持。復命之源頭。造化之樞紐也。此中之密義。不屬有無。不落方所。天地之大本。萬象之大元。聖人全此實理。所以聖也。神仙全此實理。所以仙也。經言聞衆甫。正是此義。聞經之上士。果能知此造物之微機。果能得此造物之關鍵。天地之衆甫。未嘗不是我之衆甫也。

切思道包天地。細入無倫。孔德之德。亦如其然。又淵乎莫測。無所不容。無欲無爲。無物不納。與道融合而無間。是以知大道之全神者。孔德也。孔德之妙用者。大道也。如此體認。其旨得矣。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註 孔德。非世間有爲之德。容指孔德。如太虛之容物一般。不有邊際之可求。蓋以包括無窮。謂之容。惟者。獨也。從者。依從也。德不獨立。必從之於道而立。因從道而立故有孔德之稱也。此孔德在天地。爲天地之德。在聖人。爲聖人之德。天地之德。非道而不立。聖人之德。亦非道而不立。天地能容萬物。聖人能愛萬民。愛

民之德。即是容物之德。愛民容物。總是一德。人知天地之大。不知孔德之大。蓋因孔德無形。天地有象。能以有象者觀之。不能以無形者見之。若悟色空不二。有無本一。大地山河。如空中之團塊一般。自然真空妙有之孔德。不外我方寸之間。雖毫端之小。可容崑崙之山。可納四海之水。無形之形。小可容大。大不異小。此等密義。不但天地。聖人有之。人人有之。但因人私欲錮弊。其德不孔。所以容之者鮮矣。孔德之密。惟道是從。蓋是此義。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註此六句反復形容道之為物。似有非有。似無非無。有而不有。乃是無中之妙有。無而不無。乃是無中之妙無。不屬於有。不屬於無。故惟恍惟惚。恍惚之妙。隱顯于有無之中。似乎有象。以有象求之。則又罔象。似乎有物。以有物求之。則又無物。即是無方所。無定體。故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此物字。亦是不物而物。能物萬物之義。不可認爲實有之物也。如人心虛靈之妙。果是何物乎。虛靈之妙。能物天下一切物。故以有物言之。人能真得虛靈之妙。不令外物蒙蔽。不致內欲錮弊。以虛合虛。無中生有。無象而自然有象。無物而自然有物。此物非白非青。可以神會。難以言傳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註道之爲物。雖無一法一物。其無中之妙。則又杳冥冥兮。似遠非遠。遠而若近。似近非近。近而若遠。杳冥之中。有理有炁。卽有元精。寓于虛靈莫測。不可見其有。而實全其有。故曰杳冥冥。其中有精。此精生天生地。生人生生物。是爲天地人物之根本也。天地不有此精。天地不能悠久。人物不有此精。人物不能生成。益之不能益。損之不得損。無毀無滅。甚真之妙處也。故曰其精甚真。又不但常存不滅而已。又且不違其時。不失其序。確然而有信。譬如四時行。循環而不見其改易。百物生。往復而不見其變化。故曰其中有信。人能悟得此信。無處不有。無時不在。貫乎古今。通乎萬物。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無不是此信。此信之妙。在天地。名天地。在萬物。名萬物。雖不自居其名。無名之名。自開闢以來。無改無易。雖聖人復世。亦不能去其名。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此等真名。能閑天地萬物之衆甫。所以不去也。閑。是檢視。衆甫。是衆善衆美。大道本不檢視於衆甫。因無乎不在。若有檢視之義。本無徧歷之勞。因無物不生。無物不成。若有徧歷之義。天地萬物之衆善衆美無不閑。不去之真名。與不去之妙義。不從可識乎。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註衆甫之密義。卽是甚真之真精也。卽是甚真之真信也。出機入機之間。始則出機。化而爲物。終則入機。歸之於道。假使以道觀道。難知衆甫之理以物觀道。達乎本而窮其元。則衆甫之玄理。始可得而知其所以然也。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所以尊觀道者。必以物觀之。善觀物者。必以道觀之。離道而無以觀物。離物而無以觀道。觀物者。觀物之入機也。觀道者。觀道之出機也。人果能觀于杳冥恍惚。而悟衆甫之所以然。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孔德之容。皆可一以貫之矣。

抱一章第二十二

註恭聞大道之生。生之於一。曆數之始。始之於一。一爲萬事之本始。萬理之統宗也。以無極言之。即是無聲無臭。無形之一。以太極言之。即是含體含用。有本之一。若不得此一。造化不能枢紐。品彙無以生成也。所以天地萬物。紛紜交錯。有形有象者。莫不得其一。各具無極之理。各完太極之性也。是故聖人得之於心。天理渾全。而萬事俱備。達之於用。萬殊一貫。而達本窮源。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無不齊之於一。治之於一也。天文地理。人物古今。無不體之於一。用之於一也。經中所說。正是此義。聞經之上士。果能抱元守一。心涵太極之理。身全造化之一。洞貫該攝。純全不二。能修於己者。未有不能治于人者也。

此章經旨。重在抱一爲天下式。能抱一。所以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註人皆知不曲而求全。不枉而求直。不窪而求盈。不弊而求新。不少私而求得。不抱一而求多。此皆是以小害大。以末喪本。所見者近。不能見其遠。所以不曲而求全者。反害其全。不枉而求直者。反失其直。不窪而求盈者。反去其盈。不弊而求新者。反敗其新。不少私而求得者。反喪其得。不抱一而求多者。反失其多也。惟聖人則不然。聖人之以曲自養。不居功。不伐善。不好高。不自大。不以取聖於人爲心。不以自私於己立念。達之於人。家國天下。未有不保全者也。全之於己。身心性命。未有不保全者也。故曰曲則全。曲而能全。可知聖人之曲。其道大矣。夷險禍辱之來。是非順受。不辨不爭。此便是枉之之義。人皆知以不枉而求直。不枉而求直者。強

爲之直也。強爲之直。其勢必至於枉。所以聖人順其枉而不逆。枉之日久。枉者未必常枉。理之直者。不求而自得。故曰枉則直。枉而能直。枉之道亦大矣。溝渠深下謂之窪。卽是以窪下自處之義。聖人以謙退自處。不敢爲天下先者。卽如地之窪下一般。雖不有心求於盈滿。天下歸仁。窪之者。未嘗不盈也。故曰窪則盈。窪而能盈。用之於地下。用之於國家。無往而不妙。卽是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義。敬者。如敝敗之舊物一般。聖人修于內。而不修于外。若有敝不新成之貌。却不知守敝者常新。眩露者必舊。人皆知以不敝而求新。不知反失於舊。是知道德貴乎隱藏。隱藏者。如養之於敝也。不養于敝。則不能新矣。故自敝則新。聖人隱敝而不露者。正欲得其抱元守一。少私寡欲。不使七情交妄。存心養性。不致五性失和。抱一之道既得。一貫之貫理時行。故曰少則得。所以欲修大道。先去情欲。不能少私。不能寡欲。不得一之理。不得抱一之道。必然多見多聞。多學多惑。心理不能融貫。內外不能致一。失於一者。未始不惑。故曰多則惑。聖人捨其多而守其一。其理不惑。其事不亂。觀萬物之理。卽一物之理。觀萬人之事。卽一人之事。能盡于一。又何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註此句是總結上文之義。言上文六句。皆是抱一之道。聖人約之于理。歸之于道。惟以抱一。爲治天下之法式也。切思一者理也。雖天下萬事萬物。各具一理。未嘗不同出一源。以一理推之。物物無不貫。事事無不通。譬如仁主于愛。亦只是愛此一理。義主于別。亦只是別此一理。禮主于敬。亦只是敬此一理。智主于知。亦只是知此一理。信主于實。亦只是實此一理。此理在人心。本無不足。因自己不能盡其當然。所以私意橫生。曲者不能全。枉者不能直。窪者不能盈。敝者不能新。少私而能

得者少矣。多學而不惑者亦少矣。此皆是不能得抱一之道而然也。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所抱者雖一。所應者無窮。是以天下之人。不教而自一。天下之物。不齊而自一矣。故曰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註】天下之人。有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心。故不能得抱一之道。切思自見者。能見于己。不能見于人。所見者不遠。所明者不做。聖人不自見者。因物而見物。因事而見事。故能窮其義理之精微。究其興亡之徵應。上能察于天文。下能察于地理。中能參于人物。古今之變。秩然而明。幽顯之機。洞然而見。此是聖人不自見之妙處。是謂真見。其見故明。文中言不自見故明。卽是此義。自是其是者。是之名雖出於己。而是之理未必服于人。其是故不彰也。彰者。彰顯之義。所以聖人不自是者。因物之是而是之。因事之是而是之。因理之是而是之。因道之是而是之。其是之所以然者。合于道。合于德。合于理。合于性。合于天。合于人。雖鬼神不能移。雖聖人不能改也。故曰不自是故彰。天下之人。皆知以自伐。徇有名譽。以自伐。衒一己之才能。不知伐功求譽。其功必不能有矣。其人必不肯譽之矣。所以聖人不伐而功自有。不衒而功自著。雖欲掩之而不可得也。何待伐之乎。聖人不自伐其功者。乃是歸功于天下也。是以天下未有不歸功於聖人者也。故曰不自伐故有功。天下之人。皆知自矜其長。或儼然而自尊。或傲然而自足。倘有長于我者。則我之長又短矣。矜之亦何益哉。聖人不徇長短之迹。不生計較之心。雖不有心于長。天下莫不以長歸之。是故

聰明智慧。人不可及。耳目心思。人不可到。不長而自長。長之實未嘗不著於天下。長之功未嘗不在於天下。故曰不自矜故長。細看上文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總是不爭之妙義。聖人與天地爲一體。與萬物爲一身。曲成而不遺。愛育而不棄。何爭之有乎。所以天下之人。與聖人合其德。與聖人合其心。聞風者誠服。沐德者心悅。烏得有爭者。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者。蓋以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皆得其理。故不爭也。得其理。則聖人抱一而式天下之道。於此可見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註此三句。是總結一章經旨之意。首句曲則全三字。本是上古古聖之語。天下之人果能得此曲全之理。天下國家。不求全而自全。君臣父子。不求全而自全。此便是抱一之旨。有此曲。便有此全。天下之人。亦有曲而不全者。究是未得至誠之理。果能以至誠而用曲。天下之理無不以至誠而全歸者。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人果能曲己以從人。受其枉而不辯。陷於窪而不辭。少私不惑。自敝不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深得曲中之妙。又焉有不抱一爲天下式哉。

同道章第二十三

註恭聞道生天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生萬物。天地又爲萬物之本也。人在天地之間。身配天地。性參太極。與萬物同乎一德。同乎一道也。是故聖人以大同之道。盡於己。而盡於人。以太同之德應乎人。而順乎天。無親疎。無遠近。其道也。流行無間。而貫乎古今。其德也。不過不遺。而充周莫測。萬民同乎一道。天下無二道。

萬民同乎一德。天下無二德。此爲希言自然之妙。足信樂得之民也。此章經旨。重在希言自然一句。古之聖人。以希言自然之道。同足同信於天下。所以天下之民。莫不樂得而得之。樂失而失之。此皆是在上之聖人。信足於天下。故有此等自然樂得而歸之之旨意。

希言自然。

註天地不言。天地之道立矣。聖人不言。聖人之道行矣。此皆是自然之妙也。希言者世間罕聞之言也。不執於有言。不執於無言。不有不無之間。因時順理。隨宜得妙。所以謂之自然也。自然者。不牽強。不造作。不煩不悖。妙義無窮。故曰希言自然。吾見之今之人。或好辨而自是。或多言以數窮。或言辭恃戾。而詭惑多端。或辨白爲黑。而抑是爲非。言行不能相顧。事理不能脗合。至於敗國亡家。傾身喪命者。皆因言之不自然故也。可不慎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註飄風者。飄蕩暴怒之風也。驟雨者。傾霍促急之雨也。天地之氣。陰陽相得者。則爲自然之風雨。陰陽不相得者。則爲飄風驟雨。但不是自然之道。其勢必不能久。不過一時之作。以洩天地暴怒之氣。機回氣敗。未有不倏然而止之者。故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人之言語失和。以致暴怒大作。卽如飄風暴雨之暴戾。修行人切當以此爲戒。若不知戒。或因事有干。無明頓發。認妄遺真。無所不至。豈可不戒乎。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註 天地之道。本是自然。寒燠不愆。四時順序。山河寧靜。萬物生育。二氣氤氳。化而爲雨。一氣流行。化而爲雨。飄雨驟雨者。雖是天地之爲。發泄太甚。非自然之道。然聚散不常。氣回力盡之時。未有不反于晴明者。天地尚且不能長久。人事之不自然者。豈能長久乎。故曰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何況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註 道德失。天地之盈虛消長也。同道同德同失。因治亂興廢。導之以自然也。古之聖人。順乎天而應乎時。時有否泰。事有損益。皆不能違於道。故曰從事於道。有道之時。同之於道。有德之時。同之於德。失道失德之時。亦同之於失。此便是不違於道之旨義。譬如三皇之世。君臣父子。無不有道。此是天之時。所使而然也。人之事亦應之於此。所以聖人順其時以化民。民亦不異其道。正是以道從於天下。天下未有不從於道者。故曰道者同於道。又如五帝之時。君臣父子無不有德。此亦是天之時。所使而然。人之事亦應於此。此時聖人亦順其時。以德教於民。民亦不異其德。正是以德歸於天下。天下未有不歸於德者。故曰德者同於德。迨至后世。氣運日衰。君臣父子。無不失道失德。此亦是天之時。所使而然也。人之事亦應之於此。此時聖人亦順其時。不得不以法制刑賞治於民。以法制刑賞治於民者。亦是與民同。而不異其所失之故也。故曰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註聖人因時之渾朴。而與民同于渾朴。亟裳而自見其時雍。天下熙熙然。日安于不識。不知。與聖人共化于道。故曰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聖人因時之篤厚。而與民同于篤厚。無爲而自見其於變。天下皞皞然。日處於耕食鑿飲。與聖人共洽于德。故曰同德者。德亦樂得之。聖人因時之衰。世之降。渾朴者變而爲智巧。篤厚者變而爲偷薄。設教以化其偏。立法以匡其過。民心雖已失。日卽于禮樂之陶成。日觀于文物之感格。本然之善性。亦必昭然而來復。上感下應。失不終失。故曰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註信不足。指在上者。有不信。指在下者。在上者若能以自信。而信之於天下。天下之民。無不信矣。倘不以同道同德同失。與民共處于無欺。其上不能順至誠無妄之理。而或以智巧之爲。施之於下。下亦必以智巧應于上。民之不信。皆緣于上之所感。上下相欺。又焉得從事於道。而有希言自然之妙也。所以信不足。有不信。太上深以此言誠之。

不處章第二十四

註恭聞無私無欲者。聖人之心也。有機有智者。常人之心也。聖人性涵太極至誠之理。心合天地自然之用。養深積厚。休休焉。如青雲出岫。而意念無爲。樂天知命。湛湛兮。似明月臨潭。而身心自在。是故虛心應物。不肯先己以後人。體道用柔。定是去高而就下。與物無爭。物亦莫能與之爭也。若是常人。理欲之機未明。利名

之見未泯。惟知損人而益己。斷不曲己以全人。此等有機有智之用心。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情。隨所接而無不露矣。此章經意。言足立步行。貴乎平實從容。不立不行。皆是自取危殆者也。人之逆理而行。非義而立。未有不如此者。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註脚根不着地。高舉其足而望之。謂之跂。開足大步而行者。謂之跨。此是取喻大道。本是自然。一毫不容造作之義。少有造作。便是不自然。如跂者之難立。跨者之難行。吾見世人。或妄信於異端之爲。或泥執於詭謬之見。認假爲真。指邪爲正。不悟大道之自然真實。頭頭錯亂。此即是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病。故經中以此。曉天下後世之人也。

自見者不明。

註自見者。見於私而不見公。謂之自見。能見物我利欲之私。不能見天理純全之妙。或任智取能。或生心作意。見其始。不能見其終。見其末。不能見其本。見之不真。物欲易蔽。欲求明者。未之有也。惟無私無我。無欲無爲。如日月之明。大則普照無方。小則容光必照。自見之見。豈可與此並論哉。

自是者不彰。

註有自然之自是。有有我之自是。自然之自是。未嘗有彼此。未嘗有分別。古今不易。獨立而不改者也。如此自是。天地人物。不言而理自著。鬼神幽顯不校而義

自明。經中之自是。乃是有我之自是也。我見不忘。人我兩立。我以己之是。取勝於人。人亦必以人之是。取勝於我。我之是既不信於人。終是私慧小智。不可公諸天下。後世。豈非不彰乎。聖賢因物之是而是之。譬如五行順布。四時順序。此便是天地之是處。可生則生。可成則成。此便是萬物之是處。因天地萬物之是。與天下後世共明其是。故無往而不是。無往而不彰矣。

自伐者無功。

註世間又有以一己之功。取勝於他人之功者。必然銜著自稱。不知銜著自稱。反至求名而喪實。凡自伐者。未有不自敗其功。果有舒卷風雲。吞吐珠玉之才。果有安邦定國。致君澤民之寶。豈待伐而功始著。是故太上以自伐者無功誡之。所以聖賢立功於萬世。而恆淡然不自居。天下後世。未嘗不以功歸之。聖賢之不伐。正是全其功。自伐者。又安得有功乎。

自矜者不長。

註世間又有以自己之長處。文飾而求勝於人。此是自矜其長。惟恐人之不見其長。雖一善一能。常懷過人之心。微知微識。便生做物之想。所以銜露之情。時時自用。而無而爲有。虛而爲盈之狀。亦時時難掩。故曰自矜者不長。古聖賢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養深積厚。惟求長於天理。不求長於人譽。長之玄微處。人人不能識。長之名譽處。人亦不能去。以上四句。皆是取喻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義。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註上文所謂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因世人性之迷。心之妄。情之偏。理之曲。故有四者之病也。不但如立之不久。行之不常。背真趨妄之情。卽如餘食贅行一般。餘食者。如人之飲食。惟求一飽。既飽而強食者。雖至美之味。食之未有不厭者矣。贅行者。人之形體。四肢完具。則已。如頸生瘤瘤。手腳岐指。雖不害其性命。人心未有不憎惡者也。餘食贅行之病。不但己之所惡。物亦惡之。所以有道之人。抱道養德。盡己盡人。不求自見。不欲自是。不爲自伐。不好自矜。如中天之日。人不能掩之。如天地之公。人不能非之。性分之中。如澄水明鏡。無所取捨。無所留礙。餘食贅行之事。自不處矣。此章經義。因世好高好大。自是自滿。每每操私智。以求勝人。恐民風日亂。世道日邪。是以匡世教民。歷歷取喻。立天下後世之誠言也。

混成章第二十五

註恭聞大道之實際。祖萬物而不祖。宗萬物而不宗。五太之先。不古不今。三才之後。非先非後。其實際之妙。若言無。却又無而不無。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有自然之機。實未嘗無也。若言有。又未嘗見其有。空空洞洞。不有朕兆之可觀。渾渾淪淪。未見象狀之可指。輔萬物之自然。其自然之隱妙。可以神會。實不可以言傳也。立天地之大本。其大本之實理。可知其有。不可見其有也。是故乾坤內外。大主宰。大體用。造物化物者道也。大千法界。大圓滿。大本根。無無無餘者道也。人能以我身中不無不有之真機。冥合大道不無不有之實理。則無中自然得不空之空。有中自然見不色之色。到此天地。空色兩忘。我與大道無間矣。

經言總是先天後天。無所往而非自然之旨。

八四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註此章是發無極太極之奧。示大道自然之妙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物者。無極太極。極至之理也。雖以物字假名。實非有塊然之物。就其無中之理。不得不以物字言之。此物先物卽道。在物卽理。在心卽性。分而言之。紛紛纭纭無不是此物也。合而言之。萬法歸一。無不是此物也。是故混合有無之機。渾同色空之妙。體存於無極之中。應變於五太之始。混成之妙。生於先天先地之先也。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極與太極。亦無兩物。無極卽是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假使有無極而無太極。則物之實理。淪於空寂。天地人物。亦不能有化生之妙。假使有太極而無無極。則陰陽之象。然陰陽有象。而太極實非有象也。無極雖是空寂之理。理有空寂。而無極實非空寂也。是以知無極。卽是太極妙無之理也。太極卽是無極妙有之理也。生生化化。混成一體。先有此物。然後纔有五太。五太者。有理未有形。謂之太易。有形未有形。謂之太初。有形未有質。謂之太始。有質未有體。謂之太素。理先形質體用完具。謂之太極。積焉鴻濛。溟涬莫測。其浩瀚。其體穹窿。其運如車轂。其速如弩矢。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大道遁天而左旋。日月遁天而右轉。一晝一夜。日之行過一度。月之行不及三度。以十九分度之。共行七個月。謂之一週天。此是太極圖中陰陽運行之妙也。是故有太極。然後纔有天地。有天地。然後纔有萬物。所此物生於天地之先。是謂天地之根本。萬物之樞紐也。修行者。果能從自性中。究竟五行不到之妙。父母未生之理。則混成之物。造化之微。自可得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註】靜而無聲謂之寂。遠而無象者。不見其始。不知其終之謂也。不見其始。不知其終者。廣大悉備之妙也。無音聲可求。無影響可得者。湛然清靜之妙也。是故此物之妙。不可言有。不可言無。有而不有。非色相不見之有。無而不無。非斷滅頑空之無。至微至妙。故曰寂兮寥兮。又且劫運不能推遷。陰陽不能變換。真常悠久。獨立於天地之先。不壞不滅。常存於天地之後。所以天地改易而此物不有改易也。故曰獨立不改。此物雖然不是陰陽。未嘗不流行於陰陽之內。雖然無有動靜。未嘗不妙於動靜之中。無處不有。無物不在。資生萬物而不遺。運化衆形而不匱。是故五行異其質。四時異其氣。天地異其用。萬物異其形。莫非此物之妙也。故曰周行而不殆。殆者。怠也。言此物成於陽。而無不陽。成於陰。而無不陰。貫通圓滿。往來屈伸。皆有自然混成之妙。未嘗有所息也。天地間有無虛實。青黃碧綠。動植飛潛。一切萬物。未嘗不由此物而生。未嘗不由此物而立。萬物不得此物之妙。生生不能無窮。化化不能無已。所以造物化者此也。故曰可以為天下母。即如本經謂有名萬物之母。即是此義。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

逝曰遠。遠曰返。

【註】混成之物。視之不可見。聽之不能聞。搏之不可得。雖上文言獨立。而不改其獨立之妙。則又未始見其獨立也。言周行而不殆。其周行之妙。則又未始見其周

行也。以大言之。天下莫能載。以小言之。天下莫能破。遠而莫測其遠。近而莫測其近。有而莫測其有。無而莫測其無。內外一貫。難窺混成之機。上下圓通。難察感應之間。循環無端之妙。強字之曰道。道雖是强名之名。亦不能盡其道之妙也。所以又强名之曰大。大之名亦不能盡其妙。則又强名之曰逝。逝之名又不能盡其妙。則又强名之曰遠。遠之名又不能盡其妙。則又强名之曰返。强名而至於無窮無盡之極處。終亦不能盡其妙。總不如返而求其本始之根元。道之妙。自可得。物之理。自可明。不知其名者。道本無名。非不知也。雖然强名曰大。以大求之。廣而無邊。包羅法界。不有方所。大之實際。又不可得而强名矣。雖然强名曰逝。以逝求之。蕩蕩乎無所歸。繩繩乎無所止。逝之實體。又不可得而强名矣。雖然强名曰遠。以遠求之。遠而無窮。莫知其終。遠之實際。又不可得而强名矣。大而逝。逝而遠。遠而返。求其本始根源。統有宗。會有元。道之名雖不可得。而道之實可得也。人當於此處。深切融會。則體用一元。內外一貫。混成之造化。未常不在我性分之中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註 道既爲萬物之根。故言道大。又言天大。地大。王亦大者何也。詳究天地聖王。雖然都在大道之中。不能出大道之外。然天之高遠。亦不爲小矣。地之博厚。亦不爲小矣。聖王之繼天立極。亦不爲小矣。高遠者。未嘗不是道。博厚者。未嘗不是道。繼天立極者。亦未嘗不是道。續者。續也。續續天地大道。以治天下。立極是立人。

倫至理之極。以教天下。所以聖王盡天之道盡地之道。盡人之道。便是與道爲一。天
地王。同一其道。王豈不大乎。故曰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註 地之德安靜。種之則生五穀。掘之則得甘泉。勞之而不怨。有功而不恃。乘載萬物。養育群生。是皆安靜之妙。人能體此安靜之德。心無妄念。身不妄動。意不妄思。事不妄爲。得真靜之本體。所以聖王修無爲無欲之道。民無不化。國無不治。正事效法地道安靜之妙處也。故曰人法地。地之德輕清。穹窿而高明。湛寂而虛妙。所以三光常曜。四時順序。地法天德。玄黃相抱。陰陽交泰。凡所以成萬物之形。實萬物質。皆是順成乎天之變化。克全乎天之生育而已。故曰地法天。道者無形無名。無聲無臭。至虛至妙。天地人物。都是道生。都是道成。所以天法道。天若不法道。陰陽亦不能升降。造化亦不能感應。所以流行於三才。變化於閭閻。立萬物之性。復萬物之命。終萬物。而始萬物者。皆是天法道之妙處也。故曰天法道。自然者。無假運用。無假作爲。無一法可增。無一法可減。道生男女。男女有人倫自然之妙。道生萬物。萬物有羣分自然之妙。道生五行。五行有曲直從革自然之妙。月有自然之明。日有自然之照。故曰道法自然。此章發明大道自然之旨。人果能忘聲色。齊空有。離名離相。去泰去奢。一性圓明。萬緣放下。未有不得自然之妙。與道合真。道即在我。性分中矣。

輜重章第二十六

註 恭聞上古之聖賢。重以自持而道高天下。靜以自養而德貫古今。心涵太極之實理。身備陰陽之和氣。蘊之爲德行。用之爲事業。自本而支。自源而流。鼓動之機。

。如和風時雨。感化之妙。似瑞日祥雲。天下欽其德而無欺。萬世被其化而不惑。此以重以靜之明驗也。修道之人。果能以道德自重自靜。不失之於輕。不失之于躁。則身無不修。事無不治矣。

此章經旨。顯示在上者。當以重靜自持。不可以輕躁自失之義。

重為輕根。

【註】不輕舉。不妄動。謂之重。輕舉妄動者。謂之輕。古之善治天下者。法不輕舉。事不妄動。輕舉者。其法必廢。妄動者。其事必凶。所以厚重自持。使天下不敢輕舉。不敢妄動。捨輕而就重。其輕者。自然歸之於重。故曰重為輕根。

靜為躁君。

【註】守無爲。順自然者。謂之靜。不守無爲。不順自然。事好變動者。謂之躁。善治天下者。無欲無爲。順其自然之道。若或一有所爲。其事必敗。故無爲以待其時。鎮靜以乘其機。使天下躁者。若有所凜畏而不敢妄動。故曰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輶重。

【註】此又是設喻之言。君子是才德出衆之人也。君子以一身而推行於天下。動靜語默之間。皆有天理流行之妙。君臣父子。以綱常倫理任其重。應事接物。以道德仁義全其重。無一言不從主靜之心發將出來。無一事不奉靜一之君行將出去。終日如此。終日不怠。此便是終日行。不離輶重之義。軍行以庫車載物者。爲眷軍不離輶重。

商旅以貨車乘物者。爲興利不離輜重。君子立體達用。亦謂輜重者。乃是保身之車也。故曰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註此二句。亦是治天下者。當以無爲鎮靜之義。榮觀者。卽是紛華物欲。聲色貨利等事。人皆交爭於世味。而隨波逐浪。君子獨燕然居處。超然清淨。虛明純一。隨時順理。不爲物欲所遷。不致性情妄動。譬如清風明月。無時不閑泰。燕處超然。卽是此義。修道之人。果能處富貴。不以富貴介其意。處貧賤。不以貧賤累其心。豈不是超然之君子也乎。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註奈何。是嘆辭。萬乘之主。卽知重爲輕之根。靜爲躁之君。卽當持之以重。守之以靜。奈何道之至重者反輕之。德之至靜者反躁之。此皆是以身自輕於天下。以身自輕於天下。未有不自取其害者也。細想人之生也。天理渾全。三寶在身。貴亦難勝。宜非身中萬乘之國乎。若不尊其氣。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敗壞。非以身自輕於天下乎。修行者思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註四體百骸。皆身之臣屬也。臣有輔君之責。豈可失乎。或因嗜欲不節。顛險不顧。是自輕也。自輕必至失臣。譬如國君不以厚重自持者。卽不能以禮使臣。而併

百工以離心離德。故經言輕則失臣。大體中立。一身之君也。君有主宰之權。豈可失乎。或驟然有爲。急遽忙迫。不知循序有漸。是自躁也。自躁必至失君。譬如國君不以鎮靜自守者。卽不能建中立極。而顯堂廟以可儀可象。故經言躁則失君。細看修行亦與此義相同。心君泰定。本不可搖動。若或神馳于外。我身中之主人公。必定離位。我身中之誠神。必定作亂。我身中之百官職事。個個皆有欺我心君之意。致使我身中之國亂民危。我身中之天下。未有不失者也。輕躁者。安可不可以重以靜乎。

襲明章第二十七

註 悉聞大方無方。大同無用。大方無方者。不有去來。不有遠近。不局於小大。不囿於境域。大用無用者。遇事致宣。因物處物。不顯其妙。不見其迹。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道。以一心而備萬物之理。不待操存運用。而開者無所不開。閉者無所不閉。未嘗計較謀爲。而結者無所不結。解者無所不解也。此等妙處。推于人而人無不宜。施于物而物無不善。存之治己。卽以治人。用之善人。卽以善己。故明與明可相襲于無窮。人果能領悟。不溺於人欲之私。亦知大用之無用。堪與大方者。同其大方也。此章經旨。指出襲明五善。是救人救物之妙義也。

善行無轍跡。

註 天下之車行有轍。人行有跡。是已過而不化者。如人行事。用意作爲。不能因物付物。亦是過而不化。非善行也。豈能救人救物乎。惟聖人之行。非車轍足迹之可比。與萬物渾化而相忘。不界藩籬。不分人我。事當行則行。時可行則行。所以行之於家園。而家園不見其行。行之於天下。而天下不知其行。山海不能限。鬼神不能

測。不見其始，不知其終。經言善行無報迹。即是此義。

善言無瑕謫。

註 言之及時。言之有本。皆善言也。瑕者。瑕疵也。謫者。過謫也。如無稽之說。非理不說。言不輕發。言必恰當。可立天下之明法。可為國家之精機。語簡而物曉。辭約而理盡。雖言滿天下。而無怨無惡。豈非善言乎。經言善言無瑕謫。蓋是此義。

善計不用籌策。

註 策者。籌算也。策者。簡策也。非籌算不能知其數之廣。非簡策不能計其數之多。聖人不然。聖人之道。一貫之道也。聖人之心。無爲之心也。以一貫之道。測之於天下。則萬物之數不計而自知。以無爲之心。用於天下。則萬事之理。不較而自得。所以聖人之大機大用。有自然之理。有無爲之妙。雖是不可窮之數。不能逆之事。亦坐昭無遺。始終畢見。何須籌策。故曰善計不用籌策。柰何世人。過用精神。各出智慮。雖錙銖斤兩。欲盡無遺。卒不能見其始終本末。較之善計者何益乎。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註 天地之間。惟衆妙之門。閉之而人不可知。開之而人不可見。是故造化之出入在於此。動靜之間。開在於此。其閉也。閉不以門。其開也。開不以戶。非至聖神人。不能出入此衆妙之門。關鍵者。桓門之木也。橫曰關。豎曰鍵。人皆知關鍵可以閉門。不知善閉者。雖無關鍵。知進退消長之道。達利害成敗之機。其中密窓。雖鬼神莫

可測也。聞之以道。不聞之以門。所以無隙無間。無內無外。求其門戶。尚且不得。更從何處下手開之乎。故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修行人果能心不動搖。意不散亂。守真固本。養性忘機。主人公無刻不自在。七情鬼終日罔擾亂。六欲魔每時生覬覦。終不能窺其隙。而開我之門。又何須關鍵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註】天下之人。空愁妄想。勞役身心。譬如以繩結物一般。枉費精神。終歸幻化。此非善結者也。善結者。雖無繩約之用。聖而不可知。神而不可測。能結天地之精神。能結理數之造化。能結王道之紀綱。能結聖賢之事業。結天地之精神者。可以修身。可以立命。結理數之造化者。可知吉凶。可知變化。結王道之紀綱者。可明興廢。可辨存亡。結聖賢之事業者。可治家國。可平天下。所以無形之繩約。天地不能改。鬼神不能移。紀綱不能亂。事業不能違。此皆是聖人善結之妙處也。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奈何世人。晝結於想。夜結於夢。是非名利之端。深鎖於心頭。恩讐好惡之念。牢拴於肺腑。前結未解。後結又續。終日竟夜。身心無一時不結。寢食夢寐。自謂無一人可解。至於敗露之日。弄巧成拙。不可解者。亦解矣。學道之人。可不知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註】上文所謂五善之妙。名雖有五。卽聖人常善之一道也。此常善在人。爲固有之德。在物爲當然之理。聖人以常善救人救物者。無非以固有之德。救之於人。以當

然之理。救之於物也。立三綱五常。明天秩天敍。使人人知人欲宜去。天理宜復。不致自底不類。此便是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妙也。燮理陰陽。調和氣數。回天地之災害不生。保寒燠之愆期不作。使萬物各遂其性。各安其生。不致蟲蝗夭折。此便是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之妙也。聖人又不但善能救人物。又且襲明於天下後世。有無窮之善救者也。聖人不棄於人。不棄於物。在能施五善。使人人相繼。物物相承。先聖之善教。後聖亦必善教。先聖之襲明。後聖亦必襲明。以明襲明。以善救善。輔翼於萬世。咸若於萬世。此便是襲明之義也。襲者接續不斷之義。細想聖人之心。與天下後世。渾然是止於至善之地。但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世間有爲之善。焉能襲明如此乎。故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註】 善人者。備茲五善之人也。善于己者。未有不推善于人者也。不善之人。視善人之所善而則效之。則不善者。皆可化于善。故言善人。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註】 不善人。必是不能備五善。而所行不正不中者。善人視不善者。愈加警惕。愈加謹勉。惟恐或底于不善。則鑒戒之小心。即爲資助之有益。故曰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註人能貴其師。愛其資。乃爲襲明之要妙。倘不能全五善。而所行不足爲人法則。爲人表帥。是謂不貴其師。不善之行。正可以證我之行。對境知惕。即是資我。若或以爲無足鑒戒。安知我之行。不有類于彼者。是自棄其資也。此真無智之人也。卽令有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安得謂之智乎。安得不謂之大迷乎。若是襲明于己。而且可以明于人。明與明相襲。悟之者深識其妙。妙爲無窮之妙。妙爲至善之妙。是謂要妙。此章經旨。蓋謂凡有作有爲者。皆不可謂善。故上言五善。皆是無爲。救人救物。爲師爲資。無往而不護其善者。人人可見矣。

常德章第二十八

註恭聞無中之有者。大道之體也。有中之無者。大道之用也。以體言之。雖云無中之有。實未嘗有也。有中之無。又實未嘗無也。其體也。其用也。本無方所之可求。本無始終之可見。雖不可求。大道之實理未嘗不可求也。雖不可見。造化之顯迹。未嘗不可見也。是故聖人窮其理。以盡其道。就其有。以探其無。大道之體用。自然現前。大道之有無。自然顯著矣。經中爲天下谿。爲天下式。爲天下谷。正是就有求無之深義。窮理盡道之密旨也。聞經之上士。果能頓悟萬派同流之隱妙。果能認得萬法歸一之準則。果能了達空谷虛靈之大義。則常德自然。適足。常德自然不忒。常德自然不離矣。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示人。修己治人之道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

【註】

雌雄二字，不可執於一端。天下萬物，皆有雌雄之理。天下萬事，皆有雌雄之道。雌者，陰也。雄者，陽也。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能知其雄，便能知其動也。

能守其雌，便能守其靜也。雄者，陽也。陰主乎動，能知其動。而不肯妄動，守其靜。而其中自有靜之妙動也。細想其機要之秘，惟在知守。倘若知而不守，是妄爲之動。守而不知，是無益之守。聖人知雄守雌，動靜互用。陰陽相和，理無不周。事無不順。感之即通。扣之立應。天下之德，無不歸之矣。故曰知其雄，守其雌。天下之德，既無不歸之于我。則我之德，譬如天下之谿谷一般。不求衆流之合，而衆流自來歸之矣。故曰爲天下谿。衆流既來歸之，則我之德，與物之德無間矣。所以合乎己而全乎人。德與天下暫不相離也。故曰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常德既不相離，則天下之民，雖復其固有之德，皆是自然感應之妙。彼此相忘于不識不知。復歸於嬰兒也。嬰兒動靜無心。皆有自然之道。所以天下之德，復還固有。與嬰兒無知之義相同矣。養道之士，果能知動靜之宗祖。得知守之微機。靜主於動。動不失其時。動歸於靜。靜不失其正。則身中之陰陽自合。性命之雌雄，自相得矣。此便是常德不離之妙也。况又終日如愚。不識不知。自然養到如嬰兒未孩之地。得專氣致柔。至和至純之妙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註】

天下之萬事萬物，皆有白黑之理。不可以白黑二字，專指二色言之也。譬如天有晝夜。晝爲白。夜爲黑。地有金水。金爲白。水爲黑。物有明暗。明爲白。暗爲

黑。事有善惡。善爲白。惡爲黑。此皆言其黑白之理。非獨以白黑二色言之也。文中雖言白黑。要知知守之妙。知白則易。守黑則難。不守黑。不能黑中生白。不守黑。則不能返黑爲白矣。是故太上言知其白。守其黑。正所謂黑中生白。返黑歸白之妙妙意。此等妙義。觀天上之月。則可知矣。月中之魄本黑。若不得日中之魂。則月光不皎。月魄不明矣。所以三十日。晦朔之間。亥未子初之際。日月合璧。於虛危之鄉。魂魄混沌於鴻濛之寢。則月中之魄。自得日中之魂矣。既得日中之魂。自然黑中生白。情來歸性也。是以初三日。月出庚方。生一線之白。此正是陽初復之妙義。至初八日上弦。半白半黑。金水相停。此正是陽長陰消之妙義。至十五日。乾體成就。月光圓滿。金白水清。此正是魂魄兩全之妙也。故得純乾之象。若不守之於晦朔之間。則陽白之魂。必不能消其陰黑之魄矣。能知此義。則知白守黑之旨得矣。養道之士。果能忘情絕欲。韜光隱迹。攝情歸性而返妄還淳。守陰魄之黑。則陽魂之白。自來歸復矣。若或不然。撥不轉這點消息。終不能改陰易陽。終不能返黑爲白也。細想聖人之知。白守黑。不可執一端。聖人知之者。知其當然之理也。守之者。守其當然之道也。白白守黑。不受萬物之染。終無得失之患。所以聖人以此爲天下式。式者。法式也。即是萬民之模範。萬事之準則也。不有此式者。天下去黑就白者。未之有也。不知不守者。天下陽長陰消者。亦未之有也。聖人既爲天下式。爲君者。守其君之式。爲臣者。守其臣之式。爲父者。守其父之式。爲子者。守其子之式。黑白當然。不起好惡之情。知守一致。忘乎去就之想。則君臣父子之天理成全。上下尊卑之天德完具。真常之德。人人同知。人人同守。民無異俗。國無異政。未有差殊而不齊者也。故曰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天下既以聖人爲式。則一人之式。可以法乎一家。一家之式可以法乎國。一國之式。可以法乎天下。天下之式。可以法乎萬世。天下萬世同知同守。陰黑之魄。未有不返而爲陽魂之白者。黑白既返。其德乃常。其式攸久。天下後世。真

有不可窮盡者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無極即是無有窮極之義。蓋因聖人之法式。皆是天地實然之理。人心固有之德。所以萬世不磨。無極無窮矣。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註】榮辱二字。亦不執于一端。譬如草木之蕃也爲榮。草木之謝也爲辱。又如富貴者爲榮。貧賤者爲辱。不但於此。凡事物得其理者。皆可謂之榮。不得其理者。皆可謂之辱。但榮者。人之所好。辱者。人之所惡。雖然好惡不同。若是得其理。則辱者未嘗不榮。若是不得其理。則榮者未嘗不辱。所以聖人責於得理。不計於榮與辱也。要知榮辱。皆是身外之遇。非性分之固有。不生取舍之心。不起好惡之念。生死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名利貨欲。不足以亂其志。以天下之榮。知天下之榮。故天下可以保其榮。以天下之辱。守天下之辱。故天下不陷於辱。故經言知其榮。守其辱。切思知榮守辱之義。知者。知衆人之所好。而不好也。守者。守衆人之所惡。而不惡也。不好不惡。以虛心處世。卽如虛谷一般。虛谷之神。應而不缺。聖人之心。容而又有。雖遇榮辱。亦無榮辱之心矣。故曰爲天下谷。既爲天下谷。谷神常盈。聖人之德常足。谷神常盈者。盈之以虛也。聖人之德常足者。足之以理也。聖人之德既足。則天下之德。未嘗不足。聖人以天下之足爲足也。天下之德既足。天下一體。萬民一德。故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細想天下之事業。無不自下而起。人能以卑下自處。養謙虛之德。萬事皆可得其榮矣。常德既足。忘榮忘辱。不好不惡。是謂有道之天下。不期而歸之於樸矣。故曰復歸於樸。樸者。渾全之木也。大道渾全。故取喻之。細想既歸於樸。則聖之心。同于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同于聖人之心。心同而理即同。天理

同而德卽同。大道渾全於下。非樸而何。聖人之德化至此。可謂盡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註此三句。因大道之機用。有隱有顯。所以有雌雄。白黑。榮辱。雌雄。白黑榮辱可曲可直。可長可短。可方可圓。無施而不可也。既散之後。器之大者。不能小。器之小者。不能大。器之曲者。不能直。器之直者。不能曲。器之長者。不能短。器之短者。不能長。器之圓者。不能方。器之方者。不能圓。欲其反本還樸。萬萬不能矣。大道若廢。與此一樣。經言正欲保其不散。使天下還淳返樸之深意耳。故曰樸散則爲器。凡天地間有爲作者。無非器也。上文所謂雌雄。白黑榮辱。在天下用之。卽爲器。若聖人用之。非器也。又謂之官長者也。公而無私。謂之官。主宰萬物謂之長。官長卽是以天下之至公公於天下。以天下之共宰。宰于天下。聖人以大道爲官長之體。以雌雄。白黑。榮辱。知守。爲官長之用。故曰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大制之聖人。如此官之於天下。如此長之於天下。則天下自然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天下自然常德不惑。復歸於無極。天下自然常德乃足。復歸於大樸也。歸於樸。卽是歸於道。歸於道。則天下與道爲一。與道爲一。雌雄兩忘。白黑一致。榮辱同觀。如此則太樸之道。不勉而自至矣。所以大制天下者。不離於道。不離於道。即是不割之義。割者。離也。害也。假如離於道。必至以小害大。以末喪本。梏于形器之小。執于有爲之私矣。故曰大制不割。聖人化天下。皆是無爲而爲。不離于道。不事作用。如庖丁之解牛。操刀遊刃恢恢乎。無事而已。

自然章第二十九

註恭聞自然之道。守之則貴。行之則利。守之者。天德在我。無欲無爲。不生敗失之患。所以貴莫勝焉。行之者。是道則進。順行應人。不起機智之謀。所以無往而不利。經中所謂神氣者。蓋謂天地非自然。不能形交氣感。妙化萬物。日月非自然。不能二氣攝生。煥發神光。聖帝明王。以自然之道。握乾符而治天下。文武公卿。以自然之道。秉國政以安社稷。自然之道。即是天下之神器也。但修道之人。果能坐臥天然。行藏獨樂。深得自然之妙。鬼神不能知。世俗不能見。近而身心性命。遠而天地萬物。無所不自然矣。

此章經旨。深誠在上者。以有爲之事。妄用神器。所以多敗失之害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註一芥之微。尚且妄取之不可。何況天下之大。人力本不可取。亦不可爲。吾見古之聖人。有不得已而取之。不得已而爲之者。雖有取之之名。實未嘗取之也。雖有爲之之名。實未嘗爲之也。但因時有消長。事有因革。不得不取。不得不爲也。譬如虞舜以讓有天下。周武以伐有天下。要知非舜武之所欲也。其事雖異。其道則同。皆出于不得已而然也。非有所取。非有所爲。於此可見矣。太上有思古傷今之意。故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註聖人有天下。皆是天下歸之。非取之也。取之則非自然之道。神器不可保矣。神器者。乃是上天之眷命。惟在正命。受命。改命。禡命之間。便有神器之妙用耳。

。譬如三皇至聖。繼天立極。此皆是正命者也。五帝禪位於賢。此皆是受命者也。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朝歌。此皆是改命者也。五伯假尊王之虛名。行攘奪之實事。此皆是攝命者也。以上正命。受命。改命。攝命。皆有神器主之者也。是故去無道而歸有道。亦皆是神器之妙用。非人力之所能作爲。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神器既不可爲。卽當順天應人。倘若一有所爲。則功力日盛。強弱生焉。攘奪行焉。侵侮者有之。僭分者有之。如此而爲天下。未有不敗者也。此皆非自然之道。故曰爲者敗之。不但爲之者必敗。執之者亦必失。執者。執固而不能通變之易。一有所執。違於天時者有之。乖於人事者有之。違于天時者。謂之逆天。乖於人事者。謂之逆人。逆天者。天時不應。逆人者。人事不和。如此而執。亦非自然之道。未有不失者矣。故曰執者失之。大道之本體。本是清靜湛寂。奈何人只在有爲法中鑄求。不向無爲法中體認。本欲保身以載道。返致害身而失道。此皆是不守身中清靜無爲之神器。妄爲妄執之過。故有此害身失道之患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註不但制天下。有自然之道。雖世間一切物理亦皆有自然之道。所以不可妄爲。而强執之也。倘若逆而爲之。執之者。我欲行之於前。必有後者亦隨之。我欲响之以援。必有寒者以吹之。我欲恃之於强。必有羸者以襲之。我欲載之以成。必有隳者以毀之。此皆是勢之不能免者。因其有爲。非自然之道。故有此害也。不如無欲無爲。順自然之道。上不違于天時。下不逆於人事。神器之妙用。可歸自然矣。倘若不然。行者必隨。嗑者必吹。强者必羸。載者必隳。雖欲爲之。執之勢極而盡。未有不失者也。六曰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等句。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註此三句。是總結上文之意。妄動妄爲。不循自然之道。謂之甚。不務真誠。過費不節。謂之奢侈。然自是不安本分。謂之泰。是以聖人不過柔。不過剛。以菲薄自安。以簡默自安。即是去甚之義。守至誠。而不慕浮華。由直道而不侈愛欲。即是去奢之義。處事平實。發言安靜。順天命之理。體人情之宜。即是去泰之義。聖人能去此三者。是先修之於己。所以治天下者。非取而爲之執之也。順自然之道。而天下自歸之。不取不爲。又安有敗失之患乎。

不道章第三十

註恭聞三皇之盛世。以道化民。以德教天下。不有甲兵之用。不操機智之謀。君盡君之道。臣盡臣之道。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盡其道。天下以道歸之。所以盛世雍熙。人民至治。上下無爲。天下一道而已。天下一道。即是天下一心也。天下一心。則無形之兵甲。不用而有餘。無名之將士。不戰而自勝。以此觀之。奚用兵強於天下哉。今日文中所謂不道早已。譬如秦漢以來。治亂之不同。得失之不一。此皆是不道之謂也。不道者。以力勝人。非順天應人之事。所以強弱之害不能免。此等所爲欲求淳古之風。未之有也。

此章經旨。重在不以兵强天下一句。若或以兵强天下。何道之有乎。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註此二句。正見當時太上。以不道之兵。戒天下之義。細想君爲天下之主。心爲一身之主。國之有君。猶人之有心也。所以君正則國治。心正則身修。此自然之理。

也。君正者。正之于道也。心正者。亦正之于道也。是故善佐人主者。惟知以道。以道佐于人主。則天下雍熙。民無死傷之患。天下未有不歸于道者。若是以兵強天下。太失天地之和。民遭塗炭。天下離亂。天道未有不以兵強之事。好還者也。蓋因有此好還之理。故得此好還之事耳。好還者。譬如我以兵勢。加之于彼。彼必以兵勢。還之於我。是以謂之好還。故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修道之人。若或以情欲。亂性中之天下。以無明。起心上之干戈。此即是以兵強于天下。不能以道佐於人主之義也。至于六賊互起。萬魔來侵。性中之天下。一日不能安靜。心上之主人。一時不得自在。豈非好還之事乎。觀之于此。則道法世法。均可見矣。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註 兵者。不祥之器也。自古聖人。以道佐于人主者。深以用兵爲戒。倘若不以用兵爲戒。三軍騷動。黎民遭變。農事必廢。田疇荒蕪。則荆棘未有不生者焉。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三軍之衆。謂之師。軍馬所臨之地。獸走失群。飛鳥不下。未耜不聞。荆棘既生。所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凶年如瘟氣流行。蟲蝗遍野。黎民餓饉。賊盜叢生。或方隔無病而自死。或妖孽橫生于境內。皆是凶年之驗。此正天道之好還也。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人若不悟真常。不修正道。荆棘生於方寸之地。戈矛亂于胸次之間。念慮日日以塵勞。魂魄時時而消散。三田自此而荒蕪。血氣自此而耗。此亦是身中之凶年也。可不慎乎。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註細想兵法之用。有天下者。亦不可少。但在用之善與不善耳。善用者。不得已而後用之也。其用兵之善在於果而勿強爲妙。果者。不敢取強。一心果決。謂之果。舉如亂臣賊子。叛逆君親。殘民害國。侵侮橫行。此不得已。而須用兵者也。我兵雖強。必不敢以取強爲心。我兵雖勝。亦不敢以取勝立意。如此以不得已之兵。應之于天下。天下必不以兵強。加之於我也。故文中謂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然善於用兵者。其不敢取強之道。亦不止于一端也。一者果而勿矜。二者果而勿伐。三者果而勿驕。四者果而不得已。果而勿矜者。乃是謙卑用兵。不敢以矜驕自負之義。果而勿伐者。乃是先人後己。以謙讓用兵。不敢自稱其功能之義。果而勿驕者。乃是順天命而用兵。不敢自生驕詐之義。果而不得已者。兵之所用。非有好勝之心。非有取強之意。必不得已而後用也。以上四者。總是不敢取強之道也。故曰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五句。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註兵之不可強。猶物之不可壯也。天地之間。一切萬物。有生必有死。有少必有壯。有壯必有老。此是物理之常也。物之理尚且如此。何況用兵者乎。用兵之道。兩軍對陣。生死存亡。關係不小。倘若以矜伐驕詐之心。取強於天下。則勢極必反。太過必傷。勝者。不能久持。強者。不能久立。卽與物壯則老。理勢同然也。是以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所以自古。聖人以有道之兵。用之於天下。未嘗壯。未嘗老。則亦未嘗已也。倘若不然。壯而且老。能無已乎。故太上以此諭之。不道之兵。雖然可戒。世人不道之爲。亦不可不戒也。且如人之有身。卽寄世之浮沤。長途之客旅。電光石火。能有幾日。既然出家。辭父母。別妻子。割斷恩愛。卽當念念存誠。心心

在道。希聖希賢學丘劉諱馬之活計。無欲無爲。求生死性命之根元可也。或雲遊海外。訪烟霞之隱士。或朝謁名山。會得道之高真。或棲隱林泉。而煉精養氣。或和光混俗。而說法度人。或晨昏香火。而經教懃懃。或行善妙之法。而濟人救物。種種修爲。但要真誠合道。修之日久。皇天自然不負苦志之人矣。奈何教中亦有根器淺者。恣貪聲色。馳騁好遊。天空海闊。人我山高。終日竟夜。不作以道佐人主之事。動止行藏。若有兵強天下之心。此皆是不道之爲也。此等不道之爲。是謂名教之罪人。自誤前程。自作自受。雖聖人出世。亦不能救其天道好還之患也。我今說至于此。不覺悲淚下流。痛責其心矣。出家之人。悉當言下懺悟。早尋了生死之妙道。不但目下超然。亦且生生世世。不入邪徑。永得真道矣。

貴左章第三十一

註恭聞治世之時。以道德化於天下。不以功力用於天下。道德化於天下。則謙讓之風行。性本之善。成人心之正立。以功力用於天下。則詭詐之風行。陵奪之事生。兵革之事起。持不祥之器。妄作於己。取勝於人。却不知兵者。爭之端也。爭之以利而。利至而害生。爭之於名者。名興則實喪。是故善於用兵者。不用名利之兵。惟以恬淡爲上。此非有道有德之人。焉能如是乎。

一切思家地大寰之內。一切物理。一切人事。皆有尊卑上下。皆有陽陰左右。皆有吉凶美惡。處於卑下者。乃是吉事。貴左之陽位也。是故君子。以謙遜自居。以恬淡用兵。勝而不美者也。若或爭強取勝。害理殘生。皆凶事尚右之陰位也。觀於此居陰陽左右之位者。可不慎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註】先王所制之禮。以右爲上。以左爲下。以右爲上者。取勝之道也。以左爲下者。主吉。佳兵者。以兵爲美。而樂于用之者也。必至殘物傷生。大干天地之和。國危民亂。反致災殃之害。故文中言。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蓋是此義。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註】細想佳兵。既是不祥之器。若將此不祥之器。用之于天下。兩兵相持。天地震動。百姓未有不流離者。生靈未有不荼毒者。飛鳥遠舉。走獸遠遁。物或惡之。何況于人乎。故有道之人。必不持此佳兵之器。必不用此不祥之兵。以道德化民。以無爲服衆。不征而自然平定。不戰而自然來歸。奚用佳兵。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註】立身任事。修己治人。皆君子之居。不生尊大自勝之心。常懷謙退卑下之志。所以居者。以柔用道。以和用德。皆是貴左之妙處。若用兵之道。與君子之道相反。進使敵人莫知其進。退使敵人莫知其退。攻其所不守。守其所必攻。以詭譎相勝。以變詐爲能。是故用兵之道。又當貴之於右。不貴於左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註君子之用兵。比常人不同。雖然貴用於右。實非君子之樂用也。蓋因兵者。是不祥之器。故不以用兵爲心。雖然不得已而用之。宜乎以恬淡爲上。恬淡即是安靜之義。譬如武王伐紂。救民于水火之中。步伐止齊。猶且詳論諱諱。此正是。以不得已之心用不得已之兵。得恬淡之妙也。此等用兵。何不祥之有。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註君子雖因不得已而用兵。戰而得勝。心亦不以爲美。殺傷之慘。必干天地之和。萬民一體。何忍肝腦塗地。故曰。勝而不美。吾見今之用兵者。或深謀遠慮。而行險用間。或橫行殘暴。而殺人衆多。此皆是以戰勝爲美。以克敵爲能。以取勝爲心。以殺人爲樂也。既以殺人爲樂。愛生者。必求轉據於他人。被刑者必致含冤于地下。天不與人不歸。豈能得志於天下乎。故曰。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註細詳上文。所謂君子居則貴左。乃是以平居無事。若是用兵。又當貴右。但君子之用兵。雖然責之於右。本是不得已。究竟家國天下。一切理物。一切人事。一切文武尊卑。凡吉事皆宜尚之於左。凡凶事皆宜尚之於右。固是不易之理。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何故也。偏將軍以衝鋒破陣爲任。左吉位也。以克敵爲吉。故處左。

。上將軍以全軍保國爲任。右凶位也。以殺傷爲凶。故處右。總之兵乃凶器。戰爲凶事。偏將軍可以爲吉。上將軍不可以爲吉。所以反以喪禮自處。以示不可以殺人爲美。當以恬淡爲上。雖不得已而用之。終是不忍殺人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註殺人衆多。亦是用兵不得已之事也。且如殺敵三千。自損八百。殘害生靈。尸橫
【編野】。大干天地之和氣。君子惜軍愛民。未有不悲傷哀泣。惄切于心者。雖是破敵
得勝。可謂吉矣。反以喪禮處。不敢以戰勝爲美。不敢以有功爲能。以爲此不得已之
戰。終是不如不戰。人人共安平之樂哉。此章經旨。切切以貴左之道。教誡於天下者
。正欲天下之人。持君子之器。貴於左。而不貴於右。自不致自取死亡。且如修行分
上。若或以七情六欲。徇好惡。爭人我。貪名利。闢是非。此等所爲。未嘗不是。尚
右之事也。果能勝於己。而不勝於人。以恬淡自靜。將殺機倒用。用之於身。未嘗不
是貴左之身。用之於國家天下。未嘗不是貴左之器。人能如此修之。則貴左之道。終
身用之無窮矣。

知止章第三十二

註恭聞大道無名。至理罔象。不可言大。不可言小。言其大。莫能測其大。言其小
。難可見其小。其無名罔象之妙。含造化。轉圓機。居萬象之先。不與萬法爲偶
。極乎天地之外。運乎天地之中。雖然不見其爲。則又無所不爲。雖然不見其作。則
又無所不作。所以立天地之本。爲萬物之宗。人能如川谷之歸於江海。止之於道。歸

之於宗。則動靜如一。內外無間。與天地合其德。與大道合其元。到此天地。人之所以爲人者。未嘗不是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又未嘗不是大道之所以爲大道也。正所謂止於道。莫之令。而性中之天地自合。止於道。莫之令。而身中之萬物自賓。止於道。莫之令。而我之真我。自然不殆矣。今日文中。太上以知止示之者。正是此義。聞經之上士。請試詳之。

此章經旨。是示天下之人。當知止于道。不可徇名逐末之義。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註 生天生地。生人生生物。爲造化之根宗。故曰道。不變不違。不壞不滅。有一定之理。故曰常。至神至妙。莫可名狀。故曰無名。陰陽未判。全體未破。謂之樸。譬如樹之有根。未發萌芽。形質不見。具無極之本體。有渾全之妙理。切思道之實際。本無名象。本無朕兆。不變不易。能常且久。莫可見聞。莫可名狀。雖然不可名狀。無而不無之真無。索存涵妙。有而不有之實理。渾然全具。是以謂之道。是以謂之常。是以謂之無名。是以謂之樸。謂之常者。大道攸久之妙也。謂之無名者。大道微渺之機也。謂之樸者。大道渾全之理也。樸之義。即是混沌無名之樸也。且萬物生成之理。藏天地造化之妙。雖以小名。至微至妙。衆妙之門。實未嘗小也。天地萬物。皆從此無名之樸而生化。可知大無外。小無內。尊無上。貴無極。誰敢以臣字之名。稱無名之樸乎。故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蓋是此義。學道之人。若能以父母未生之前。五行不到此處觀妙。則我之真我。頓超於物表。遊心于無名。樸之爲樸。自可見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

令而自均。

【註】王侯統天下之民。亦不小也。王侯雖大。未有不尊此樸。而大之者。所以若能守四海來歸。九州作貢。天下將自賓矣。故曰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二句經義。卽是我無爲而民自化之義。譬如天地不虛靜。陰陽不能變化。二炁不能交合。陰陽以變化者。虛靜之應機也。二炁交合者。虛靜之昇降也。是故天地以虛靜相合。陰陽以虛靜變化。二炁以虛靜昇降。虛靜之理既得。則氣氣之氣自合。氣氣之氣既合。甘露未有不降者。故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王侯法天地。得其虛靜。虛靜之理。卽是無名之樸也。以無名之樸。而治天下。仁義之風。不待而命。道德之化。不必刑賞。天下之民。雖有賢愚貴賤之不等。天理之微。未有親疏遠近之不齊。所以至道真常之妙。不求治而自治。人心實然之理。不期然而自然。故曰人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註】切思無名之樸。在天地之始。不色不空。含造化之妙。無象無狀。具太極之微。本不可道。亦不可名。制者。作也。萬物既作。聖人立法度以制之。因而强名之。所謂樸散而爲器者此也。故曰始制有名。其樸既散。其名既有。天地萬物。方圓曲直。巨細小大。虛實有無。無處不是器。無器不有名。徇名逐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形殊名異。器不可窮。名不可止。名既不可止。器既不可窮。名器相尋而已。不知止者。未有不隨物。而棄之於道也。隨物而棄道。則心上無名之樸。豈不

危殆乎。明道之士。萬不可利其器而害其樸。因其名而失其實。卽當從此不能止處。而知止可也。是謂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危殆者未之有也。故曰名亦既有了。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此知止之道。不但王侯。或貴或賤。或男或女。皆不可忘知止之妙也。王侯知止。無爲之治化。不言而日新於天下。此王侯知止之驗也。貴賤賢愚。男女夫婦。若能知止。則立身行己。必謹義利之防。應事接物。不溺人欲之私。此百姓知止之驗也。知止之道。旣行於天下。天下未有不歸之於道者。歸之於道。以譬喻言之。猶如川谷之水。歸於江海一般。所以道流行于天地之間。無處不有。無處不在。有此道卽有此器。有此器。卽有此名。舍道而求器非也。舍器而求名。亦非也。器生於樸。名生於器。可知道爲萬物之本。故曰。譬道之在於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此章經旨。太上言萬物歸於道者。總是教天下之人。知止之意。今之學人。果能諸塵不染。萬緣放下。守無欲無爲之道。而立身清靜。養真抱樸。則我性中之天地。自然相合。心上之甘露。自然密降。此等合應之機。人不能代我著力。我不能使人知見。妄盡心空。雲收月現。不必勉強造作。而自然輻輳矣。故清靜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即是此義。

盡己章第三十三

【註】恭聞天地之化育。盡其道而已。聖王之明德。盡其心而已。盡道者陰陽也。天地非陰陽。則不能盡道。盡心者。誠明也。聖王非誠明。則不能盡心。是故天地視萬物爲一體。聖王觀百姓爲一心。視萬物爲一體者。於穆不已。大同無異。未有聖凡小大之別也。觀百姓爲一心者。純一不雜。天德無私。不以見聞耳目爲用也。見聞耳目之用。非天德之良知。非誠明之實理。所見者有形。其無形者。不可見也。所聞者有聲。其無聲者。不能聞也。此等見聞之用。見聞於外。未嘗見聞於內。不可謂之自

知。自勝之人也。如此而見之聞之者。未有不失其所者也。未有死而不亡者也。所以欲盡於人者。先當自盡於己。自盡於己。則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盡矣。倘若不然。溺

於耳目心思之用。徇名未有不喪資。身心與家國天下。豈能無爲而自治乎。此章經旨。太上以盡己之功。教於天下也。自古聖賢。明之于內。不明于外。雖不明於外。其外無不明矣。蓋以萬物皆備於我。所以先盡己。而後盡人。盡諸人。又盡諸物。三者既盡。聖人之性盡矣。萬物之道備矣。

知人者智。

【註】知之於外。謂之智。知之於內。謂之明。智之一字。正是明於外。不能明於內之病也。人之不能明道。以其不自明故也。是故知人之人。機智外用。不過察人情之黑白長短。別人事之是非好歹。自己本性未明。止可謂之智。不可謂之明也。故曰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註】大凡修行之人。外有一分機智。內必有一分不純。外有十分機智。內必有十分鑿喪。所以精神不可衒露。機智不可外用。當抱樸還淳。少私寡欲。行之日久。本性自明。心德自悟。真知真智。自然現前。豈但知人而已。天地古今。何所不知乎。修行人。果能虛靜守篤。內外照徹。古今自無隔礙。不見之中。自能照見。不知之中。自有妙知。真靜泰定之中。如明月當空。毫髮不能漏其鑑也。非本性自知之明。豈能如是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註

勝之之義，在內則爲力。在外則爲強。世間能有勝人之力者。譬如霸王有萬夫不以聖人比之。不足爲有力矣。惟聖人先能自勝。以天地爲一身。以萬物爲一體。生死一源。道德一心。超年剎于瞬息。視古今如剎那。不壞不滅。豈但有力而已。其自勝之力。共有十力之用。一信力。二捨力。三戒力。四進力。五念力。六定力。七慧力。八智力。九道力。十德力。信力者。以信爲主。當初心發現。崇信大道。不生疑惑退怯之意。道果終必圓明。聖位終必成就。一切至聖真仙。證無漏果者。未嘗不從初心信力。發腳者也。是故超凡入聖。總是一個信力精進。始終成就。可知信力二字。即是修真之真種子。入道之大總要也。不有此種。難以成真。經中言自勝之力。卽是此力。捨力者。捐捨布施之謂也。捨力修行。亦有三件。一曰大捨。二曰中捨。三曰小捨。大捨者。身心俱捨。一切皆忘。如虛空一般。一切福業等事。俱不貪著。是名大捨。中捨者。行道布德。不貪吝財寶。是名中捨。小捨者。行著布施。修有爲之功德。利人還求利己。是名小捨。然雖有三等。若是大根大器之人。人我兩忘。色空一致。何有三等之分。是以修行人。不可不以捨力自勝也。捨力既能自勝。道德日進。煩惱日輕。便是強之之義。戒力者。斷惡防非之謂也。修行之人。果能內戒於心。外戒于身。用此戒力。以自勝。卽有司邇十部。戒神等衆。衛護戒子之身。出入動靜。一切善緣相隨。起居坐臥。一切惡業遠避。守戒日久。道可就矣。不但學道之人。當用戒力以自勝。自古仙聖。未有不修戒果而成道者。今玄門子弟。初進步者。或持三戒五戒。初真十戒。九真妙戒可也。果能戒力堅固。功滿千二百善。再修持身之戒。觀身之戒。一百八戒。三百大戒可也。如此漸次進修。道無不成。道無不就者也。是以戒力自勝者。諸天護善。諸魔敬護。此等之人。方可言強也。進力者。精進不退之謂也。精進之功。妙在專心致志。譬如登高自卑。行遠自近。脚根之下。必須步步著。

力。然有六行之義。又名六度。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勤慎。五靜定。六智慧。果能智行此六行。道德日新。真常自得。方可謂之精進也。念力者。即是止念之謂也。大根大行之人。有念必有覺。惟小根小器之人。有念無覺。只因有念無覺。所以流入邪徑。貪求不已。煩惱熾盛。遂至於劫劫相仍。失其大道之本根也。是以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枉徒然。今修行人。果能認自性之真常。明本心之正覺。不取不捨。空人空法。則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如此行之。念頭從何處起乎。倘若不然。念動卽乖。心生卽亂。種種法生。頭頭是妄。所以千迷萬執。只在此一念之微。覺照回來。便是聖賢。不能覺照。便是凡夫。譬如千鈞之弩一般。千鈞之弩妙在一寸之機。轉萬斛之舟。妙在一尋之木。是故返還造化之機。妙在一念回照。以念力自勝者。可以謂之強矣。定力者。卽是心不散亂。意不邪思。不動不搖之力也。此定中之旨。亦有三義。一曰妙定。二曰圓定。三曰大定。妙定者。觀妙而入定。卽是真入之觀。人能觀到微妙雙忘之妙處。自然泯相澄神。是以謂之妙定。圓定者。無欠無餘。無動無靜。山河大地。總是定中之定體。大千法界。無非一體之定性。真如自在。圓滿具足。是以謂之圓定。大定者。真妄不分。聖凡不見。定中之太虛無體。定中之一法不立。是以謂之大定。此三者。非出世之大聖。二乘者。不能具足此義矣。修行之人。不過遣制七情。斷除六欲。收斂身心。不致散亂。一日神氣少有混合。自謂入定。却不知微妙未曾雙忘。真理未得入妙。豈可謂之定乎。倘若逆順二境。一有所觸。識性卽生。未有不假托因緣。而根塵互起者也。以此觀之。三義定體。修行者。不可不自勝於此。不但太上。每以經教。演說參定之旨。成就後學。度脫將來。嘗聞西域聖人。經教中云。奢摩陀等語。亦是大定之總名也。是故一切教中。不入此定。難以成道。學道者。果能性定而心自清。心清而意自靜。意靜而神自凝。神凝而氣自回。氣回而精自還。精還而升自結。所謂金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定力有如是之驗。

聞經之士。有能以定力自勝者。當詳審其義矣。慧力者。心光明照。慧性常明。內無法塵之起滅。外無根塵之染著。遠離塵緣。照破識性雖十方法界。純是一個靈光妙覺。所以萬象皆空。六虛洞徹。學道者。若或慧力不舉。則慧性不現。慧性不現。則識性用事。識性用事。則根塵互起。根塵互起。不染於有。必染於無。有無相生。煩惱取捨。無所不至矣。當此之時。認識爲心。依塵現妄。六識一動。慧性之真體隱矣。慧性既隱。六根俱是魔軍。心性返爲魔主。如人背明入暗。終不能得光明大道也。是故慧力之用。修道者。不可不自勝矣。智力者。即是慧光圓通。無礙之妙。慧光從定性中所出。不有大定。慧光不生。不有慧性。真智不出。知爲真水。慧爲真火。能用智慧力者。乃是以真水真火。煉真如之妙性也。學道之人。果能用此智力。除惑斷妄。破愚去執。智力道力。無有不勝者。道力者。真常體用之力也。道力之用。一切物欲不能勝。慧性常明。觀妙。可以見天地之始。觀微。可以見萬物之母。道體既見。衆妙之間。可得而入也。所以修真之上士。常具道眼。常懷道心。常守道力。常修道身。一動一靜。無往而不以道自強也。今之學道者。當以道力自勝。自強而不息者可也。德力者。心體純粹。性中自善。德非道而不立。道非德而不成。是故德之所存。卽道之所存。德之所失。卽道之所失。道與德。原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能修德以全道。可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善也。以上十力。皆是修真之運路。人道之梯航。能具十力。是謂自勝者強也。

知足者富。

註

隨境自適。心不妄貪。謂之知足。人能以澹泊自守。以寡欲自安。身雖貧而志不貧。境雖困而道不困。休休焉。坦坦焉。既無不足。則長富矣。故曰知足者富。

泰何世人。只要求足於己。虧公博道。百計貪圖。富而不義。災害必生。豈如知足之富乎。修道之人。能全其精。能全其氣。能全其神。三者能全。則道德隆備。德隆道備。天地間真富真貴。未有過於此者也。雖金玉滿堂。何足爲富乎。

强行者有志。

【註】切思自明。自勝。自足者。皆是强行。有志之人也。强行者。乾乾不息。譬如川流不息。不舍晝夜。須臾不肯間斷。便是强行有志之人也。故曰强行者有志。志者進德之基。入道之門也。志之所趨。無遠不達。志之所向。無堅不入。此志一立。山不能限。水不能止。人不能奪。物不能移。故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即是此義。

不失其所者久。

【註】居止安住之地。謂之所。人能得其所。如魚得水。似鳥歸巢。動靜合宜。身心快樂。此即是止於至善之地也。至善之地。虎不能措其爪。兔不能投其角。兵不能容其刃。蓋以無死地而然也。既無死地。豈不長久乎。又如出家之人。果能斷人間之習染。守至道之真常。或棲隱山林。而志慕清虛。或晨昏香火。而懇懃經教。或參學經書道典。而徹底窮源。建立有爲功德。而磨礪身心。此皆是止於至善之地。而不失其所也。所以功成果滿。受人天之福報。漸漸進修。可以同天地而不朽。豈非長久乎。人能行此四義。是謂不失其所者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註人之有生死者。皆因精神衝露。內奪外遺。繫其性。喪其心。迷無執有。認妄爲真。所以有生必有死。大限到來。四體分張。氣散神離。終入鬼路矣。此皆是不能自知自勝之處耳。修道之人。果能曉得殺機顛倒之妙。以殺機自知。以殺機自明。以殺機自勝。則我之身。可與太虛同體。我之壽。可與造物同然。殺機顛倒者。譬如心死神活。心活神死。便是殺機顛倒之用也。知此殺機顛倒。逆而修之。則性體虛靈而不昧。真心浩劫以常存。所以謂之壽也。觀赤文洞古經云。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即是此義。又云入於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爲一。亦是此義。文中言死者。死其妄心也。不亡者。不亡其法性也。妄心既死。法性自然真常。是以自古聖人。不以死爲死。而以不明道爲死。不以生爲生。而以明道爲生。大道既明。身雖死。而真性不死。形雖亡。而真我不亡。所以我之法性。不死不生。不壞不滅。無古無今。得大常住。雖不計其壽。而壽算無窮矣。若以色身不死爲壽。終不離於壽者之相也。既不離於壽者之相。豈能超生死之彼岸乎。豈能證無漏之真常乎。死而不亡者壽。是此義矣。此章以自知自明。自勝自強。示盡己之功。人各盡其己。不失其所者既久。方可謂死而不亡之壽矣。看經者。如此細細研窮。文脈自然貫通矣。

成大章第三十四

註謹按經第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詳此四大之大。非謂大方無外之大也。且如道之大。不但以流行乎天地之間。顯著於生成者爲大。以無爲自然。一天地萬物之衆妙。體用真常。本末一貫。而功不自居。是以謂之大也。又詳天地之大。不但以覆載爲大。以高明爲大。以無爲之造化。

化萬物之自然。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是以謂之大。又君王之大。不以天下國家爲大。不以兵強國富爲大。以至大之量。合天地之量。以至大之德。合天地之德。道隆今古。德被萬民。是以謂之大也。以此觀之。四大之名。古今不能去。四大之實。萬代不能掩。是故滿虛空。徧法界。自古至今。現在未來。未有大於此四大之上者。四大之上。若妄言更有大者。皆爲魔說。即是異端矣。此章經義。重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所不成。是爲天地萬物。君臣父子之大本也。能成其大。則萬物皆備于我。大順大化。可坐而致。如此則聖人之性盡矣。所以重終不爲大二句。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註 天地者。物之大也。萬物者。物之小也。大者不可小。小者不可大。日居于左。月居於右。居左者不可右。居右者不可左。此皆是執於一事。滯於一端者然也。非大道可比矣。大道之妙。非小非大。非左非右。神用無方。造化周徧。不即不離。無去無來。不屬於有無。不落於方所。本體雖然湛寂。化機運乎無窮。用于天地爲道。用於人心爲理。有此理。便有此道。有此道。便有此理。是故一顯一微。一動一靜。以至飲食起居。喜怒哀樂。無非道理存焉。觀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即是此義。故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註 不但汎兮其可左右。又且與萬物如子母一般。道者。萬物之母也。萬物者。道之子也。天非道而不能生。地非道而不能成。人非道而不能立。物非道而不能有。

天地人物。雖各有體用之分。雖各有剛柔之別。窮其始終。皆大道之蘊妙也。所以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道之生物。猶風之生動。水之生波也。其造物之巧。孰能間乎。其化育之妙。孰能止乎。恃者。賴也。萬物賴道而生成。恃之者。皆自然而然之妙也。生之者。亦是自然而然之妙也。以自然之妙而生。所以生之而不勞。以自然之道而恃。所以恃之而不辭。是故青黃碧綠。小大曲直。有無虛實。種種萬物。皆是大道之生意。發散於天地之間。觀清靜經云。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即是此義。故曰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

註 天地由道而生。萬物由道而成。是天地萬物。皆生于道。是道之功。無往而不在。無物而不有。大至無極。小入無倫。何一非道之成功。乃不名有。何也。含畜於無形無象。變化于因物付物。求其朕兆。且不可得。何功之可名。何功之可有乎。故曰功成不名有。學道者。去盡私己之心。不生居功之念。則近道矣。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註 愛養者。譬如雨露潤萬物之形。風雷鼓萬物之性。此正是大道愛養之處。又如五氣行於天。五質具於地。形交氣感。變化無窮。此正是大道意養之妙也。雖然大道有此愛養之妙。本非有心而愛。本非有心而養也。愛養尚且無心。豈有心以主宰自居者乎。故曰愛養萬物。而不為主。是故物隨道而生。道隨物而著。物與道。暫不相離者也。既不相離。物即是道。道即是物。不用安排。非有造作。自然而然。渾然一致。何主之有乎。明道者。請詳細之。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註細想至道之妙。又不可以小大名之。若以小大名之。便是滯于一偏者也。譬如物之大者。小不可名。物之小者。大不可名。小大之名。皆屬於器。非屬於道也。文中言。常者。獨立而不改之謂也。無欲者。至誠而無妄之謂也。萬物歸之者。歸根復命之謂也。爲萬物之主。而不自知者。正所謂至公而無私之謂也。至道之妙。非無欲。則不能獨立而不改。非真常。則不能至誠而無妄。非無私。則萬物之復命不有。非復命。則至道之真常不立。以此觀之。真常無私。至誠無妄。名位全無。朕兆非有。道之妙。小而不見其小。小中未嘗不有道。是故亦可名於小。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又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充塞宇宙。貫通古今。是道之大。又可名於大。故曰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雖以小大名之。亦不過強擬其名而已。終亦未盡至道之妙也。所以至小之中。未嘗不有至大者具焉。至大之中。未嘗不有至小者存焉。名之於小。小可名小。而無形之小。則不可名矣。名之於大。大可名大。大而無物之大。則又不可名矣。是故非小。非大。非有。非無。非色。非空。非動。非靜。言不能說。名不能立。無體之體。是爲真體。無用之用。是爲妙用。體用同然。小大不異。若以小大言道。便是執相之見。非至道本然之妙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註此句。正是言聖人之道。廣大悉備之義。聖人者。大道之用也。大道者。聖人之體也。聖人與大道爲體用。是何如其大也。然聖人常隱而無名。常公而不宰。終不爲大也。然不爲大。正所以成其大也。雖無名。代天宣化之名。爲萬古不泯之名。雖不宰立人品則之制。爲舉世欽仰之制。此正是聖人終不爲大之妙處。立天下之大本。

。成天下之大用。皆在此不爲之中。具不爲之妙。故曰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學道之人。果能盡性知命。存仁守義。以一己之心。盡萬物之心。以一己之性。盡萬物之性。我之心。卽天地之心。我之性。卽萬物之性。天地雖大。我可與天地並焉。豈能成其大乎。

大象章第三十五

【註】恭聞大象之實際。以大道爲體。大道之顯用。以大象爲用。名雖有二。其理一也。在無極。謂之天地之始。在太極。謂之萬物之母。天地既判。萬物既有。然後安名立字者。不止一端。若以本體言之。即是無名之樸。若以始初言之。即是象帝之先。修道之人。若能悟大象之妙。可以明陰陽消長之理。可以達古今盛衰之事。可以知鬼神之吉凶。可以見事物之始終。可以扶三綱。明大義。可以正人心。抑邪說。修身之大本。爲治之大器。皆一以貫之矣。文中所講者。正是此義。此章經旨。乃是言大道之妙用。無窮之義。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註】大象卽道也。道無形象。文中言大象者何也。無極之本體。不可謂之無。太極之妙用。不可謂之有。不有不無。非空非色。物物全彰。頭頭顯妙。是謂無象之象。是以謂之大象。人能執持大象之理。修之於身。齊之於家。治之於國。平之于天下。無一事不調理。無一物不純粹。心如空中之樓閣。四通八達。無往而非大象之圓機也。隨時順理。動靜合宜。無入而非大象之妙。則天下歸住於大象者衆矣。天下既已歸住於大象。所謂害之者。未之有也。不害者。如不勞民。不失政。不聚斂。不驕武。

。皆是往而不害之義。既已往而不害。家國天下。自然安平泰。共樂雍熙之盛世也。是故執之於身。則身可安。執之於國。則國可泰。執之於天下。則天下可平矣。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者。皆是執大象。明驗之妙處也。故曰執大象。天下往住而不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註】與衆人宴會者。謂之樂。貪美世味者。謂之餌。行商之人。謂之過客。止者。止於一宿而已。非常久之事也。此二句。乃是太上取喻。世俗之人。不能執大象。生於塵世。如逆旅之過客一般。時光不久。不過一轉眼而已。豈能長久乎。故曰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註】大象之道。非世味可比。出之於口。淡乎其無味。然無味之味。其味雖淡。具先天之造化。明太極之本體。亘古亘今。其味不改。人能知此淡中之味。則大象在吾心。道。在吾口。淡味流通。天地可以知其始終。萬物可以知其紀綱。生死可以知其來去。鬼神可以知其吉凶。入聖登仙。皆淡而無味之驗也。豈世味可比。樂與餌。何足論哉。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視之不足見。

【註】大象之道。不止淡而無味。又且視之無所用其視。凡有形者。因其形而視之。凡有色者。因其色而視之。大道無跡。非形非色。雖欲視之。性分之真見。不能

洞徹圓明。于何見乎。故曰視之不足見。人能自見其性。則能見道矣。孰謂不可見乎。

舍性而見道非也。舍道而執大象者。亦非也。能執大象。便能見性。能見我性。便能見道矣。孰謂道之不可見乎。

聽之不足聞。

【註】大象之道。不但視之不足見。又且聽之無所用其聽。凡有聲者。因其聲而聽之。
【註】凡有音者。因其音而聽之。大道真虛。無聲無音。雖欲聽之。自心之真聞。不能通貫四達。于何聞乎。故曰聽之不足聞。人能自通其心。則能聞道矣。孰謂不可聞乎。

用之不可既。

【註】大象之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能執大象而用之。其用則不可既矣。大則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則極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位天地。育萬物。無所不至。無處不有。能用則如其量之不可既。既者盡也。故曰用之不可既。修道之人。果能於不覩不聞之中。執此大象。如鑑之明。如衡之平。萬法皆無。一法不立。此心之理。渾然無迹。天地萬物。都是我性中空明之境界。譬如今無名天地之始。此是靜而未發之大象。至于大用流行。應事應物。如輪之轉。似珠之圓。無一不從我心不變化出來。譬如有名萬物之母。此是動而應物之。大象。執大象者。果能動靜如是。百用百當。萬用萬成。何既之有乎。

註 恭聞微明者。大道之隱奧。至理之深幽也。微明之機。百姓日用而不能知。百姓日用而不能見也。微明之理。劫運變遷而不能移。聖人出世而不能易也。修之於身。是爲修身之大本。用之於家。是爲齊家之實理。施之於國。是爲治國之利器。微明之體。與太虛同其體。無往而非體也。微明之用。與天地同其用。無往而非用也。無妄無爲。無餘無欠。至誠至實。至中至正。所以君子修之。則吉。小人恃之則凶。是故聖人知微明之體。達微明之用。能一天地一理。能盡事物之變。道高天下。不立物我之心。德貫古今。不有能所之見。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之於前。胸中判然。豁達燭之而不失毫釐。權之萬不失輕重。何況喻張興廢。強弱與奪等事乎。此等妙處。非得之深。養之厚者。焉能如是哉。

此章經義。乃見清靜無爲。不變不易者。道之體也。氣數昇遷。人事損益者。道之用也。用之善。則無往而不吉。用之不善。則無往而不凶。是故喻。張。強。弱之機。興。廢。與。奪之理。妙在反而用之。無所往而不吉矣。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

註 起於未然之時。謂之將欲。定於已然之事。謂之必固。此非聖人將欲也。亦非大將欲也。氣數之昇沉。自當如此矣。將欲之機。雖不可知。必固之事。雖不可見。發之於外。用之於事。未有不知不見者也。文中所謂。將欲喻之。必固張之。乃是人事。取喻於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不喻聚。不能發散。不發散。不能喻聚。有此喻張之妙。天地施化之道立矣。是故乾道不專一。不能直遂。坤道不喻聚。不能藏機。不但天地如此。觀於物亦有喻張之理。譬如蛟龍。若冬月不潛於深潭之中。則春分之後。不能登天而變化。又如尺蠖之蟲。此蟲若不屈。則不能伸矣。物尚如此。何況天地乎。故聖人觀天道之張。便知天道將欲喻之也。蓋因張之勢已盡。不得不喻。

矣。喻之勢已滿。又不得不張矣。張之者。萬物自此而出。生生之理具焉。喻之者。萬物自此而入。復命之理具焉。理勢至此。皆是自然而然之妙。非天地有心如此。且如人之收斂精神。屏除好惡。存其心。養其性。致其靜。守其篤。便是喻之也。又如人之顯露精神。馳心外用。此便是張之也。惟聖人顛倒陰陽。逆施造化。其喻張之機。皆反而用之。故無不善也。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註觀天地之道。春夏則爲強。秋冬則爲弱。觀老少之理。年少則爲強。年老則爲弱。觀人事之用。有力則爲強。軟懦則爲弱。欲知將來之弱。先觀今日之強。今日之強。未嘗不是將來之弱。是故聖人。知強弱之機。達盛衰之理。方其強也。不以強用。以弱而用之。以弱而用之者。乃是將欲以弱。反之以強也。如此反之。弱之勢。雖似一時有屈。而強之責。乃可久遠而不變。文中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蓋是此義。修道之人。若能知強弱。宜反而用之。今日之守弱。必爲將來之強。不然。止知好強。強之久安。有不弱者乎。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註天下萬物萬事。皆有廢必有興。有興必有廢。興者。廢之機。廢者。興之先。理有循環。勢有必至。聖人明其理。因其勢而亦反用之。當其廢也。不強爲興。寧處于廢。是將于廢反之以興也。廢雖有于一時。而興可立于長久。文中謂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蓋是此義。修道之人。若能知廢興。亦宜反而用之。今日之廢。必爲將來

之與。不然。止知要興。興之久安有不廢者乎。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註】大道之理。清靜無爲。本無與奪。但人事之中。不得不有。人惟知順而用之。不知逆而反之。故有與奪之害也。惟聖人因其當奪者而奪。因其當與者而與。然有一時用奪。而却非終奪也。將欲以奪反之以與也。奪雖有于一時。而與乃可承受而久長。譬如處之以艱難困苦。是奪之也。將來之從容饒足。非固與之乎。故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修道之人。若能知與奪。亦宜反而用之。今日之奪。必爲將來之與。不然。止求我與。亦知與之亦不固乎。

是謂微明。

【註】此句是總結上文之言。上文所謂喻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與之。奪之。與之。其理雖然明白易見。其機實乃至微至妙。不可測度。不可測度者。蓋謂可吉可凶。可小可大。可成可敗。可有可無。皆在用之何如耳。是故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凡夫用之。則爲私欲。私欲者。順而用之。故爲私欲。大道者。反而用之。故爲大道。以此觀之。其理豈不明乎。其機豈不微乎。故曰是謂微明。太上於此。指出微明之妙。天下後世。明此微機者。一舉全該。不溺於四者之害可知矣。

柔勝剛。弱勝強。

【註】此二句。正是申明反用之妙義。世道之常理。柔者本不能勝剛。弱者本不能勝強。今太上言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微明之理。正在於此也。任剛者。久必敗。

任強者久必敗。以柔化之。剛者漸化于柔。以弱格之。強者漸格于弱矣。故曰柔弱勝剛強。柰何世人常存欲勝之心。或挾眾暴寡。或以強凌弱。錙銖勦兩。不肯讓人。言語高低。不肯屈己。以剛制剛。以強害強。剛者未嘗不折。強者未嘗不崩。是皆道理不明。猛厲淺躁之人也。修行之人。言語柔和。行事細膩。是非不與人辯論。輕重不與人較量。得天地中和之理。養聖人虛靜之道。乃是微明之士。修行者。勉之可也。

魚不可脫於淵。

【註】此句是取喻人不可離於道。猶魚不可脫於淵也。魚之在水。魚之生也。若脫淵必死。人之在道。人之生也。若去道。豈宜生乎。魚不脫淵。尚且無害。人不離道。豈有害乎。若不然。炫露才智。起釁招尤。其將來之患。終不能免矣。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此句亦是取喻道之在我。不可炫露。取勝於人。倘若炫露。猶國之利器。示於人也顯露。利器在國。豈可露乎。倘若輕示於人。是謂炫露。而不知微明之機也。人君之權。未有不移於下者。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人能會此意。則知利器宜藏。若魚之處淵。以柔弱自勝。得微明之妙。奪可以與。廢可以興。弱可以強。喻可以張。又安有不進于道者乎。

無為章第三十七

註 恭聞無名之樸。即是無爲之道。無爲之道。即是無名之樸。以隱微顯著。分而言之。似乎不一。以隱微顯著。合而言之。未有不一也。本是無名天地之始。至誠無妄之實理。天之所賦者此也。人之所稟者此也。物之所受者此也。運化於天地之間。謂之道。秉受于人物之心謂之性。人能成此性。是爲天地之完人。物能成此性。是爲天地之完物。一性成。而一理全。一理全而衆理無不備矣。但至誠無妄之實理。有微有顯。有體有用。微者體。顯者用也。體爲萬物之總持。用爲萬物之衆妙。其體雖微。寂然不動之中。未嘗不感而遂通者也。其用雖顯。廣大悉備之妙。未嘗不根柢復命者也。文中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正是此義。是故天地之化育。此非而無所化。聖人之教民。非此而無所教。以此而化。故天道無爲。而無所不化。以此而教。故聖人不言。而無所不教。詳觀此義。我之體用。未嘗不是天地之體用。天地之體用。未嘗不是我之體用。天下國家。萬殊一貫。君臣父子。上下一心。果能如是。當今人之王侯。未嘗不是上古之堯舜也。

此章經旨。無爲無不爲。總是一道之妙也。但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用本無用。鎮之以無名之樸。便是用。體本無體。不欲以靜。便是體。體用總是一個大道。只是要人知其體而體之。知其用而用之。其理自得其性自正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註 大道本是不變不易。真常之妙理。不有不無。不色不空。是謂性命之元。是謂萬化之本。無形無象。可謂無爲矣。然五行之變遷。有四時之代謝。無處不通。無所不貫。萬物非道而不生。萬物非道而不成。又無爲而無不爲。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要知無爲者。大道之體也。無不爲者。大道之用也。普萬物而無心。是以謂之無

爲。妙萬物而不遺。是以謂之無不爲。人能依而修之。則德性完全大道。在我矣。何用遠求哉。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註】 侯王爲民物之主。萬物之所視效也。若能清淨自養。不生嗜欲以亂其心。不多作爲。以亂其事。自守于無爲。因物以成物。隨物以立物。萬物安有不化者。各得其生。各遂其性。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山川鬼神咸寧。鳥獸魚鱉咸若。此皆是萬物自化之驗也。奈何世人。馳心于有爲之境。用智於有爲之事。日日營謀。未嘗片時清靜。朝朝念慮。未見一刻安閒。本來固有之天真。全然蒙蔽。無爲真常之大道。截然不修。性命不顧。一朝起釁招尤。禍辱臨身。身家不保。皆是不守無爲之害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註】 此二句。乃是言守之不純。情達世變之義。侯王守此道。必要純一不雜。廓然大公。心如天地。性似太虛。動靜如一。內外無間。方可大化無窮矣。倘若守之不純。利欲少有萌蔽。則無爲之化。未嘗不讓成有爲之作也。雖然。始則無爲。未嘗不漸漸至於有欲。自此而詐偽日興。自此而作爲滋勝。自此而世道日變。自此而人情日遷。天下化爲利欲之事。人情化爲利欲之心。若不鎮之以無名之樸。欺詐之作。其作不可止矣。無名之樸。即是真常無爲之道。非此道之外。別有一道鎮之也。太上惟恐侯王守之不純。以致情達世變。人偽日滋。所以指出無名之樸。故以鎮之之力。勉之者矣。所謂無名之樸。卽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渾全未散之義。鎮者。以自然處之之義。譬如世情交爭於利欲。我心獨守於無爲。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便是鎮之也。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修道之人若是守道不絕。性情必不能一致。人法必不能兩空。不執於有。便執於無。識神未有不作亂者。六賊未有不顛狂者。所以心迷性執。動念無不乖矣。以此觀之。亦是化而欲作之義。是以守道之人。始則以忘物之心。違其情欲。次則以智慧之力。破其迷暗。終則以無爲之道。守其道德。守至無可守之妙處。則我之道體。自然全彰。我之法性。自然獨露。情欲化爲智慧。智慧化爲無爲。無爲之道。盡是我德性之道。以德性之道。守而鎮之。身中之民物。無不化矣。侯王之道。與此又何異乎。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註】切思鎮之於無名之樸。其道無他。亦只是將欲使民無欲而已。民既無欲。事物不能累其形。情欲不能亂其性。則民之性靜矣。其性既靜。所存者不偏。所應者無妄。天下未有不正者也。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人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純一不雜。至清至正。乃天命之性也。氣質稟賦。則有偏正清濁之不同。只因天命之性局在氣質之中。不得不有此偏正也。然氣質之性雖不同。其本性之善則一。人能反之。天命之性自復矣。反之之功。妙在以靜。靜者無欲也。人能無欲。其性自靜。人能性靜。其性自正。性正則無所不正矣。是以聖人。欲使天下之正。先以正人之性。爲急務也。人之性既正。則善惡真偽之情。性中不有。造作有爲之事。心上不生。性之所具者。無不是道。心之所蘊者。無不是理。天理既明。天性既復。天道既得。三者合而爲一矣。故此章經旨。太上全爲正人之性而說也。

處厚章第三十八

【註】恭聞未有天人之先。其至誠無妄者謂之道。受命於天。全之於性。得之於心。謂之德。至公無私。生理常存者。謂之仁。有分別。有果決。當行則行者。謂之義。

。天秩之品節。人事之儀則。有文有質。恭謹謙讓者。謂之禮。此五者。乃是治國齊家之達道。修身立命之本始也。修之者則吉。悖之者則凶。但道之不行于天下。不明于天下。天下之民。不蒙至治之澤。皆因世衰道微。人心不古。故治亂不一。聖人維持輔翼。因其勢而無所不盡其力。欲挽回上古之風。故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寧居其實。不居其華。不得不以權衡參合大道也。

此章經旨。是太上訓人。返樸還淳之義。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註】上古上德之君。天德昭明。蘊之於心。及之於物。萬善全備。而不自知其德。是以謂之上德。雖不自有其德。德之本體。日日常新。德之妙理。時時具足。日用常行之際。無不是德。君臣父子之間。無不是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德不自有。其德無窮。德不自知。其德至大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註】下德者。不能圓滿具足。不能自然無爲。譬如以私仁小惠。行有爲之事。以人之見聞爲心。不以不見不聞爲心也。以人之名譽立意。不以無名無譽立意。此便是不失德。却不知不失其德。其德必不溥。其德必不大。于人必有益有損。有德有失。益之得之者。稱我爲有德之人。失之損之者。又稱我爲無德之人。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切思德者。心之理也。此理從大道流出。從性中發現。是爲自然之天理。人人本具。個個完全。果能充而用之。於天地萬物。無處不是我之德也。但因世人。私欲太甚。天理滅絕。以致天德錮蔽。其德不有矣。若德上自然無爲。不患而自患。不仁而自仁。譬如春風時雨。及於萬物。而萬物尚且不知。更何得失之患乎。學道者

。能明此德可以爲上德之人矣。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註】此四句。乃是言上德下德。致養不同之義。上德之君。得自然無爲之道。渾厚完全。不有缺欠。亦非上德之君。有心而無爲也。德之本體。本來一事不有。本來一物不見。本來無人無我。更何有所爲乎。是故心如太虛。空空洞洞。湛湛清清。內不起有爲之識。外不見有爲之塵。物我同然。內外如一。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之君。但因心上未到圓明地位。故在有爲法中。著其跟脚。事事物物。必要周全。惟恐失其有德之名。惟恐害其有德之事。此所以有爲之爲。必至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無不有以爲矣。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只因不能入自然之妙。未曾到無爲渾化之地。是故有以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註】太古之風漸開。人心之樸不絕。故德必以仁。上仁之君觀萬物爲一體。觀天地爲一身。君臣父子。渾然是惻隱流行。家國天下。同然是恩惠徧及。其仁如天。其愛如地。所以與民相安於無爲之中。與民相忘於無爲之道。隨宜處順。因物付物。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蓋是此義。雖然德降而爲仁。只是略覺用力。不如天德無爲。自然之妙耳。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註仁愛有不能及。又不得不以義成之。只因慈惠日久。是非亦隨之以生。是非既生。不得不有分別之義。上義之君。原是以仁爲體。以義爲用。處事自然有剛斷之妙。因世道紛紜。人情多詐。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非太過。則不及。不能適於中道。所以真妄須權衡。得失須較量。有爲之事。終無止息。有爲之法。不可窮盡。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細想聖人以上義。裁正天下者。正是挽回民心之生意。救人道之失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註義之斷制。又不可徒行。不得不繩以禮之節文。聖君因人心之不正。世道之多偏。以典章格其非心。以文物化其意志。納民于軌物之中。皆是上禮之爲。奈天下之民。如瞽如瞽。似愚似痴。見如不見。聞如不聞。違其教令。悖其規條。而莫之應何也。然聖君救世之心不已。愛民之心不厭。又不得已。則攘臂而仍之。攘者取也。臂者手之腕也。仍者引之也。譬如執其手掌拽而引之。便是攘臂而仍之之貌。總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皆因道德仁義。日遠日廢。民心錮散。天理不明。所以莫之應也。既已莫之應。更又攘臂而仍之。可見聖人救世之心極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註此四句。又是重申上文之義。上文所謂。上德。下德。上仁。上義。上禮。五等化民之道。皆因下民反無爲之道行有爲之事。效有爲之迹。亂有爲之風。世道因此而改變。人心因此而遷移。所以道失。而德又失。德失而仁又失。仁失而義又失。義失而禮又失。世道人心。漸漸失至於此。皆因非至治之化。是故有此變遷不已之害也。

。文中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即是此義。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註】此三句。又是指道德仁義。漸次失至於禮。世道不得不亂之義。切思道之不能行。行之於德。德之不能行。行之於仁。仁之不能行。行之於義。義之不能行。行之於禮。倘若禮再不行。未有不行之於亂也。是故自古聖人。禮之所設。原爲約人之性情。反人之邪妄。但禮之所用。不可太過。不可不及。必多品制。必多作爲。本然之忠信必薄。忠信既薄。相因而刑罰者必有。相因而兵甲者必至。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註】識者。知識見識也。能知人之所未知。能見人之所未見。是謂前識。知愈廣而務外者愈多。見愈多而逐物者愈遠。是皆道之發洩。非道之本也。道之本體。貴乎飲華就實。守樸還淳。况大智若愚。今逞于識。則炫露精神。妄用機智。日事于有爲。離道日遠。豈非大愚乎。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註】此三句。乃是歸結上文之義。大丈夫足見道而不見欲。循理而不徇私。頂天立地。不是道德之流行。故處厚不處薄。居實不居華。正欲使天下還淳返樸。以復太古之風月。故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註 彼者。薄也。華也。以者。用也。此者。厚也。實也。大丈夫。因世衰道微。不得不去彼之薄華。而用此之厚實。可知大丈夫。默持造化。冥鬱玄黃。故曰故去彼以此。

得一章第三十九

註 恭聞理之始謂之一。數之元。謂之一。是故一者。大道之本體也。至理之實際也。立天地之玄宗者一也。立萬物之本始者一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莫非此一。一理具而無所不具矣。盡陰陽之變化。盡鬼神之吉凶者。莫非此一。一數立而無所不立矣。人能得此一。處靜恬淡。不偏不倚。道即我身。我身即道。不見有爲之跡。用之無往而不宜也。

此章經旨。太上指出得一之大本。乃是示人以立本爲要之義。天地神谷。萬物侯王。皆是引喻之言。看經者。不可不知矣。

昔之得一者。

註 昔者。始也。綜天地萬物之先而言之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知道生一者。即是先無極。而後太極也。一生二者。即是太極判而爲兩儀也。二生三者。即是兩儀既生。而三才立也。三生萬物者。即是三才既立。萬物無不全備也。以此觀之。道爲一之母。一爲道之子。明矣。是故昔之得一者。得之於此也。得

之於此。則至極之理。自此而始矣。得之於此。則至正之元。自此而生奧。得之於此。則至微之數。自此而起矣。看經之人。不可輕易放過。必要細細體認。方知得此一。乃是自然而然之妙。非外有所假借而得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註】清氣上昇。謂之天。濁質下降。謂之地。天地得一之妙。故皇極經世經。則可知矣。皇極經世經云。天以一而變四。四者太陰。太陽。少陰。少陽。是也。以一變四。故天之數。得其五也。天雖得五數。四數有體。一數無體。以無體之一。統於有體之四。所以天之本在於一。凡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分度盈宿。變化於上。昭昭然而不可易者。皆是得一之妙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之數。亦以一而變四。四者。太剛太柔。少剛少柔是也。一而變四。故地之數。亦得其五。地雖得五數。四數有體。一數初無體也。無體之一。亦統於有體之四。所以地之本。亦本於一。凡地之成形者。山嶽之凝結。河海之流通。草木之生成。人物之養育。水火土石。萬方品類。造化於中。列列焉而不可改者。亦是得一之妙也。故曰地得一以寧。細詳天之四體。太陽者。至陽之精也。太陰者。至陰之精也。少陽者。卽是太陽之餘光也。有光而可見者是也。少陰者。卽是太陰之餘氣也。不可言之辰光是也。成天之象者。只是成此四體而已。天道之變。亦只是變此體而已。譬如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四體交。而天道之體盡矣。又如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四體分而天道之變盡矣。是故天之道。因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體之妙。所以有日月星辰之交也。因有日月星辰之交。所以有暑寒晝夜之變。所以有春夏秋冬之歲序。

也。地之有四體也。太柔者。水之性也。太剛者。火之性也。少柔者。土之性也。少剛者。石之性也。成地之象。亦只是成此四體而已。地道之化。亦只是化此四體而已。譬如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四體交。而地道之體亦盡矣。又如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四者交。而地道之化以盡矣。是故地之道。因有太柔太剛。少柔少剛。四體之妙。所以有水火土石之交也。因有水火土石之交。所以有風雨露雷之化也。因有風雨露雷之化。所以飛潛動植之感應也。以此觀之。天地之象。於此得一而成。天地之體。于此得一而盡。天地之變。於此得一而變。天地之化。于此得一而化。大矣哉。天地得一之理。微乎深矣。看經者。再請研窮。則得一矣。

神得一以靈。

註不但天地得一而清寧。有天地。必有天地之神。神者。天地之德也。充實無間。變化無窮。皆是神之妙用也。此神歟之。即是元始之祖氣。散之便是上下之神祇。元始之祖氣。靜而爲一。散而爲萬。天地神祇。不得此一。則不能靈應無方。不能變化莫測也。是故神有先天之神。有後天之神。有虛無自然。清靜無爲之神。有受形受色受識之神。有經龐入妙。積功修證之神。有不由胎誕。梵炁妙化之神。又有陰神陽神。邪神正神。又有血食之神。英烈之神。先天之神者。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神。浩劫常存。不壞不滅。是以謂之先天之神。後天之神。天地開闢之後。或感炁而成。或示應而化。是爲後天之神。虛無自然。清靜無爲之神。譬如三界之上。皆是自然清靜無爲之神。受形受色受識之神。譬如欲界有男女之形。是爲受形之神。色界有色累未盡。是爲受色之神。無色界雖空色俱亡。惟有靈識少具。是爲受識之神。經龐入妙

○。積劫修證之神。譬如東方青帝。住劫修於西臺無量玉國。又經三劫。修於洞明玉國。又經七百劫。萬死萬生。不可甚計。功德徹天。感元始天王。封爲蒼帝之號。此爲積劫修證之神也。不由胎誕。梵炁妙化之神。不由胎誕。梵炁妙化之神。譬如飛天神王。五帝大魔。此皆是不由胎誕。梵炁妙化之神。陰神者。感陰氣之正而成者。陽神者。感陽氣之正而成者。邪神者。感駁雜之氣而成者。正神者。感中和之炁而成者。英烈之神者。古今大忠大孝之人。英靈不散。積而成者。血食之神者。如城隍土地。河神山神。社令等神。享祀於人間者。皆是血食之神也。神雖萬萬不同。總是元始之一神。散而爲萬神也。得之正者則正。得之邪者則邪。所以修證不同。果位不一。劫運將至。隨其功行之大小。或存或滅。存之者。乃是得其一也。滅之者。乃是失其一也。得一者。變化不可窮。微妙不可見。不怒而威。不威而應。神化無方。妙應不測。此的是神之靈處也。細推鬼神之理。鬼神者。陰陽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間。無處不有陰陽。無處不有鬼神。譬如雷電風雨之所爲。冰雹霜雪之所作。豈非鬼神之功用乎。雖然。鬼神有此功用。無非聚散開闢之機。無非昇降屈伸之理。無非得一之妙也。得其一。可以聚散。而自然聚散。可以開闢。而自然開闢。可以昇降。而自然昇降。可以屈伸。而自然屈伸。以此觀之。神乎其神。神乎一也。靈乎其靈。靈乎一也。無所不神。無所不靈。此皆是得一之妙也。故曰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

【註】不但神之得一而靈。至於空谷。若是不得其一。則空谷之氣。亦不能盈矣。空谷者。虛其中。而存其神之謂也。不可專指山谷而言。譬如人有人之谷。物有物之谷。山有山之谷。川有川之谷。天有天之谷。地有地之谷。天地若無此谷。則消長之機。不能運化。人物若無此谷。則性命之根。不能保存。山川若無此谷。則吐納之氣

不能充盈。是故天以此谷。而盈虛消長。地以此谷。而昇降陰陽。人以此谷。而變化神氣。物以此谷。而復命歸根。山以此谷。而發泄地藏。川以此谷。而容納萬象。天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盈消虛長。地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昇降陰陽。人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變化神氣。物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復命歸根。山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發泄地藏。川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川流不息。所以古之妙。妙在虛其中。盈之妙。妙在得其一。得其一。則谷神不死矣。谷神不死。未有不盈者也。譬如本經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是此義。故曰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

註不但谷之空者。得一而盈。雖萬物若不得其一。則亦不能生矣。萬物者。飛潛動植。青黃碧綠。有情無情。或善或惡。或邪或正。或醜或好。或巨或細。或柔或剛。或大或小。一切有形有色者。皆謂之萬物也。此萬物。或雨露風雷。變其形氣。或寒暑晝夜。化其性情。或有耐於炎暑者。或有傲於霜雪者。或有出秀爭芳者。或有噴香吐麝者。或有延齡長壽者。或有形神化變者。物物各具生生之理。種種各有得一之妙。生於一而成於一。生於一者。一機出也。成於一者。一機入也。所以神化之機。不着力而自生。不有心而自成。此皆是得一之妙也。故曰萬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註此貞字。河上公。以正字之。貞與正。其義同矣。不但萬物之衆。得一而生。侯王爲民物之長。亦不可不得之於一也。侯王。既得其一。天下未有不貞靜者也。

正心。處己。誠意處物。體之於身心。皆是太極之一理。用之於天下。皆是仁澤之流行。侯王之心正。萬物之心無不正。侯王之心一。萬民之心無不一。天下自然無事。萬民自然無爲。何患天下之不貞靜乎。故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

註其指上文而言。致者盡天理之極。止於極至之謂也。上文所謂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侯王之貞。雖然等等不一。人能盡天理之當然。致於至極之一。殊途者。未嘗不一。異類者。未嘗不一。自然同歸於一。故曰其致之。以勉人之用力而自盡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

註此七句。又是反伸上文之意。顯示下文之實驗。深爲天下後世。警醒於將來者也。上文所謂天之道。地之道。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侯王之貞。皆以得一而清。得一而寧。得一而靈。得一而盈。得一而生。得一而貞。以此觀之。可知一者。天地之本也。倘若不得其一。三景不明。星辰不順。五行錯亂。四序失和。是天無以清也。裂者。如移星易宿。分裂不祥。故曰天無以清。將恐裂。山移河竭。旱澇不時。萬物不能生成。萬民不得生養。是地無以寧也。發者。如地動山搖。海嘯土崩。

故曰地無以寧。將恐發。神若不一得。則神必不靈。神不靈。則無以爲聚散聞聞之機。昇降屈伸之理。叩之不應。感之不格。故曰神無以靈。將恐歟。谷若不得一則谷必不盈。谷不盈則不能洩長運化。吐納盛洩無虛中之體。卽無傳聲之妙。故曰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若不得一。則萬物必不生。萬物不生。則飛潛動植。無以實其質。青黃碧綠。無以辨其色。胎卵濕化。無以成其形。故曰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若不得一。則無以爲貴高。侯王不貴高。則無以治一國。爲一國之主。無以平天下。爲天下之主。蹶者。跌倒不能起之像。政令不合乎道。民庶必至雜亂。家因天下必將蹶矣。故曰侯王無以爲貴高。將恐蹶。

故貴以賤爲本耶。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註此五句。乃是言侯王。雖有高貴之位。然高貴之本。不可不致之之義。天下之道。有國必有君。有君必有臣。君之尊。臣之卑。此名分不易之道也。猶如天之高。地之下。亦是高下不易之理。雖有不易之理。貴者。未嘗不以賤爲本。不自有其貴。故曰賤。侯王。雖然貴極九五。但不自有其貴。當以謙下自處。譬如天之道。能容于物。地之道。能養於物。聖人之道。能愛於物。容于物者。虛其體也。養於物者。虛其氣也。愛於物者。虛其心也。侯王之德。配天地。侯王之道。合聖人。不自尊。不自貴者。亦是虛心之妙也。能虛其心。天必與之。人必歸之。天之所與。人之所歸。豈非以賤爲本乎。故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高者。功高於天下也。下者。不自有其高也。侯王。雖功高於天下。心中不自有其高。卽是功成不居之義。大凡聖君在位。惟知立功於天下。不知求異於人。雖天下殊途而不同。聖君之心。只是於異

中求同耳。與中求同者。與民同其心。與物同其性。與天下同其理。與聖人同其道。所以得其心。得其性。得其理。得其道。而不自有其高也。不自有其高。此正是豁然大公。致一之妙也。是故天下之人。無不服。天下之物。無不歸。民自安。國自泰。貴高自然可保於長久。功業自然可立于萬世。以此觀之。豈非以天下爲基乎。故曰高以下爲基。文中所言。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亦有所據。譬如侯王。常自稱孤寡。不穀者何也。孤者。孤陋也。寡者。寡德也。不穀者。不善也。此皆是侯王虛心謙下之言。觀此謙下之言。以賤爲本。則可知矣。以下爲基。則可明矣。故曰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註】謙下之義。正在此三句發揮其妙。觀貴高之名。聖君不肯自有者。譬如工匠造車一般。造車之始。車之未成曰輪。曰轂。曰軸。曰衡。曰輶。其數車。各有其名。及至車之既成。車之名雖有。車名之實地。又無所指矣。此正是不肯自有其貴高之義。大道之妙。不但于此。譬如仁義禮智。合而爲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也。又如賞罰刑政。合而爲治。賞罰可名。治又不可名矣。是以文中言。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二句。正是取喻貴賤之名。不自有之妙處。玉者。石中至貴之寶也。石者。山石至賤之物也。人得而貴之。人得而賤之。今不欲如玉碌碌者。又不欲如石落落者。貴賤相忘。混而爲一。無貴賤之名。無貴賤之跡。致一之妙處。正在于此。侯王若能致一。雖不自有貴高之心。未嘗不貴高也。則天下之大本。于此而立矣。此章經義。總是教侯王求致一之大道。立天下之大本。忘乎貴賤之義。然修行亦有大本。不可不立。且如性之在我。即是吾身之天。命之在我。即是吾身之地。虛靈不昧。即是吾身之神。竊竊相通。即是吾身之谷。四肢百骸。五臟六肺。眼耳鼻舌。顴眉鬚髮。涕唾。

血液。身中種種所有者。即是吾身之萬物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是吾身之侯王也。若能性命歸根。神氣一致。常清常靜。諸念不生。無欲無爲。一法不立。身心自然泰定。性命自是真常。此便是天清地寧之妙處。更能涵光默默。神氣充盈於上下。道炁溶溶。谷神獨立于虛中。此便是神靈谷盈之妙處。又能產靈苗。結聖胎。無處不見生生之理。無時不得生生之意。此便是萬物生之之妙處。又能性霽神融。心清意定。保性命之真常。守無爲之至道。此便是我身中之天下。貞靜之妙處。到此田地。無人無我。無天無地。萬法皆空。一法不立。侯王不能加我以爲貴。天下不能鄙我以爲賤。名利不有。榮辱不生。豈非得道之人乎。得道之人。未嘗不是得一之人。能得其一。則萬事畢矣。

反覆章第四十

【註】恭聞天地消長之道。不喻聚。不能施化。不施化。不能喻聚。吸聚者。氣之靜也。施化者。氣之動也。靜者。體之所以立。動者。用之所以行。此兩者非反覆之功力。則陰陽進退之道不有。萬物生化之機不立。詳此反覆之功力。即是動靜之先機也。先機動。不得不動。先機靜。不得不靜。反之而復命立基。反之而乾坤合體。反之而陰陽受符於北元。反之而斗柄回寅於太簇。反覆之妙。微乎深哉。是故聖人深知反覆之微機。不溺於人欲之私者。反之也。去妄存誠者。覆之也。於是乎能一天地之理。能盡事物之變。正己正人。修身治國。無所不得其理也。此章經旨。乃是言天地有無相生之妙。皆是大道反覆動用之機也。人能知此反覆之理。而修之。可以出有入無。與大道同其動用矣。

反者道之動。

【註】

大道之妙。有妙動妙靜之機也。然動之機。不因動而生。動之至于極也。動極而反于靜。靜極。動之機乃生焉。故言反者道之動。天地之道。不反覆。則陰陽不

能消長。譬如十月反于乾坤。冬至之一陽乃生。四月反于純乾。夏至之一陰乃生。不但造化之理。有此反覆。且如人之七情六欲。皆屬於動。若不以靜反之。則動念成乖。舉心是妄。若看破此理。以智慧覺照之力。攝妄歸真。反情歸性。少有一毫念慮之妄。一照便回。斷不肯動中生動。亂我之性真。業中造業。害我之天德。行持日久。我之性。自然如深潭印月。我之心。自然如止水無波。到此天地。反之之力。則亦不用矣。學道者。請試思之。

弱者道之用。

【註】

此句正是明示大道妙動之義。道機之動。不違於時。不失於氣。不擇物而施。能順萬物之情。不逆物而用。能從萬物之性。委曲週遭。可謂弱矣。然其用則入水火而無間。透金石而無痕。體萬物而不遺。體萬物而不匱。不以剛爲用。而以柔爲用。卽易曰。見龍無首吉。故曰弱者道之用。卽如春夏溫和。能生萬物。秋冬凜冽。則殺萬物。溫和柔也。凜冽非剛乎。不但天地之道。有此柔弱之用。人之處世。語言平和。則聽者易于受而不違。行事寬恕。則事必易于成全而不敗。是知弱之用。無事無物不宜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

【註】

有卽道之動。有理有氣也。萬物之生。生之于有。有此理。便有此氣。有此氣。便有此物。天命所以流行而不已。萬物所以生生而不窮。倘若不有此理。不有此

氣。天命不流行。萬物無以資始資成矣。故曰天下萬物生于有。

有生於無。

【註】無卽是無形無色妙無之無。以性言之。卽我性中不壞之元神。以大道言之。卽是太極真靜真無之本體。是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所以妙有之理。妙有之氣。妙有之體用之分。其中立意。惟重反之一字。反者。反覆之機也。即是曰風混合之妙。有此反覆之機。所以萬物無不有矣。若無此理。則大道亦不有矣。天地亦不有矣。萬物之本。從何而立。生化之機。從何而動乎。文中言有無。人止知以可見可聞者。謂之實。有。不可見不可聞者。謂之實無。又以有者。執於形色之有。無者。入於頑空之無。却不知有形有色之中。更有妙無者具焉。無形無色之中。更有妙有者存焉。人能明得此理。知反覆之妙。則元性不迷。元神自住。元氣自合。元精自固。元理自得。元機自動。更能打成一片。則性命自全。金丹可就矣。是故養道之人。意去邪思。心除妄想。止其强大之心。習學柔弱之志。言語柔和。不可與人爭強。凡事謙退。不可與人取勝。千辛萬苦。晝夜不眠。亦只是爲求妙無妙有之理耳。此妙無妙有之理。惟大悟大徹之人。得遇真師訣破。方可知其動靜體用之微。方可得其反動弱用之妙。倘若不悟此理。只徒外面莊嚴。不修性命實理。則性迷情妄。失却真常之道。生死輪迴陷入苦海。萬劫難復本性矣。譬如人之迷失家鄉。不知回家之道路。流落在外。衣食難求。未有不死者。果是多劫多生。有文見性之人。看破世事。當於此章經旨。仔細參詳。其中言雖簡而意博。文不煩而理奧。所該者廣矣。學道之士。慎勿輕忽。但只是道妙玄玄。形容不盡。不得不詳詳耳。

太上道德經講義

聞道章第四十一

【註】恭聞。道之不可不聞。猶性之不可不有也。性之不有。眼不能視。耳不能聽。鼻不能嗅。口不能言。若道之不聞。身不能修。德不能立。家不能齊。國不能治也。是故道也者。不可不聞也。但根有淺深之不一。性有智愚之不同。聞道而潛思力行。一了百當者。是爲根深智慧之上士也。聞道而心不果決。志不堅固者。此爲中根。未悟之人也。信道不篤。自暴自棄者。是爲淺根。下士之人也。不但此也。聞道又有二義。有聲塵之聞。有非聲非塵之聞。聲塵之聞。外有耳根之用。內具識性之塵。能聞有聲。不能聞於無聲者。是以謂聲塵之聞也。非聲非塵之聞。外不入於耳塵。內不起於識妄。反聽於心聲之內。不用耳根。能聞於無聲之聲。不入耳塵。能聞於無聞之聞。無聞之聞。我能聞。而人不能聞者。是以謂之妙聞也。此等妙聞。方可謂之聞道矣。今者聞道之人。果能如此而聞之。可與大象同入於無形。可與大道同隱於無名也。大道無妄之實理。未有不善貸於我者。未有不且成於我者也。聞經之上士。不可不知此義。

此章經旨。欲人信道之義。大道之深妙。惟信可入。不有信心。難聞真道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註】聞道之人。大略有三等分別。上士識見超羣。志量廣大。一聞此道。必然勤而行之。不敢怠惰也。譬如登山必要絕頂。涉水必要窮淵。從此聞處。聞至於不聞之。

地。從此行處。行至於無所行處。此爲上士勤行之妙義耳。

一四六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註其次中根之人。雖有勉慕之心。而若存若亡。只是存而不久之義。譬如聞一善言。此心便喜。見一利益。此心又亂。只因天理人欲。雜於方寸之間。見理不真。所以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註又一次是下根之人。陷入俗網。貪樂世昧。聞道貴無爲。責自然。與彼之造作有爲大不相同。安得不大笑之。此爲下士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註道爲至高至貴。原非下士所可聞也。若不笑。是爲下士所聞矣。安足爲道乎。故文中言不笑。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

註建者。立也。建言有之者。因下士不足聞。不足有。惟上士足聞足有。如下文明進等句也。

明道若昧。

【註】明道之人。機智全無。念頭清靜。惟求性分所得。不以聰明外露。應之于人。是進道若退。

【註】進道之人。不作有爲有相之事。不生勞心勞力之能。默然自修。而其所以修者。人不能見。闇然自養。而其所以養者。人不能知。事事不敢先于人。念念若不足于己。故曰。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註】平坦而行。謂之夷。類者。同類也。夷道之人。口不出異人之言。身不行異人之事。平平然。不分貴賤賢愚。夷夷然。不辨上下高低。動靜休息。與人共由此道。進退交接。與人等觀無異。此便是夷道若類。

上德若谷。

【註】上德之人。心如太虛。量如天地。心德廣大。如空谷一般。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此便是上德若谷之義。

大白若辱。

【註】大白之人。皞皞自處。皎然似明月當空。無一點雲遮。然與人不侔于貴賤。接物不較于是非。處卑而不強爲高。居下而能安于下。故曰。大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

【註】廣德之人。心如天地。量如滄海。寧學聖人之未至。不敢以一藝而成名。寧以德之不足爲己病。不以德之有餘爲己功。功雖日進。而不自以爲進。善雖已成。而不自以爲成。故曰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

【註】建德之人。事必求其至。功必造其成。以聖賢之任爲己任。以天地之心爲己心。建之之功。可謂勇矣。然其心恆若不足。偷者。薄也。德已厚。而不自以爲厚。功已深。而不自以爲深。兢兢業業。謙以自牧。故曰。建德若偷。

質真若渝。

【註】真誠之人。形貌朴實。心上敦厚。生來原是如此。不以善顯于人。亦似不能善。不以潔鳴于己。亦似不能潔。若渝者。如可汙可染。實是涅而不縕。故曰。質真若渝。

大方無隅。

【註】大方之人。無邊際。無內外。無東西南北之分。無四維上下之別。其道無極。其方無方。包裹太虛。涵容天地。故曰。大方無隅。此句。是取喻聖人。無拘無執。

。心量闊大。不立些小圭角之義。是以謂之大方也。

大器晚成。

【註】能感物者。謂之器。晚成。言非容易成就者也。大器之人。養深積厚。操存日久。造到精金百煉。止於至善之地位。方可成經天緯地之才也。豈容易而成此大器乎。故曰。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

【註】口不能言。謂之大音。耳不能聞。謂之希聲。大音者。無音之音也。希聲者。無聲之聲也。譬如得黃鐘。得一陽之元氣。聖人則之。爲衆音之主。此一陽之元氣。何嘗有聲乎。雖然無聲。十二律之聲。皆從一陽之元氣而生矣。此正是大音希聲之妙處。又如聖人。治國治民。妙在心聲之微。大順大化。妙在不言之教。以此觀之。無音之中。有大音者具焉。無聲之中。有希聲者存焉。故曰。大音希聲。呂祖云。坐聽無絃曲。明通造化機。即是此義。

大象無形。

【註】大象者。無象之象也。無形者。目不能見。謂之無形。大象即是大道微妙之理。可以心神領會。不可以形迹覩見。是以謂之大象無形。大象之人。與此一樣。心是道。道即是心。歛之在身。非有非無。用之天下。無窮無盡。是以古之聖人。治國修身之處。人不能知其端倪者。正是大象無形之妙耳。

道隱無名。

註此句乃是總上十三句之妙義。大道無聲無臭。無迹無形。其至玄至微。至神至虛。隱于天地。天地不知。隱于萬物。萬物不知。求其狀。其狀不有。指其名。其名不得。故曰道隱無名。上文雖未言大道之妙。所以爲妙者。實在其中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註此二句。乃是總結上文之義。恐後世不知大道之體用。無所不善貸。無所不且成。上文自明道若昧。至道隱無名。若不從大道而進修。則無處進修。若不從大道而存養。則無所存養。所以大道。造物之圓機。無所不善貸。無所不且成也。故云夫唯道。善貸且成。此章經旨。教人當以篤信。爲入道之門。萬聖千真。皆從篤信而入。下士聞道。笑之者。正是不信之義。安知勤而行之者。乃可成道。而爲聖爲賢乎。

冲和第四十二

註恭聞。虛靈者。謂之冲氣。柔順者。謂之和氣。柔順之氣。未嘗不虛靈。虛靈之氣。未嘗不柔順。分而言之有二。合而言之即一也。此氣之妙。有體有用。有動有靜。其體也。涵陰陽升降。動靜自然之機。其用也。有聚散屈伸。變化無窮之妙。用之可見者。因用有象而爲氣。故可得而見之。體之不可見者。因體無象而爲神。故不可得而見之。不可見。所以在天地。爲天地之谷神。在人身。爲人身之谷神。在萬物。爲萬物之谷神。以神言之。無方所。無内外。動靜如一。感應不二。以氣言之。有

動靜。有變化。有去來。有始終。繼善者。莫不繼善於此。稟受者。莫不稟受於此也。修道之人。果能得冲和之妙。行無偏滯。事無乖戾。修身之大本天下之達道。無所往而不冲和矣。

此章經義。教人致和之義。和者。天地之元氣也。得此元氣。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大道可入矣。倘若不然。未有不强梁者也。

道生一。

註 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真常造物之實理謂之道。卽無極而太極也。道生一。一者。理也。此理能一天地萬物。是以謂之一。有此道。便有一。此一流行於天地。便是五行四象。流行於人事。便是三綱五常。流行於身心。便是性命魂魄。仁義禮智。為萬物總會之理。萬理總會之源。添之不得。減之不得。修道之人。若能認得此一。則萬事備矣。

一生二。

註 二者陰陽也。陰陽者。氣之動靜也。氣之動而爲陽。氣之靜而爲陰。有此動靜。所以有此陰陽。陰陽之妙。本非有二。太極未發之前。靜而爲陰。太極已發之後。動而爲陽。未發者。理也。已發者。氣也。氣行者。理著。二者。二其動靜也。一之理。生二之陰陽。故曰。一生二。動者。氣之通也。理之著也。靜者。氣之復也。理之貞也。動不妄動。必靜極而後動。靜不妄靜。必動極而後靜。動靜兩端。是爲天命之流行。萬物之始終也。人能知此。動靜之妙。修之于身。可以見天地之心。用之于事。

可以見大道之本。自古聖人之修道設教。不能越此動靜之理。以性言之。湛然無欲。靜者。所以爲性也。以情言之。喜怒哀樂。動者。所以爲情也。但動靜之間。若能不偏不倚。以中正之道行將去。便是知此一生二之妙理也。

二生三。

註 三者。三才是也。二氣不交。三才不立。是故得其氣之輕清者。天之道也。得其氣之重濁者。地之道也。得其氣之中和者。人之道也。天之道若非二氣。交合之妙。則五行之氣。不能行于天。天之道不立矣。地之道。若非二氣。交合之妙。則五性之理。不能具于地。地之道不立矣。人之道。若非二氣。交合之妙。則人性之理。不能存于心。人之道不立矣。有天便有地。有地便有人。天地人。皆本于二氣。交合之妙。故曰。二生三。人能知此二氣交合之妙。以三才之理。蘊之于心。可以紀綱造化。可以統理人物。精粗本末。一以貫之矣。

三生萬物。

註 飛潛動植。一切有形有色。有性有命者。謂之萬物。二氣交而三才立。三才立。而萬物之形體出焉。經綸天地。成就品類。皆是此三者之才也。故曰三生萬物。天得此理。所以有天之才。地得此理。所以有地之才。人得此理。所以有人之才。但天地所用之造化。人不可得而見。惟聖人。則天地之造化。蘊之於心。行之於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處不是生生之理。無處不是三才之道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註】萬物之生于天地。若不負陰而抱陽。則陰陽之二氣不能入。造物之化機。不能貸抱。萬物各有內外。內外各有陰陽。陰陽各有抱負。內外與陰陽相得。陰陽與抱負相合。合者。合之於變也。不合則不變。變者。變之於冲也。不變則不冲。冲者。冲之於和也。不冲則不和。是故陰陽內外。若無冲氣以和之。則陽氣不能變。陰氣不能合也。雖有負抱之理。終亦不能生成矣。譬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即是不得冲氣以和之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冲者。虛也。冲氣者。虛中谷神之氣也。得其虛氣。則陽陰變合之妙。自然和而爲一。萬物造化之機。自然入于無間。以天地之谷神。合萬物之谷神。以天地之冲和。合萬物之冲和。此所以有生生之妙也。此虛中之妙。以人身言之。譬如眼虛而能視。耳虛而能聽。鼻虛而能嗅。舌虛而能言。意虛而能思。心虛而能應。不有此虛。陰陽亦成頑物。豈能生化乎。所以天得之而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而壽。物得之而生。氣得之而和。修道之人。若能得此。冲和之氣。天根自見。月窟自明。五氣自然朝元。陰陽自然反復。久久行之。何患道之不成。丹之不就乎。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註】此二句。是教喻世人。守謙致和之義。上句所謂冲氣以為和者。不但萬物賴此而生。雖王公。亦必賴此。而治國平天下。譬如人之所惡者。惟孤寡不穀。孤者。孤弱也。寡者。寡德也。不穀者。不善之名也。孤寡不善之名。庶民尚且不肯自稱此名。今王公處天下之尊位。反以孤寡不穀自稱者。何也。此正是不自尊不自貴虛心之

妙處也。

一五四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註】此二句。又以損益之道。明上句之義。譬如王公。以孤寡自稱。是損之也。乃至國泰民安。非益之乎。若以驕泰自足。是益之也。或政亂民離。非損之乎。由此推之。物之因益而得損。因損而獲益者。皆然也。所以滿者。自然招損。謙者。自然受益。此不易之理也。修道之人。於此可不自慎乎。故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

【註】古之聖人。所教於天下者。莫不以去強爲弱。去剛用柔。使人人以冲和之氣。涵養於心。在在以謙讓之理。用之於事。強梁之徒。自然化而爲柔順。是故我今亦以此教。而教人者。正謂此也。故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但恐天下後世之人。不知柔和之道。是生之道。或倚恃聲勢。或橫行暴惡。而爲強梁也。強梁是死之道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有傷今思古。而嗟嘆之意也。

吾將以爲教父。

【註】父之爲言始也。柔和爲生。強梁爲死。以此教訓天下。猶有自謙。不自任之意。故曰。吾將以爲教父。太上在商周之時。以一身而全天理之和。以一心而專教父之化。雖一時不能力扶於至治。未嘗不默佐於王綱。未嘗不暗合於乾坤者也。

至柔章第四十三

註

恭聞大道之妙。有體必有用。有用必有體。體者無極。太極之實理也。用者陰陽造物之圓機也。其體也。設使有體而無用。則大道之實理。無所顯著矣。其用也。

設使有用而無體。則萬物之生成。無所稟受矣。此正是體與用。暫不相離。用與體。互爲根柢之妙處也。是故五行之氣。行之於天。五行之質。具之於地。行之於天者。乘大道體用之機。無適而非陰陽之象。無適而非體用之機也。具之於地者。亦是乘大道體用之機。無適而非剛柔之形。亦無適而非體用之妙也。文中所謂至柔者。大道之用也。至堅者。萬物之質也。物之質雖至堅。道則無所不入。穿金透石。融會貫通。妙變妙合。渾淪無間。此非大道。有心而然也。正是無爲之益。不言之教耳。人能會此。無爲之妙。則有爲者。皆屬多事。而可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

此章經旨。以無爲教天下後世之義。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註

道在天下。無跡無爲。至誠至真。無物不隨宜。無時不處順。豈非至柔者乎。馳騁者。言大道造物之機。如驅騁走馬一般。所以萬物順其自然。雖不使令。若有使令之義。萬物各異其形。各異其質。有歷寒暑而不變。有經歲月而不壞。有鑄之不易穿。屈之不易折。惟道之至柔。出乎無倫。入乎無間。彌綸天地。偏滿虛空。無所往而非至柔之理。無所往而非馳騁之妙也。文中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蓋是此義。

無有入於無間。

註 無者。無形無質。無色無象。天地萬物。均屬於有。無者爲理。有者爲物。無者爲虛。有者爲實。無有乃能入于無間。譬如石中有火。珠內生光。豈非無入有之驗。細詳無有者。本是無而不無之妙。因其無而不有。所以體物而不遺。大者可入。小者亦未嘗不入。小者無間。大者亦未嘗有間。先天先地。而無不存。後天後地。而無不具。假使以有入有。則兩不相受。豈能入于無間乎。故曰無有入于無間。人心亦有此理。萬里之遠。一念可到。千古之事。一思便知。雖金石精神可透。雖隱微機智可通。天地雖大。我心之理。未嘗不大。萬物無盡。我心之理。未嘗有盡。亦是入于無間之妙義。人能少私寡欲。我心之妙理。未嘗不是大道之元神也。何爭不可入。何理不可貫乎。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註 此句。乃是承上文而言之之義。上文所謂。至柔馳騁于至堅。無有可入于無間。皆是不假作用。自然無為之道。吾今觀無為之道。守其自然之理。得其順應之妙。能成萬物而無形。能生萬物而無心。無為之有益。吾是以知之。人能知此有益之妙。養此無為之體。則性自清。而心自正。理自順。而情自和。萬法之源。萬物之本。一以貫之。而不難矣。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註 此三句。亦是發明上句等義。上句所謂無為之有益。乃是天地自然之道也。天地之道。能行不言之教。故有無為之益。是故天下。一切萬物。皆從此無為之中。

生將出來。無爲之道。卽至柔之理也。以此至柔之理。通乎無窮。貫乎無有。馳騁而入于無間。不有聲色。不可名相。故曰。不言之教。天何言哉。四時興焉。百物生焉。即是此義。天地以不言之教。妙萬物而不遺。入萬物而無間。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不動而信。不勞而成。不見有生長之功。不見有變化之能。各遂其生成之理。均得其造化之妙。此正是無爲有益之妙處也。故曰無爲之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萬物賴之以生。萬物賴之以成。乃是至精至微。至極至柔。圓神不已之妙理。天下一切萬法。皆從此出。未有過于此者也。故曰。天下希及之。自古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是因物付物。不恃法令。自然能臻上理。天下希有及之者也。修道之人。若肯放下世情。體認大道之無爲。養性命之有益。又安有不能馳騁至堅。入于無間。爲天下希及之人乎。

知止章第四十四

【註】恭聞。人生性備太極之理。身得形氣之正。與天地並立爲萬物之靈。可謂至貴矣。我卽當以全理。而歸之於天可也。倘若不然。或背理徇私。妄求不實之名。或人百己千。妄貪不義之貨。此等所爲。名與實皆喪。貨得害必生。貪得無厭。不知其足。貪心不已。而不知其止。所以凶事及之。禍患隨之。愈趨愈下。日遠日離。是謂自入於邪徑者也。非天之所使。人之所致而然也。可不慎乎。

此章經義。是言身外之物。皆非長久可恃者。人切不可徇物以害真。終至自取辱殆耳。

名與身孰親。

【註】名者聲名也。人之在世。有此身。方有此名。名從身生。身有名立。倘若不由此身。則名亦不立矣。是故名者。乃吾身之過客耳。既是吾身之過客。必然有時而

來。有時而去。其來也。亦無所加。其去也。亦無所損。便是虛幻不實之事。人當重其身。而輕其名。可也。奈何世間人。貪名者。亦知與身較其孰親乎。或有徇名。而喪其實者。或有爲名。而害其身者。惟知名可親。不知身可親。却不知名爲輕。而身爲重。身比名更可親矣。故曰名與身。孰親。自古有名者。亦多矣。皆是積德累行。實踐之名也。非僥倖而求之者也。所以名揚天下而不掩。名垂萬世而不朽。是以身在而名立。身去而名存。名亦不能害其身。身以不能廢其名。譬如孔子。有萬世不磨之名。老子。有萬劫不壞之名。當時二聖。何嘗有心於名哉。皆是不求而名自有。不立而名自成者也。以此觀之。今之求名者。可以知所法矣。

身與貨孰多。

註 有萬古不泯。謂之道身。有一時暫寄。謂之幻身。道身。得天地之正理。備萬物之造化。貧賤不足以累其心。富貴不足以介其意。身中之富貴。更有異於身外之富貴。豈肯貪彼貨財。敗我身中之富貴乎。惟幻假之身。有妻子眷屬之牽纏。有衣食口體之墮累。所以爭名競利。愛貨貪財。雖天涯海角。不以爲遠。雖裁月披星。不以爲勞。入虎狼之穴。而性命不顧。臨刀劍之場。死亦不悔。此等之人。輕其身。而重其財。且如身與財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輕。況貨財者。身外之物。有此身。方有此財。不有此身。財亦不生。今之求財者。何不以此而較量之。身與貨何者可以謂之多。何者可以謂之不多。則多不多之理。自明矣。故曰。身與貨孰多。細想富貴者。天之命也。人可聽之於命。倘若貪之而不得其道。則禍辱必至。災害必生。身亦不能立。財亦不能保。自古聽命者。莫如顏子。人止知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却不知顏子之心。自有至富至貴之樂處。所以能見其大。而忘其小。不必有財。而後富。有爵而後貴也。學道之人。當求此等富貴。方是存養有

素之人也。

得與亡孰病。

【註】得者如得名得貨。亡者如喪名喪利。病者。害也。人之在世。貪名者。百計千條。爲利者。深謀遠慮。名利兩事。費盡平生之機智。得失兩字。勞碌無限之精神。或損人而利己。或捨死以亡生。或功名蓋世。而求之不已。或金玉滿堂。而貪之不足。倘若一日持盈不久。操存未固。因利而生害者有之。求榮而反辱者有之。此皆是不知得失之理。存亡之故也。是故有名。必有利。有利必有害。有貴必有榮。有榮必有辱。得之於利。必然亡之於害。得之於榮。必然亡於辱。以此較之得與亡。何者可以謂之病。何者可以謂之不病。病不病之理。自知矣。故曰。得與亡孰病。細詳修行人。無得無失。忘名絕利。倘若不可求而強求。不可得而強得。譬如飛蛾見夜光。知進不知退。又如蒼蠅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未有不病于得失存亡者也。是故君子深明得亡之輕重。而不肯妄勞其心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

【註】細想上文所謂。貪名貪貨。皆是欲愛之心。所使而然也。欲愛之心既甚。必勞我之身心。耗我之精力。劫劫縛縛。顛倒錯亂。不能自己。故文中言。甚愛必大費。是誠世人。事事可不太過之意。其愛愈甚。其費愈大。此一定之理也。惟有道之人。愛己身。不愛身外之物。愛性命。不愛人世之榮。又安有大費之患乎。

多藏必厚亡。

註不但甚愛者，有大費之患。觀之多藏者，亦未嘗不有厚亡之害也。人生天地，一飲一啄，無非分定。命有富貴，自然富貴。命該貧賤，自然貧賤。一動一靜，皆可依乎天理，遵天窮通。莫不還其大數。其愛者，空自費力。多藏者，空自勞心。吾見世間，有等不知命者，不守本分。妄自貪圖，見利忘義，常懷不足之心。觸境迷真。不了貪鄙之意，積貨積物。至于身危命害，慄取慄入，必至慄出慄去。困辱之端必生。禍害之事必至。所藏者雖多，所亡者必厚。所以養道之士，眼之所藏，不觀華美之色。耳之所藏，不聽邪亂之音。鼻之所藏，不聞異味之香。舌之所藏，不貪炎口之味。身之所藏，不有五陋之害。意之所藏，不起邪妄之思。眼耳鼻舌身意，藏之日久。則真炁滯注，造化日生。無爲無欲，德性真常。能藏於此者，我之精神，可與天地同其長久。我之道性，可與太極同其體用。厚亡之患，于何有乎。

知足不辱。

註細詳上文貪名。貪貨。甚愛。多藏。皆是不能知足。所以有此貪愛之害也。文中言知足不辱。知足者。樂天之命。而順受其正。不愛不貪。而無欲無爲。此便是知足之義。是故知足之人。衣不求於文錦布衣。足以爲暖。食不求於百味。藜藿足以爲飽。視聽言動。無往不是。克己之功。卓然而守。身安而道泰。超然自得。進退以無憂困辱之端。于何有乎。知足者。固當不辱。亦有無事而遭禍。辱之害者。此正是天之試我也。觀我之所處何如也。處之能善。辱者。終歸于無辱矣。

知止不殆。

註嘗聞知足者。未嘗不知止。知止者。未嘗不知足。知足者。足之于心也。知止者。止之于事也。知止之人。止于道。止于德。道德仁義。止之而不啻餓渴。行險僥

倖。止之而畏若探湯。奢侈之作不敢行。邪僻之情。不敢縱。進寸而退尺。內謹而外慎。好惡之心不起。利欲之心不動。所以是非不有。人我不生。安閑自在。危殆不有矣。此便是知止不殆之義。

可以長久。

【註】此四字。是發明知足知止之義。細詳人之有此身。四大假合。五蘊非真。身如水上之浮沤。命似石中之流火。雖有百年之期。七十者稀。雖有修道之門。長生者少。奈何今世之人。以有限易摧之身。日逐無涯不測之事。倘若一息不來。真性倏然而長往。一命告終。真靈卽投于別殼。雖然榮居極品。祿享千鍾。家藏無價之珠。室有傾城之美。悉皆拋下。非君所有之物也。以此觀之。名有興亡。利有得失。興亡者。如過眼之浮雲。得失者。如電光之易滅。皆非長久之道也。欲求長久之道。惟知止。知足。禍辱不有。危殆不生。其道可以長久。故曰。可以長久。人能看破世情。知此長久之道。不以名利爲廣遠之活計。不以貨財爲長久之事業。顯微動靜。戒之於未貪。未愛之先。進退往來。守之於知止知足之後。功名富貴。不使其易。利祿貨財。不致改其節。則性情之定理。愈久而愈堅。心上之操存。日久而日固。知止之理。可與天地同其常。知足之道。可與大道同其久。幻境之塵緣。方能看的透。大費厚亡可免。不辱不殆乃可至也。

清靜章第四十五

【註】恭聞日月之燭六合。山嶽之興寶藏。天之高明。地之博厚。皆非有所作爲。有所假借而然也。蓋因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山河之流峙。人物之生成。咸感陰陽動

靜之機。咸得太極無妄之理。所以高明者。自然高明。博厚者。自然博厚。臨照者。自然臨照。流峙者。自然流峙。生成者。自然生成矣。雖然。均同此清靜之氣。均得此清靜之理。但成其氣者。又有清濁之不同。得其理者。又有得失之不一。其固有之天德。若能無所汙壞。無所鑿喪者。便是聖賢。便是大成之人也。倘若喪其清靜之正氣。失其清靜之正理。私意橫出。以致生意消亡者。是謂失其清靜之正性也。不可謂之大成之人矣。今日文中正是此義。

此章經義。以清靜爲體。以正大爲用。人能知此體用。則求勝之心不有。一偏之見不立。未有不成其大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註 生萬物而不遺成萬物而不棄。此是天地大成之妙處。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無聲無臭。無形無迹。此是天地若缺之妙處。動靜無端。往來不息。可長可久。可有可無。此是天地不弊之妙處。弊者。敗也。聖人體天地之大體。用天地之大用。有此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之妙耳。不但聖人如此。天下之事物。凡有體用者。皆不可不如是也。且如事之有成。便有缺。物之有新。必有弊。成與不成。弊與不弊。妙在用之者。何如耳。用之善者。未有不成。用之不善者。未有不缺。用之善者。本有不新。用之不善者。未有不弊。既知此理。奈何天下之人。事未成而機先敗者。何也。機未至而事先廢者。何也。更有行之不久。成之不大者。何也。此皆是未知大道之體。未明大道之用也。所以成之者多缺。用之者多弊矣。惟聖人得性情之正理。知大道之機微。有動必有靜。有靜必有動。動靜如一。有體必有用。有用必有體。體用無間。吉凶消長之理。不言而自顯。進退存亡之道。不校而自明。其成也。全理全性。其用也。無迹無形。所以似缺非缺。不成而成。有大成若缺之妙也。用之於身心。身心之

成。未有不大者。用之於天下。天下之成。未有不大者。可以明聖賢之道統。可以修帝王之至治。歷萬世而不悖不亂。亘古今而無毀無渝也。譬如中天之有日。人力不可掩。潭底之有月。人力不可汚。是以用之不弊矣。故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古之人。不以成爲成。而以不弊爲成。不以缺爲缺。而以不成爲缺者。正是此義也。以此觀之。不弊而成。若缺而用。是故道德日新。體用該備。無所不成。無所不大矣。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註 本體 無欠無餘。圓滿具足。大而至於爲際。細而至於微塵。無所不有。無所不貫。是以謂之大盈。圓滿無欠。具足無遺。其本體之妙。不塞不礙。虛靈而不可象。不有不無。神妙而不可窮。至神至靈。至虛至妙。是以謂之若冲。因有大盈若冲之妙。所以用之於天。天之道不窮。用之於地。地之道不窮。用之於人。人之道不窮。用之於物。物之道不窮。仰觀俯察。或有或無。或動或靜。或小或大。或顯或微。無處不是大盈之體。無處不是若冲之用。無所不盈。無所不用。其用故不窮矣。故曰大用若冲。其用不窮。嘗觀古之聖人。道之用於天下。周徧而不可窮。德之貫於古今。廣遠而不可測。皆是以冲虛爲體。以不窮爲用之妙也。以冲虛爲體。所以聖人之道。不求盈而自盈矣。以不窮爲用。所以聖人之德。不求用而自用矣。不求盈而自盈。不求用而自用。聖人之道。語上而可以極乎高明。語下而可以涉乎形器。充塞於天地之間。無處不是聖人之道。無處不是聖人之德也。

大直若屈。

註 大道之妙。不但大盈若冲。又且大直若屈。道之生物。私物而生。道之成物。不爭於物。此便是若屈之義。學道之人。果能以直爲體。以屈爲用。屈直互相體用。則屈之理。未嘗不伸。而直之道。未嘗不大矣。倘若不然。以直用直。其直必害。其屈終不能伸矣。故曰大直若屈。其義蓋如此也。細詳直之一字。當以理言。屈之一字。當以事言。其理不可不直。其事不可不屈。屈者。事之用也。直者。理之體也。不屈而用。其理不直。不屈而直。而其直不大。譬如乾不專一。則乾道不能直遂。坤不能喻聚。則坤道不能發散。專一者。乾之事也。直遂者。乾之理也。有專一之事。固有此直遂之理。喻聚者。坤之事也。發散者。坤之理也。有喻聚之事。固有此發散之理。所以天地大直之理。正在此若屈之用見之矣。明達之人。果能知此理而用之。其用無往而不屈。其理無往而不直矣。

大巧若拙。

註 大道之妙。不但大直若屈。又且大巧若拙。巧者。巧妙之義。拙者。魯鈍之義。天地間一切萬物。凡有形色者。圓方曲直之妙。般般奇特。長短大小之形。物物微妙。雖言語不能盡其美。雖彩畫不能盡其妙。此皆是大道化工之巧處也。雖然有此巧處。千般異物。萬種妙品。皆是從無作無爲之中。化將出來。無作無爲。可謂拙矣。化工之妙。實未嘗拙也。故曰大巧若拙。所以聖人之巧。與常人之巧不同。常人之巧。以巧爲巧。聖人之巧。以拙爲巧。以巧爲巧者。人力可能。心思可到。此等之巧。非大巧之巧也。以拙爲巧者。不有心思。不有作用。無爲而自能。無能而自妙。是故巧之用無迹。巧之體無形。經綸天地。陶鑄萬物。皆是大巧之妙。所以聖人之巧。

人不能見。人不能知。修道之人。果若事事以無爲自守。物物以不能自安。從不知不識之中。養此至拙之妙。則至拙之中。自有至巧之妙。太極可以丸弄。陰陽可以把握。我之巧。與造化之巧不二矣。

大辯若訥。

【註】**大**道之妙。不但大巧若拙。又且大辯若訥。辯者。辯論也。訥者。訥而不言也。萬物之形。以柔順。和萬物之性。此皆是天地大辯之妙處也。天地雖然有此大辯。實未嘗有所辯。不言而四時行。不言而萬物生。以其辯而不辯。是以謂之若訥。故曰大辯若訥。可知古之聖人。不言而善教化於天下。卽天地不言。而善應於萬物之妙也。是故不言而善應者。天地人物。不能易其理也。不言而善教者。天下國家。不能違其教也。所以天地萬物。不辯而理自得。不辯而物自成也。聖人之教。不辯而道自行。不辯而德自著也。觀此不辯之義。其義雖然若訥。其所以然者。實未嘗訥也。大辯之妙。正在此善應善教之處。見天地聖人。無不同也。奈何。好辯之人。養道未純。精德未厚。天下之事。未曾到精明之地。大道之理。未曾得一貫之妙。搖脣鼓舌。專以好辯取勝。啓齒開言。又以不訥爲能。雖然舌端鋒利。機智無窮。此等辯論。雖是蘇秦。張儀。其言未有不窮者。其理未有不失者也。所謂不言者。非緘口不言也。當聞古之聖人。常以方便說法。豈其不言乎。但言之有時。說之有理。感而後應。問而後答。不以辯爲能。豈好辯者可及乎。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註此三句。乃是取喻不得其正。滯於一偏之義。細詳清靜之道。無太過。無不及。

事無不正。存之於心。心無不正。以陰陽言之。得陰陽之正理。以寒熱言之。得寒熱之正氣。修行之人。果能得此正理者。躁而不熱。靜而不寒。得中正自然之道也。所以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辨者。皆是得其清靜之正者也。倘若不得其正。以缺求勝於成者有之。以冲求勝於盈者有之。以屈求勝於直者有之。以拙求勝於巧者有之。以訥求勝於辯者有之。此等求勝。便是以躁勝寒。以靜勝熱之義。譬如冬月極冷之日。霜雪彌天。寒冰遍地。行路之人。汗流滿背。此正是躁勝於寒也。又如夏月極熱之時。曠風燠物。暑氣逼人。靜坐之人。不覺煩熱。此正是靜勝於熱也。雖然躁勝於寒。行路者。有時而止。未有不寒者也。雖然靜勝於熱。靜坐者。有時而動。未有不熱者也。以此觀之。躁勝寒。靜勝熱。如此求勝。皆非長久之道。終不能止其寒熱之害耳。故曰躁勝寒。靜勝熱。是爲一偏之勝。既是一偏之勝。成者必敗。盈者必虧。直者必折。巧者必勞。辯者必窮。非太過。則不及。終不能得其正矣。欲求其正。當以清靜中。求之可也。清靜者。大道之本體也。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不有求勝之心。不執一偏之見。與天地同乎一心。與萬物同乎一道。所以不溺於有無。不著於動靜。不染於是而非。不固於形器。自然而然。無爲無欲。不求勝而自勝。不求正而自正矣。人能得此正理。則寒熱之害。自然不有。躁靜之勝。自然不生。何患大成之不成。大盈之不盈乎。何患大直之不直。大巧之不巧。大辨之不辯乎。故曰清靜爲天下正。天下之人。皆因不能清靜。所以不得其正。學道之人。果能一塵不染。萬緣放下。去其求勝之心。守其清靜之正。又何聖人之不可法乎。

知足章第四十六

註 恭聞心爲一身之主。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性主於靜。情主於動。體中之中。動靜生焉。動靜之中。善惡具焉。是故動於善者。天理昭然。天德全備如衡之平。如鑑之明。妄緣不能入。私欲不能生。主之者既善。發之於用。無不善矣。倘若動之於不善。則邪思橫出。妄慮叢生。可欲之心。無所不有。欲得之念。無所不至。其不足之心。如漏卮之難滿。其不止之念。若逝水之東流。此等妄動之心。以虛靈不昧之體。迷入於卑污苟賤之中。一念之差。至於身亡命害而不悔。一時之錯。至於傾家敗產而不悟。此皆是欲得不足之心。所使而然也。以此觀之。理欲分判之際。善惡未發之始。其可不慎乎。文中深以不知足者。戒之於此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註 細詳修身之道。與治天下之道。其事雖異。其理則同。治天下之道。當以無爲自然之道養民。當以無欲自然之事安民。譬如走馬。是有用之物。用之疆場以衛國。用之戰陣以禦敵。用之置郵以傳令。豈可用之糞田乎。有道時。國泰安民。上下無事。共處於清明之化。共安於成平之治。走馬之糞田。正是無欲無爲之極治也。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修道之人。若能不妄作妄爲。不生邪思偏想。以中正之道立命。以和煦之氣養身。自然清淨無事。與天下有道何異乎。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註 天下無道之時。人不能安其業。物不能安其生。彊場不靜。干戈四起。是戎馬爲有用之時。千百爲群。雲錦相望。至生於郊。可謂多之至矣。此皆是不能以無事

。治民之害也。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修行之人。倘若不守無爲。不養清靜。或生貪得之念。或求利名之榮。心上之刀兵橫出。性中之意馬叢生。千思萬想。頭頭不斷。是非人我。日日無休。三魂七魄。盡成魔軍之輩。五臟六腑。盡爲交戰之場。神無一刻之守舍。心無暫時之安閒。亦何異無道之天下也。欲保性命長久。豈可得乎。

罪莫大於可欲。

一註內而身心之不保。外而家國之不安。莫不生於可欲。欲之爲害。無所不至。譬如池酒林肉。象箸玉杯。皆是一念之欲。東墳大海。西建阿房。亦皆是一念之欲。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是故千鈞之弩。惟在一寸之機。一星之火。能燒萬頃之荒。一念雖微。所害甚大。修行之人。先要止念。念頭不止。雖晝夜無眠。殷懃求道。亦只是空自勞形而已。豈能逃莫大之罪乎。

禍莫大於不知足。

一註不但罪莫大於可欲。又且禍莫大於不知足。人生天地。萬善全備。一性渾然。本來未嘗不足。只因物欲交攻。私意橫起。捨真投妄。而觀假爲真。認賊爲子。而迷失真性。不識性中之真樂。不知心上之富貴。所以常懷不足之心也。却不知天地萬物。皆是我心上之富貴。至道至理。皆是我性中之真樂。奈何世人捨其自具之足。求其外有之足。如捨黃金之山。而求赤土之阜一般。爲人君者。不知足。則干戈必起。爲人臣者。不知足。則禍辱必至。士農工商。不知足。則貪多不已。欺詐日生。所以君臣百姓。凡有不知足者。禍必隨之而起。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豈可不知戒乎。

咎莫大於欲得。

【註】不但禍莫大於不知足。又且咎莫大於欲得。違背於理。謂之咎。求其自有。謂之欲得。切思欲得之心。其機雖微。其害最大。如餓思食。如渴思飲。必之所專。而不能移。志之所向。而不能止。雖禮義廉恥。則亦不避。雖親戚朋友。則亦不顧。一見利端。便起爭奪之心。惡如狼虎。一聞可欲。即生貪鄙之意。毒如蛇蝎。百計千謀。定要見兔而放鷹。損人利己。必須撒網以求魚。欲得於鄉黨隣里。鄉黨隣里。未有不譏誚而橫議者也。欲得於天下國家。天下國家未有不聞風而深惡者也。無窮之怨惡。自此而始。莫大之過咎。自此而成。喪身害命。敗國亡家。皆一念之欲得。而致之也。故曰咎莫大於欲得。修行者。當洗心滌慮。去欲除貪。雖在不覩不聞之時。常以清靜自養。雖處顛沛流離之際。恒以堅守自力。三天記善。五帝考功。方是個無過之人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註】詳觀上文。可欲。與不知足。欲得。三者總是個貪字。因有貪種。所以可欲。無所不至。不知足。無所不生。欲得。無所不有。學道之人。果能全乎天理之正。不有人欲之私。則萬物之理。無不備於我。天地之德。無不歸於身。不必妄求。而終日有餘。不必妄得。而無時不足。無往而非泰然。無處不是自足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惟君子認得真。看得透。不求身外之物。惟求自足於身而已。此章經義。言治天下。與修身之事不同。其理未嘗不一。人能體此。身亦可修。天下亦可治矣。

天道章第四十七

註 恭聞天下之大。不離於一身。天道之微。不離於一心。心體虛明。則天理顯著。應事處正。則天下安靜。是以知道在人身。向外求之者。遠矣。德本於心。向外觀之者。昧矣。此等妙義。皆是指有道有德之聖人。而言之也。若養之不純。積之不厚者。焉能如是哉。是故大聖大賢。修己之功。修之於不覩不聞之間。養己之德。養之於識心見性之妙。因道德之體用全該。天地之至理悉備。所以識照古今。明通造化。天下至難之事。雖萬變交於前。燭之而不失毫釐。權之而不失輕重。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事之禍福修短。陰陽之吉凶消長。古今之盛衰治亂。莫不天人一貫。莫不幽顯同觀。知之者。知其細微。見之者。見其本末也。此非以私智求之而然也。不出戶而自然能知。不窺牖而自然能見矣。

此章經旨。言道不離於一身之義。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註 戶者。門戶也。牖者。窗牖也。窺者。窺視也。細詳出戶而知者。不過知其可知者也。窺牖而見者。不過見其可見者也。天下之事至廣。天道之理至妙。豈能以可知而知之乎。豈能以可見而見之乎。若以可知而知之。凡夫俗士。皆可得而知矣。若以可見而見之。凡夫俗士。皆可得而見矣。雖然不可知。不可見。亦非終於不可知。終於不可見。但真知者。不在於出戶。真見者。不在於窺牖。真知者。知之於理。真見者。見之於性。天道之微。雖妙。未有不可見者。是以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者此也。以此觀之。聖人之知天下者。非知之於天下。乃是知其理也。見天地者。非見於天道。乃是見其性也。聖人之理。即天下之事。天下之事即聖人之理。譬如天下有君臣父子之事。聖人有君臣父子之理。天下者有吉凶消長之事。聖人有吉凶消長之理。天下之事

。雖屈伸往來。千頭萬緒之不齊。其當然處未有不齊者。聖人之理。雖進退出入。逆順存亡之不一。其當然處。未有不一者。所以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知其理。未有不知天下者也。聖人之性。卽天之道也。天之道卽聖人之性也。譬如天之道。內外無間。聖人之性。動靜如一。天之道。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性。順萬物而無情。天之道。用有風雲雷雨。其太極之全體。未嘗不具。聖人之性。動有喜怒哀樂。其正性之本體。未嘗不靜。所以有此道便有此性。有此性。便有此道。見其性。未有不見天道者也。是故性卽理也。理卽道也。性也。理也。道也。三者一而已。能知其理。未有不知天下者。能知天下。未有不能見性也。能見其性。未有不能見天道者。天之道。不外乎一性。天下之事。不外乎一理。以此而知。以此而見。不知之中。自有真知之妙也。不見之中。自有真見之妙也。豈待出戶。而後知乎。豈待窺牖。而後見乎。出戶而知。窺牖而見者。凡夫之知見也。凡夫之知見。止可以形色爲知見。非形非色者。則不可知不可見耳。切思天道之妙。雖渾渾莫可測度。觀夫無極太極。動靜陰陽。自可知。自可見耳。無極者。無名天地之始也。太極者。有名萬物之母也。有無極。便有太極。有太極。便有動靜。有動靜。便有陰陽。無極卽太極。太極卽動靜。動靜卽陰陽。無極者。太極之靜也。太極者。無極之動也。動而爲陽。靜而爲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動靜而已。陰陽動靜。不過發無極太極之理而已。是故無極太極。爲造化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聖人盡性之妙。正在於此耳。能盡其性。故能知於無知。見於無見矣。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註 天下之事衆矣。天道之理微矣。欲求知見。本不可出而求之於外也。若以出而求之於外。終亦不能知。終亦不能見。所以達行者。未曾走出形器之外。達求者。

未曾求入衆妙之門。其出愈遠。其心愈迷。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天下之事。天道之微。既知不可遠求。奈何今之人。狃於耳目之偏。狃於見聞之蔽。只去遠處搜尋。不向性中默悟。不知知非外來。見非遠至。見見成成。小而細入微塵。大而包容法界。無不在我性分中也。學道者。可不捨遠而求諸近乎。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註嘗聞聖人。善觀天下者。不以事物觀天下。而以一身觀天下。不以一身觀天下。而以一理觀天下。一理者。天下之本源也。無所不通。無所不貫。以我之一理。觀於天下。便是萬物同然之理。何勞行訪於天下。何必遠去以搜尋。妙理自然昭合。我心之真知自然圓照。此便是不行而知也。不行而知。即是上文不出戶。知天下之義。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古之聖人。善觀天道者。不以天地觀天道。而以一心觀天道。不以一心觀天道。而以一性觀天道。一性者。天道之命令也。無物不有。無物不在。以我之一性。觀於大道。眼前便是法界。性理便是乾坤。何勞行訪多方。何必博古通今。一切有無之真名。自然顯露。心上圓明之道眼。自然洞見。我之真見。不必睜眼。而自然妙具。此便是不見而名也。不見而明。即是上文不窺牖。見天道之義。故曰不見而名。此名字。如某事某件。皆可指名。聖人雖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豈徒知之而已乎。豈徒名之而已乎。正欲知之而成也。正欲見之而成也。既知其成。既見其成。性與天道。渾然一體。理與天下。同然一用。不容造作。不假人力。自然而然。無爲而爲。不爲而成矣。故曰不爲而成。天地人物。有無虛實。俱在此成字之中。譬如繕之者善。成之者性。即是成之之義。繕者。言其氣也。善者。言其理也。物之未成。初受此氣。便是繕。氣之未受。先得此理。便是善。萬物秉受此氣而成。便是成。萬物既成。此理此善。便是性。是以謂之成之者性。文中言。不爲而成。如

陰陽成其象。天之道立矣。剛柔成其質。地之道立矣。仁義成其德。人之道立矣。天之成。成其氣也。地之成。成其形也。人之成。成其德也。天之氣。地之形。人之德。皆是一理而已。此理在天爲道。在人爲性。聖人不爲而成者。正欲成其性也。細詳聖人知天下。見天道。聖人之性。於此而盡矣。萬物之理。於此而備矣。盡己之性。未有不盡人之性者。盡人之性。未有不盡物之性者。三者既盡。萬物之性成矣。萬物之性既成。卽聖人之性成也。天下至大。聖人之性亦至大。天道無外。聖人之性亦無外。人能見我之性。則見聖人之性。見聖人之性。則見天道之不爲而成矣。奚用外求哉。修行者勉之。

日損章第四十八

【註】恭聞學以致知格物。爲入德之方。正心誠意。爲進道之門。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致其精微。方可謂之學也。但爲學之事。與爲道不同。爲道者。不有耳目之用。不貴識見之多。以益爲損。以損爲益。見於內而不見於外。聞於性而不聞於塵。用心不與世俗同然。修持不與爲學一致。存其心。養其性。大逆之中。深得大順之理。大損之中。更有大益之妙。從此處希聖希賢。從此處成賢成聖。是故損之又損。惟恐溺於人欲之私也。

此章經旨。重在損之一字。細看爲學日益。所學者。亦只是損之之理。所益者。亦只是損之之道。損者。損其事也。事既損。其道未有不益者。取天下三字。乃是取其清靜無爲之義。清靜無爲。便是爲學之益處。便是爲道之損處也。看經者。請細詳之。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註一切思爲學。爲道。其志則同。其爲則不同也。爲學者。以多聞多見者爲之。爲道者。以不聞不見爲之。多聞多見者。博之於古。通之於今。搜事物之領要。窮聖賢之經訓。天下之書無不讀。天下之事無不論。心目廣遠。識見超然。有一分所爲。便有一分進益。有十分所爲。便有十分進益。故曰爲學日益。不聞不見者。不求於文字。不用於聰明。若愚若拙。如魯如鈍。除情去妄。不染人欲之私。攝念歸中。求我反樸之道。身不妄爲。意不妄動。修聖人清靜之理。全之於心。體天地無爲之道。養之於德。以損爲益。以道爲學。損之一分。即是爲之一分。損之十分。即是爲之十分。人情世態。名利虛華。勞勞攘攘。一切妄爲。到此一概勾銷。故曰。爲道曰損。學道之人。切不可以損字。爲學者之病。又不可以益字。爲進道之能。雖然爲學爲道兩事不同。善爲學者常於損中求益。善爲道者。常於益中求損。損中求益者。譬如人欲之私不去。則學問之功不純。名利之心不除。則大道之理不得。此便是損中求益之妙也。益中求損者。譬如富者忘於富。貴者忘於貴。去其榮華。甘於淡薄。捨其有餘。守其不足。此便益中求損之妙也。今之修行者。果能識得此妙義。日益之學。未嘗不是日損之功。日損之功。未嘗不有日益之學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註嘗觀學道之人雖多。或有皓首窮年。而不能得者。或有業累纏綿。而反多魔者。蓋以未至於日損之地位。損之未至於又損之地位。則澄治之功未純。而修爲之力未到。或執心不專。而始勤終怠。或見道不真而棄正從邪。或今日損。明日益。起滅反復。或損於此。而益於彼。終有牽連。所以不能清靜。不能無爲。不能得道矣。是以指出無爲之路。使人知損其人欲之私。工夫不可間斷。定要徹頭徹尾。損之而至於又損。損到無可損之地位。纔得清靜之妙。入於自然無爲之道也。譬如磨種合縫。磨

之又磨。磨之後再用磨功。磨到無可磨處。雖欲磨之。則亦不能磨矣。又如鍛草鋤根。鋤之又鋤。鋤之後再加鋤力。鋤到無可鋤處。雖欲鋤之。則亦無所鋤矣。此等工夫。可忘者無不忘。可去者無不去。可了者無不了。可棄者。無不棄。忘之又忘。去之又去。了之又了。棄之又棄。清靜中更求清靜。無爲中更有無爲。到此天地。人欲去盡。天理純全。性靜如琉璃。不容一毫污染。心清似明鏡。未有半點塵翳。本體光明。真心自在。本來之面目。方纔顯露。無極之真人。始見金容。其無爲之妙。如無極之無形。如太虛之不動。身心內外。無時不在無爲之中。天地萬物。無物不是無爲之道。無欠無餘。無增無減。無凡無聖。無有無無。到此天地。損無可損。益無可益。法性內外。渾然都是個清靜之理。天地人物。全然都是個無爲之道。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當時太上。見世人根器有頓漸之不同。塵染有輕重之不一。爲學爲道。有淺深之不等。恐其一旦難入清靜。無爲之道。故設漸次之法。教人漸次而損之。修行之人。果能會此損之又損之道。我性中之清靜無爲。自然物欲不能污壞矣。

無爲而無不爲矣。

註此句是承上句而言之也。上句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此無爲之妙。非土石可比。塊然而終於無爲也。此等無爲。乃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之無爲。乃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之無爲。乃是色中有空。空中損色之無爲。乃是有中有無。無中有有之無爲。其無爲也。不言而信。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不爲而成。即是清靜自然之道也。此清靜自然之道雖云無爲。自然發見昭著。神乎其神。妙乎其妙。則又無爲而無不爲矣。譬如天不言而四時行。天之無爲而無不爲也。地不動而萬物生。地之無爲而無不爲也。人能得此無爲無不爲之理。天地之全德。在我性分之中。萬物之造化。具我身心之內。未嘗不與天地同其無爲。未嘗不與天地同其無不爲也。則我之無爲。

未嘗不是天地之無爲。我之無不爲。未嘗不是天地之無不爲。求之於性。性理完全。問之於心。心德了明。修之於身。身無不修。齊之於家。家無不齊。治之於國。國無不治。平之於天下。天下無不平矣。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今之修行人。果能損之又損。向父母未生前。求其實際。從五行不到處。覓其宗根。知無名天地之始。守有名萬物之母。則無爲之中。自有善應不測之妙。無不爲之中。自有感而遂通之機。動中之靜。未嘗不是無爲。靜中之動。未嘗不是無不爲。爲到此等天地。則天地之造化。不由於我。更由於誰乎。看經者。請會其義。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註 取天下者。非取之而欲得於天下也。若以取而欲得言之。大失旨義。上文所謂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可知爲道者。不得無爲之理。不能有日損之妙。爲學者。不得無爲之理。不能有日益之妙。損之者。以無爲之理。而取之於道也。益之者。以無爲之理。而取之於學也。爲道爲學。尚且以無爲而取之。何況天下乎。古之善取天下者。亦是損之又損。不勞民力。不耗民財。不重刑罰。不專政令。惟知以無事之治。取天下入於無爲之化。天下既入無爲之化。天下之心德完全。天下之性理全備。此是善取天下者。有如此損之之道也。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倘若不肯損之又損。或勞民力。或耗民財。或重刑罰。或專政令。以有事之治。治於天下。則天下未有不離心而去。若欲取天下。入於無爲之化。豈可得乎。皆是不善取天下者也。皆是不肯損之又損者也。故曰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細詳天下無事者。乃是損之道。天下有事者。乃是益之道。文中言取天下者。乃是取其天下無事之損也。言不足以取天下者。乃是不取天下有事之益也。天下若不以損之又損而治之。則國事日繁。政令不一。

日益日迷。有事之益。終爲有事之損。學道之人。果能知此妙義。依而損之。除情去欲。捨妄歸真。觀破世事。如夢如幻。是非人我。損之又損。酒色財氣。去之又去。一念純真。污泥中自然蓮花出現。三心頓脫。臘月天自然雪梅爭春。損之日久。損到純熟地位。不必操存。而人欲自淨。不用矜持。而天理自純。滿腔內。盡是一片光明境界。法性中。惟有一個太極常存。我身中之天下。無不可取。我性中之天下。無不可治也。

德善章第四十九

註 恭聞古之聖君。繼天立極者。莫非道也。代天宣化者。莫非德也。有道必有理。有德必有善。太極未判之先。素存於無名之始。太極既判之後。流行於天地之間。雖天地萬物。各具此理。無所往而不有。雖有無空色。各得此善。無所往而不具。設使聖人之教化不行。不明。則天下之大本不立。人心之私欲橫生。未有不失性中本有之善。而爲不善者也。未有不生俗情之欺詐。而爲不信者也。是故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君臣父子之道。無不行於天下也。聖人之德。明於天下。三綱五常之德。莫不明於天下也。因聖人有此大公無私之教化。所以天下之人無不善。無不信。聖人之心。如中天之日月。無所不臨。無所不照。聖人之德。如天地之元氣。無所不生。無所不養。以此觀之。萬民之性。同然而善。萬民之心。同然而信。天下之人。卽一人也。萬民之心。卽一心也。民不殊俗。國不異政。非聖人道德之至治。孰能如是哉。此章經旨。是言聖人無分別。忘善惡盡已盡人之義。人能盡己盡人。則修己治人之道盡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註 聖人之性。具太極之全體。聖人之心。涵天地之全德。所以不偏不倚。不執不滯。嘗執照於一形。未嘗獨照於一物。故以百姓之心爲心。此正是無常心之妙處。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百姓之心。合於天理之正。則爲善。溺於人欲之私。則爲不善。聖人因其人。而教其人。隨其心。而化其心。無人我之計較。無偏常之執着。百姓之得。如己之得。百姓之失。如己之失。盡百姓之性。如盡自己之性而已。修道之人。果能不生人我之見。去其分別之心。應事接物。三心自然不立。二意自然不有。人之心善。我之心亦善。我之心信。人之心亦信。三心者。過去現在未來也。二意者。逆順二意也。三心二意。既不在不有。則我之心。亦是聖人之無常心也。亦是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註 天之所賦。人之所受。能全而不失者善也。內而身心。外而家國。能全其理。而不倚不偏。盡其事。而無過不及。是人之善也。吾以吾之善。共安於善而已。是善者吾善之。人而至於不善。或因生質之愚。而本然之天德不明。或因物欲之蔽。而人事之當然不解。如此種種不善。雖不止一端。然非本來即如此也。吾以吾之善化之。則不善者。必變而爲善。是不善者。吾亦善之矣。要知善者之天德。善也。不善者之天德。亦善也。天德無有不善。是人人同具德善。又安得有棄人哉。所以聖人治世。必欲人共歸於善。同被堯舜之澤者此也。故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註天之所賦。人之所受。實盡而有諸己者。信也。內而身心。外而家國。察其理而已。是信者吾信之。踐其事而無一毫之欠闕。是人之信也。吾以吾之信。相符合於信而已。而內不真。人事之當然。或全或闕。如此種種不信。亦不止一端。然已能知善。所未至者信也。吾以吾之善。引之進於信。則不信者。亦必進而爲信。是不信者。善亦信之矣。要知信者之善。德信也。不信者之善。亦德信也。本善無有不信。是人人原具此德信。又安得不共勉以信哉。所以聖人教人。必欲人共實於善。同至於有諸己者此也。故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聖人之在天下。忧惄焉。為天下渾其心。

註人生在世。有此身。便有此性。有此性。便有此善。有此善。便有此信。善信都是性中之固有。心上之實理也。只因稟受氣質。有清濁之不一。所以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種種異樣。不能渾其心也。是以聖人。在天下忧惄焉。急爲天下渾其心。怵怵是形容聖人不能自安。若有恐懼之貌。渾其心者。無所分別之謂也。正欲保全天性。不以善信自異於人也。又使不善不信者。無欲無爲。不知不識。渾然復還固有之天真。不致自暴自棄於不善不信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註觀此二句。深知聖人。渾其百姓之妙義。百姓既沐聖人之化。性之善已復。心之信已全。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百姓亦渾渾然。以聖人之心爲心。見聖人之善。百姓亦從而善之。聞聖人之信。百姓亦從而信之。此便是注其耳目之義。聖人猶恐視聽之中。或流於見聞之蔽。或違於耳目之私。本性之善。本心之信。又幾至於失矣。

是以聖人。因而孩之。孩之者。即是撫之如嬰兒一般。赤子之性。如愚如昏。善惡之機不動。智慮之念不萌。雖有耳目無欲無爲。不有耳目之用。亦無耳目之欲也。所以聖人孩之者。此也。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正欲使民不失其赤子。保其太朴之性。善者同歸於善。不善者亦歸於善。信者同歸於信。不信者亦歸於信。天下安有不渾其心者乎。

生死章第五十

註 恭聞生死者。性命之來去也。性命之來也。謂之生。性命之去也。謂之死。性屬於陽。命屬於陰。在天曰天命。在我曰性命。性與命。本是理之一。非有二也。以理言之。其理則一。以動靜言之一而二也。天命本無來去。亦無生死。以我之性命言之。則有來去。則有生死。其生也。亦非天之有心而生也。只因我之氣質。妙合於天命之理。理氣相感。陰陽相交。故所以生也。是故氣質受之於父母。理氣稟之於天命。理生於氣。氣合於理。降本流末。互相根柢。生生之道。自此而始矣。所謂死者。亦非天之所使而死也。只因世人。輕生徇死。自暴自棄。不能自責其形。不能自尊其氣。不能自保其命。不能自愛其神。天命之至理。終日斷喪。性命之本體。不能常存。以致元氣不固。百神耗散。此皆是自取死壞。自離本真故也。死戶從此而入矣。文中指出生死之門戶。正欲世人。去情忘欲。知此出機入機。果能不起求生入死之妄。不作輕生徇死之事。不但兵戈無所投刃。不但虎兕不能遭害。雖五帝三官。未有不奏名保舉者。未有不隨身護衛者也。死地不有。生門日開。天長地久。我可與天地同春矣。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見貪生太厚之人。多有恣情縱欲之事。妄動而入於死地。指明

出生入死之關要。使人知誠耳。

出生入死。

【註】細詳七情六欲之中。各有機關。各有竅妙。出者。出其機竅也。入者。入其機竅也。出於機竅者。則生。入於竅者。則死。譬如春分之後。三陽開泰。萬物則生。秋分已後。霜雪既降。萬物則死。萬物之出入。在於卯酉之門。此是天地闢闢之機。出入之竅也。人與物之生死。都是一樣。機竅之妙。在天地。爲陰陽之動靜。在男女。爲性情之出入。所以物之生死。生死於陰陽之動靜。人之生死。生死於性情之出入。文中言出入。出是出於情欲之機竅也。入者。入於情欲之機竅也。出之則生。入之則死。故曰。出生入死。人能全此本來之天性。養此固有之真心。截然脫離於情欲之中。挺然超出於情欲之外。則身中之萬神。自然守舍。性中之至理。自然常存。視聽言動。皆有歸根復命之妙。待人接物。總是致虛養靜之工。此便是出生之竅。此便是生我之門也。我之性命。由此而生矣。倘若以真心妙性。攝入情欲之中。心不清。性不靜。致使萬物來攻。情不除。欲不去。染惹六賊作亂。則私欲之機關橫起。妄動之竅妙傍生。我之性。未嘗不隨緣而遷轉。我之心。未嘗不逐物以遺真。生理全無。生機全滅。此便是入死之竅。此便是死我之門也。我之性命由此而死矣。惟聖人動靜如一。喜怒不生。性如太虛一般。空空洞洞。心與天地一樣。渾渾淪淪。陰陽不能改易。五行不能變遷。超然挺出萬物之表。卓然不受情欲之害。所以得大自在。有大受用。不有輪迴。不有生死矣。

生之徒。十有三。

註此句。正是明七情六欲之義。徒者。類也。言生我之道。不止一類。共有十三類。皆有生我之機窪也。十三類者。七情六欲是也。喜怒哀懼愛惡欲。共爲七情也。眼耳鼻舌身意。各有所欲。是爲六欲。人之性本清靜。心本靈明。性生情。心生欲。情欲流於不正。乃能害我之性。亂我之心。人果能去欲除情。守真斷妄。十三徒之情欲。未嘗不化爲清靜無爲之道。未嘗不化爲正見正知之妙。未嘗不化爲衆妙之門。未嘗不是真一之理也。譬如十三層地獄門一般。必須一層一層。跳將出去。方纔身心輕快。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若少有染惹。必定縛手縛腳。身心墜累。未有不入於死地者也。

死之徒。十有三。

註神離氣散。謂之死。死之徒。十有三。亦是指七情六欲也。七情六欲。修之者。便是生我之門。縱之者。便是死我之戶。生死出入之機。但看人之持養者何如耳。嘗觀世人。往往求生。而入於死地者。皆是以情欲喪我之真心。以情欲敗我之真性。故也。却不知情欲之毒。更有甚於虎狼之毒。情欲之害。更有甚於兵甲之害。倘若任情欲而遷轉。隨情欲而起滅。終日竟夜。以情欲爲快心之作。動靜行藏。以情欲爲得意之事。至於沉迷日久。死日臨頭而不知。可知七情六欲。未嘗不是死我之徒也。故曰。死之徒。十有三。細詳十三徒之害我。只因自己貪染於中。所以人事失中。而天理滅絕。私意太甚。而德性錮蔽。四相不覺而敗弊。五衰不覺而變態。周身內外無處不是死氣凝結。五臟六腑。無時不有魔軍作亂。漸漸至於死地。非天之所使。皆是自取十三徒之害耳。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

註

細詳上文。生之徒、死之徒。既不離七情六欲。求生之人。即當遠離十三徒之害可也。

出入進退。片刻不肯離於十三之害。是爲妄動。暫時不肯捨於十三之有。本爲遠死。反入於死。譬如披麻救火。自取其殃。譬如貪藥充餓。自貽其害。可知人之求生而妄動。入於死地者。亦皆是十三徒。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人生在世。皇天賦我以全理。父母出我以全身。頭以象天。足以象地。性命陰陽。與大道同其出入。綱常倫理。與天地同其體用。周身內外。都是生我之理。本無死我之地。只因世人妄動之心不了。所以有此死我之地耳。豈但十三徒而已哉。譬如貪於聲色。聲色便是死地。貪於貨財。貨財便是死地。溺於好惡。好惡便是死地。細詳之人幻假凡軀。未有不死者。若是正命而死。身雖死而性不滅。形雖壞而理猶存。其死也。死於生地。必不死於死地。生地而死者。正命而死。善終而亡。身死之後。神識逍遙。身心自在。此便是死於生也。或恣情縱欲。妄動妄爲。心中之死事叢生。意念之惡根不斷。因以貪生而喪其命。因以妄動而害其身。此便是死於死地也。譬如飛蛾投火。自取之耳。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註

此二句。是伸明上文之義。言人之妄動。至於死地。惟知隨波逐浪。不知反本求源。雖身入死地。問其死地之源頭。死者悵然亦不知其何故也。蓋因迷之太甚。所以不知何故而死矣。今太上度世之心。無所不至。豈肯令世人。終於不知此故乎。所以從根本發脚處。醒之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人之有身。如寄旅之過客一般。本不長久。欲求長生。當於不生不死處。求之可也。不生不死者。即我之天性也。不增不減。無欠無餘。湛然圓滿。寂然不動。求之於此。則性命可立。生死可了矣。

奈何世人。惟知貪生。不知養性。功名富貴。利欲聲色。等等奉養之厚。皆欲以此生我之生。不知害我之生者此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註此句以下。共八句。皆是攝生之驗。引證無死地之妙義。上文所謂。動之死地者。皆是貪著情欲。妄動妄爲之人。非善爲攝生之人也。善爲攝生之人。心如嬰兒之未孩。無一毫之情欲。性如琉璃之明淨。無一毫之點染。其所出入内外。全無死地。譬如陸行不遇兕虎。此正是無死地之驗也。非有違默之法。非有禁獸之術。蓋因善攝生者。天理完全。道德充備。常懷容物愛物之心。素無徇物害物之念。所以明中。則吉人天相。暗中。則鬼神護持。雖行於陸野之地。虎兕不能爲害也。

入軍不被甲兵。

註不但陸行。不遇兕虎。又且入軍。不被甲兵。軍陣之中。本不可輕入。惟攝生有道之人。出入無妨。往來不害。雖有三軍之衆。萬乘之多。亦不被甲兵之害也。此非攝生之人。有退兵之術。有制兵之法。只因心常清靜。與世無爭。雖隻身而入。主帥觀其賢。軍卒欽其德。敬畏之不暇。豈有加害者乎。故曰。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
以其無死地。

註此五句。正是無死地之義。死地本無方所。惟在情欲之間。有生死之機。動靜之際。有出入之竅。制之者。無處不是生我之門。縱之者。無處不是死我之地。是

故善攝生者。忘情去欲。捨妄歸真。動靜謹於禍福。進退察其安危。不但虎兕兵甲。不能遭遇。縱使遇之。兕雖有角。亦無所投。虎雖有爪。亦無所措。兵雖有刃。亦無所容。兕之不能投其角。虎之不能措其爪。兵之不能容其刃。夫何故而有此妙乎。只因善爲攝生之人。身心內外。無受死之地。所以虎兕兵刃。不能加害。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嘗觀世間之人。孜孜爲名。汲汲爲利。貪其衣食之富厚。愛其口體之肥甘。無非都是貪生怕死之意。却不知貪生之道。盡是求死之道。一有貪心之念。則心迷性執。意動情生。死地自此而有。不但虎兕兵刃之害。不能遠避。異災異禍。無所不至矣。所以天堂地獄。皆從此心上安排。生死出入。皆從此性中了悟。抱神以靜。不以七情亂其志。忘機於動。不以六欲害其心。常清常靜。即是兕不能投其角。虎不能措其爪。兵不能容其刃。養到此等天地。才是情欲之樊籠可出。輪迴之生死可了矣。

尊貴章第五十一

註 恭聞道者。德之本也。德者。實踐於道也。在萬物爲道。體於身而用於世。成於己而立於人。皆道之周流。而德之存發也。天下之物。無不生於道。無不成於德。所以爲天下之至尊。爲天下之至貴。無有邊際。無有方所。大而至於天地不能外。小而至於微塵有不遺。皆是自然而然。無所作爲。亦無可居功。無可爲德。所以謂玄德也。

此章經旨。是言天地萬物。非道而不生。非德而不蓄。生之者。不自有其道也。蓄之者。不自有其德也。不自有其道。所以道之尊。尊而無上。不自有其德。所以德之貴。貴而無倫。人能體道而忘於道。用德而忘於德。則道無不尊。德無不貴矣。道生之。

註 道。即是無極而太極。先天而先。未有先於此。後天而後。未有後於此。本無名象之可求。形迹之可見。强名曰道。所以爲造化之樞紐。爲品彙之根柢。始萬物而生之者。終萬物而成之者。皆是此道。

德蓄之。

註 道本無形。德本無迹。蓄者。又是德之用也。有此道。便有此德。有此德。便有此蓄。物之得於道者。便是德。德之養於物者。便是蓄。天地萬物。非道而不生。非德而不蓄。蓄者。含溫滋潤。輔翼陶成。飛潛動植。萬有不窮。皆是培植極厚。而無不遂者也。故曰德蓄之。

物形之。

註 道既生之。德既蓄之。萬物之形始有。萬物之名始立。皆是從無形之中。生將出來。是故至道之理。善應於萬物。未兆之先。至德之妙。涵蓄於萬物。未形之始。及至萬物之形既彰。則萬物載道載德。萬物載道載德。則見物即見道。見物即見德。故曰。物形之。

勢成之。

註 勢者。理勢也。自然之機也。如四時相遞。陰陽相代。皆勢也。勢至而生。無所不生。勢至而成。無所不成。春氣生萬物者。理勢先至也。故萬物得始生之機。秋氣成萬物者。理勢後至也。故萬物有成終之道。萬物之形既彰。若不以陰陽之變化。四時之代謝。則無以爲成始成終。是故非生則不形。非蓄則不成。生與蓄。皆是大

道之勢也。故曰。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註】萬物之形。非道德而不形。萬物之成。非道德而不成。道德即是萬物之父母也。
萬物未有不尊者。萬物未有不貴者。凡乘氣於天。賦形於地。不言而生。不爲而成。依造化之巧。順陰陽之妙。皆是尊道貴德之妙處也。故曰。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尊之貴之。道德不自知其尊。不自知其貴。萬物亦非有心而尊。亦非有心而貴也。只是以自然之妙。各若其性。以自然之妙。各遂其宜。誰爲命之者。生之。蓄之。形之。成之。皆是自然之妙也。故曰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註】此八句。是仲明道尊德貴之義。化機滋暢。謂之生。陰陽內含。謂之蓄。晝夜變化。謂之長。五氣潤和。謂之育。體性完全。謂之成。神全氣足。謂之熟。保固性命。謂之養。護其所傷。謂之覆。等等妙義。自無至有。自始至終。本末體用。醞釀包涵。無不取足於道。無不取足於德。故曰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註此四句。又是伸明道尊德貴。皆是自然之妙。觀其造物之妙。無形無迹。不動不勞。而性具形全。色空有無。渾然無間。動靜虛實。同是生機。可生便生。有生物之功。而不自知其有。有而不有。正是自然之有。故曰生而不有。既有生物之功。自然有爲矣。非有形無迹之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不勞而成。不言而信。無爲而無不爲。有爲物之力。而不自恃其爲。爲而不恃。正是自然之爲。故曰爲而不恃。既生之爲之。自然爲萬物之主。長萬物矣。至道之妙。不有小大。至德之理。不較尊卑。生物而不見其迹。化物而不有其功。有長物之尊。而不自知其爲宰。長而不宰。正是自然之長。故曰長而不宰。以此觀之。生雖不自有。孰能去其有。爲雖不自恃。孰能掩其爲。宰雖不自主。孰能易其長。可見至道之理。深遠莫測。至德之義。廣大無窮。是以謂之玄德也。故曰。是謂玄德。既爲玄德。所以萬物貴德者。貴之於此也。

此章經旨。全重在道尊德貴。道雖尊。未嘗自尊。德雖貴。未嘗自貴。不尊而尊。不貴而貴。所以爲自然之妙。萬物尊道而貴德者。亦非有心而尊之貴之也。亦是自然而然之妙也。今世之人。果能不自尊。不自貴。可以與物同志。可以與民同德。自然無所不生。無所不養矣。又安得不爲萬物之所尊所貴乎。

守母章第五十二

註恭聞萬物生於道。是道爲萬物之母。而萬物皆是道之子。既知我之爲子。即當與道混合而無間。保母氣而不失。全母命而不違。一切有作有爲。皆屬多事。安靜自然。是盡子職。開兌濟事者。何爲乎。當知自止矣。不然。不保母氣。不全母命。生我者。與我不相屬。則我之命。於何長久乎。遺身殃。自然之勢也。文中所言者。正是此義。

此章經旨。是見世人迷宗失本。逐浪隨波。不求大道之根源。自取終身之殃咎。故以

道援天下。使天下之人。反其本而藏其用。庶可保身固命。而不至於害天年矣。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註 天下之有有。有之之始。有之之始者。太極之初也。太極有始之初。名雖未立。理則已具。天地以此爲始。萬物以此爲始。卽是有名萬物之母也。以太極言之。曰道。以生物言之。曰母。是故萬物。由此而生。萬象由此而出。天地間一切飛潛動植。有情無情者。有色無色者。皆是從此有始之母。而生將出來。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註 既知道生萬物。則得其母矣。既知萬物由道而生。則知其子矣。物從道出。物不異於道也。子從母生。子不異於母也。物不異於道。豈可棄道而求物乎。子不異於母。豈可捨母而求子乎。既知其子。則宜守其母。子不離母。母不離子。子母同居。全其始終之理。得其本源之道。終無喪身之害也。故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古之修行人。常以子母。同居之道。修持不怠。所以神氣安和。水火既濟。有九還七返之妙。得歸根復命之理。用之於身。身可修。用之於家。家可齊。用之於國。國可治。用之於天下。天下可平。倘若舍真逐妄。迷失本宗。如子之離母。安有不危乎。

塞其兌。閑其門。終身不勤。

註此三句。正是言守母之妙義。兌之一字。取喻人之口也。門之一字。取喻人之耳目也。塞之者。沉默自守。不尚言論。閉之者。神不外遊。心不外用。內養有餘。而外用自足。隨物處物。因事致宜。不勞而功自成。不爲而事自就。是卽守母氣之自然。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今之修行人。果能緊閉六門。保守神氣。身中之大道。不有而自有。身中之陰陽。不煉而自煉。一得永得。自然與道合真也。此卽是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之妙義耳。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註此三句。正是言失其守母之害也。視聽言動。不可不謹。倘若妄視妄聽。妄言妄動。勞神於名利之中。用心於機巧之內。以爲不如此。無以濟其事。則性中之善性。未有不喪者也。心上之真心。未有不失者也。日馳於外。根本自壞。卽如失母之嬰兒一般。養身之根本既無。性命豈能長久乎。此是不知其子。不守其母之害也。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今之修行人。若肯忘於目。則光溢無極。若肯泯於耳。則心識常淵。身中之子母。自然打成一片。世間之事物。自然顧本窮源。我之性命。不求救而自救矣。危殆之事。何足慮哉。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註人之終身不救者。皆因不謹其小。積小成大。必然禍辱來侵。不藏用於柔。以柔用強。必至利害來攻。是以君子。能見其未形之先。能窺其細微之妙。能得其虛心之理。能藏其柔弱之用。事未至而能燭其理。事方至而能察其機。其見如此。可謂明矣。不顯於有爲。而其爲也必勇。不示於外用。而其用也必果。其守如此。可謂剛矣。

。故曰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細詳天下事物。見小則明。不見小則昧。藏其用則得。強其用則失。皆是一機之轉動也。倘若不見其機。便是入於機也。入於機者。身心性命。隨機而轉。家國天下。隨機而動。至於喪命害身。皆是一機不謹之過也。其機雖小。其害則大矣。可不慎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註】上句見小守柔。即是藏其明之用也。此二句。正是用其明之光也。明者。心德內照。光者。心德外應。用其光。復歸其明。正是體用相兼之義也。光之體曰明。明之用曰光。用之於用。以有體之光。而用之也。體之於體。以有用之明。而體之也。此便是體用相兼。光明藏用之妙。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人果能體其明。而用光。歛其光。而歸於明。則光之用於外。光而不耀。明之藏於內。明而不昧。內外一致。體用咸宜。又何有害吾身者。故曰。無遺身殃。到此天地。善惡兩忘。人我不見。明之用。既是光之妙。光之妙。即是明之用。光與明。渾然無間。明與光。體用同然矣。

是謂習常。

【註】此一句。是總結上文之義。上文所謂。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者。乃是以守母之道。歸之於道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乃是守母之道。歸之於身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乃是以守母之道。反做之義也。見小守柔者。乃是守母之道。藏之於用也。用其光。復歸其明。乃是守母之道。應之於事也。既能歸於道。歸於身。藏於用。應於事。則動靜不於離母。體用不離於母。隨機應物。隨用得妙。方可謂修習。真常大道之人也。故曰。是謂習常。此章經旨。前後文脈全重守母二字。

總是教人知子。守母。反本復靜。不可徇物忘本之義。

一九二

大道章第五十三

【註】恭聞天地以無爲之大道。生育萬物。聖人以無爲之大道。治國安民。無爲之道。不有轍迹。不立藩籬。順天地無私之德。應人心無妄之理。自然而然。未嘗徇其私欲。無爲而爲。未嘗執於有心。是故古之聖王。善治天下者。不出異政。亂其國家之風紀。不因王事妨其百姓之農時。皆以無爲尚。自然爲理也。倘若在上者。一有所爲。在下者。莫不以有爲歸之。自此而有爲之風日盛。自此而有爲之事益多。自此而有爲之心無所不至。自此而有爲之害。無處不生矣。今日文中所講。正是此義。此章經旨。獨重大道甚夷一句。道在天地。無夫人之別。無物我之分。本不難行。只因不能體無爲之妙。所以離道日遠。而大道廢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註】使者。是虛擬之辭。因世人迷之太甚。不能行於無爲之道。所以太上。若有不得已之意。曰使我介然大有所知。知既大。行大道。若甚易矣。而乃惟施是畏。何也。懼其不敢輕忽。行道於天下。恐有施行之轍迹。大道無爲之妙。天下日用而不知者可也。本無可施。本不可爲。君天下者。若以有爲之教令。施之於民。若以有爲之國政。用之於世。得失理亂之機。進退安危之事。種種生出。以大知行大道。本不難。而可畏。即在施之內。所以古聖世之時。民無異俗。國無異政。上下相安於無事。君臣共樂於清平。此正是無爲之大道。行之於天下而然也。至於三代之後。或以名利交爭。或以強弱相勝。以致國亂民危。上下不能相安於無事者。此皆是不能行無爲之

道而也。太上傷今思古。感發而言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註】此二句。直指無爲之大道。力破天下有爲之害也。平坦之大路。謂之夷。蹊徑之小路。謂之徑。無爲之大道。平平然。隨宜處順。不有崎嶇。坦坦然。順天應人。不有造作。少有安排。便非自然。便非無爲。此道在天地。爲天地無爲之妙。在事物。爲事物無爲之妙。在人心。爲人心無爲之妙。如大路一般。未有難行者也。自古聖人之所以聖者。不過順此道而行之。是以謂之聖。賢人之所以賢之者。亦不過得此道而用之。是以謂之賢。奈何世俗之人。性迷情執。顛倒邪見。不行平坦正大之道路。反好崎險傍蹊之曲徑。或趨名競利。而行險僥倖。或背理徇私。而智取巧求。或染入異端。而性命不顧。或執於小乘。而偏見不移。殊不知愈行愈遠。愈趨愈下。文中所謂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之謂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註】此三句。正是明說好徑之義。除是階除。積土石以爲高臺。循階級而下。是以謂之除。太上因見當時朝中之宮殿。層層然高廣。巍巍然峻極。過高太甚。是故以朝甚除言之。蕪者。田之不治。即是苗草不分。荒蕪之義。虛者虛耗也。即是倉庫不有餘積。空虛之義。不行大道。豈但百姓而已哉。朝中或廢其國政。以治宮室之美。或妨其農事。以崇臺榭之高。是爲朝甚除。此時民力在朝。耕種必廢。民之田疇。未有不荒蕪者。田疇既已荒蕪。國課自然無所出。倉廩未有不空虛者。倉廩既虛。欲求

民安國富者。未之有也。國既不富。雖有雕飾之美。雖有畫闕之勝觀。則亦不足爲美矣。此等所爲衒於外。而虛其內。失其本。而治其末。此皆是不行無爲之大道。有爲之害也。所以國之不治。家之不齊。身之不修。民之不正。皆在於此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

註廢本求末。有爲之事。不但勞民力。美宮殿而已。又且服錦繡文彩之衣。徒以眩其飲食。百寶在目。猶爲不足。則積其貨財。此等所爲取耳目之欲。適躬體之樂。輕天下之大事。重鄙細之小爲。文采之服。無非一身之樂。利刃之劍。無非威衆之具。飲食之美。無非口體之資。貨財之餘。無非養身之用。此皆是廢本求末。有爲之事。大道之行。皆非此也。故曰。服文采。帶利劍。貨財有餘。是故有道之君。不以文采爲尚。而以大道爲尚。不以利劍威衆。而以仁義威衆。不以飲食爲美。而以德潤爲美。不以貨財爲餘。而以知足爲餘。天下國家。同於一道。國無異政。民無異俗。君臣父子。各盡大道之分。上下尊卑。共由大道而行。相忘於大化之中。共樂於無爲之治。天下歌舞。有道之君。萬民稱誦。唐虞之化。又安用有爲以求末而忘本乎。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註此二句。是總結上文之義。上文所謂宮殿衣食之美。貨財自足之餘。苦民力以自樂。取民賦而自用。其樂也。不與民同。其財也。不與民共。此等所爲炫於外。而虛其內。喪其本。而求其末。其內既虛。其本既喪。有者非有。富者非富。是以謂之盜誇。譬如盜人之物。誇爲己有。到了事露之日。終非己有也。此非有道之人。所

為之事耳。觀於此。外飾之事。過於太甚。民之好徑。豈能止乎。所謂無爲之道。譬
如天地無爲。則萬物生。聖人無爲。則天下治。是故聖人以無爲之道。化天下有爲之
民。上既無爲。則下亦無爲。上下同然。好徑之風自息。好徑之風既息。財不積。而
自然有餘。劍不帶。而自然威衆。田疇自然不致荒蕪。倉庫自然不致虛耗。衣食宮殿
貨財之美。不自有而未嘗不有矣。治天下者。可不慎乎。

善建章第五十四

【註】恭聞日月之在天。其大明之光。未嘗私照也。聖王之在位。其大同之德。未嘗私親也。日月之照無私。所以光通天地之大。聖王之德無私。所以化行天下之廣。是故善治天下者。不縱耳目之欲。不適躬體之便。不以富貴介其意。不以強弱取勝於隣國。不以異政擾亂於生民。不以讒佞輕忽於四海。不以欺罔失信於天下。所以化溢四表。德被無窮。天下之民懷其德。頌其美。被其澤。樂其業。是故同於身。而萬身一身也。同於家。萬家一家也。同於鄉。而萬鄉一鄉也。同於國。萬國一國也。同於天下。天下一天下也。當此之時。身無不修。家無不齊。鄉無不和。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矣。倘若不然。大同之德不修。私智之心一立。則四海之內。擾擾不齊。天下之事。素紊難治矣。今日文中所講者。正是此。○

善建者不拔。

【註】 善者猶言最會也。建者立也。拔者去也。我立於此。天地不能改。鬼神不能移。陰陽不能易。天下不能違。至堅至固。至常至久。終不能拔而去之也。故曰。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脫。

【註】 日夜不忘。身心合一。謂之抱。始得終失。不能常久。謂之脫。此至善之理。不但建之不拔。人能守其終始。謹其進退。保固中心。而一時不忽。任重致遠。而片刻不違。自然道同天地之廣大。德如日月之昭明。其功可立於天下。其澤可流於萬世。雖日久而不能泯沒。雖時易而不能變遷。此所以謂之善抱。此所以謂之不脫。故曰。善抱者不脫。

子孫祭祀不輟。

【註】 至善之道。既不拔不脫。於天下後世。則道德之廣遠。百姓尚且不忘。何況子孫乎。子孫之祭祀。自然不輟。古禮之祭祀。皆在仲月旬前。擇一吉日。預先齋戒。省牲滌器。至日設蔬菜酒饌。誠敬感格。洋洋乎。祖考如在其上。祭祀不輟。亦道德之報也。修道之人。必使天下後世。子子孫孫。享之不盡。用之不窮。方見道德深厚之遠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

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一註

此五句。皆是以道德修爲之妙。明其不拔不脫之義。若是修之不純。則道不廣。

德不大。建之者。豈能不拔。抱之者。豈能不脫。何況祭祀能不賴乎。萬物有根。萬事有本。固其根。則枝葉自茂。修其本。則萬事自立。所以天下之本。在於國。國之本。在於鄉。鄉之本。在於家。家之本。在於身。身之本。在於德。此德既立。則身無不修。家無不齊。鄉無不和。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矣。是以修之於身。天德全備。人欲之私不有。是非之念不生。斂之於內。此德無不昭明。發之於外。此德無不形著。身心內外。頭頭都是此德。進退出入。步步盡是此德。雖有困辱之事。切迫於身。亦不能害其德。雖有生死之變。交臨於前。亦不能失其德。所以德之實際。不變不違。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不但修之於身。又且修之於家。孝之於親。敬之於兄。友之於弟。和之於妻。慈之於子。是推我一身之德。一家老幼。無處不盡者也。是擴我心之真。尊卑長幼。無人不善者也。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不但修之於家。又且修之於鄉。不以賢智先人。而惟恭是飭。不以侈泰自是。而惟儉是尚。交於鄉黨。無非義理之實。施於遠近。無非純全之德。故鄉黨見之而起敬。鄰里就之而欽崇。有德之言。人人仰慕。有德之事。處處尊崇。有德之名。世世不朽。有德之實。在在知聞。故曰。修之於鄉。其德乃長。又不但修之於鄉。又且修之於國。德之至善。可以及於國人。可以化於百姓。可以立綱常。扶大義。可以明天理。正人心。盡於君。君無不信。及於臣。臣無不忠。施於民。民無不安。日遠日大。日久日新。澤在一時。可為萬世法則。功在目前。可為萬代不朽。故曰。修之國。其德乃豐。不但修之於國。又且修之於天下。德之至善。譬如天地之廣大。雖草木昆虫。各遂生成之德。雖賢愚貴賤。均霑化育之恩。天下之百姓雖多。未有一民不被其澤。天下之萬物雖廣。未

有一物不蒙其化。所以萬物一體。天下一德。周流而不滯。普偏而無遺。故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今之人。果能以正心誠意。修之於身。以孝弟忠信。齊之於家。以敬上愛下。處之於鄉。以無爲無欲。治之於國。以道德仁義。施之於天下。到此天地。鳥飛魚躍。無物不有化德之妙。朝野鄉邦。無人不歸於德化之風。是爲成德之君子。修行之人。於此不可不勉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註此五句。是言聖人視家國天下。無所不至之義。聖王。觀天下衆人之身。如自己之一身。觀自己之一身。即是天下衆人之身也。譬如身不自愛。以愛身之心。愛於天下。財不自利。以利己之心。利於天下。與民同樂。與民同憂。惟知天下之身。不知自有其身。惟知同於一身。不知自私一身。所以在在觀身。而進修不異。人人觀身。而修己同然。以身觀身。蓋是此義。聖王不但以身觀身而已。又能以家觀家。家之中。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有子孫。天下之家。皆如是也。聖人觀天下之親。不異於自己之親。觀天下之家。不異於自己之家。所以教於家者。即以教於天下。教於天下者。即如教於一家。家家有六親之美。家家全人倫之道。天下之人。同然而觀。不異於觀。同齊其家。不異於家。故曰。以家觀家。聖王不但以家觀家。又能以鄉觀鄉。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共一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鄉。聖人處於一鄉之中。觀天下之鄉。不異於本土之鄉。本土之鄉。不異於天下之鄉。所以化於一鄉者。即以化於天下之鄉。化於天下之鄉者。即如化於

一鄉。一切鄉黨之風俗自美。一切隣里之德化自淳。文中言。以鄉觀鄉。蓋是此義。聖王。又不但以鄉觀鄉而已。又能以國觀國。國雖有大國小國之分。有隣國本國之異。聖王道同天下。不生本國隣國之心。德被生民。不起大國小國之見。因時順理。而萬國同觀。修德省躬。而千邦一致。國國同觀。而國無異政。觀有同心。而心無異心。故曰。以國觀國。聖王之德。又不但以國觀國而已。又能以天下觀天下也。天下雖大。聖王必有仁覆徧及之心。雖遐方異域。不因遠而視為度外。雖山河險阻。不因難而懈其撫字。所以四海同風。萬民樂業者。聖人不敢以天下為己有。觀天下於大公也。六合一道。湖南教訖者。聖人化天下為己任。觀天下以一心也。觀天下於大公。觀天下於一心。聖人所以無一毫私意。無一念不諱至也。故曰。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註此二句。乃是總結上文之義。上文所謂修身之德。修及於天下。觀身之德。觀至於天下。吾何以知一德立。而天下之萬善並立。一德成。而天下之萬理俱成。正以德無不同之德。觀無不同之觀。天下之身。天下之家。天下之國。天下之天下。處處同然。在在不二。大同之善。無往而不善。至一之理。無往而不一矣。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切思聖王之治天下。自本而支。自源而流。推廣一身之德。不但及於家。及於國。及於天下。雖仰觀天道。風雲雷雨。此德無處不感應。俯察地理。山川河海。此德無所不運化。可通乎神明。可貫乎古今。孰能測善建之不拔。善抱之不脫。有如是無窮之妙也哉。

含德章第五十五

註 恭聞天地有自然之道。而運化無爲。赤子有自然之德。而含蓄其妙。故人心不安閒。性不可不寂靜。氣不可不冲和。神不可不泰定。倘若不然。德性不純。神氣不和。命根不固。生死關難逃。喪生之害必有。若能隨物順理。因事致宜。可喜而喜。喜不失聲。可怒而怒。怒不失色。含德之妙。可同天地。可比赤子。又安有困辱之事。橫惡之害。加我之乎身。經言正明此義。

此章經旨。引赤子爲喻。正欲人了悟含德之妙義。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註 含者。藏蓄而不露。厚者。純全而不薄。心中空淨無物。謂之赤子。人之天德。無論賢愚貴賤。個個具足。但可保固存養。若以人欲汙壞。此德便失。不能入道。卽如仁之有愛。義之有別。禮之有敬。智之有知。皆是本來含藏。因感而達用者也。人果能全其天命之性。動靜往來。隨物順理。視聽言動。涵養柔和。則妙性之性。無時不虛靜。天德之德。無日不昭明。純純然。人欲之私自盡。渾渾然。事物之理自明。養到純熟地位。天地之大。皆在涵養之中。萬物之多。不出性分之外。身心內外。家國天下。無處不是此含德之妙。即是赤子。元氣純粹。元神寂靜。不知不識。神氣相抱。無爲無作。含蓄極厚。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註 毒蟲者。蜂蠻等類也。猛獸者。虎狼等類也。攫鳥者。鷹鵰等類也。赤子原無傷物之心。物自不能傷於赤子。毒者。不得用其螫。猛者。不得用其據。攫者不得用其搏。此正是赤子內忘於心。外忘於形。與物相忘之妙處。與物既相忘。所以物不能加害也。故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嘆。和之至也。

【註】握固者。手握之固。牝牡者。男女也。股作者。舉動也。嘆者。氣逆而啞也。赤子無心。不但與物相忘。物不能加害。其骨弱筋柔。不知把物。常握而自固。不知交合。常無欲而自作。不有思慮。常哭叫而不嘆。倘若有心而握固。有心而股作。有心而哭叫。其神必亂。其氣必散。其精必耗。豈能有如是之妙乎。所以終日握固而不開。終日股作而不敗。終日哭叫而不嘆。此正是精氣至純。精氣至和。所使而然也。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嘆。和之至也。人若能如赤子。全太和之氣。入無心之妙。則大道備於吾。天地歸於吾。我之元神。自然凝寂。我之元氣。自然冲虛。無爲自然之應驗。未嘗不與赤子同然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註】心領神會。謂之知。和者。太和之氣也。在天地。爲陰陽之正氣。在人身。即是谷神之元氣。身中之造化。由此氣而生。性命之根基。由此氣而立。純純全全。至柔至順。謂之和。常者無欲無爲。不變不易。性命堅固。謂之常。明者。性體虛靈。日日內照。謂之明。修行人。果能心不攝於邪思。意不入於妄見。守其真一之元機。養我柔和之正氣。一刻工夫。可得天長地久之理。半晌時候。可入不壞不滅之門。到此天地。雖世運變遷。我之性命與道常存。故曰。知和曰常。古語云。借問如何是我身。不離精氣與元神。我今說破真常理。一粒玄珠是的觀。觀此知和曰常之妙義。悉在其中矣。既是知和真常之道既得。則我之性。自然如秋月之明。我之心。自然如

寒潭之靜。性定情忘。真人出現。心上一物不有。性中一法不立。定中之境界。靜裏之乾坤。一一分明。此便是知常曰明之妙義也。故曰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註 常人以貪愛衣食求富厚。謂之益生。修道人。妄行運氣。服金石。亦謂之益生。氣之自外來者。謂之祥氣。益生之人。雖云日得其祥。但外來之祥氣。焉能益生於性命乎。以心志驅役其氣。而使之者。非真陰真陽之真炁。其氣不中和不柔順。是謂自強之氣。不與真水真火變化同然。二者。皆非含德自然之妙。若或益之使之。反爲害身之禍胎。萬不能比於赤子性命之根源。若非無始未始之元神。終不能了性命雙修之大事。若非天元地元之元氣。終不能得骨弱筋柔之和氣。是以知元神者。神於未有乾坤之始。元精者。生於父母未生之前。神有自然之神通。精有自然之運化。何用益之乎。何用使之乎。倘若不然。氣行而心動。心動而神離。神離而精耗。虎走龍飛。金木必不能交併。陰陽間隔。水火必不能既濟。太上惟恐後世溺於此害。故直指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以教學人之妄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註 此三句。又是破其益生使氣之妄。教人致虛守柔之意。致虛守柔者。至道之妙也。不行正道。信從邪法。以外來之祥氣益生。以有爲之邪氣使氣。皆是失其含德。不知柔和。非自然之道。豈能常久乎。如物之既壯。未有不老之理。物之既老。未有不死之事。此等益生。此等使氣。是謂不道。修行之人。急當遠已。而不可爲也。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此章經義。自含德至知和。總是教人致虛守柔。大道

之真常。總是虛靜。總是柔和。所以常存而不改。人能依而行之。道未有不成。德未有不厚。性命未有不常者。身中之和氣。自然運化。性裏之真常。自然固存。用益生使氣哉。

道貴章第五十六

註 恭聞不言之道。離分別。忘名相。渾同於天地之間。而天地不知。妙用於萬物之中。而萬物不覺。無象無狀。體萬物不遺。無餘無欠。化萬物而不有。雖欲言之。無非強名而已。修道之人。果能從不言之中言此妙道。是謂無音之大言。無所不言矣。果能從不聞之中。聞此妙道。是謂無聞之真聞。無所不聞矣。如此。方為妙知。妙言。妙見。妙解之人也。到此天地。貴賤親疏。非我有也。榮辱得失。焉能加於我哉。文中所謂。不言之妙。正是此義。

此章經旨。乃是顯示。知道之人。處己不自衒露。處世不有圭角。以不同之妙。修之於己。以大同之妙。處之於世。所以謂之玄同。世間逆順得失之情。皆不可得而入之也。

知者不言。

註 默契道體。謂之知。不言者。心與道合。惟自知自行。未嘗以言語顯露其妙。切思至妙之理。得之於心。心與道合。知之既真。豈用言語諱諱。用於天下。皆是無爲之化。行於天下。皆是不言之教。故曰。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註世間言道者。多因未悟。故多生議論。議論生而道愈晦。以無形無體之物。而欲以言語形容。必不能肖其妙。則所言。或入於支離。或流於偏僻。而其心實未知道。故曰。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註若是真知修己之功。無不嚴密。處世之道。無不渾同。緘口忘言。謂之塞兌。默守無爲。謂之閉門。口是是非之門。言語宣發。心神必動。若不緘口忘言。是非由此而生。人我由此而出。是以深知大道之聖人。慎言語之出入。即是絕是非之塵緣。故曰。塞其兌。人之六根。眼根爲監察之門。耳根爲採聽之門。鼻根爲出納之門。舌根爲審辯之門。身根爲動靜之門。意根爲起滅之門。此六門。若不閉守關防。則六賊出入。六塵染惹。至於六識交忘。心上之靈台。不能清靜。性分之本體。不能圓照。是以真知大道之聖人。融歸一性。不使內相幻發。屏絕萬緣。不令外相引入。心清性靜。常以閉門。爲修己之妙用也。故曰閉其門。修道之人。果能緊閉六門。調養神氣。眼若不視。其魂自然在肝。耳若不聽。其精自然在腎。鼻若不聞。其魄自然在肺。口若不言。其神自然在心。身若不動。其意自然在脾。意若不生。五神自然守舍。五神守舍名爲五氣朝元。從此而元精化爲元氣。元氣化爲元神。元神還虛。名爲三花聚頂。此等妙處。都是六門緊閉之功力也。

挫其銳。解其紛。

註 真知大道之人。則又挫其銳。以治其內。解其紛。以理其外。挫者。挫去也。銳者。氣猛也。人之有機智。猶刀劍有鋒刃一般。故曰銳。倘若誇會誇能。機智雖巧。精神未有不銳露。德性未有不鑿喪者。惟聖人虛心應物。全無一毫圭角。去其機智。守其愚拙。以挫銳自養。故曰挫其銳。解者。解釋也。紛者。紛亂也。事物纏綿。不能整齊毀遠。故曰紛。若是物欲交攻。根塵互起。此性未有不迷者。此心未有不亂者。惟知道之人。心不起於欲。性不引於情。常如虛空。物自難攀。因事處事。自然鎮靜。紛紛外誘。一毫不有。故曰解其紛。人能消內念。而去外緣。常清常靜。即是善解其紛。而知磨煉身心者也。

和其光。同其塵。

註 真知大道之人。又且和其光。同其塵。道德仁義。詩書禮樂。凡有宣著發揮之處。皆是人之光也。功名富貴。人事交接。凡有纏繞墮累之處。皆是人之塵也。聖人道德之體。養之極厚。心德之光。涵之極純。不以自明而先人。人之明。卽我之明也。不以己是違物。物之是。卽我之是也。忘人忘我。不事分別。我之光與人之光。如以火照火。渾同無跡。故曰和其光。聖人心上無塵。處世之法。不得不同其塵。所以不棄於人。輔翼訓誨。懶然有同善之心。不棄於物。裁成處置。慨然有一體之誠。雖遇難處之事。不善之人。亦必有法以導之。有情以感之。隨宜順理。期於濟世。故曰同其塵。吾見今之人。自己之道德。尚未養就。便去分辨善惡。自己之身心。尚未清靜。便去揀擇別人。或妒賢嫉能。或趨名競利。擡手動腳。便入塵緣之境。舉心運念。不知大道之本。却思少有人我之分別。便不是道。少有不同之形迹。便不是德。當於此處。打點身心。造到忘人忘物。渾化之地。方可謂真知大道之人也。

是謂玄同。

註此句是總結上文之言。上文所謂塞兑。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皆是與世玄同之妙義。玄同者。謂聖人之同。非世俗之同。聖人之同。妙應不測。渾然無迹。雖分別。忘名相。以道同於天下。以德同於世人。雖有貴有賤之不一。有智有愚之不同。聖人以道觀人。其道未有不同者。以德觀人。其德未有不一者。道德既同。則不同之內。自有玄同之妙。故曰是謂玄同。吾見今世之人。或有同於事。而不同於心者。或有同於謀。而不同於德者。少有乖違。便起分別之見。與物不能相忘。此皆是世俗之同。非玄同也。果能塞其兑。內無所出。果能閉其門。外無所入。果能挫其銳。治之於內。果能解其紛。理之於外。果能和其光。養之於己。果能同其塵。隨之於物。到此地位。無往而不玄矣。無往而不同矣。既玄既同。真可謂知妙之人也。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註此六句是言既到玄同地位。妙無妙有。妙動妙靜。心德心微。不可測。玄同之妙不可知。心與太極同其體用。與鬼神同其變化。所以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倘若可得而親。未嘗不可得而疏之也。倘若可得而利。未嘗不可得而害之也。倘若可得而貴。未嘗不可得而賤之也。果若如此。便不是玄同之德。便不爲真知大道之人耳。故曰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學道之人。果能到此。道

之不成。德之不玄者。未之有也。

故為天下貴。

註此句是總結上文。親疏利害貴賤。無一可加。無一可損。是天下之至貴者。未有過於此者也。貴而無上。不有其名。貴而無位。不求其爵。貴在天下。人不可見。貴在萬物。人不可知。非世間共聞共見之貴。是以强名之曰。故為天下貴。修道之人。若能得此至貴之理。修此至貴之德。可與天地同其體。可與造化同其變。非玄同而何。

治國章第五十七

正

註恭聞治國必用正。用兵必用奇。此二者。皆是有心之作爲也。有心作爲。其機不密。其事不常。所以聖人治國。以正爲奇。用兵。以奇爲正。所以用兵於無形。治出於無爲。不忘諱。而民自富。無利器而國自清。不立法令。而四方之盜賊不有。九州之土貢滋多。倘若不然。或以有爲。或以多事。道德廢。而私智出。奇兵用。而家國危。天下之事。日爲日多。天下之民。日忌日貧。欲求無爲之正治。豈可得乎。此章經旨。乃是太上。以治國之道。教人修身之意。治國修身。其事雖異。其道則同。人能知治國之道。其修身之道。便可知也。悟之者。自得矣。

以正治國。

註正者。不偏不倚之謂。如道德仁義。愛民親賢。皆正道也。自古治國者。未有不以正。君臣父子。無不行之以正。禮樂尊卑。無不導之以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復。國家之風俗。由正而純。道德既能行於中外。仁義自然化於鄉邦。故曰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

註兵之用。原爲征伐不庭。非不得已而漫用之。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假如兩國相敵。金鼓相當。虛實豈得不有變換。客主豈得不有安排。卽湯武仁義之師。亦斷無使人盡知我之所爲者。然奇正可用之用兵。非他事皆可以奇也。故曰以奇用兵。奇者。人之最好。修道者。一毫也用不着。故指出之以示識也。

以無事取天下。

註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皆非有事也。况取天下乎。無欲無爲。任道任德。非有法以臨之。非有恩以致之。我之化及天下。而天下自歸。我之德感天下。而天下自來。實非取之。而自歸自來。亦若取之也。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尚以無事取。修道之人。又豈可不以無事養天德。自多作為乎。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註此句是總結上三句之義。上文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皆是無爲之正。非有事之作爲也。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乎。蓋因知之以此也。觀此言。知太上有切切叮寧之意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註】此八句皆是不能以正治國之義。譬如禁止民間一切興利之事。便是忌之之義。

掩藏民間一切風俗之為。便是諱之之義。明君在位。以道用於天下。以德化於萬民。不妨民財。養育民生。國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者。奚用以忌諱禁民乎。一多忌諱。令煩則奸出。禁多則民困。必有妨民之事。使民不得盡力於生發。安得不貧乎。故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利器者。權柄也。人之有權。如有利器在手。一般。惟聖人總大綱以御天下。不恃利器也。倘若人多持利器。君之權移之於下。臣之權僭之於上。紀綱法度。刑賞黜陟。皆可以濫用。皆可以妄爲也。君臣之道。自此而不明。上下相欺。國家未有不昏亂者。故曰。人多利器。家國滋昏。伎者。能也。巧者。智也。滋者。多也。起者。興起也。攷上古之人。其性渾全。其情朴厚。凡物付之自然。不知用伎巧也。後世有伎巧者出。使人悅之。則愈逞伎巧。以蠱惑人心。爲象著者。必至爲玉盃。伎巧愈妙。奇物愈多。故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者。治國之法。度律令也。偷物曰盜。害人曰賊。聖王以仁義施於家國。以道德化於天下。不專恃法令也。後代設法以治民。出令以禁民。雖以治國。教民爲心。或用之不善。出之不時。法太過。民必流離。令太急。民必不堪。民既流離。流而爲盜者有之。民既不堪。亂而爲賊者有之。是民之爲盜爲賊者。皆上之法令太過。有以致之也。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以上八句。皆是治國。有爲之害也。看經者。請細詳之。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註〕此五句乃是太上引古聖之言。以傷今世時政之異。上言文。以無事取天下。其妙義。非我之私意耳。我昔聞上古之聖人有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此皆是古聖之言。細詳古聖之無爲。造道入德。絕無人欲之私。修己治人。渾全天理之正。君臣無事。上下相安。順乎天而應乎人。不施異政。以眩天下之民。因其時而勤其事。不作有爲。以感天下之衆。所以天下之民。仰之如瑞日祥雲。感之如和風甘雨。所以不教而民自化。不約而民自歸。故曰我無為而爲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註〕無事者。不勞民力。不費難得之貨。不縱可欲之情。上古之聖王。不求榮貴於一身。不妨農事於百姓。以安閑自處。以養民爲心。天下之民。耕而食。鑿而飲。築土而居。陶冶而用。外無困民。內無怨婦。不聞凍餒之聲。每有絃歌之樂。此正是聖人之德澤有餘。無事之妙化也。文中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蓋是此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註〕上古聖人。虛心恬淡。篤守無爲。以天下之性情。一之於無聲無臭之際。以天下之耳目。齊之於不覩不聞之間。其靜也。因天地之造化。由靜而得之。萬物之紛紜。由靜而一之。百姓之善惡。由靜而正之。雖云好靜。好非自好。靜非自靜。好之以靜。則靜中之理定矣。靜中之理既定。則天下之理亦定矣。天下之理既定。天下之民。未有不正者也。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

【註】私念所起謂之欲。樸者。心之渾厚。聖人之在上。如日月之高明。無物不照。無修之於己。卽以無欲教之於民。耕食饗飲。盡安於不識不知。入孝出弟。咸歸於天秩天序。不生機智。不事聰明。其樸也。皆聖人之無欲致之也。文中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蓋是此義。

我無情而民自清。

【註】喜怒哀樂愛惡欲。皆是情之動也。動之以理。則無所不正。動之於欲。則無所不妄。但聖人之情。不有分別。不生好惡。不立一毫。有我之私。不起一毫。物欲之見。故以情言之。從德性中出。人不能見其動。從天理處用。人不能知其用。因時順理。自然而然。在上者。無為惡事。既不以有情之私智。用之於下。在下者。如響如應。必不以有情之私智。奉之於上。聖人之情。與百姓之情。同歸於一。百姓之情。與聖人之情。咸出以真。民之清也。非聖人之無情何以致之乎。文中所謂我無情而民自清。蓋是此義。以上共五句。皆是太上。引古聖之言。證明以正治國之妙義。任國者。其可不深明乎。

察政章第五十八

【註】恭聞中正之道。是謂天下之大本。萬法之元宗也。修身者。得其中。道無不就。齊家者。得其中。家無不齊。治國者。得其中。國無不治。中正之道。不容機智。

之巧。不生人欲之私。中正之理。無太過。無不及。是故聖人之所以聖者。只是全此中正之道也。上仙之得其道者。亦只是得其中正之理也。倘若不然。一失其中。禍辱之端。未有不至者。逆亂之事。無有不生者。在上者。未有不失政於下民者也。在下者。未有不狡詐於在上者也。如此。而世道日衰。民心日詐。國之所以難治也。爲政者。果能不徇好惡之私。不立察察之政。以中正之道。修之於己。而已無不修。治之於世。而世無不治也。今日文中正是此義。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因見在上者。過於任智。民不聊生。以致奇正相反。禍福無正。故直指爲政之大要。正是愛民愛國之深意耳。

其政閼閼。其民淳淳。

註 閼閼者。機智不立。政事寬裕。若有不明之貌。是以謂之閼閼。淳淳者。無怨無德。共樂無爲。若有篤厚之貌。是以謂之淳淳。細詳自古有國者。必有民。有民者。必有政。既有國政。善必宜賞。惡必宜罰。賞善罰惡之政令。雖然自古有之。古之聖人。却又設而不爲。有而不用也。君聖臣賢。在位無事。以道德自足。不任私智以臨下。以養民爲重。不出異政以治民。惟知修德以省躬。不肯自適以勞民。其爲政也。寬而有容。渾而且厚。傍觀者。似乎有昏晦不明之貌也。文中所謂其政閼閼者。蓋是此義。雖云閼閼。實非閼閼也。但因聖人。以無事爲事。似有閼閼之狀。此正是善治下民者。故有如此之妙。其民淳淳者。民之天性。本自淳淳。惟恐不遇太平之時。不修寬裕之政。狡詐之風。不得不生。爲政者。果能以道德修之於己。以仁義施之於天下。其寬厚之恩。自然化溢於四表。其無爲之德。自然廣被於多方。天下之民。相忘於大化之中。共樂於至治之世。不識不知。無憂無慮。是故若有淳淳篤厚之貌。雖云淳淳。在百姓亦不知也。此正是治民之道。善於爲政之驗也。文中所謂其民

淳淳。蓋是此義。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註】察察者。任智盡法。分別善惡。不容於毫髮。是以謂之察察。缺缺者。驚惶不已。畏懼無措。難以應酬。是以謂之缺缺。分別民間之是非。較量法令之得失。不順民情。不隨時務。以私智妄用。以盡法妄為。秋毫不容。片時不待。此便是察察之政也。一立此政。則天下之民。莫不以私智求脫。莫不以用巧求免也。當此之時。譬如嬰兒失母。又如行人遇寇一般。其惶懼之心。有不能已者也。故有缺缺之狀。皆是爲政者。以察察之政。使之而然也。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

【註】禍者。禍辱凶害之事也。福者。福善吉慶之事也。倚者。依從也。伏者。潛藏也。此四句。乃是顯說禍福無常。繫之於倚伏之義。細想世間之人。惟知以機智而求其福善之事。惟知以機智而避其禍害之端。却不知禍福之事。雖從外來。禍福之機。本自心生。心爲萬法之主。心爲善惡之源。此心一善。而無所不善。此心一惡。而無所不惡。是故禍福之來去。生之於倚伏之間。視以爲福。而禍之兆。却潛藏於中。妄作不義。未有至心強善。未有不轉禍爲福者。視以爲禍。而福之機。却依從於內。不變福爲禍者。是知禍中有福。福中有禍。禍可變福。福可變禍。充類至極之理。孰能察之。孰能知之。亦思禍福原無一定。正者。定也。禍因心轉。福由心作。能識禍而不爲招禍之責。禍亦無一定矣。恃其福而不爲得福之事。福亦無一安矣。禍福無正。人安可不審其倚伏之機。自盡其趨避之道矣。所以古聖人。先謹義利之判。次守謙

退之心。其修身也。不敢縱欲敗度。其爲政也。不敢察察任智。不傲賢而慢下。不肆志以恣情。所以終身不殆。福履無窮矣。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註此四句。正是直指天下之事。無正之義。上句所謂福轉爲禍。禍轉爲福。事無一定之事者。皆因在上者。不能知倚伏極至理也。無正之義。不但此也。又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正本不欲奇。正之久。而奇自生焉。是奇正者。又是倚伏至極之理。君子謹於此。而必察其何以正。何以復爲奇。而不敢自忽。善本不爲妖。善之過而妖或有焉。是善妖者。又是。倚伏至極之理。君子察乎此。而必度其何以善。何以復爲妖。而不敢自逸。然非所論於民也。民不能達造化變遷之機。不能知進退存亡之道。昧於機先。而心之靈竅不開。忽於臨事。而事之當然不解。又安望其度奇正。而審妖善乎。下民之迷。非一日矣。文中所謂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蓋是此義。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剗。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註此四句。又是直指古之聖人。善於爲政之妙義。細想古之聖人。不爲察察之政。而爲悶悶之政者。其妙義。譬如方而不割。廉而不剗。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即是悶悶之政也。方是不徇私。不任智。心上方正之義。剗者。害也。方之太過。必害其政。聖人以方爲體。以圓爲用。方中用圓。圓中有方。所以因時順理。方而未嘗方。隨宜入妙。圓而未嘗圓。斷不肯執於方。害其至正之理。亦不肯過於方。失其無爲之政。故文中言。方而不割。清而不貪。潔而不染。是以謂之廉。剗者。傷也。常人

惟知食守其廉。不知用其廉而爲政。聖人以得民爲心。不以貪鄙爲心。廉潔之本體。存之於心。廉潔之妙用。施之於政。體用兩全。不執一隅之廉。而失其中正之理。不守一己之廉。而廢其爲政之事。以廉用其理。以理用其廉。天下國家。廉中之實理。同然。修己治人。廉中之德用一致。有體有用。所以不傷其爲政之事也。文中言廉而不劇。蓋是此義。以正處事。不失其真常之理。便是直字之義。肆者。急切太甚。令人難堪。爲政者。固貴用直。以中正之道率人。以無私之爲臨下。心無曲而乃能導民以善。事無曲而乃化民以正。然非過用直。而至於肆。任己意而不察民情之宜。憑己見而不審事機之便。無敢太過。無敢不及。得當然處正之宜。天下未有不直者。國政未有不治者也。文中言。直而不肆。蓋是此義。理無不明。事無不照。是以謂之光。不以光明。自生炫耀之心。是以謂之不耀。聖人之心光明。所以人心之天德。事物之至理。種種皆明。但聖人之心光。比常人之光不同。常人之心光。炫耀於外。聖人惟能含於內。盡性情之正。明天理之全。天地之事物。無所不明。顯微之造化。無所不燭。達本窮源。不立機智。心光妙用之大。雖然隱微。自知之光。未嘗不上符於天道。下參於地理。中合於人心也。故文中以光而不耀言之。蓋是此義。此章經義。是言在上者。失於中道而爲政。在下者。未有不失於中道者也。上下之中道既失。所以上不能爲悶悶之政。下不能復性理之全。互相顛倒。互相錯亂。或正復爲奇。或善復爲妖。迷之日久。無所不至矣。是故太上叮嚀反復。一者救民之迷。復民之性。二者挽回天下。修無爲之政。深有責望於天下後世者也。

長生章第五十九

註 案聞長生久視之道。非深根固蒂。則不能安身立命。治國修身之本。非重積其德。則不能治人事天。治人事天者。不從其母。則國本不立。安身立命者。不從其母。則大道不就。既得其母。則子之道不求而自立矣。是故古之聖人。以道自足。以德自守。道之外。不敢挾私智以治人。德之外。不敢立二心以事天。此皆是盡於道。以道從母之體用。盡於德。以德從母之功力也。所以抱元守一。終日如愚。而無不克。正己盡人。終朝早服。而重積德。從母之意念。未嘗一刻間斷。從母之心力。未嘗須臾少離。因積德功深。故能一天地之理。因嗇養日久。故能盡事物之變。以此觀之。造道入德。至於此等地位。身與道合。德與天同。世俗豈能知其窮極乎。

此章經旨。是示人立本窮源之義。

治人事天。莫若嗇。

註 正人心。明大義。使天下之人。各遂其生。復其性。便是治人之義。不愧於天。
不逆其理。存心養性。便是事天之義。嗇者。儉也。心神收斂。一切逐物喪真之
失。不敢妄動。便是嗇字之義。細想治人之道。徒以刑政法度。民懼其威。未懷其德。
雖有功利及於天下。雖以智慮施於家國。天理未全。人心未正。欲治人。而反不能
治於人矣。事天之道。不徒以禮樂祀典。事之於天。果能至誠無妄。仰不愧。俯不怍。
則禮樂祀典。無不通矣。倘若虛設典禮。誠心不立。精神不能上達。聲氣不能感
通。欲事天。而亦不能事天矣。是故古之聖人。未治於人。先修於己。未盡天事。先
盡人事。治人事天。莫若以嗇。人能心不外逐。則天理全備。天理既備。則心德純粹。
我之心德。未嘗不是太極之全體也。我之本性。未嘗不是無極之大道也。精神自然
遠大。德力自然無窮。天體雖高。精神自然上達。世人雖多。德力自能感通。未有修

於己者。不能治於人者也。未有盡於人事。不能盡於天事者也。修道之人。果能出入行藏。不愧於天。視聽言動。不逆其理。此便是事天之要道。事天之事。於此而盡矣。果能克去己私。不怍於人。此便是治人之要道。治人之理。於此而得矣。文中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蓋謂此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註 上文治人事天。莫若嗇。嗇字之義。雖已明示。可知治人事天。深以嗇。切切然。所以接續上文。復又言曰。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預先行持而不輒。謂之早。身心佩服。須臾不離。謂之服。切思物欲未萌之先。天命之性。本自純全。本無欠少。若不存誠養志。力行進修之工。恐其念後接續。少有人欲之私。惑物而妄動。則天德之明體。未有不汙壞者也。所以嗇養之功。即是早服之先機。積德之大本也。養之於此。乃是精神全備之初也。修之於此。正是物欲未萌之先也。人能從此處。預先下手。時時佩服。而養深積厚。刻刻潛心。而造道入德。則天地之全德。未嘗不與我渾融而無間者也。人心之至理。未嘗不與我具足而圓明者也。是故物欲未萌之先。雖宜嗇養。精神全備之初。雖當早服。但非一日之存養。便可治人。暫時之早服。即可事天。必須愈養愈深。愈積愈厚。損一分人事之妄。即全一分道性之真。去十分物欲之私。必增十分天德之明。積之日久。天德日新。天理日固。身備萬物之造化。心含天地之精英。不待思勉。無往而非治人之大道。無往而非事天之至理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註 不但重積其德。可以治人事天。又重積其德。則無不克矣。克者。勝也。譬如養之既深。積之既厚。我之德。能勝一切事物。一切事物不能勝之於我。是以謂之

無不克。人能素養之功。用之已久。進修之力。積之已深。太極之全體。融歸於無爲。無欲之先。無極之至理。致靜於不覩不聞之際。積而又積。譬如積泰移而成太倉。積涓流而成大海。蘊之於心。心全天地之理。用之於事。事合萬事之宜。能方能圓。能小能大。有動有靜。有體有用。雖不有心。勝於天下。天下之人。遠者聞風而向化。近者親慕而履行。不求克而無所不克。不求勝而無所不勝。此皆是重積德之徵驗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註 積德深厚之徵驗。不但無不克也。又莫知其極矣。心德流行之妙用。爲而不爲。不有耳目視聽之用。無爲而爲。不立崖岸見聞之迹。不知其始。不知其終。言語不可求。心思不可致。此便是莫知其極之義。天地無限量。我之心德。亦無限量。大道無窮盡。我之心德。亦無窮盡。可與陰陽。同其出入。可與造物。同其變化。此等妙處。雖用之終身。而無窮無極。但世人不能知也。故文中言。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註 此二句。亦是重伸上文。再彰心德響應之義。細想心德之妙用。既無所不克。用之不窮。而莫知其極。積德如此。惟知以德爲心。德之外。未嘗有所容心。雖無所容心。而實足以感化於天下。如中天之日月。無處不明。無所不照。天下國家。無不歸於道德之化者。止之不能止。去之不能去。不求其有。未嘗不有矣。文中所謂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蓋是此義。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註】

此四句。乃是總結道德養育之功力。治人事天之德用。終無弊敗之義。細想積德之聖人。天下國家。雖然不求其有。而未嘗不有。此非聖人以有國爲心。而有之

也。亦非世人。因有國而歸之也。蓋以有國者。有之於有國之母。歸之者。亦歸之於有國之母。大道之實理。生成天地。養育萬物。萬物不能無道而自生。天地不能無道而自立。道爲天地萬物之母。聖人重積其德。而深全其道。有國之母。國之長久。亦不能違其母之道也。文中所謂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長久者。開萬世不朽之事業。成古今不易之功能。合天地而長存。歷古今而不變。但所以長久之妙義。人實不能知之一。故言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一切事物之本始。謂之根。譬如樹之有根。瓜菜結實之處。謂之蒂。瓜菜之生。因有蒂。故能開花結實。而長生矣。樹木之生。因有根。故能枝葉茂盛。而長生矣。此是取喻有國之母。即如果木之有根蒂也。根蒂長久。其國未有不長久者也。國之長久。得其長生久視之道也。天地改易。長生者不改。劫運雖遷。久視者不遷。存於先天之先。運於後天之後。無有止息。無有間斷。皆因重積其德。故有長生久視之應驗也。文中言。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正謂此義。細詳此章經義。雖言治人事天。有國長久。須知治國之道。與修身之道。其事雖異。其理未嘗不同也。人能以儉嗇立本。以積德爲心。身中之私妄。無不克盡。身中之天德。無不早復。玄牝之門。即是身中天地之根。谷神不死。即是身中長生之母。守此玄牝。便是深根固蒂。鍊此谷神。便是事天治人。終日錦綿。便是重積其德。人我兩忘。便是莫知其極。果能如是。謹其內。不生六賊之魔。防其外。不入萬緣之化。身中之國土。未有不清靜。身中之國運。未有不攸久者。我之性天。豈非有國之君乎。煉就全身而不生不滅。修成道體。而無極無窮。豈非長生久視之道乎。

治大國章第六十

二三〇

註恭聞天道之大。於穆不已。人心之初。真一不二。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人之所以受命者。亦無一善之不全。人能不溺。人欲之私。不作喪心之事。全於生理。歸於天道。可謂天地之肖子也。則事天之能事備矣。倘若不然。不能歸於正。或亂德亂義。或恣縱情欲。失本亡真。逆其理者。則是逆其天也。逆天之人。豈能合天地。通鬼神乎。是故聖人之心。不失受命之理。不違天命之道。天人自然一致。鬼神自然合德矣。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顯示安天下之民。以靜立本。以道治天下之義。

治大國。若烹小鮮。

註萬來之國。謂之大國。魚之小者。謂之小鮮。細詳國之小者。能順於理。安於分。以養民為心。以卑下自處。小國未有不治者。但大國則與小國不同。大國民強。國富。勢極位尊。民之風俗。易於奢侈。國之刑政。易於貪婪。本不易於治也。雖云難治。若有道之聖君。治之則不難矣。觀大如小。視難若易。治大國若烹小鮮一般。小鮮之魚。烹之者。不可太過。不可不及。先後緩急得宜。則魚全而肉不潰。倘若火候不知。妄用攬動。魚肉必然潰亂。魚形不得其全矣。是故大國者。不以異政亂民之心。不以巧智亂國之政。民之在國。猶魚之在釜一般。烹魚之法。與治國之道。其事雖異。其理未嘗不同也。治國者。果能如烹魚之法而治之。則民物之情自知。隨宜之理自見。文中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蓋謂此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註】

上句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者。非有奇術異政而然也。蓋因有道之聖君。以道莅於天下。莅者。臨也。臨事而治謂之莅。細想天地陰陽。莫非道也。鬼神幽顯。

莫非道也。君臣父子。莫非道也。民情事物。莫非道也。果能各成其性之正。各得其道之理。存之於心。行之於事。合天下自然之道。修之於身。治之於國。得天下自然之理。陰陽鬼神。處其正而不違。天下國家。得其理而不亂。則天下之民。莫不盡性情之正。天下之事。莫不得事物之宜。天時人事。盡聖人之道。莫不化而為道。鬼神吉凶。感聖人之道。莫不遵而行道。所以其鬼不神矣。不神者。因聖君以道莅天下。陰陽各得其正。故鬼氣之靈。不敢屬於陽明之上。不神不義。謂此也。此正是有道之聖君。以道臨位於天下。大道感應之機。應之於此。倘若不然。或不以大道臨位於天下。陰陽從此而不和。邪正從此而相反。小人之道日盛。君子之道日衰。或君弱臣強。或臣行君事。必致鬼氣乖張。妖孽作亂。其鬼未有不神者矣。此是不能以道莅於天下之驗也。文中所謂以道莅於天下。其鬼不神之義明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註】

此二句。乃是伸明上句之義。上句所謂其鬼不神。非謂其鬼不能以鬼之道。而神之者也。蓋因天神地祇。以福民爲心。以保民爲德。其神本不傷於民。神既不傷於民。豈有鬼之道敢傷於民乎。此所以鬼神各得其正。各得其理。故文中言。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細想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鬼之道。屈而不伸者。得其陰氣之正。神之道。伸而不屈者。得其陽氣之正。鬼之不神。正是得其鬼之理。神之不傷民。亦正是得其神之理。是故鬼之不神者。不神於道也。鬼之道既屈。自當不神矣。神

之不傷民者。蓋以神之道既伸。自當不傷於民矣。各安其分。各從其事。各得其理。各守其道。皆因聖君以道蒞於天下故也。倘若蒞天下者。恣縱情欲。背道失德。大干天地之和氣。以致陰陽之反復。雖然鬼神不以傷民為心。鬼無不瀆。神無不憎。必然乘隙加害。彰其報應。其鬼未有不神者。其神未有不傷於民者。但鬼神加害。非鬼神之過。皆因不能以道蒞於天下。故有鬼神之害矣。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註此二句。亦是伸明上句之義。上句所謂鬼之不神。因神之不傷民。神之不傷民。亦是因聖人之不傷民。所以神不傷於民。細想神之為神。乃是得天地陽氣之正者也。聖之為聖。亦是得天地之正理者也。神明以正氣。施化於天地。聖人以正理。設教於天下。天地之正氣。未嘗不存養於聖人之心。聖人之正理。未嘗不妙合於神明之德。所以養民愛物。聖人有無為治化之功。護國愛民。神民有陰陽不測之妙。神明之神氣。無處不有聖人之正理。無所不化。則聖人之心。以不傷民為心者。深可見矣。既以不傷民為心。聖人之心。合鬼神之心。鬼神之德。合聖人之德。鬼神豈有傷民者乎。鬼神與聖人既不傷民。陰陽相得。理氣感通。天下國家。未有不治者矣。天下之民。未有不安者矣。文中所謂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蓋謂此也。

失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註此二句。乃是總結上文之義。細想神之在天。以生物為德。聖之在位。以養民為心。神之所以為神者。善應而不測。聖之所以為聖者。善治而無為。神以不測應。

於天地。其德所以無窮。聖以無爲治於天下。其德所以廣大。德之無窮者。正是神不傷民之顯應也。德之廣大者。正是聖人不傷民之功力也。神之顯應。聖之功力。兩不傷民。所以聖人之德。與神明之德不異。神明之德。與聖人之德同然。文中所謂交歸。因聖人之德。與神明之德。理氣合一。所以天地交歸。而天地合德。日月交歸。而日月合明。五行交歸。而五行順序。六氣交歸。而六氣相生。鬼神交歸。而鬼神各正亂。民物之安危。莫不各得其正。德之交歸者。交歸於此也。此正是兩德交歸於一德。一德交歸於一道。到此天地。治大國若烹小鮮。信不誣矣。文中所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蓋是此義。此章經義。細詳鬼神之所爲。乘陰陽之氣而爲之也。陰陽之氣散則萬有。人不見其有。斂之一無。人不知其無。其變化往來。屈伸相感之妙。本不可得而知之。本不可得而見之。雖不可知。雖不可見。却不知聖人之感通於鬼神者。存其心。無一毫有我之私。盡其性。無一物有爲之妄。所以道合陰陽。德應鬼神。能一天地萬物之理。能一鬼神禍福之機。以道位於天下。譬如春風和氣。充塞乎天地之間。萬物感應。莫不各得其理。莫不各正其性。此非聖人有心而然也。盡自己之性。未有不盡人物之性。盡人物之性。未有不窮天地之理者也。以是思人之有身。即如天下之有國。心爲一身之主。即如皇王爲一國之主。身中之陰氣。屈而不伸。身中之陽氣。伸而不屈。即是身中鬼神之道。果能認的道爲性之本。性是心之源。以大道立性命之根基。以神氣施陰陽之造化。進大防危。未嘗不是烹小鮮。而治大國也。調和鉛汞。未嘗不是莅大道。以正鬼神也。了悟此義。性命未有不交圓者。身中之天下國家。未有不治者矣。

為下章第六十一

註 恭聞道無尊卑。德有大小。道之尊也。不以國之小大而尊之。德之大也。不以位情順萬事而無情。小大相忘。人我不立。心德湛然。不存物欲之私。天理純備。不起好惡之見。處於上者。如天之覆。無所不容。處於下者。如地之載。無所不納。對此天地。虛心忘己之道。無往而不妙應。以靜為下之德。無往而不妙應。天下之國。雖不求兼蓄。未有不兼蓄者矣。不求入事。未有不入事者也。文中所謂。是此義也。此章經旨。是示大國小國。皆當以卑下自處之義。大國小國。果能以卑下自處。大國無慢下之患。小國無傲上之憂。彼此懷德。天下無事。而有益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註 諸聞國有大小。位有尊卑。自古大國之君。以己之國。交於天下之國。虛心自下。流之德。曲己從人。不計其位之尊卑。相忘於國之大小。如水下流。去高就下。能以下國者也。交於小國也。以下流之德。交於一切小國。一切小國。亦未有不自下事於大國者也。交於小國。不過一人之就下。小國交於大國。乃是天下人之就下也。以一國之交。合天下之交。不期大而自大矣。以一人之就下。合天下人之就下。不期眾而自衆矣。譬如大海以卑下自處。所以能納百川之水。積小自然成大。善交天下。其妙義蓋如此也。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

註 此二句。是重伸上文之義。陰為牝。陽為牡。牝主靜。牡主動。陽氣動。陰氣靜。以陽交陰。而陰常勝者。陰靜也。以靜勝動。即以牝勝牡之義。大國之君。謙

讓自牧。去高就下。既以謙讓下流。而交於小國。是以不勞而自益。不言而自勝。天下之小國。近悅遠來。四海賓服。如水流歸海。不求交而自交。文中所謂天下之交。犹常以靜勝牡。義蓋如此。

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

【註】以靜為下者。不但大國。雖小國亦是如此。是故大國下於小國者。撫之以恩榮。通之以德信。忘其大而蓄其小。此是大國以靜也。其所取者。取其同於道。同於德。無為於上。小國自然悅服。文中所謂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蓋謂此也。小國下於大國者。仰之以天威。奉之以土貢。尊其大而保其小。安其小而從其大。此是小國以靜也。其所取者。取其帝力之威。保國庇民。永享安常之福惠。海晏河清。永絕生民之塗炭。文中所謂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蓋謂此也。若使不能以靜為下。則小國必抗於大國。大國必凌於小國。或吞之於土。或爭之以利。或小大失信。或上下相乖。敗亡之遺生之於此。禍辱之端起於此矣。此皆是不能以靜為下之害也。任重者可不慎乎。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蓄人。小國不過
欲入事人。

【註】

此四句。又是重伸上文之義。上文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細想大國如天。小國如地。天之尊。君之道也。地之卑。臣之道也。大國之君。其德如天。

。當以虛心忘己。如太虛之無所不包含。無所不養育。此是天之德也。自當下於小國。故曰。故或下以取小國之君。其德如地。嘗以柔順自處。加坤元之無所不承天。無事不順應。此是地之德也。自當下於大國。故曰或下而取。以此觀之。大國或邈下。以取之於小國。小國或卑下。而取之於大國。在大國之寄意。不過欲兼養於人。譬如小國大國。一體同觀。不起分別。忘其小大。皆以蓄養百姓爲心。所以天下一家。大一致。化溢四表。德被萬方。故曰大國不過。欲兼養人。在小國之寄意。不過欲入事人。譬如夙夜匪懈。以下奉上。朝夕乾惕。乃保一隅。入而事之於人。所以能庇其民。保其身。守其國。君臣共安於大國之兼養。故曰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大小之寄意。雖然不同。均是不逆其理。不徇己私。合天地之心。合君臣之意者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註】

此二句。是仲明一章之經旨。總結上文之大義。大國下於小國。則小國仰其天威。

。懷德懷恩。小國下於大國。則大國以天下同觀。虛心忘己。設使大國。不能謙讓自遜。矜高自大。小國雖有入事之心。終亦不能遂矣。設使小國。不以卑下自處。各懷異見。大國兼蓄之德。亦不能全矣。今兩國各得其所欲者。蓋因大國。善合小於國之心。小國善承於大國之志。大小之欲。共合一心者。乃是忘其小大也。是故大國爲小國之司命。小國爲大國之輔翼。天下之大。萬國之多。皆以大國爲重。天下既以大國爲重。大國宜乎下矣。是故文中言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此章經義不但大國。當以虛心忘己。下流謙遜之德。兼養小國。小國當以卑下自安。履行尊

主之德。入而事之於大國。詳觀修身之道。未嘗不與此同矣。身中性命真常之理。未嘗不是大國小國之義。身中陽施陰受之妙。未嘗不是牝牡之理。且如乾剛坤柔。性屬陽而命屬陰。尊者自當尊也。卑者自當卑也。陰靜陽動。動則舒而靜則翕。動者自當動也。靜者自當靜也。此是陰陽配合。各得其理。兩國相安之道。倘若不然。或陰陽失配。或水火不交。身中之神氣。必致乖張。身中之五行。必致錯亂。此即是大國不能兼蓄。小國不能入事。小大失正。未嘗不有家國傾危之害也。所以修行人。各當低心下意。絕其人我之私。去其無明之妄。內忘於己。外忘於物。尊大國兼蓄之德。以柔用道。體小國入事之心。以情歸性。其乾坤合體。牝牡自從。身中之陰陽。自然施化。身中之性命。自然交圓。以靜爲下。真可謂大道總持之秘要也。

道奧章第六十二

註 卷聞有此道。便有此奧。道奧之妙。無形影之可求。無邊際之可見。言其大。大而在。非陰非陽。一切陰陽。莫不本之於此。非動非靜。一切動靜。莫不藏之於此。以至理推之。未嘗不是二五之精。以大道言之。未嘗不是衆妙之門。以天地窮之。未嘗不是藏機之時。以修身詳之。未嘗不是產藥之源。修道之人。果能真得此奧。無爲之性自圓。無形之神自妙。變化無窮。隱微莫測。靈通無礙。隨心運動。我之性即道。我之心即奧矣。爲天下貴。不亦宜乎。

此章經旨。是借物明之義。道雖無形。道之奧無物不藏。道雖無位。道之責無所不尊。人能得此道奧之妙。是謂敦本立極。止於至善之地。修之於身。用之於天下。無往而不善也。

道者萬物之奧。

註 奥者。深也。萬物深藏於大道之中。方有生成之妙。是以謂之奧。細詳無極而太極。貫乎陰陽。通乎動靜。無往而非圓機。無適而不順化。能生一切有無。能御一切形色。先天先地而素有。後天後地而不改。是謂造化萬物之本始。生成萬物之根柢也。生生化化。得其理者。即是得其奧。天地不藏此奧。則天地不能覆載。萬物不藏此奧。則萬物不能生成。統萬物而無間者奧也。貫古今而無遺者奧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奧也。取之不得。捨之不失者奧也。但天下之人。日用而不知。日爲而不見。若或知之見之。則又不足以爲奧矣。文中言道者。萬物之奧。蓋是此義。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註 明大道之理。得大道之奧。體用悉備者。善人也。不明大道之理。不悟大道之奧。體用未備者。不善人也。善人道與身合。而身卽是道。性與奧合。而性卽是奧。修之於身。用之於世。行於天下。如春風之和氣。無物不感。被於生民。如天雨之及時。無所不潤。無一事不賴道以爲持行。無一時不本道以爲運用。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雖未得大道至理之奧。未臻道奧。至善之妙。亦知大道。是人身之至寶。只因生質不敏。見之不能真。不得不須持守之力。悟之不能透。不得不需固執之勞。倘一時少懈。卽爲一時之不保。倘一事有忽。卽用一事之不保。保之又保。乃可以全其實。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註 本道以出言。為天下至義之言。發明天理之當然。開示人心之宜然。善人之寶在道。所以善人之言必美。然此美言。不可徒善於己。當以公諸世市。如與人交易。而人無不悅服。人人歎此美言。則人人可近於道。皆美言之顯著也。故曰美言可以市。本道以爲行。爲天下至尊之行。內而身心性命之無不盡。外而家國天下之無不治。善人之寶在道。所以善人之行必尊。然此尊行可行於一己。即可持以與人。加如因其無而匏送。而人無不領受。人人遵此尊行。則人可進於道。皆尊行之錫予也。故曰尊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註 此二句。是仲明上可以市人。可以加人之義。細想人生天地。其不善之人。雖然未得大道至理之奧。其本來之德性。未嘗不有。固有之良知。未嘗不具。是故善人以大道之美言。市之於天下。以大道之尊行。加之於世人。聞其言者。莫不去妄存誠。自新其善。而改其不善者也。見其行者。莫不注意潛心。自悔不善。而力行其善者也。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故文中言人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註 此五句。乃是引喻以道援天下之義。立天子。爲天下之至尊。置三公。爲五爵之至貴。非有別義。只爲以道援於天下故也。所以天子之君天下者。以君之以道。三公之治天下者。治之以道。且如以玉物圭璧。天子所拱。四馬共一乘。國家以駒爲先。拱璧駒馬。雖然貴重。若不體之於道。以大道援於天下。雖有拱璧之貴。雖有駒馬

之先。終不如坐進此大道之奧矣。坐進者。不用有爲。不勞動作。順其自然。深入其中而無不透徹。天下之大本自立。天下之大用自行。天下之人心自正。天子三公。以道援天下之事畢矣。故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駕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

下貴。

註此四句。又是設問之辭。反伸道貴之義。攷上古之聖人。上以此道而命下。下以此道而奉上。所以繼天立極。代代相承。皆以此道貴之。既貴於古。卽當思古之所以責者。何以爲天下貴。在天子。卽當求進於道。而日求以得。在三公亦當求進於道。而日求以得。日日求。日日得。所以修己者。無不修矣。所以治人者。無不治矣。倘不日日求。必日日悖乎道。不日日得。必日日失乎道。悖乎道。失乎道。安得無罪耶。安得免罪耶。若使能求得。有罪未有不免者也。以我之得。可與天下同得。而我爲天下之尊。而莫之過也。以我之無罪。可導天下同其無罪。而我爲天下之法。而莫之外也。天下不能過。天下不能外。非天下之至尊乎。故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人若會心於此。果能深入於奧。將見善人之寶在我。言可美。行可尊。拱璧四馬。不足爲貴。所得者道。所免者罪。又何古之不可及。天下之不貴乎。

註 恭聞生死之事。性命之微。皆是至大至難之事也。若能向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有工巧。未嘗費力。无合元初。自然入妙矣。修道之人。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當於此處睜眼。無爲無事。而事無難易。盡己盡人。而愚惡不萌。到此天地。無所往而非至誠之理。無所往而非中正之道。圖難於易。爲大於細。無爲不可成。無事不可就。又何有足以難我。聖人之不可法乎。

此章經旨。是示人立德務本。終無難事之義。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註 為無為者。聖人之爲。爲之於道。爲之於理。常人之爲。爲之於名。爲之於利。爲之於名利者。乃是有欲之爲也。無私之爲。不用安排。無爲而自然成就。未嘗勉力。無爲而自然入妙。是故聖人之心體虛靜。聖人之德性渾極。不生逆料之心。不起將來之意。以無爲而爲。人不能知其爲。人不能見其爲。因不能知其爲。所以廣大悉備。無爲而無不爲也。因不能見其爲。所以自然合道。無不爲而無所爲也。文中所謂無爲。蓋是此義。事無事者。聖人之事。與常人之事不同。聖人之事。其事遠大。其理幽深。常人之事。易見易聞。易得易失。遠大幽深者。公天下之事也。見聞得失者。私天下之事也。是故聖人之心迹。判然然所留礙。事之來也。因其來而應之。不起意必之念。事之過也。因其過而忘之。不存固我之想。終日應事。而實無事也。若以有事應事。則私念起而事愈多。與常人之易見易聞。易得易失者何異乎。故文中言事無事。味無味者。聖人之味。與常人之味不同。聖人以道味爲味。常人以世味爲味。道味者。世人不味之味。世人無味之味。不味之味。其味之妙。人不能知。無味

之味。其味之理。人不能得。所以有益而無害。若世俗之味。皆是情欲之味也。情欲之味。趨之者衆。好之者多。其味易失。其味易敗。所以有害而無益。是故聖人捨其世俗。所爭之世味。味其世俗無味之道味。雖然口不能咀嚼。心中之領會自深。身內之涵養自妙。所以味之而天理自明。味之而人倫自著。味之而盡己盡物無所不融通。無所不一貫也。常人豈能味此。無味之味乎。文中言味無味。蓋謂此矣。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註 上三句。所謂無爲。無事。無味。皆是順其自然。不立己見。因感為應。不生有我。即令人之加於我者。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為人心可怨者。然可怨在彼。而非我何怨焉。若因其可怨。而報之必欲相稱。則大小之念無所不起。多少之見無往不生。由是而人之加於我者不已。我之欲報人者無盡。是人之失。而我亦失也。惟忘乎可怨。報之如無怨。可愛者。仍以愛施之。可親者。仍以親遇之。報之以德在我之心。空空洞洞。無所留滯。在人亦可感化。而咸歸於無事矣。故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怨猶以德報。況有德於我者。報之更有加於所施之德。則我之報。無人不可樂。無人不可感矣。與天下相化而無事。與萬民同心而無爲。故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深為修道之人。廣其有容人之量。化其藏宿之私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

註此八句。是示人凡有爲。凡有事。凡有味。皆不可自入於難。先求於大。天下之易之時。作之可也。大事必始於易。先爲於細。難事必先自容矣。始作於大。終必小矣。是以聖人從微至著。積小成大。遇事而優爲。先機而後事。以謙退自守。以虛心自立。無爲而爲。不作爲難之事。無事而事。不立爲大之心。所以爲無爲。爲而無不成。事無事。事而無不就。味無味。味而無不自得。到此天地。何患不能成其大乎。文中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蓋是此義。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註此四句。正是以自入於難。先求於大之病。深戒世人之義。細想言之出於口者。不可不慎。身之行於事者。不可不慎。言若不慎。其言必失。事若不慎。其事必廢。此所以大小多少之怨忿。自此而生。難易得失之是非。自此而起。譬如淺陋之人。言不慎誠。意無一定。只徒妄誇大口。妄自輕諾。以言語輕易許之於人。事至竟不能踐其言。言行不能相顧。所言終無著落。必然寡信矣。文中所謂輕諾必寡信。事之將行。不思前後。不慮始終。不知事之輕重。不審事之可否。以爲無事不可任我作。無時不可隨我便。以多易之心。而輕忽淺躁。事之機會不知。往往可行者。皆成不可行。往往能行者。皆成不能行。多易必變而爲多難。文中故言多易必多難。是故聖人猶難之。不敢妄進。所以圖難於其易。先難後易。所以爲大於其細。知易而守難。猶難之難。不難而似難也。似難乃可不難也。聖人且如此難之。所以至難者。終不足以難聖人。文中所謂。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蓋是此義。此章經旨。蓋言有其形器者。必有小大之分。入乎算者。必有多少之數。以形器而分小大。以算而量多

少。其恩怨未有不生於此者。惟獨大道之妙。非形非數。無怨無恩。聖人與大道同然。不有恩怨。譬如寶鏡高懸。物來則照。物去則空。明體不虧。真光不昧。隨機妙應。應之無情。無可無不可。無動亦無靜。此便是聖人爲無爲之妙處。不但此也。致虛守靜。反博歸約。雖紛紜萬變之事。交於目前。如觀掌果。如視手紋。莫不洞見其始終。莫不了知其本末矣。此便是聖人事無事之妙處。天地之至味。飲之於身心。而無不咀嚼。取之而不可竭。挹之而不可窮。服食於終身而不可去。惟默而識之。不能以言語形容。譬如啞人食蜜。惟獨啞人知之。人不能知也。此便是聖人。味無味之妙處。今日聞經之上士。果能了悟此三者之妙義。則萬事俱備。無事不通也。

輔物章第六十四

註 恭聞天下之萬事。其自然之理。一理以貫之。天下之萬物。其自然之性。一性以成之。事得自然之理。其事無不美。人全自然之性。其性無不善。自然之性。如太虛一般。無時不圓明。無時不清靜。不容造作。不受汙壞。少有一毫造作。則私欲即生。少有一毫汙壞。則天理即滅。天理既滅。則塵勞妄想。無所不有。私欲既生。則是非人我無所不立。當此之時。法性中。自然清靜之境界。化爲無底之業坑。滿腔內。盡是無明。動念處。莫非魔障。其自然之性。於此未有不違於物欲。而妄動者也。既以違於物欲。性動心生。豈可謂自然之性乎。是故修道之人。欲求自然之性。當於私欲未萌之先。求其不覩不聞之妙。則自然之性見矣。其不覩不聞之妙。即是無欲無爲之實際也。在心爲性。在事爲理。文中所謂復眾之所過。復者。返還也。還復固有之善性也。又輔也。輔萬物之自然。謂之復。固有之善性。此處若不復不輔。譬如源頭之水不清。派流之水。豈能清乎。是故修真之上士。事不妄爲。機不妄動。非自然之實地。一步不行。非自然之實理。一言不發。終日行。而終日未嘗行也。所以行無

轍迹。步步皆有實地。又終日言。而終日未嘗言也。所以言而不言。言言流行天理。

此章經旨。全重無爲無執四字。聖人無爲無執。故能輔萬物之自然。故無難易之情。故無敗失之患。倘若不然。一有所爲。未有不敗者。一有所執。未有不失者也。人能無爲無執。與聖人同矣。

其安易持。

註 甯靜無事之時謂之安。持者。守也。人之一身。目欲視。耳欲聽。口欲言。身欲動。心欲思。安靜之時甚少。持安亦甚難。惟內念未發。外物未接。當此甯靜之時。澄心於一念不起。察機於一意之將發。不使潛滋暗長。善易爲力也。倘若不然。外物以牽。情欲已動。此時欲持。卽如國家危亂之秋。賢人在野。僕臣在朝。人民不安。國事不甯。持之於上。不能持之於下。持之於左。不能持之於右。上下相違。左右背逆。豈不難持乎。故經言其安易持。欲人固之於早也。

其未兆易謀。

註 事端之始。謂之兆。謀者。慮也。如事之未發。是非善惡之情未見。吉凶悔吝之機未萌。是謂無事之始。是謂未兆之先。喜怒哀樂。未發於外。動靜由我。此時謀之。不有轍迹。此時謀之。不有是非。所以易於謀也。倘若不然。事端已著。則得失之情難隱。可否之念多生。此時欲謀。不亦難乎。文中所謂其未兆易謀。蓋是此義。其脆易判。

【註】易持易謀。以物擬之。如脆者之易判也。判是斷也。物之堅硬者。鑿之難入。磨脆者。其質濡泊。除之易去。而痕跡不留。擊之易爛。而根苗不生。修道之人。果能於此際。用慧劍斬斷。覺性自然光明。照破一切矣。故曰其脆易判。

其微易散。

【註】易持易謀。再以物擬之。如微者之易散也。物之弘大者。運之甚難。滅之不易。如心已動。必不可反於不動。事已遂。必不能挽於不遂。何如其安未兆之時。如物之微者。其形淺小。去之而必泯其跡。化之而易亡其形。所謂遏人欲於將萌。復天理之本有也。故曰其微易散。以上四句。易持易謀。易判易散。總是一理。人能以無欲無爲。持養於機先。自然容易。若是積小成大。聚輕爲重。則不易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註】此二句。又是發明難易不一之旨。凡易持易謀者。皆是未有之時也。未有則其跡未著。其機未顯。於此時爲之。不必遏人欲。而人欲不自生。不必全天理。而天理自然不缺。若待其有而爲之。安者將變爲危。兆者必顯於跡。雖爲之不易爲矣。故曰爲之於未有。易破易散者。皆是未亂之時也。未亂則邪不能勝正。外不能引內。於此時治之。不努力而一心整齊。不費判而萬理咸備。若待其亂而治之。脆者或轉而爲堅。微者或積而成大。雖治之。不易治矣。故曰治之於未亂。要知未有未亂。爲之治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已有已亂。雖爲雖治。則百倍其力而猶難效。所以諱諱示誠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註】此八句。又是引喻以明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之義。合抱之木。雖衝於天漢。大若垂雲。九層之臺。雖高出重宵。接於星斗。千里之行。雖涉水登山。多經時日。然合抱之勢。非起於一日。其生生之機。始則生於毫末。九層之高。非成於一時。其巍大之勢。始則起於累土。千里之遠。非行於一塵。其發脚之初。初則始於足下。生於毫末者。乃是大生於小也。起於累土者。乃是高起於下也。始於足下者。乃是近至於遠也。此皆因微致著。積小成大。本無生有。使人可爲可執者也。但木雖大。終有可伐之日。臺雖高。終有毀壞之時。行雖遠。終有不行之日。故有爲者。終必敗。有執者。終必失。人能知此。則於未有未亂之時。而爲之治之。又安有至於敗。至於失者。文中言。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示人之義切矣。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註】上句所謂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皆因世人爲之於有爲。執之於有執。故有敗失之患。聖人不作於懲。不生於心。因物付物。順其自然。物之得全於聖人者。咸若其性。咸遂其生。周應無窮。隨宜處事。合乎當然。事之得成於聖人者。上下安其分。尊卑得其情。不立藩籬。不有鉛跡。惟其無執。

故無失矣。世俗之人。從之於事。常幾於成而敗之者。何也。隨事應事。皆有可成之理。或起於有爲。視爲己私。或緣於有執。認爲有我。將近於成。而反不能成者。往往然也。蓋因天下之民。不知始終俱慎而不可忽。始卽過於慎。終或不慎。終之不慎。所以敗也。果能終慎如始。戒慎於前。恐懼於後。一念不苟。本末相顧。始則無爲。終亦無爲。始則無執。終亦無執。安有至於敗。而不成者乎。故曰終慎如始。則無敗事。蓋是此義。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註此六句。示聖人無爲之妙。以戒世人之義欲者。一切功名之顯達。富貴之榮耀。目之視。耳之聽。口之味。皆謂之欲。聖人見景抱樸。致虛守靜。凡所欲者。皆是道味之欲。一切人世間之可欲。皆不以爲欲。以人世間之不知欲。不能欲者而欲之。是反世人之不欲而欲。故曰是以聖人欲不欲。難得之貨。正世人所欲。以爲責重。而求必得者。不知難得之貨。或求之遐方異域。取之崇山溟海。爲害於人。而供己之欲。聖人視之。不以爲奇。故不以爲責。況且今日之責。他日必招敗失。責亦焉得長責。故曰不責難得之貨。學者效法也。世人之學。不過修文習武。干祿求名。廣之於耳目。施之於才能。聖人參天地之微機。達陰陽之造化。進退之玄機。世罕知聞。有無之祕藏。人希能悟。凡人世之中所學者。聖人皆不之學。以人世間之不知學。不能學者而學之。是反世人之不學而學。故曰學不學。衆人之所過者。皆是過用聰明。過施機智。所以性迷情執。外緣妄動。無所不至。失本離真。情欲所牽。無所不爲。聖人不恃聰明。復之於純樸。聖人全無機智。復之於本素。使天下知過之不可。無不反

而去其過。故曰復衆人之所過。過卽不自然。自然必不過。以萬物自然之理。輔之於天下衆人之心。以萬物自然之德。復還於天下衆人之性。使衆人之心。無欲無爲。過者復歸於無過。同入自然之理。使衆人之性。不執不迷。失者仍還於無失。共稟自然之德。所以聖人不敢有爲。有爲則非自然。不自然。則必不能輔萬物。反害萬物之性矣。故曰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義。蓋如此。此章經義。終以輔萬物之自然。言之者。理之自然謂之性。性之自然謂之天。天之自然謂之道。道之自然謂之太極。天地萬物。莫不各得此理。輔之者。使不過此理。原非可以有爲。故聖以不爲而爲。凡學不學。欲不欲。無執無爲。持其安。謀未兆。皆是不敢爲。以自然輔天下也。聖人修己治人之道。於此而盡矣。

玄德章第六十五

註恭聞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者。順之以理。非其理則不順。大化者。化之以理。非其理則不化。得其理者。可與天地合德。可與日月合明。可與四時合序。可與鬼神合吉凶。圓滿十方。周徧法界。故有此等之妙義。修道之人。當以聖賢爲楷式。當以天地爲楷式。當以大道爲楷式。天地聖賢。同然一理。同然一道也。知聖賢之心。便知天地之心。知天地之心。便知道之所以爲道。須臾不可離。亘古不可易。用之於天下。天下無窮。用之於終身。終身不盡。其德不求玄。而自玄矣。其順不求大。而自大矣。以智治國者。何足論哉。今日文中所講者。正是此義。此章經旨。引古喻今。直指玄德深遠之楷式。厚望於將來之義。治國之人。果能行於大道之楷式。則天下之民。未有不返樸還淳者也。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二四〇

細想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所以能長且久也。道在萬物。萬物不知。所以生化無窮。古今長存也。天地萬物。尚且不知。豈可使下民知乎。是故以有為之為之。於國政。未有不盡法盡智。雖然善於為政。其有為之迹轍。終不能隱。在上者。以察察之明。治之於民在下者。必然以缺缺之明。防之於上。上下有心。上下相防。欲以明民。反為不明之政矣。此皆是以明治民之害耳。若古之聖人。不教民以聰明。不使民以智巧。將以愚鈍教之於民。必以無為用之於治。使民返樸還淳復其固有之良知。去妄歸真。安其本然之天性。君臣父子相忘於無事之天。天下國家。共入於無為之化。善為道者如此。故文中言。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是此義。人生天所。命。本有不昧之明。不有智慮心思之妄。不有耳目見聞之用。明體寂然。不受穿鑿。只因穿鑿太甚。喪其固有之明。所以天德之明。遭為智慮。發為知識。不知此智慮知識。能知有為有執之事。不能知無為無執之事。能明可見可聞之理。不能明不見不聞之理。所以治國修身。用此明者。反溺於不明之害也。愚非蠢然不靈。譬如守真誠。安本分。不妄為於智巧。不自作其聰明。君臣父子。相忘於不識不知之中。家國天下。共處於無憂無慮之世。行險之事。不敢妄作。僥倖之為。不敢妄為。此便是愚也。若能以愚用道。道無不行。以愚健德。德無不立。治之於國。國無不治。修之於身。身無不修。古之聖人。以愚治民者。愚之於此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註】上古之時。民如赤子。世有淳風。慈孝同然。家國無事。後世日以有為施之於民。日以機巧用之於國。以為下民。皆可任我馳騁。任我作為。無不易治也。孰知

反成難治。蓋因在位者。心上之天真日薄。有爲之智巧日彰。作聰明者。一家至於一國。務才能者。一國至於天下。或肆情縱欲。喪盡純樸之性。或噴上瞞下。妄作矯偽之爲。民心日詐。風俗日薄。君民不務於真誠。上下並行於詭譎。此所以難治也。文中言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蓋謂此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註 大智以至誠為體。以無妄為用。不逆於理。不背於道。焉能有害於國政乎。經中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此是妄作聰明之邪智。矯偽不實之私智也。用之於紀綱。紀綱必亂。用之於倫理。倫理必乖。用之於家國天下。譬如披麻救火。反遭其殃。每湯止渴。反受其害。所以為國之賊。是故太上。深以用智治國。誠之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既知智巧之用。為國家之賊。治國者。宜乎無事無爲而已。不必用智也。使民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美其衣。不出私智。擾之於民。不用機巧。亂之於政。天下共樂於太平。朝野相忘於無事。非國之福乎。文中言。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是此義。人惟不知此兩者。所以為害於國者不知。為福於國者亦不知。若能知此兩者。則必去其爲賊於國。而法其爲福於國。凡用機智。以致擾民者。吾鑒其已往之失。而不敢復施於民。凡不用機智。以安民者。吾鑒其已然之善。而不敢不用於民。是福民者。吾之楷式也。賊民者。亦吾之楷式也。楷之爲言法。式之爲言則也。知此兩者。必法則此兩者也。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

大順。

註用智與不用智。兩者之楷式。不但治國治天下者當知。一切大小之事。一切可否之宜。能常知此兩者。而楷式之。頭頭入妙。事事天然。念茲在茲。須臾不離。即是至誠無妄。太極之實理。即是無爲自然真常之大道。所以爲玄德也。無名相之可指。無端倪之可見。所以爲玄也。凡德之淺者。耳可得聞。目可得見。不可得聞。不可得見。所以爲深。凡德之小者。手可以指。口可以言。不可得指。不可得言。所以爲遠。故太上以深遠。見玄德之實。即以深遠贊玄德之妙。物以華爲美。玄德必歛華就實。物以用智爲能。玄德必去智若愚。物以徇利爲快。玄德不生利欲之妄。可謂與物相反矣。雖然與物相反。與道則大順。道本自然。玄德合於自然之體。道本無爲。玄德同乎無爲之用。民之心德。自然純粹。國之政事。自然清平。天下總是一心。一心均成一德。乃至大順者。非玄德之深遠。何能至也。文中言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迺至大順。其妙理。蓋如此也。

江海章第六十六

註恭聞自高以上人者。不可以長天下。自是以紳人者。不可以成天下。一人知雖大。何如合天下之知更大。一人之能卽善。何如共天下之能更善。不自恃其知。是不與天下爭知也。不自有其能。是不與天下爭能也。是故不上人。而人亦莫能上。不先人。而人亦莫能先。雖自處於下。爲天下樂歸之下。自安於後。爲天下不敢先之後也。要皆無爲而爲。無爭而爭。乃能有如是之廣大。如是之自然尊崇也。看經者自詳之。

此章經旨。是發明聖人虛心忘己之義。故以江海取喻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註 天下之事。不曲則不全。不枉則不直。不窪則不盈。不卑則不斬。是以聖人之為聖。不伐善。不施勞。不自尊。不自大。不私之於己。不取勝於人。能以謙卑就下自處。不以貢高我慢為心。譬如江海。能為百谷之王者。因江海之地形。善以卑下自安。衆谷之川流。無不歸之者。以其有容納之量。故聚眾流。而成江海。為百谷之王也。此非有所激之引之而然也。皆因衆流百谷之水。各得去高就下之道。自然而然成朝宗之勢。故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蓋是此義。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註 此四句。正是明聖人。虛心忘己。如江海善下之義。聖人之道隆德備。自有不得不上民者。然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人之所不知。不敢視為己之所知。己之所知。不敢視為民之所不知。言愈下而心愈虛。心愈虛而辭愈謙。假令聖人不下民以為言。則所言者。人亦安能攀躋。安能則效。安得如江海之納百谷也。聖人之參天贊地。自有不得不先民者。然聖人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己之所能。不敢視為民之所未能。民之所未能。不敢視為己之所已能。身愈後。而視人皆已師。心愈降。而視己皆不足。假令聖人自高其身以先民。則所行者。人亦安能步趨。安能效法。亦安能如江海之為百谷王也。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蓋謂此義。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復害。

註此二句。又是上下相忘。不知有貴賤先後之義。聖人首出庶物。德冠羣倫。是處上也。然聖人之處上。而民不重。畏其威而不敢犯。遵其令而不敢違。皆民之重之也。聖人處上下。民共安於無事。止見其可親。而忘乎其臨我。皞皞乎如家人父子。所以詠樂只而歌父母。非民不重之驗乎。聖人創制顯庸。爲表爲率。是處前也。然聖人之處前。而民不害。立一政而有妨民之生。出一令而不利民之事。皆民之以爲害也。聖人處前。下民共化於無爲。止見其利我。不見其苦我。熙熙然如一家一身。所以樂同樂。而憂同憂者。非民不害之徵乎。所以聖人處民之上。上下相忘。處民之前。前後相忘。民不重。民不害者。不知有貴賤。不知有前後也。文中言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蓋是此義。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註此三句。又是以不爭。明上文之義。天下之百姓。雖然不可盡量。主之者。惟在聖人。口代天言。身代天事。上應天意。下合民情。天意既合。民情既順。天下之心。與聖人之心。萬心一心也。天下之身。與聖人之身。萬身一身也。恩溥如天。德厚如地。天下之民。仰之如和風甘雨。慕之如瑞日祥雲。澤被草野。聲聞中外。是以樂推而不厭也。文中言。天下樂推而不厭。蓋是此義。聖人之德化。到此等地位。可與湯武同功。可與舜堯並德。非虛心忘己。焉能如是哉。以此觀之。樂推而不厭。非聖人有心使民樂推也。非聖人有心使民不厭也。能成天下之大。不自有其大。能成衆人。

之私。不自有其私。不自是以爲是。不自知以爲知。凡所以言必下。身必後。如江海之善下者。皆是與民不爭之妙也。以不爭之道。爲無爲之爲。不爭以之道。事無事之事。天下之民。感聖人無爲之爲。其有爲之私心。如堅冰遇日。無人不化。沐聖人無事之事。其有事之爭端。如頑金見火。應時而銷。家國天下。同是此心。家國天下。同是此性。謙讓之風已行。爭奪之風自息。雖欲爭之。則亦莫能與之爭也。文中言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是此義。世間人所爭者。皆是有爲之事。或利或名。成榮或辱。或先或後。或有或無。終朝以利欲侵蝕。日日以無明遮障。日久日迷。愈趨愈下。若非聖人無爲之德化。終不能正其初心。終不能復其本性矣。

三寶章第六十七

註 恭聞聖人之道。不可以大。不可言小。道之本體。始生於一。至簡至約。故不可言大。道之妙用。散之萬有。無盡無窮。故不可言小。是故小而非小。人不能見其小。大而非大。人不能知其大。小而非小者。小能具大也。譬如黍米玄珠之中。開明三境。化生諸天之謂也。大而非大者。大能入小也。譬如月中有山海之影。鏡裏見天地之形者。此也。此等妙義小大難窮。至理之實。有無莫測體用之妙。文中所謂不肖者。正謂此也。天下之人。雖不以肖言之。却不知大道。惟以不肖而肖之。斷不以肖而肖之也。若以肖而肖之。無者不能形有。實者不能形虛。有無不能相入。小大各執一端。天地萬物。其聚散細緻。變化生成之妙。終不立矣。是故不肖中真實肖處。人不能知不能見。所以太上從不肖中。指出三寶之妙義。修道之人。果能以不肖之慈仁。愛其身。此身必不死壞。果能以不肖之儉約。去其大者。人事之塵勞。自然清靜。

。果能以不肖之謙退處於後。則道德自然全備矣。今日文中所講者。正是此義。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註 天下皆謂我。猶言天下皆說我。道是極大的。而我之若遺若鄙。若屈若拙。似不肖于道也。道本無邊際。本不可以言語形容。似不肖。皆是天下之人。妄自形容。強爲猜度。故太上述其言而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註 道若不大。有邊際之可求。有方所之可指。則肖之亦易矣。夫惟上極于天。下蟠于地。天下莫能載。無有載道者。天下莫能破。無有破道者。無可比擬。無可譬喻。故似不肖也。使太上若不伸明其不肖之旨。大道之體用。反不明於天下萬世矣。故曰夫唯大。故似不肖。蓋是此義。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註 此二句。又是仲明不肖之義。肖之爲言像也。發一言。卽像乎道以爲言。則人人可于言上見其肖也。立一行。卽像乎道以爲行。則人人可于行上見其肖也。則大道亦不難。耳可以聽。目可以視。口可以言。比擬之而得其似。若肖久矣。無邊無際者。可視爲有邊有際矣。無方無所者。可視爲有方有所矣。又焉能充塞六虛。徧滿法界。成于一物。而不能成于萬物。全于一事。而不能全于萬事。其細也夫。亦無怪乎天下之人。以不肖言之者也。文中所謂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謂此也。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註】此四句。又是以不肖之妙用。發明上句。其細也夫。之旨意。惟不肖。故人莫測其肖。而其肖者。已獨知之。縕于中。而至專至貴。守于己。而須臾不離。故曰吾有三寶。持而保之。非慈無以度世。故一曰慈。非儉無以立身。故二曰儉。非不敢為天下先。無以居上而臨下。故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太上之慈。視天下如一家。視萬民如一身。一人未立。而必推立之心。以求其立。一人未達。必廣達之之願。以望其達。天下共入于陶成之內。萬物咸遂其生成之澤。是慈之量也。太上之儉。以無為而節。天下之有為。以無欲而化。天下之有欲作于細而不作於大。故能成其大。本於賤而不本於貴。故能保其貴。天下歸於儉。則奢侈之風不行。性情歸於儉。則六賊之亂不生。故儉者主收斂節止之義。不敢為天下先者。不但先人後己。有謙讓之義。天下之事。有先必有後。有後必有先。先者自然先之。後者自然後之。但不可為之於先已。倘若為之於先。則視己為高。視人為卑。事事要勝于人。處處要強于己。爭先而妄進。必多至顛躪而不可救。故太上言三寶之宜保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註】此四句。又是太上發明上句。保持三寶之妙義。勇非世俗輕生喪命。死而不顧之勇也。大道之勇。從慈愍中發將出來。以勇言之。慈愍之勇。勇於無爲。而不敢勇於有爲也。勇於無形。不敢勇於有形也。有形之兵甲。能破有形之勇。不能破無形之勇。有為之智慮。能敵有為之勇。不能敵無為之勇。所以無所不救。無所不度。可謂大勇矣。文中所謂夫慈故能勇。蓋是此義。廣非務外求多。而過為虛聲也。大道之廣。從儉朴中行將出去。以儉致廣。有木立而道自生之意。故以廣言之。儉中之廣。

譬如以天下之目。爲己之目。無所不視。以天下之耳。爲己耳。無所不聽。以天下之口。爲己之口。無所不言。以天下之心。爲己之心。無所不正。文中所謂儉故能廣。蓋是此義。器是成天下之務。立天下之名。凡人世中。日用之不可離。資借而不可離。長是造于無形。創于人先。可爲天下後世之準法也。藏我之智。而用人之智。則天下之智。皆我之智。欵己之能。而法人之能。則天下之能。皆己之能。不敢先人如此。所以成一務。而人人所共悅。而卽爲人人不能外。建一名。而人人所共欵。卽爲人人不能移。不能外。不能移。非能成器長乎。以不敢先爲長。非己先人。能爲長也。文中言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蓋謂此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註此四句。乃是因今昔之不同。深以取死之道戒之之義。捨其慈且勇。即是不慈之勇者。不慈之勇。謂之強梁之勇也。捨其儉且廣。即是不儉之廣也。不儉之廣。謂之虛大之廣也。捨其後且先。即是爭先之先。爭先之先。謂之自高之先也。此三者。與三寶相反。與大道相背。如此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輕生取死之道。非聖人之所爲也。是故太上以死戒之。故曰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其妙義。蓋謂此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註此四句。又是總結聖人之慈。能與天合一。以慈救之之義。細詳天地以五行運御。以乾坤生育。造化之機。成就萬物之妙。皆是天地之仁心也。觀天地之仁心。未嘗不是一慈而已。聖人以五常統治人倫。發明繼善成性之理。皆聖人之心德也。觀聖人之心德。亦未嘗不是一慈而已。以是知聖人之慈。與天地之慈。本同一理。是以聖人

之慈上可以感之於天。下可以動之於地。中可以應之於人。不怒而威。不戰而勝。不爭而先。不爲而成。此皆是無所不慈之徵驗也。戰者。聖人不得已而應之也。聖人本不以戰勝爲心也。人之戰者。戰之以兵。守者。守之以兵。惟聖人之戰。戰之以慈。聖人之守。守之以慈。不求勝而自勝。人之兵終不能勝之矣。終不能勝者。因慈勇之兵。能以德勝人。不以兵勝人故也。文中言。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蓋是此義。句中所謂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救者拯救也。衛者護衛也。戰守皆爲不得已之用。天以好生爲心。故往往欲不戰以救之。聖人與天一心。故能輔天之好生。往往以慈衛之。夫戰守以勝人爲善者。猶且天欲救。聖衛慈。可見大道貴無爲。貴謙退。惟保持三寶者能肖。若舍慈而勇。舍儉而廣。爭先爲長。是自入死地。而大不合乎道。安能克肖乎道也。

不爭章第六十八

註恭聞天道不爭。而萬物自化。聖人不爭。而萬民自順。是知因物付物。隨物處物。忿者。皆是無爲而爲感。物自無爲而以爲應也。所以能自弱者。乃所成其強。能憊也。用之用兵對敵。則敵無不克。而國無不保也。用之修己治人。則身無不修。而人無不治也。建諸天地。而天地不悖。質諸聖人。而聖人不疑。不爭之妙。無窮無盡。所以爲此章之妙義也。

此章經旨。就用兵之道。以明人之處世。不可輕露淺躁。自取敗亡。當以深沉自歛。韜光以自全也。

善為士者不武。

註 善之爲言最會也。士將士也。武者。威勇也。爲士者。身任閫外之重。三軍之所用。不以武用武。乃爲真能武。故曰善爲士者不武。

善戰者不怒。

註 不但善爲士者不武。又善戰者不怒。兩軍對敵。不審察於步伐止齊。而輕出于怒。必有輕用其鋒。而致敗者。此不善戰也。善戰者。不以力屈人。而能以德屈人。待成列而後戰。何嘗用怒。而人自不能勝。不用自怒。而能用衆人之怒。則不怒而怒。怒無不克矣。文中言。善戰者不怒。是此義也。

善勝敵者不與。

註 不但善戰者不怒。又善勝敵者不與。與猶示也。凡我之所謀。敵皆知之。凡我之所作。敵皆見之。淺而不密。疎而不謹。必不能勝敵也。善勝敵者。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間不能入。偵不能覘。動于無形。發于無聲。若不勝而實必勝。敵終不知其勝也。文中言。善勝敵者不與。蓋如此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註 不但善勝敵者不與。又善用者爲之下。用人而我先有上人之心。自高其智。則用人者。不肯效于我。自多其能。則有能者。不肯進于我。是爲不善用人也。善用人者。不自有其智。以智下人。則人之智。皆我之智也。不自多其能。以能下人。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使人人効智。人人進能。又何事不可就。何謀不可成。奚用

我上人乎文中言。善用人者爲之下。其妙義。蓋如此也。

是謂不爭之德。

註此一句。乃是仲明上四句之義。上文所謂不武。不怒不與。爲之下。皆是不爭之德也。善爲士者。不自有其武。是以武爭也。不爭則涵養必深。善戰者。不以怒加人。是不以怒爭也。不爭則進退有法。善勝勝敵者。不輕以與人。是不爭于與也。則船略必精。善用兵者。能先自下。是不以上爭也。不爭則取善必廣。謂之曰。德美不爭也。以見無往而不善。無事而不宜也。故總明之曰。是謂不爭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

註不爭之德。不但具四德之妙義。又云是謂用人之力。看此經旨。又深入一步。亦是重明上四句之義。細想天下之用人者。惟知以尊大自高。不知以虛心自下。所以自高者。不得其人。自大者。不得其力。雖欲求用人。而多不爲我用矣。惟不爭之德。不自武。必能用人之武。不自怒。必能用人之怒。不與人。必能使人與我。不上人。必能使人樂助於我。用人之力。則我不勞。而事無不就。用人之力。則人力皆爲我力。而用之不窮。文中言是謂用人之力。蓋是此義。

是謂配天。古之極。

註不爭之德。不但能用人之力。又進而可以配天。古之極。天以無爲。生成萬物。雕刻衆形。聖人以無爲養萬民。各安性情之正。無爲卽盡爭。天之所以爲天。古

聖人之全其至極之理。而爲古之極者。皆是無爭也。人能達到無爭地位。則我之不爭。與天之無爲而成化者何異。與古聖之造其極。而無爲爲治者何殊。配天配古之極。不爭之德。可謂至尊至貴。天下莫能及矣。修道之人。能會此義。深有味于不爭。豈徒用兵宜然。修之身。用之世。無往而不當。以不爭自克。無事而不當。以不爭應人也。故此章借用兵以示誠。可見人不可以輕露淺躁。自取敗亡也。

用兵章第六十九

註 [詳]夫兵也者。不祥之器也。但看用之者何如耳。用之有道。宜後而不爭先。宜退而不爭進。我無凌人之意。我無好殺之心。乃可以致勝。而全民命。得吾寶而不輕失也。倘若不然。徒逞不平之氣以加人。奮血氣之勇以輕人。鮮有不傷害生靈。而禍至國家者也。推而類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理皆有同然。人能有會于此。則知反爲道之動。弱爲道之用。無往而不得其宜也。

此章經旨。見世人進退得失。茫然不悟。多致喪命傾生。故以用兵之法。懸救世人。借喻而言之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註 [用兵之道。古人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兵之先舉者爲主。兵之後應者爲客。智勇當先者謂之進。謙遜自處者謂之退。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非不得已而可妄用者。不得已而妄用。是欲先人而以兵爲主。既興兵端。殺傷之慘。必干天地之和。不敢爲主。則我自安於無爲。因人之兵。而應之以兵。殺以

止殺。非以殺爲樂。而傷好生之仁。戰爲危事。必難進以致慎。易退以靜觀。非可輕于進者。若使易于進。是不知輕用其鋒者。多致喪師失勢。反致敗亡。不敢進寸。而寧退尺。是不忍以武勇殘人。以緩殺全人。進雖難。而何害于進。退雖易。而實有保全于民命。而合天地之心者。天道好生而惡殺。輕敵妄戰。趨利殘民。是謂逆天。所以聖君用道德之勇。出仁義之師。上順天命。而除殘去暴。下應人心。而討罪安民。以靜待動。不敢爲主而爲客也。以慈用兵。不敢進寸而退尺也。古人之言。所以爲後人之誠也。

是謂行無行。

【註】自此以後共四句。皆是伸明上文之旨。顯言聖人之用兵。不有形迹之深意。凡有所進趨者。謂之行。聖人之行。與世俗之行不同。世俗之行。行於有行。不能行於無行。行於可見可聞。不能行於不見不聞。聖人之行。行於無聲。行於不覩。不得見其轍迹。不能知其端倪。似乎無所行。實未嘗無行。乃是無行爲行。不以有行爲行。不違於天。不悖於理。不拘於物。不逆於人。此所以行徧天下。無所不敵。無所不勝。無所不行也。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

【註】不但行無行。又且攘無臂。以力取於人者。謂之攘。人之取物以手。而力在臂。若不有臂。則手不能取。兩兵相敵。孰不欲爲主而爭先。是用有臂以爲攘。其傷實多。較勝負于須臾。似亦不得不攘。然寧處後而不先。寧易退而不進。雖攘而實非有心以爲攘。若無臂者然。故曰攘無臂。

仍無敵。

註不但據無臂。又且仍無敵。仍者。就也。即是就而欲戰之義。引人以就我。因就以敵之也。用我以就人。借就以敵之也。是皆設計以屈人。非君子之用兵也。雖兩兵相近。亦不得不仍。然寧處于後而不先。寧難進而易退。雖有時而敵。實非有心以爲敵。一若雖仍。而不欲敵。故曰仍無敵。

執無兵。

註不但仍無敵。又且執無兵。兵者。刀鎗劍戟之屬也。兵以用戰。人執者。用以敵我。我執者。亦以敵人。凶器在手。殺機必作。執之為害大矣。雖兩國相敵。亦不得不執。然寧爲客而不爲主。寧退尺。而不進寸。雖有時而用執。實非有心以爲執。一若空執而無兵。故曰執無兵。大抵聖人之執者道德。道德自足以化天下。即足以威天下。執兵者。不過恃殺傷而已。殺傷愈多。人心愈離。所以言執無兵。亦示誠之意也。

禍莫大於輕敵。

註上文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正是深以輕敵自戒之義。輕敵。譬如不知天時地利。未審虛實強弱。舉兵妄動。皆輕敵也。輕敵則我不能制敵。敵且有以制我。由是喪師取敗者有之矣。覆國亡身者有之矣。都率三軍。而致喪師取敗。覆國亡身禍有大于此乎。皆輕敵之所致也。故曰禍莫大於輕敵。

輕敵則幾喪吾寶。

此句又是太上直指輕敵之害。深爲用兵者識也。幾者。近也。幾喪者。切近于喪也。天地以生物爲寶。聖人以全物爲寶。輕敵而至于喪師取敗。覆國亡身。則殺傷必多。我之當寶者俱喪矣。大抵用兵者。皆因敵國外患。四方不庭。以我之兵。除其爲人之害。所以爲寶也。輕敵而反至如此。非自喪乎。

故抗兵相加。衰者勝矣。

註 抗兵者。逆抗之兵也。不達于禮。不合于義。或起于貪。或生于怒。或緣于氣。相加者。彼以此來攻我。我亦以此攻彼也。是皆不知衰傷民命。而徒逞其不平之氣而已。于此而能知民命當保不輕于用戰。寧爲客而不輕于先。寧退尺而不輕于進。彼抗逆而來者。必不能持久。其勢易衰。其氣易竭。勝之在我。亦理之必然也。故曰抗兵相加。衰者勝矣。此章深明用兵之道。宜後宜退。能以不輕敵取勝。凡學道之要。亦是如此。能卑以自牧。能讓以處人。無往而不致慎。又安有道不成于我者乎。

懷玉章第七十

註 恭聞聖人之性同於天。所以內外無間。聖人之心同於道。所以動靜如一。動靜如一者。得其心之本源也。內外無間者存其性之本體也。性之本體。即是無私之至理。無私之至理。世人以私害正者。焉能知乎。心之本源。即是無心之大道。無心之大道。世人生心作意者。豈能行乎。文中謂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正是此義。太上見天下之人心失正。以見聞之偏。溺於人欲之私。不能知聖人之知。行聖人之行。深有感發於此而言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註 太上之言。言言見道。句句得理。蘊之於心。出之於口。一事一行。無適而非此理。一動一靜。無往而非此道。人人可知。非有奇異。使人難知。人人可行。非有奇異。使人難行。所言者。卽人心中固有之理。所以易知易行。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註 言本易知。乃莫能知。是豈人之智。盡不足乎。甚平者。反求之于奇。甚直者。反求之于曲。當然之言。多忽而莫之察也。此所以莫能知也。言本易行。乃莫能行。是豈人之力。皆不逮乎。至顯者。反步趨于甚隱。至明者。反尋求于甚闇。當爲之事。多略而莫之爲也。此所以莫能行也。故聞其言而如不聞。非道之達人。人自達之耳。見其行而如不見。非道德之難人。人自難之耳。故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註 有本始。有根柢之言。謂之有宗。立萬事之主。爲萬法之尊。謂之君。太上之言。言無瑕疵。通天地之至理。達古今大道。簡易平實。有本有物。言之所以有宗也。太上之事。事無執跡。考諸上古而不悖。質諸當今而不疑。坦然直行。爲法爲則。事之所以有君也。文中所謂言有宗。事有君。義蓋如此。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註 此二句。是追述無知之情由。歸結無知之病根。深有希望于天下後世之義。無知之病。只因以耳目之見聞。失其性。以智慮之邪曲。喪其心。所知者。皆是人欲之。

知。豈可謂之知。是無知也。我本非不可知。不能知。而竟冀我知者。唯無知。所以不我知也。文中所謂夫唯無知。是以不知我。蓋是此義。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註此二句足明上句義。上句不我知。是我之可知者。人不可知也。則知我者。不易得其人矣。我本與人同乎一道。同乎一德。我何嘗乎人以難知。乃知我者希少。若我獨有異于人。獨有高人。天下莫能舉躋。莫能追逼。我之甚易知者。竟爲天下莫能知。我之甚易行者。竟爲天下莫能行。若使天下共能知。共能行。在我者。亦安足貴乎。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註被褐。尚絅于外也。懷玉錦繡于內也。太上之道。雖然至尊。太上之德。雖然至總是形容聖人。全於內。忘於外。重其本。輕其末。道德無名。光而不耀之義。聖人與人同其飲食。同其寢處。甚無以異于人。如被褐之樸素。並無華美之可觀。道德蘊于中。仁義含于內。皎然自潔。磨之不可磷。涅之不可淄。精瑩透徹。益蓄無窮。豈天下所可知。所能知。是聖人雖不衒于外。而其外自不可掩。雖獨得于中。而其中真莫可測也。學道之人。果能會此妙義。不逐于外。以被褐自閑。積美于內。以懷玉自養。則我安得不貴乎。知我安得不希乎。我雖以有宗之言。有君之事。望天下之人。同知同行。天下自不能知。自不能行。我之矜人之不明。教人之真切。亦即太上諄諄意耳。

不病章第七十一

【註】恭聞大道無物不在。至理無事不週。人之知識。本難徧及。卽令徧及矣。猶不可自恃。常以不知自處。乃能不蹈于知不知之病。柰何人多恥于不知。遂以不知為知。不惟己之真知已喪。其所知者。與所不知者。皆不可信。亦思聖人是何如處知。乃自取其病乎。今日講者。正是此義。

此章經旨。因世人好強不知以為知。指出病根。重辭復語。教誡諄諄。

知不知上。

【註】普照圓明。無不通達。謂之知。既知矣。乃言不知何也。不露聰明。不事機智。
渾渾然。知蘊于內。而不衒于外。無一不知。而却一無知。此真為上知也。故曰
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註】義理本未昭著。誠見本未週遍。是不知也。不知矣而強謂之知何也。欲以賢智先人。欲以高明自許。訛訛自是之狀。以為己無不知而却昧於當知者。而實不知。
病在自愚也。故曰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註此二句是從強知之病中。申明不病之妙義。知強不知以爲知。是病也。即當力去欺。又安有自蹈於知不知之病乎。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註此二句。又是董仲不病之義。強不知以爲知者病也。不强不知以爲知。是不病也。聖人惟能不病。惟不病。乃能以其病病。不自恃知。所以能取天下之知。而盡爲我之知。惟見見義理無窮。光明未徹。猶恐我之知。不能盡獲天下之知。安有知不知之病。假令自恃其知。自強其知。是自病也。又安能以其病病乎。修道之人。果能以我之真知。超乎世俗之上。不强不知以爲知。自然不病。自然能以其病病。自然不蹈於知不知之病矣。

畏威章第七十二

註恭聞自古天道人心一而已。天道貴虛。人心貴謙。天道不虛。則無以容萬物。人心不虛。則無以克己而制行。會此寢者。無所往而不善。不會此寢。居之不廣。生之必厭。恃其知。求其見。偏於愛。矜於貴。以無忌憚之心。必招神明禍淫之報。人能視聖人以爲法。又安有大威之至乎。經中所言。蓋是此義。此章經旨。以畏威導天下後世。使人知畏威。則凡立心制行。無往而不善。故以聖人示則焉。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註】福善禍淫。捷於影響。天之大威也。能畏天之大威。則舉念不敢違於理。應事不
敢悖於義。畏天之威。卽以飭己之身也。民卽人也。人不畏威。私欲橫於內。背
逆施於外。傷生害物。無所不至。不知自作仍自受。感應之機。疾如風火。報應之速
如影隨形。文中所謂。民不畏威。則大威至者。蓋謂此矣。

無狹其所居。

【註】不但天威宜畏。其所居亦不可狹也。狹者窄也。窄以其所居。立心或狃於一偏。
而不見義理之全體。處事或膠於見小。而不察因時之大用。凡知近而不知遠。見
己而不見人。溺於安而不察於危。皆是狹其居也。能無狹其所居。必然內體寬。而無
理不通。外用圓而無事不宜。故經言無狹其居。

無厭其所生。

【註】不但不狹其所居。又當無厭其所生。厭者。棄也。厭棄所生。性爲生我之理。昧
於性者。是厭其所生之理也。命爲生我之源。喪於命者。是厭其所生之源也。凡
立身不懂。制行不慎。輕言不訥。皆是厭其所生。能無厭所生。則內不以私欲害其心
。外不因作爲憤其事。生生之理不違。生生之機自不息。故經言無厭其所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註】夫唯是承上轉下以足前句之義。上不厭。是自己能處於不棄。下不厭。是乃能得
至於不棄。假令人之處心制行。不循於理。不合於義。是自己安於自棄。安有不
至喪身敗行。而天人所棄者乎。故經言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註】畏威。無狹。無厭。三者。皆自知自愛之義也。常人多忽而不明。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內照圓明。無遠不致。知之無不至。知之無不真。皆自知也。自知者。謚於中而不以知顯於外。藏於己而不以知銜於人。雖潛德之光。亦有時而不容掩。然必自然之見。非自見也。故經言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

聖人不惟不自見。又自愛不自貴。盡性至命。皆所以佑其身。審機察勢。皆所以防其身。愛之無不週。愛之無不切。皆自愛也。自愛者。視身爲重。而愈以謙退自處。保命爲切。而愈以下人爲心。雖道德高厚。亦有時而不容貶損。乃是自然之貴。非自貴也。故經言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註】彼指自見自貴也。此指自知自愛也。彼不可使有。故宜去之。此不可不有。故宜取之。能去彼。則不以聰明銜於外。不以矜高傲於人。能取此。則無微不格。皆是一心之明。百體咸寧。皆是己身之重。知爲真知。愛爲真爱。非自見之知。非自貴之愛也。聖人惟然。故去彼取此。經言以此句結之。人能有悟於此。知自愛自知。生自不厭。居自不狹。畏天威而不致大威之至。一理可貫矣。

註恭聞天道者，聖人之體也。聖人者，天道之用也。天以無爲而施化。萬物莫不效無爲。皆非有求勝於物。而物之不勝。自應。自來。善謀者。何常有勇於敢。人奈何以剛猛自逞。自投於殺。而不趨於活。不知無爲者。乃能勝物。有爲者。終不能勝物也。

此章經旨。因世人多好爭勝。故以聖人天道。明其無爲。以救天下後世之義。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註果敢當先。謂之勇。有忠義之勇。有德善之勇。有血氣之勇。有強梁之勇。有戰勝之勇。更有知其死。而不懼之勇。總之君子用之則善。小人用之則不善。善與不善。惟在敢與不敢之間耳。知此理。則死活之機判矣。文中所謂勇於敢則殺。譬如剛猛烈。只知向前。全無小心忌憚。不知遇剛必折。禍機即伏于中。害生喪身者。往往然也。勇於不敢則活。譬如虛心達理。識時知機。凡吾身之可爲者。猶必審義理之宜。卽吾身之當爲。亦察時勢之便。任大投難。卽寓于小心敬慎之中。究之事無不成。人無不濟。身無不保。活之之機。實操于我。何必以勇敢自入于殺哉。兩者指敢與不敢言之。能保全身命者。謂之利。不能保全身命者。謂之害。勇于不敢。以敬慎保身命。利也。勇于敢。以剛猛喪身命。害也。天下同一心也。其可惡者。人人所同也。而昧于殺與活之機者。竟盲然不覺。孰能察其故哉。卽上而至于聖人。聰明才力。高過人于萬萬。若可以徑情直行而無害矣。乃必遲回審顧。臨事必懼。方能事事善始善終。不敢視以易也。况常人乎。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下所惡。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蓋謂此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註此七句。以天之道明上文之義。凡人之勇于敢者。皆是以有為欲爭勝。求應求來。與物爭。物無不順天而化。隨天而運。莫有能逆乎天者。是不爭而善勝也。天不與物。言。物無不順時而生。感時而變。莫有能違乎天者。是不言而自應也。天不召于物。陰陽鬼神。不聞驅遣。羽毛鱗介。各効生成。是不召而自來也。天道繹緩而平易。形容萬物。各肖其形。各成其象。品類繁多。無有全此而缺彼者。是繹然而善謀也。是皆無為之妙也。天道雖無為。而善者福之。不善者禍之。又理勢之必然。是為天網也。天網亦是無為而為。非物物而加之。非人人而致之。恢恢然寬大。若可以。而不知善者之得福。惡者之得禍。有絲毫不爽者。人視之若殊。其不失却有必然者。亦皆是因物付物。非有作為也。彼勇于敢者。不過逞其私欲。恃其剛強。欲以求勝于天下。不知為天道所不容。而自入殺機。自阻活路。自投天網。若能悟此。以無為為體。以自然為用。法聖人之難。上合天道。又何事不可作。何事不可成乎。

司穀章第七十四

註恭聞聖人御世。以大道立民法。以大德格民心。民法立而民知所則。民心格而民自不為非。是以天下於變。刑措不用。後世道衰德薄。教化以明。民之為惡。勢

使之也。至于不畏死。惡之至矣。惡既至。而以死懼之。愈殺而爲惡者愈多。故此章有愍愚人之無知。深爲爲民上者。詳悉其義。使知執一偏者終不可以爲治。爲天下後世之慮。至深遠矣。

此章經旨。直指在上之人。不可以死懼民之義。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註 民不一類也。有生而善良之民。有生而兜頑之民。兜頑者。犯分越理。無所不至。自入死地。常不畏死。雖國有典刑。稱罪是服。不畏死者。終非以死可懼也。爲民上者。當有以處之。柰何徒以死懼之。終無救于死也。故經言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註 此四句。是接上文。而反伸明其義。不畏死兜頑者之常情。若使竟知死之可畏。而不敢犯分越理。無所不至。而有逆天理而不顧。犯王法而不悛。不循常理而爲奇者。則以國法治之。五刑加之。執而殺之。吾得伸吾之法矣。則畏死者。孰敢爲惡。以惡干王法。自入死地。是不畏死者。皆可畏死矣。故經言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常有司殺者殺。

註 要知不畏死者。雖殺之。終不能使其畏。而不爲惡。則殺之亦何益也。我不必以殺。不畏死者。亦豈能不死乎。天誅必加。鬼戮必至。不墮于明刑。必遭于幽責。

。常有司殺者。用殺于冥冥之中。當殺者。豈能逃其殺乎。故經言常有司殺者殺。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劉。夫代大匠劉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註】大匠是精于劉者。其劉也。必無傷矣。我必欲用刑以懲罪。用殺以止惡。是代司殺者。而爲殺矣。譬如我不精于劉。而欲代大匠劉矣。劉有劉之竅。大匠知之。我不知。而欲代之。希有不自傷其手矣。此章經旨。是言治惡人。當以立教化。明天理。格其非心。乃有變而不爲惡者。若徒用殺。不知不畏死者。死既不畏矣。又何刑法之可加乎。故齊之以刑。不如齊之以禮。爲民上者。宜知從事矣。

貴生章第七十五

【註】恭聞人君爲治。有自然之大法。君子養身。有自然之大道。不重一己之嗜慾。不任一己之機智。此治民之大法也。大法立而民必無飢。必無難治者矣。不縱外物以爲生。篤厚內養以爲生。此養身之大道也。大道明而生不必貴。生自無不厚矣。爲民上者。能會此義。則治國無難。修道者。能會此義。則養生無難。此二者事雖異而理則同。故此章合而發之。

此章經旨。以在上者。爲治之不善。以興起求生太厚。自入死地之義。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註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安有至於饑者。民之饑。有自來也。上古之時。取民有制。國用有節。下之供於上。上之食稅於下。各安其常。上下俱無匱也。後世之爲君。恣耳目之欲。縱科派之條。厚徵重歛。止知快己之爲。不知食稅之多。而民不堪命矣。民之饑。皆上之所致也。故經言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註德以化之。禮以齊之。以人治人。民安有至於難治者。民之難治。有自來也。上古之時。尊民有法。立民有方。下之應於上。上之示則於下。各盡其宜。上下如一體也。後世之爲君者。用機智以愚民。多法令以繩民。朝三暮四。止知逞己之才。不知有爲無爲。而民愈偷矣。民之難治。亦皆上之所致也。故經言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註生以行天理。死以終天理。無愧於生。乃可以死。柰何至於輕死。只因輕死者。甚不欲死也。不欲死。所以凡可以求生者。何所不爲。聚金玉以富其生。高爵祿以貴其生。美聲色以快其生。以至飲食官室衣服。無一不求其備。皆以厚生也。不知求生愈厚。喪其所以生者愈多。逆理愈甚。而壽命愈短。厚生者。所以必至輕死也。故經言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註此二句。是總結上文。而致叮嚀之義。求生者。反至於死。厚生者。反至輕生。則知生之不必貴也。夫唯無以生爲者。不以厚生之物違其志。不以厚生之物累其心。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是不貴生也。然至尊之天爵。無日不厚我之生。至富之天祿。無時不厚我之生。我爲義理所養。不爲物欲所養。則不貴生而賢於貴生矣。所以修道之人。樂不可極。欲不可縱。果能不以有爲之奉養。敗殘我之道身。不以過限之聲色。削奪我之性命。抱一絕真。谷神自然不死。性命自然長久。以此觀之。凡貽貌多以餓民。任有爲以治民者。皆可以不必矣。

柔弱章第七十六

註恭聞天地以柔和生萬物。以嚴肅殺萬物。柔和者。生氣也。不惟萬物得。是氣者必死。即萬物之能自存是氣者。亦無不長久。嚴肅者。死氣也。不惟萬物得。是氣者必死。即萬物之自造是氣者。亦無不夭折。會此義者。知萬物之理同。則知所以修身者。宜先調性情。和氣質。使我身常處於生之徒。不入於死之徒。始不負此章經意也。此章總是即人物草木同然之理示人以柔用道之義。

人之生也柔弱。

註柔弱者。春夏之氣也。人得之則生。性情和平。行事寬恕。不自是於己。不爭強於人。以大公之心。養天地之和。培植其所生之氣。而其氣自然長久。故曰人之

生也柔弱。

二六八

其死也堅強。

【註】堅強者。秋冬之氣也。人得之則死。性情乖張。行事剛愎。好自是於己。爭強勝於人。以暴戾之氣。傷天地之和。滅絕其所生之氣。而其氣自然夭折。故曰其死也堅強。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註】不但人之爲然也。萬物皆然。草木皆然。萬物之質不一。草木之形雖殊。然非柔脆不生。氣至而滋息。故柔脆。柔脆者。生氣也。凡物之初生。必柔弱必脆嫩。枯槁者必死。氣反而遊散。故枯槁。枯槁者。死氣也。凡物之衰老者。必枯槁。必乾槁。萬物草木之生死皆然。則人之柔弱必生。堅強必死。益信然矣。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註】由人與萬物。與草木看來。其理皆同。其氣皆同。生之死之。無不同矣。故凡堅而不柔。強而不弱者。必至過剛易折。其氣易散。皆是死之徒也。徒猶類也。皆死之類也。凡柔而能和。弱而不猛者。必能持久不壞。其氣不散。皆是生之徒也。人能悟生之徒。卽當自致其柔弱。又何致以堅強。自蹈於死之徒乎。

是以兵強則不勝。

註又不但人物草木貴柔弱。卽驗之用兵之道。用兵是最宜堅强者。然兵強必不勝。運籌帷幄。必察虛實。必度人我。若徒恃其強。而輕用其鋒。未有不欲制人而反爲人制者。其不勝也。勢所必至。堅強爲死之徒。不益信乎。

木強則共。

註又不但驗之用兵不可強。如木強亦然。木之強者則共。共者。拱也。兩手攀而卽折之意。木當未強。枝幹柔軟。必耐攀折。既已強矣。枝葉乾槁。必易攀易折。木強則共。亦勢所必然。驗於木。堅強爲死之徒。不愈信乎。

堅強居下。柔弱居上。

註下者。墜也。墜而愈下。入於死之徒也。堅強者。過剛易折。生氣已盡。故墜於下。而居下者。自然之理也。上者。升也。升而在上。入於生之徒也。柔弱者。軟嫩滋息。生氣方旺。故升於上。而居上者。亦自然之理也。是故驗之木。驗之用兵。驗之萬物。驗之人之生。則生之徒。死之徒。無一不然。人奈何恃剛以入死。不用柔以求生乎。

天道章第七十七

註恭聞天地之間。莫不有餘。莫不足。能使有餘者不餘。不足者不終於不足。則人之功能也。任其有餘而不知損。聽其不足而不知益。甚至損不足而奉有餘。人

道之所以不平也。故此章先以張弓明天道之平。終以聖人能肖天道之平。使人知非至平。不可以言道。非至平。不可以修道也。

此章經意。因世人之心多不平。故以天道人示之。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註】道責乎平。平莫平於張弓。或過高。不可以張弓。或過下。不可以張弓。天之因物付物。稱量爲施。栽培傾覆。因物爲用。無此足而彼歟。無或厚而或薄。其猶張弓之不可高。不可下。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註】此即明張弓之義。以喻天道之意。張弓者。有時而或高。高不可不抑。將前拳往上起。是爲高者抑之。有時而或下。下不可不舉。將前拳往上起。是爲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註】高爲有餘。有餘則不可以命中。損有餘。乃能與的相當。而不過於高。下爲不足。不足亦不可以命中。與不足。乃能與的相當。而不過於下。張弓之道。卽天之道。天之道。其猶張弓之道。卽是卽小以見大之義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註有餘是不平也。不足亦是不平也。任其有餘而不損。則有餘者愈見餘。舉凡過乎陽。過乎陰。過乎寒。過乎燠。一極備者。皆有餘也。聽其不足而不補。則不足者愈顯其不足。舉凡陽不應時。陰不順令。雨不能潤。暘不能暴。一極無者。皆不足也。必損有餘。不使有餘者太過。補不足。不使不足者不及。乃能得其平也。此爲天之道也。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註天以無私。故無往不欲得其平。人心多私。故無往而能得其平。天道之損有餘。正以補不足。人之道。却與天道相反。凡不足者。以為可以任我之所欺。反欲損之。有餘者。則曲意隨順。錦上添花。奉之惟恐不誠。損不足以奉有餘。人道之不平。皆人心之私為之也。若肯法天道之平。則必知損之宜損者何如。補之宜補者何如。焉有損不足。奉有餘乎。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

註一身之外。凡無關於身者。皆有餘也。有餘者。亦何必吝於己。不以公諸人乎。奉天下亦孰不能。而孰能。惟有道者。識透天下之身皆我之一身。則有餘者。何不可奉天下乎。是以聖人能知之。聖人能行之。凡有為也。皆我性分中事。凡有功於人者。即是盡己之事。故曰為而不恃也。功之成也。必自處其功。則視功為己私。不

知以我之有餘。補天下之不足。卽天地生物成物。天地何嘗居功。成功而不處。聖人之功所以大也。凡以智先人。以能自衡者。皆欲見賢也。欲見賢。則其賢必小。欲見賢。則其賢必淺。亦思賢之在我。蘊於中而應於事。爲我終身之寶。奚用自見乎。不欲見賢。則賢爲不可測之賢。賢爲用之不窮之賢。故曰不欲見賢。此章之意。觀聖人之不恃。不處。不見。皆是損有餘之意也。爲之至於成功。皆是補不足之意也。所不克肖乎天道之損有餘而補不足。得其平也。亦猶天道。猶張弓。高者能抑。下者能舉。無往而不平也。天之道。卽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卽天之道。修道者。其知之乎。

水德章第七十八

註 恭聞人心天道。木自平坦。本無柔剛。本無強弱。惟人心自生私欲。乃有較柔剛。論強弱者。由是剛必欲勝柔。強必欲勝弱。不知凡剛强者。皆不可以取勝。惟柔弱者乃能勝也。驗之於水。有以知其理。觀之聖言。以伸其義。人柰何不肖水德。不法聖言乎。

此章經旨。以世人止知剛強柔。强凌弱。不能相忘於無爲自然之道。故取喻於水。發明其義。

天下柔弱。莫過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註 天一生水。其質最微。其次生火。其質始著。其次生木。其質始成。其次生金。其質始堅。其次生土。其質始大。四行皆堅強於水。惟水質最微。最柔弱。是天

下柔弱。莫過於水。水以柔弱爲質。若不能攻堅強。不如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火之烈。遇水則滅。以木之強。遇水則浮。以金之重。遇水則沉。以土之厚。遇水則軟。以至凡物之堅強。潤之無不透。泡之無不開。卽石磁銅鐵之器。俱能穿過。是攻堅強者。莫有勝於水者。假令欲易之。火木金土。俱不能攻水。水之柔弱能攻。雖欲易之。其無以易之。是知水之至柔。乃藏天下之至剛。至弱却爲天下之至強。則凡恃其剛強者。必不能剛強。必柔弱者。乃能剛強也。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

【註】柔勝剛。弱勝強。其理固然。驗之於水。益信其必然。天下之人。若無不知者。人無不知。則宜乎以柔自克。而不處於剛。以弱自牧。而不恃於強。柰何宜柔者。一爲物觸。則變而爲剛矣。宜弱者。一爲事激。則變而爲強矣。孰是能行於柔弱者。故曰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註】此五句。借聖人之言。以明上文之義。國之垢。如外奸內宄。寇賊攘奪。以至不尊王法。不忠不孝之事。皆國之垢也。雖下民自作之惡。不曰民之不德。則曰實予之專。不歸罪於民。而必引責於己者。受國之垢也。受國之垢。乃能守其社稷。而爲社稷主。故曰是謂社稷主。國之不祥。如遇乎旱。遇乎渙。瘟蝗夭折。以至饑饉流離。草木爲妖。禽魚爲孽之事。皆國之不祥也。雖或氣數所致。或人心使然。不曰氣數民心。必曰予一人之不善。不歸罪於氣數民心。而無不引責於己者。受國之不祥也。

。受國之不祥。乃能爲天下之所往。王者。天下之所往也。天下之所往。是以謂之王。故曰是謂天下王。聖人之言如此。乃真正言也。社稷主。天下王。宜乎至尊至貴。乃曰受國之始。受國之不祥。是正言若反也。惟正言若反。乃知聖人之言。大有利於天下後世。而愈知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而莫用以剛強自處乎。故此章一首先以水取喻。終以聖言卒其意。皆所以教誡於人也。

左契章第七十九

註 卷聞以我求合於人者。人之道也。我不求合。而物自來合者。天之道也。以我合人。雖大費氣力。大費作為。終難必其合。故以和大怨為喻。物自來合者。我自盡其在己。我自修其在己。不求合而自無不合。故明天道與善示之。知此者。則知聖人之執左契。安於無爲。處於自然之妙也。

此章經旨。精神全在末二句。道在無爲。以見聖人眼明手快之妙用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註 借和大怨。以喻有爲之難。人有大怨。兩家相鬭。必有一傷。我從中和之。豈非善事。然兩家之怨勢雖息。兩家之怨心。未必盡釋。必有餘怨也。既有餘怨。安得爲善乎。此以見強合之難。有爲而合之難也。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註

既知強合之難。有爲而合之難。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之分。俗語謂之合同。左半張主財者收之。右半張借財者收之。還財之時。兩張相對。以驗信也。然始借財之時。人之有求於主財者。自持左契以授。非主財者之有所要求也。及至還時。自然持右契。以求合於我之左契。是爲不求合而自合也。聖人之無爲而民自化。與主財者之執左契。有同義。故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由聖人而推其義。愈知人自貴有德耳。德修於己。卽聖之執左契也。我不必有責於人。而人自來合。所謂司契也。故言有德司契。司者。主也。有德卽主合也。無德者。我不能修也。不能修德。則無以感格於人。非有爲不能合人。故言司微。微與轍同。車輪所壓之兩道溝也。造車者在家打車要合外轍。是以我之有爲。求合於彼也。無德者。不能無爲而使民化。必有爲而乃合。人如車輪之求合外轍。以此物求合於彼物也。故曰無德司微。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註以我求合於人。卽如司微之無德。不求合而自合。既如司契之有德。此二者。又驗之於天。而知天之道。盡是無爲也。天不能無故加人以福。人不能無因求福於天。是天道無親也。有德之善人。常獲福於天。俾爾戢殺。降爾遐福。保之佑之。常與善人。歷歷可驗。曰無親似乎難合。曰常與。又極易合。是我善而天自然來親。我豈若和大怨者。以有爲之力。強合於人者之終難合也。聖人識透此消息。故執左者。惟求之在己而已。安用以我合人。大費氣力。大費作爲乎。

不徒章第八十

註細看此章。皆是設言之意。非真有之事也。老君當周末之時。列國分爭。人心擾擾。滔滔然日流於下。而不可反。故設言一太古之氣象。想像一無爲之至治。以

寄其傷今思古之意。蓋身實隱而不見。西至函谷關。因關令尹喜。求解爲著書。五千言至此。極力描寫一極樂世界。以爲若此。則可以託身而遠世俗之塵囂。不如此。則不得不隱而去之耳。

此章經旨。重在不遠徙。故各安於自然。各享其無事。太古之風。可想像於今日。不可復見於今日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註 國小民寡。易於安靜。而不囂亂也。器至有什伯。什即十。伯即百。言器之多也。器多至於什伯。宜乎用之者。爭勝圖奇。日入於奢。然以國小民寡。設使有之。能以不用。而各安於儉樸。共處於清靜。故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註 民既各安於儉樸。共處於清靜。想像其民必重死。凡人視身外之物爲重者。必輕生以求之。遠涉山川而不爲勞。多歷年所而不爲倦。不安其居。而遠徙者有矣。若民知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可水行。車可陸行。不遠徙之民。無須乘舟乘車也。甲以護身。兵以敵人。凡遇寇盜。與人相爭。須陳甲兵。不遠徙之民。出入相友。老幼相恤。身無須甲護。人無用兵敵。故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註】結繩者。上古之時。文字未有。書契未造。結繩爲政。而民自化。可謂樸素之至矣。後世文漸開。民心亦漸入於薄。故想像其使民復還結繩之樸。而用之以樂無爲。而安自然。將必耕而食。繫而飲。不見異物。自不遠徙以求異物之味。則甘其食矣。裘以禦寒。葛以禦暑。不睹錦繡。自不遠徙以華冕之飾。則美其服矣。簷戶牖以爲室。可安身而已。不聞鳥革蠚飛。自不遠徙以求宮室之美。則安其居矣。父老敦龐子弟醇謹。相安無事。自不遠徙以趨世俗之好。則樂其俗矣。我國在此。鄰國在彼。可相望也。言至近也。是非無可徙之地也。鶴鳴狗吠。至其聲相聞。人之多也。非無可徙而相聚之民也。然而民之各安於無事。共處於清靜。至老至死。不相往來者。不以遠徙爲樂也。此所謂無懷之世。葛天之民。熙熙皞皞。處斯世者。孰肯遠徙以適異國。老君之不得已而設爲此言者。一是傷今以思古。一是想像夢遊其間。以隱示出關之意耳。

不積章第八十一

【註】此章爲道德經終篇。分三段看。上六句爲一段。自聖人至愈多民二段。天之道至末爲三段。大意不欲以言顯。又不得不以言明道。而自任者也。當出關將隱之時。衆言爭勝者。如楊朱墨翟。禽滑里。宋钘尹文。彭蒙。田駢。慎到。惠施。桓團。公孫龍。黃綸之徒。各一其說。紛紛不已。然未必信。未必善。未必知。故五千言之

終。明聖人。明天道以自況。又見道不在多言。言必有益於道。乃爲言之不可闕者也。此章經旨。示人知立言非難。言能明道爲難。以見不可恃其智。逞其辭。無益於世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註】言之有物。言之有微者。信言也。信言則句句著實。句句直樸。不爲粉飾好聽。自然不美。若美言。則必巧好悅人。或稱譽比擬以爲工。而究其實。則虛誕無憑。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可以發明天理。言可以道達人事者。善言也。善言則必與人心合。不徒以言爭勝於人。不爲巧辭奇說。自然不辯。若辯者。樂人取足於口。席上之機鋒甚捷。人雖不得不屈。而是者能變爲非。邪者能變爲正。故曰善者不辯。辨者不善。心神領會。明覺四達。真知也。知之真者。不必廣搜遠覽。而此中之消息。原在不見不聞之地。知者自然不博。若務博者。以不知爲恥。則無所不求知。或誇多闢靡。而性命之真知。實不能徹。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凡若此者。皆世人之通病。故發此言以救之。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註】凡人之好言。好辯。好博者。皆欲其己之有積也。積是欲藏於己。而可爲勝人之具。又欲爲獨得之奇。恐人取之。或至竭而不續。不知道理原是公共之物。亦是用之不窮之物。己與人無須分別。聖人知其然。所以不積者。不欲己立。而人不立也。不欲己達。而人不達也。以己之所有。以爲人。人得我之有。而人亦進於有。有與

有相證。則有與有必相長。人之有得於我。我之有愈進。故曰既以爲人。己愈有。以己之多。以與人。人得我之多。而人亦進於多。多與多相勉。則多與多必愈進。人之多取於我。我之多。因人之多而愈多。故曰既以與人。己愈多。人之不解此義者。皆以爲己之有。己之多。藏之惟恐不密。不知爲人與人。不惟無損於己。且有益於己。奈何不法聖人乎。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註 聖人之不積。上文已詳其義。其事固然。其理又可驗之天之道。天以無爲化生萬物。無日不生。生之者不窮。無時不化。化之者無盡。可謂利矣。有利必有害。利於物。必傷於己。萬物無非天之所利而天之高明。終古如是。天之運行晝夜不忒。利者在天而何害於天。非天之不積乎。天不積。故利而不害。聖人之道。亦天道也。聖人以無心而正萬民。於變者。感聖人之警誠。時雍者。樂聖人之裁成。可謂爲矣。有爲必有爭。爲在我。爭必在物。萬事無非聖人之所爲。而熙熙者向化。皞皞者格心。爲在聖人。而何有於爭。因物付物。順其自然。惟無爭。愈知聖人之爲。愈見聖人之不積也。然則欲積於己。不以公諸人者。雖放其言。巧其辯。多其知。終不合於天。背於聖。究無益於人。亦無於己。經文已終。深著此義者。見人打破箇私字。則知人己一體。得則俱得。打不破箇私字。則人我必分。失亦俱失。深爲萬世致譽也。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